

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校訂



黃季剛詩文鈔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湖北人民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黃季剛先生誕生一百周年逝世五十周年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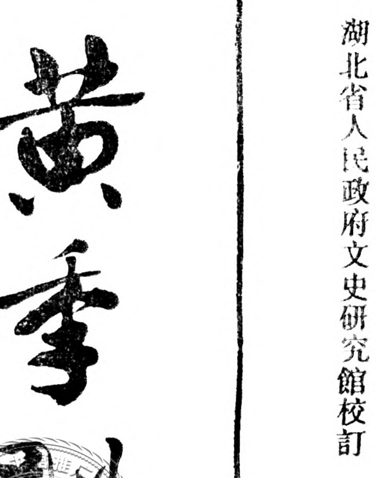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校訂



黃季剛詩文鈔

湖北人民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黃季剛先生遺像

黃季剛先生遺墨之一

神物登天擾可騎如何孔甲能羈當時若更無劉累龍意茫然豈得知

王荊公詩書之效涉世者宜深入之

天翁先生屬書 辛未十一月 [illegible]黃侃

[illegible]

黃季剛先生遺墨之二

成佛莫教靈運後

作詩猶似建安初



黄季剛先生墓

校訂說明

《黃季剛詩文鈔》是根據黃季剛先生四子黃念祥先生的手鈔本整理校訂而成的。一九六五年，黃念祥先生將季剛先生遺著《量守碎金》和《勞者自歌》清繕成冊，送呈董必武同志。董老甚重視，于一九六六年春，派員來漢，商量遺著出版問題。正擬交稿付印，『文化大革命』猝發，事遂擱置。

「鈔本」輾轉推移，最後存放于湖北省文史研究館。一九八四年，文史館重新開始了『鈔本』的校訂工作。

黃念祥先生已于一九七六年去世，爲了校核訂正「鈔本」，我館曾多次派人走訪季剛先生遺孀黃菊英老人和季剛先生的子女、學生。

在訪問調查中，我們不僅了解到「鈔本」的來龍去脈；而且更認識到季剛先生對著述的嚴肅態度了。章太炎先生作季剛先生墓誌銘有云：『……季剛不輕著書，余數趣之曰：「人輕著書，妄也；子重著書，吝也。妄，不智；吝，不仁。」答曰：「年五十，當著紙筆矣」。』不幸，天不假年，一九三五年，季剛先生正五十，即溘然去世！所以，季剛先生批、注、點、校之本雖多，而生前自定

成册准備出版的原稿，却極罕覯。特别是詩、詞，多隨興而作，順手散失，更難見完整的原稿。黄焯先生也說：「季剛先生作詩，從來没有底稿，寫好後就搓成紙團，丢到字紙簍裏。現存遺著，有些是他兒子、兒媳或别人鈔的。」經過鈔録而保存下來的原稿，又多損毁于戰亂中。據季剛先生次子念田先生記載：「季剛先生自癸丑至乙亥十年間日記中，有晚年詩、詞排日録存，于一九三七年南京撤退時失落，幸鈔稿齊全保存。其散存于季剛先生長女念容、女婿潘重規及其學生手中的詩、詞原稿，所在亦有。……」我們曾查對過念容女士一九七四年在香港出版的《量守廬居士遺墨》中季剛先生詩、詞手跡，其中絶大部分，皆能於「鈔本」中尋獲，足見「鈔本」搜集之豐。念田先生歷盡艱辛保存下來的那個鈔本，就是念祥先生據以謄繕的稿本。這個稿本，「文化大革命」時，念祥先生曾裱糊於居所板壁内試圖保存，不意後遭毁滅！除送呈董老之鈔本外，念祥先生復依樣謄寫數份，分存各處，迄今俱無着落。所以，在念田先生的稿本已被毁滅，季剛先生手稿又散失不全，念祥先生的其他鈔本更不知所之的情况下，目前這個《鈔本》，應視爲碩果僅存的完本了。

「鈔本」分兩部分：一爲《量守碎金》；一爲《勞者自歌》。前者除若干政論性文章曾以不同筆名發表于東京《民報》外，尚有辭、賦、銘、書等雜體文共五十二篇。後者按詩體分類，包括詩、詞一千三百九十三首，多數是從未發表過的。《阮籍咏懷詩補注》和《李義山詩偶評》，則是我們爲符合體例，從《量守碎金》中移到《勞者自歌》中的。「鈔本」未冠總題，《黄季剛詩文鈔》也是我們酌定的。其他則悉依「鈔本」，藉以存真。

我們整理出版本書的目的：一是爲了保存我國文化遺産；二是爲了完成董老生前指示，而季剛

先生又是湖北蘄春人，湖北文史研究館整理出版此書，更是責無旁貸的

談到本書的價值，至少有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季剛先生是我國文學家、訓詁學家和音韵學家，堪稱一代國學大師。這是國內外學者所公認的。而本書所搜集的若干革命政論性文章，不僅文采赫赫，錚錚有聲，且均係革命關鍵時刻發聾振聵的洪鐘巨響，對我國資産階級民主革命起着推動作用，厥功甚偉！如《專一之驅滿主義》，對封建專制主義之腐朽禍國，抨擊無遺；《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直如一聲春雷，振撼江夏，敲響了清廷的喪鐘，激起了革命黨人的起義決心；文章發表不三月，辛亥革命爆發。《論立憲黨人與中國國民道德前途之關係》，則撕碎康有爲、梁啓超改良主義的虛僞面孔，把他們駁斥得淋漓盡致，體無完膚！而《哀貧民》一文，則指出地主階級的壓迫剥削，是廣大農民受苦受難的根源，只有造反，才能擺脱困境。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尤爲難能可貴！他不但會寫文章，傳檄天下，四海歸仁；而且曾在鄂東南蘄春、黄梅等八縣組織孝義會，并深入民間，宣傳民族大義和中國危亡之狀況，號召人民起來推翻清朝君主專制。凡此，皆非國學大師一詞所能概括先生之爲人者。

第二，季剛先生平日喜詩、詞，創作極豐，然彌留之日，戒以勿刻其詩、詞文筆。人問其故，先生以骨牌爲喻曰：“設時無天九，則地八未始不可以制勝，然終爲地八而已！”這是季剛先生的自謙，也是後來很少見到其詩、詞的一個原因。但是，我們必須知道：辛亥革命後，季剛先生痛國事日非，遂脱離國民黨政界而潛心學術。作爲一個革命者，是有極大隱痛和壓抑的。他不再寫文章了，但其憂國愛民之心，却纏綿不絶，常流露于詩、詞之中。詩以言志，寓論于詩，遠非一般鑽進象牙之塔，

陶醉于故紙堆中者所可比擬。如對袁世凱之稱帝，軍閥混戰，蔣介石之獨裁，日本軍國主義之入侵，皆借古諷今，痛下砭針，反映其對國家民族前途之深切憂慮。這都爲我們研究辛亥革命後黃季剛先生的思想脈絡，提供了可靠資料。

本書的校訂工作，是有一定難度的。既要存真，又必須承認鈔録中難免有疏誤之處。即令是季剛先生的手迹，亦或有萬一之失，而况許多詩、詞乃隨興之作，未爲校核？我們自不能借口原作而任令訛傳。但辨別正誤，洵非易易，因書中使用古今字、通假字甚多。爲慎重計，我們决定分兩步走。第一步，先將『鈔本』刻寫油印數十份。印本要求完全符合『鈔本』，不作一字更易，即令是很明顯的錯誤，也祇允許另行録出，供作研討。參加這次校訂的，除本館人員外，尚有饒蔼林、張虛谷等同志。對『鈔本』中所有不能解决之疑點，列爲存疑，留待專家解决。計有存疑五十余條。第二步，在湖北省人民政府領導下，我們邀請省内外著名專家教授于一九八四年十月在武昌召開了『黃季剛先生遺著校訂會』。參加校訂的有山東大學殷孟倫教授及其助手鮑時祥同志，武漢大學周大璞教授，華中師範學院楊潛齋教授，湖北大學劉先枚副教授，饒欽農先生，湖北省人民政府參事室胡楚藩先生，張虛谷同志，以及文史館朱士嘉、陳英武、郭大風、蕭洛軒、馬季文、王獻猷、范英、賴荆平等共十余人。印本發至人手一册，分四組進行校訂。參加人員年事俱高，一般均在七十歲以上。但因多係季剛先生門生或再傳弟子，對季剛先生懷有深厚感情，加以平日治學嚴謹，責任心重，故能孜孜不倦，日夜奮勉從事，解難析疑，一絲不苟。歷十二日，終于順利完成校訂工作。至此，『鈔本』中之疑難點，已基本上得到解决，間有個别不能解决者，仍保持原貌，未敢妄動。

『鈔本』未斷句，我們爲適應讀者需要，加上了標點符號。

季剛先生遺孀黃菊英老人在世時，對這部書稿極爲重視，一再誠摯地委托我館進行整理，并將版權交給我館。直到她醫院垂危彌留之際，還念念不忘囑托此事。季剛先生的諸位子女，也都表示遵從母命，在校訂書稿的過程中，還給了我們許多幫助。

季剛先生桃李滿天下。半個世紀來，國內外研究章黃之學之風，日益興盛。本書的出版，或將對海內外研究章黃之學者有所裨益，以使季剛先生的思想學術能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這將是我們最大的願望和欣慰！

湖北省圖書館、武漢大學圖書館爲本書的出版給予借閱資料的方便，我們在此謹表衷心的感謝！

湖北人民出版社趕忙于黃季剛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紀念以前爲本書出版，我們深致謝忱！

我們因限于能力水平，疏誤之處，在所難免，尚祈廣大讀者給予批評、指正。

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　一九八五年三月

黃季剛先生詩文鈔序

陸宗達

一九八五年年初，念平世兄送來季剛先生詩文鈔的目録和《量守碎金》文稿，使我在季剛先生辭世半個世紀之後，重新見到老師的文筆、領略老師的思想，我是應當感謝黃師母和幾位世兄以及湖北省文史館所提供的這札寶貴資料的。

近年來，隨着極「左」思潮被逐漸清掃，重視文化遺産的風氣逐漸上升，季剛先生的論著已經有相當一部分整理出版。不過，那些都是老師關于經學、小學和一部分文學的學術論著，能够讓後來的人全面了解季剛先生的思想和爲人的他自己創作的詩文，這一次是首次付印，不論對革命史和學術史的研究，還是對文學的研究來説，這部詩文鈔的出版，都是很有意義的。

季剛先生的詩文，我以爲可以用九個字來評論，那就是：愛國志，民族魂，才人筆。

他的半生的詩文，特别是他早期的政論文，充滿了反對民族壓迫和外來侵略，提倡挽救

國家命運的正氣與激情，這在他那個時代，是進步的、正義的、戰鬥的，也是令人感動的。季剛先生把這股激情，寄托在他切切實實宗法漢唐的生花文筆上，使人感到一種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回想起那個在新與舊的鬥争中同時羼雜着反抗與投降、愛國與媚外鬥争的復雜年代，我們不難理解那種形式與內容統一的實質。

在我與季剛先生相處的那些年代裏，他已經不再寫政論，而專一從事小學的教學與研究，但還常常作詩。關于老師的作詩，我還留着一些很深的記憶：

一九二八年，我隨季剛先生去游鍾山，步行去靈谷寺，回轉時太陽已經快要落山了。季剛先生邊走邊對我說：『你作一首詩吧！』我說：『怕作不來。』他提醒我說：『這裏就是謝玄暉寫東田詩的地方嘛！』接着他便把已成的詩唸了出來：

鍾山平處是東田，
歸路詩情落照前。
愧乏玄暉才子筆，
難吟遠樹與生烟。

這就是七絕《游靈谷寺歸》的來歷。季剛先生唸完這首詩，我的詩還一句没有，心中暗嘆他詩思的敏捷。也是在這年的秋天，我和季剛先生一起去游北海，季剛先生在人力車

上回頭對我說：『作一首詩嘛！』我知道他已經成詩了。果然，他念道：

神武門頭夕照闌，
御溝流水去無還。
重來不覺風光改，
愁對車前萬歲山。

儼然是唐人風格。一九三一年，季剛先生曾以一首七律《聚宴什刹海分韵得「題」字》書贈給我，這幅字亂中遺失，我現在還記得半首：

淨業湖邊柳始荑，
太行晴色映欄西。
客中節序過寒食，
亂後園林憶舊題。

……………

這些留在我記憶中的詩，過去都是我思念季剛先生時常常默讀的。現在，季剛先生的詩文即將印出，我便可把這些記憶的片段，與詩文集中的詩連成一氣去讀了。

至于季剛先生的文章，當時他已不在報紙上發表政論，但那種憂國憂民的心緒是一

直保留着的，這種心緒，在他給我的幾十封信裏，是時時流露的。那時，每讀老師的來信，便如見到他的爲人。在我現在保存的季剛先生給我的十幾封信中，除了可以看到先生治經學和小學的途徑、方法、心得、感想外，也還可以看出當時老師的心情和思想。例如，他對形勢的憂慮，對朋友的忠誠，對求學的執著和對授業的欣悦。一九三○年五月，他在給我的信裏說：『在都時屢爲弟輩言，此後當以刻苦爲人、殷勤傳學八字交相策勵，細思舍此亦更無自靖自獻之方也。』次日，他又在經我轉給興藝社諸子的信中勉勵大家『上不負先民，下不辱友生』。一九三○年正是『九一八』事變的前夜。這些，都是季剛先生當時思想情緒的深刻反映。在即將印出的詩文鈔裏，反映這一時期的文章很少，因而我摘取來信點滴寫在這裏，作爲一點補充。

季剛先生這一代人，恐怕是用文言文寫文作詩而以爲常事的最後一代人了。他之所以在白話文已經逐漸普及的時代堅持寫文言文，不僅是一種守舊的習慣，更重要的，是表示一種對民族文化的態度，他的思想其實是早已見到時代的趨勢的。一九二七年，我隨季剛先生到沈陽時，他便懇切地對我說：『你要學習白話文，將來白話文要成爲主要形式，不會作是不行的。我只能作文言，絶不改變，但你一定要作白話文。』我一直記得老師這些話，并且由此窺見了他不願隨意改變自己的堅決態度和時代帶給他的內心矛

盾。所以，在季剛先生詩文鈔出版的今天，我便遵師所囑，用白話文爲它作序，表示我對老師教導的珍惜與矢守。

一九八五年二月于北京



黃季剛詩文鈔序

昔賢著述，雖曰傳言，必由身教。以一我之私見，合天下之公義，此所以懸諸日月，不刊之典也。先師蘄春黃季剛先生，少年即有長風之志，未及弱冠，投身革命，奔走呼號，日以逐翻秦鹿，鏟除專制爲事。其時，封建孽末，氣息奄然，而保皇囂吠，不絕如縷。先生奮如椽之筆，抨專制，斥康梁，張革命之幟旂，伸天下之大義。革命軍起，傳檄天下，義正辭嚴；及至倡言『大亂』，警醒夢痴，俱發人之所未及言也。文出先生之手，意氣泱泱，寰宇歸心，何其壯哉！先生是時，甘爲革命軍之馬前卒，一無反顧而已也。不意征途多艱，大功難就，孤兔逐而腐鼠居。先生豈肯以察察之身，受汶汶之玷乎？復覩神州板蕩，世亂如麻，哀民衆之不覺，懼陸沉之有期，思惟學術可傳之永久，啓悟方來。遂致力於『國學』，成一代宗師。然壯志不伸，雄風難息，雖築廬『量守』，潛心典墳，先生豈是晏然爲退晦之計哉！故每每觸景生情，抒懷感憤，夢中猶記壯歲旌旗，常常寓之咏嘆。獨後世之人，未察先生平生歷事，亦尠見先生之文，則蔽以一言曰『國學大師』。誠哉斯言，而革命之黃季剛，於今知之者誰？先生之文不傳於世，吾能獨責

世人之不知先生邪？

先生之詩文舊稿，世姊念容曾爲影印，然不及萬一。舊有世弟念祥輯録本，凡兩巨册，一曰『量守碎金』者，收先生之文凡五十二篇，讀之，先生平生歷事，可考而知矣。一曰『勞者自歌』，收先生詩詞凡一千三百九十三首，讀之，先生之情懷操守，可悟而知矣。録成，念祥君懼孤本傳之不永，恐遭變故，致瑰文湮泯，遂復對冷月孤燈，手自謄鈔數部，分藏各處，其用意可謂深矣！又及一稿呈董老必武，董老崇之，亟欲刊行，雌黄已就而文革事發，當是時也，破舊風行，稂莠莫辨，昆崗火起，玉石俱焚。薰蕕同遭委棄，艾蘭悉被芟夷，各處鈔本，貝葉飄零，不知所之，所遺一本，正當時欲付棗梨之稾，鉛黄塗抹，歷久猶新，而念祥君竟已作古，寧不痛歟！蓋先生有靈，弘文難没，斯稾湖北省文史館得之，當值清明之日，萬寶畢陳，於是文史館諸君在湖北省人民政府領導下重加整理，再現輝光，復邀四方名流，校勘訛誤，點削一過，力復其真，而斯書迺得昭揭於世也。

曩昔，余從先生學，先生誨之曰：『學問文章，當以四海爲量，以千載爲心，以高明廣大爲貴』。余謹誌而不敢忘，今蒙湖北省文史館相召，理先生之文，念先生之言，恍同昨日，每讀罷一篇，先師之行事，俱歷歷眼前，神馳不已，淚下泫然。事畢，忽而

悟曰：『斯文也，高、明、廣、大，其是先生之自謂乎！』

書將行世，文史館長朱老士嘉殷勤勸余爲言，以弁編首。余何敢序先生之文哉！雖然，不言先生之身教者，則不察先生之傳言，故作斯言，以告讀者。是書既行，後之來者，藉傳言而知身教，明身教愈審傳言，雖先生不欲人知，世豈有不知先生之人耶！

甲子冬日受業殷孟倫謹敘

目録

量守碎金

勞者自歌

量守碎金

專一之驅滿主義

原載一九〇七年民報十七期筆名運甓

天地閉塞，四夷交侵，神州之民，既憔悴鬱抑於東胡羣獸之下，奄然無復生氣。厥有以發聾振聵爲職，冀斯民蹶然興起，以企中夏之淸謐者，與其言高尚之政法，莫若言剴切之名理；與其言空泛之虛理，莫若言顯著之事實。惟事實勿分遠邇，其深中人心惻愴悽楚者貴矣。庸人之情，親其所邇，而樂守幼少習聞之說，婦孺言談，大氐不出於閭巷，雖其智有限，而喜其卑近；以高遠爲難者，則人類大氐同爾。由斯以談復仇之誼，夷夏之防，固久隱入我民之心，發之而爲中興配天之大業，方將視爲鴻寶，揭爲微志。上溯諸孔孟之陳言，下考宋明仁智之所留詒，烏取遠引晳種之談，始爲光復之事哉！國土淪喪，歷祀三百，地猶華域，人猶華胄，而政典憲章，悉爲胡有。猗嗟我民，處此晦盲否塞之世，所亟者固當在種類之興衰，而不在政治之良惡。獻策大酋，侈言功利，其人爲禽獸之疇，斯無論已！若夫高語西方之美政，欲爲他時敷布之衡，亦曰：聞長安樂，出門西笑而已。義旗既張，仇人既得，萬方輻湊，奏凱歌功之日，賢良豪俊，萃處而諮諏國政，商度典刑，縱其懿否不可知，猶是我民自主之實。況夫事變遷流，雖有智者不可以意測。他日大功告蕆，神州之真狀，

亦可由此大彰。地域之區布，戶口之料量，民生之疾苦，風習之清濁，今日所未瞭者，固將畢呈於前。而安撫萬民之方，亦必於斯時乃定。今既不能立一至齊之表，遙制方來，雖累百篇言治之書，亦徒勞瘁爾。丁斯暴虐之世，雄邦六七，大都以利爲趨。勝者榮而敗者辱，扶強鋤弱，國際不易之大經也。朝鮮縣於日本，而訴諸平和之會，則拒而不納。彼豈不知與平和之名不中哉！顧日本方強盛耳。中土之民果能專心壹志，負百折不撓之氣，厚軍力而嚴約束，鼓行而前，摧彼索虜，列國亦將偉之。及其羸弱不振，亂害迭生，雖日以光復大義自標，彼豈有所恤不干預？然則欲避外人之勦，唯有力求可勝之道。與之言國際之法，茲無濟爾。且夫人雖至蠢，必不舍周身之利害，而謀不可必之休祥。生瘍於頭與發疽於背，等病也。以生命故，必將以醫首爲先。未嘗言背可不治，顧治之有緩急耳！種之不保，何有於政？危亡之不遑救，何有於文致泰平？借使皇天右漢，俾其克纘舊服，斯爲吾曹莫大之欣。牛馬脫於羈紲，奴隸免於淫威，歡豫悅懌之深，固當忘一切之患苦何也？羈紲之罰，淫威之加，爲一切患苦中之最。大患既除，雖有他病，權度之亦癬疥而已。由上所言，則謂種爲大，而政次之。今將曉然於政治之無良，而知皇皇求索之均無濟。所以吾曹所急，唯在摧破之事，而不必遽謀建設之方。夫帝王專制，其虐民害理，陳於歷史，具在前編。稍有人心，慮無不疾首仇忿！若其於民智初開之日，經綸未定之時，其尺效寸功，亦章章不可掩蔽。惟自今以往，可以絕之天地之間。即有命世英材，假號召俊民以陰行天子之事，庶民弗忍，亦當不旋踵而敗亡。持挺操櫌，必得此巨憝而後已。貔貅之衆，偵伺之嚴，防維之密，舉無益耳。泗上亭長，濠州丐僧，可以出於爾時，而不克再見於今日。夫亦不必斤斤過慮矣。若夫立憲之治，誠較專制爲優；然攸卜

明揚，未必盡能無弊。劫寡從衆，受賕行賄，此列邦所同耳。且以中國之民，褊心最富，排攻異己，至於流血而不恤，忿爭之極，或將不念國家，其可患固矣。若乃貧富之分，日益縣遠，工商起而農事微，資本家興而勞動者困，國家澹足而黎庶流離。近觀美利堅、法蘭西，夫非共和之國也，亦何救於擾亂也哉！進於共和，則有無政府之說。夫政府因國家而立，國家者對於異國家而後見。當此羣雄割據之日，誠使我之國家復不完固，則人之視我，猶牽無笠之豚。爾日言大同，彼日言霸道；爾日言公理，彼日言强權。惡己之聾盲，而勸人塗塞其耳目；豈有俯首聽從之望哉！飭兵甲所以衛疆圉，疆圉猶存，則兵甲不可去；鑄貨幣所以共貿遷，貿遷尚行，則貨幣不可去、兵財不廢，則政府亦無省去之期。故專制共和皆可聽國人之自爲；而無政府，則必得世界之同意。人有政府，我固不可無；及政府盡除，則我亦不必有。我既有政府，則利害均。利者在御外，而害者在治內。嘗試言之，今之國家，皆如七八十之老翁，貌雖可支，而扶杖龍鍾，正不知死根之夙伏，舉旦暮間物耳。烏呼！人類爲衆苦之源，而國家爲衆惡之首，逃斯苦而去之，既已無策；挺搪號呼，衹以自苦。然則希心善政，而求至懿之歸墟，不亦可悲也乎！是故建設後之政治，爲吾曹所不必預謀，謀之亦不克純於無敗，則毋寧即事於種族之振興。種族不亡，其苦也有畛；種族既已覆滅，有椎心泣血以求此苦政而不可得者已。且如人言，種種善制，制之所施，必在我民，既非我民，於何施之！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乎？異族既逐，地亦我地，民亦我民，政亦我政，張之弛之，是在能者。烏托邦之治，又安知不自吾民始也？然則即言種種之美政，亦必以驅滿爲先。既以是爲先，置他者爲他圖，未爲大失也。且夫人類有至惡之公性，曰惡人之害己，而不禁己之害人，斯於公理固悖；而惡根所伏，

不克湔除。推斯民之心於至公之程，此爲異日之事。若居今日，雖其悖理，亦將不得不踐之。夫曰復仇爲事，則不獨苗蠻之起抗吾族，當爲人類之所共褒；即雞鶩牛羊有知，報其縶縛烹食之怨，猶將認爲至懿，自引罪辜，然非我之至欲可知也。是故滿人之汲汲於排抑吾族，猶之吾族之與苗蠻，人類之與牛羊雞鶩。浸使吾族戰勝，待之不法，亦將與苗蠻牛羊雞鶩等。得當而不報，非人類之情也。今者驅滿之擧，正發於吾族，惡人害己之心，用彼之道以待彼，固無靳爾。況乃僅僅逐其渠率，剝彼政權，使彼大酋還我龜玉，至於醜類，未嘗不許其涵濡卵育於版章之內也。斯亦吾曹以德報怨之美擧耳。噫嘻！豺虎之滿人，方日以凌制吾族之命爲策。近觀時事，在在皆可寒心，借滿漢平等之名，以陰行庇滿人之實。若曰者八旗改制之案，愚者方以爲出於大公，實則八旗之人不改制，長無勃興之望。今借改制之名，則生事日充，其孳生必日衆。孳生既衆，强盛可以預期。且人愛其種，他日彼大酋有急，人盡執殳爲王先驅者，固人情也。若乃富厚豐殷，改制之後，猶當立致。何也？設有政府以代策資生之事，而漢民則不克與彼衡。以有力者與無力者爭，其勝負又豈待蓍龜而決！況滿人既能殖產，則產亦必日增；滿人之增，漢人之減也。又事實之章章不可掩者矣。往者人言新政，則滿洲藉其說以練兵括財；無耻者紛請立憲，則滿洲又藉其說以集權於政府。及官制平等，而樞廷重地，悉置滿人；解散駐防，而滿人又以之大殖生產；言實業，則縱大奸爲寇盜，而陰取其贓財；言學校，則以賞禄釣民，而陰肆其箝束。其所以謀漢者，旁皇周浹，而漢人未嘗求其庚償。其滿人之謀國，大氐視漢族之擧動爲推移。漢人强，則壓之益急；弱，則制之稍寬。漢人任外吏多，則倡中央集權之策；漢人漸歸京域，則疆吏又將遍布私人。觀於西北諸省，四川、甘、陝、新疆、

青海，近皆滿人鎮撫其地，彼其心志，殆欲留此一隅爲它時負嵎之地。是其黠狡豈巧麻所能算哉！不特此也，張言立憲，固當重內政與外交。外交不可不輔以雄兵；而內政則不可不持以警吏。雖其劣敗昏庸之輩，不能治堅固之兵戍與嚴密之警衛；然齊一之軍旅，固勝於烏合之義民；整飭之槍炮，固優於頑鈍之梃刃；凶狠之役卒，固長於奔命之亡人。今世兵力警政不治如此，而民黨已不克奮興，遲之數稔，事不益難集乎？且義師所起，固不當在關津通達之地，而宜在山谷險阻之鄉。審如是，則其求軍需如仰不死之藥。南極瘴海，西盡巴蜀關中，是皆可用之地，而祇克以之肇事，不可據以進攻。以疲弱新起之軍，當已經訓練之卒，其操勝蓋非奇勇不能。使之跋涉關河，長驅直進，在火器盛行之日，固宜殊科以言矣。且幽燕之野，屯駐重兵，則西北有虞，可以調遣。長江夾岸，亦有新軍，起義東南，又必爲之防礙。借使諸方皆置勁旅，將若之何？當此之時，非人懷逐滿之心，户喻復仇之義，甘爲雄鬼，不作生奴，又何以取勝乎？且吾曹所志，在攘異族，而不敢蹂躪黔黎。義師初起，四方雲合，如有不義，固爲國民之災；假其景從不多，狃於禍害，以孤軍當強虜，又未必能善也。是故今日之事，宜以逐滿爲莫大之謨。苦心焦志以求，尚猶虞其不給，寧有餘閒高談遠大之事耶？噫嘻！興兵伐罪之業，在吾國人之一心，勿畏死也，奴亦終死耳；勿相傾也，相傾則俱敗耳；勿分畛域也，同在華域，無畛域之可分，不止同舟之休戚也。不戁不竦，使庶民悉能振興以執義軍之大纛，雖兵力關河，夫豈甚可畏者哉？往世黨人，大氐競名而死利，而今則不宜蹈之。求不爲亡國奴而始起。所以救國民者，正所以自救，則無名之可言。革命未成，何有乎利？奔走募集，僅乃得之之財幣，非無人心者，必不利之。革命既成，則身或已效命鋒刃；或雖未死，而政出國民，

豈有專之之望！前世從龍之彥，未可仿效也。然則亦無所利耳。名利兩忘，則其心爲純於爲義，夫然後奮起殺賊，果毅猛迅，以期事之必成。滿人不驅，未之有也。即天不悔禍，滿族不亡，亦使子子孫孫必得誅之而後已。雖令神州之壤，積骸如嶽，亦無悔焉。若乃事之簡易可行，而恒能操勝者，今世唯爆裂之彈已。率千人之師以戰，勝，亦未必遽得渠魁；即得其渠魁，亦必隕數百人之首。若其覆敗，殘者幾何矣。今試以此千人，專力爲擊刺之事，我死千焉，彼死亦千焉，不幸而多敗，慮亦當殺其五百。夫以萬軍所不能盡戮者，而以千人易之，不亦簡易乎！興軍必需軍實，而非耗巨資不成。勝負未可知，資既耗矣。以其貲購彈，所費者少而收效豐，不亦可行乎？達官貴人，畏死特甚，膽如鼷鼠，防制必嚴。出則止行人，列兵隊；居則嚴巡衛，易居處。是欲得之固甚難，然而易於軍旅。軍旅者，兩軍相對，互有戒心，擊刺則彼有防維而我無後慮。若其相機得勢，捷若飛鳥，一發而得志者，此自來暗殺者之所以奏功也。所謂恒能操勝者，非歟？且合衆而成軍，軍志之紛，古之大戒。今以一人獨進，則無復牽係之虞，故不能御軍而亦不能爲軍用者，致死之道，宜莫若暗殺。夫暗殺之事，較之軍旅爲優。一軍敗沒，未嘗以爲大可驚，若喪其梟雄，則彼族當大挫。縱此死而彼繼，吾亦云然耳。若夫手斬仇讎，告功祖考，臨命之際，固當長嘯而歸帝鄉，斯亦人生之至樂已。昔者吳樾以一彈而使滿洲預備立憲，徐錫麟以一槍而使滿洲實行立憲，滿洲之畏竦乎，抑其狡黠也？若乃希心立憲，而以吳徐爲其功臣者，吾知二鬼必不來食矣。嗚呼！予惟漢民四百兆人，其必有甘殉驅滿主義而不悔者，則漢民之不亡，其在是乎！其在是乎！

哀貧民

原載一九〇七年民報十七期筆名運甓

嗚呼哀哉！民生之窮，未有甚於中國之今日也。山澤之農，浮游飄轉之丐，通都大邑之裨販，技苦窳而寓食於人之百工，其趣異，而困苦顛蹇，一也。曳綺紈，吹笙竽，甘其食而崇高其廬，則罔所事而蠹[illegible]者也。高語仁義，譁言功利，其行叨饕而不識廉恥，則尤其蠹[illegible]者也。搢紳之流，坐朝堂以爲食人之政。郡邑守令，鞭笞敲撲以朘民脊血。當關而訶奪，攘民貨者，虎狼之稅吏也。若夫握籌算而計贏朒，逐奸利而獲上賞，不富其鄰，厚自封殖者，舉貧者之蟊賊也。[illegible]民之數，富者寡而困苦者不可億計也。相民之財，富者十取九焉。其散在衆者，什一而已矣。第其民之智力，富者若有餘，而貧者以貧得愚。視其朝廷之爵禄，富者據之不慚，而貧者以貧得賤。持干戈衛疆索，出絲麻百穀以衣食天下，舍貧者無與任也。乃若終歲勤動，不越畎畝，汗被體，泥塗足，歲云秋矣，主田者坐而視倉箱之盈。若其執百工者，苦形疲精，晝夜不遑他營。陶者弗爲己範瓶罌，冶者弗爲己制釜鬵，攻木者屋無椽，工縫紉者衣裂不足以去寒，凡皆爲富人僕役而已。至其饑餓不能出門户，僵卧而死者，較其短長，猶謂之自縣爾。農之家若有四五人，其壯者事耕耨，老弱所仰也。及壯者力涸，猶所獲食，則牽係以入溝壑矣。歲大穰，貧者欣欣然有喜色，然亦纔旦暮無饑患。貸田於人者，則田主之責租，以有年而愈益急，其自耕者，官中之催呼又從之。穰猶康也，不幸遇歲之凶，流離於道路，物故者十八九。朝廷發帑，恒充奸吏之橐，然猶號之曰賑恤之善政。富人煮糜散粟，

或糶而自謂減其直，夫皆弋美名。而於貧者，未嘗有澹足之益。侵人之家，取其貨賄，見人之近死，又姑分所盜以要恩，欲不謂之顛可乎？朝廷，盜藪也；富人盜魁也。小盜罪無赦，大盜莫之詰。盜於彰彰者，衆皆棄之；隱蔽而為盜，天下無非之者。欲民之無窮，何可得耶？今世謂西方之國，樂土也。吾嘗偵之，民困等於我耳。夷考其事跡，則有謂國飭兵甲，所以保衛民之財產身家。夫貧者烏得有財產生命之賊，又不必鋒鏑矢石也。饑寒厲疫，胡往不得死？由今觀之，殆實以庇蔭富民，而諱其所號也。設官治事，惡其有害，則民相揚歷以監之，而得舉者，恒在有財者，富人之利害則誠悉知之矣，於貧者奚補焉？工事云興，擁一工廠者，巍巍乎羣工之渠率，虐工無藝，俾其不克暇逸，有所謁請，則以饑餓之患制之，所請未得，而饑欲死，則又俯首而就其羈勒。人亦有言，世運由野進於文，人智由愚進於明，人事由苦進於樂。自我觀之，文野愚明苦樂之名，樊然淆亂，未得其本氐也。愚野而苦，以貧得之；文明而樂，以富得之。其所謂進，自富者視之耳。資生之事日豐，用力之途日寡，暇佚之日日多，是於富者則然也。談者茍能易其詞，曰：人類由貧進於富，則吾塞矣。若其不然，則文、野、愚、明、苦、樂之畛，其限在空間，至於佗日，吾見其愈判遠而已，惡有所謂進者乎？澤其車而崇其堂，美服飾而啖牛羊，水火之用無待乎汲爇。有所適，則巨舶飛車萬里如門戶。寓言於遐方，有如奔電之捷，附身之欲，滿溢而罔所恨。則其攻學術，治思慮，以暇日暇心為之，持以入世，非高官厚爵不足位之也。不然，則巨賈豪商也；不然，則名士政客也。名所來，利所歸，願望既足，乃耽酗淫嬉於室，雖夭死，而謂之克享天祿可也。若迺良辰吉日，烹羊炰羔，肆筵席而招賓客，旨酒在觴，絲竹在旁，酒酣而歌舞，若鳥獸之蹡蹡者，時時有之，所謂文明

而樂者也。而吾意其如斯而已，此皆貧者所未嘗有也。有知以還，入丘墓以前，腦胸所儲，愁苦怨望悲哀抑鬱已耳，是非絕可病者乎！孰謂彼都勝於吾土者？嗚呼！員輿大矣，而吾之足長不盈尺，雖終日奔走，不遑休息，焉得盡斯民之疾苦而知之？七尺之身，害於百年之內，未嘗有彭聃之壽，則民之淪陷于悲境者，胡能持量以測其所屆也？吾本華域之遺民，所哀者固當先吾族類。惟聞見不博浹，未由周知貧者之情狀。少長楚之東鄙，熟察其俗，始以爲民之困殆，莫是邦若。於今視之，則吾民同處阽隘中，惜乎其不獲盡悉也。吾將哀吾鄉人，凡在禹甸，以是爲推可爾。

吾鄉居羣山曲岪中，地墽而民勤。民田之貸諸人者，十家而九。田主驕遇佃民若臺隸，田一畝歲內穀三石於田主，無問旱澇。耕力所取償，或勿與輸於人者鈞，其餘雞、魚、麥、菽，隨田而賦。入穀之日，石媵以錢十文，始受田三稔，則石內錢千文。鄉人謂之『轉莊』之費。更二稔，則石內錢二千文。是謂『大轉莊』之費。有弗內，乃收還其田，更以屬他佃者。秋至，田主巡行田，責佃供張，酒食弗腆，恒致呰詈。若雨暘不若，佃民或泣於田主之門，其得寬減者，出常故外，然猶非飲食之弗克致。佃主以穀入於田主之倉，慮其穀之敗，則置水巨尊中，投穀而取其沈下者。否則衡其輕重，不足量弗受也。厥有最酷者，播揚之以扇，康秕無弗去矣。佃民畏饑，恒多留以自養，冀田主允其貰負，而啁罵掠擊從之。佃民軟弱，乃攫其雞豚，毀其器具，仍坐督其償。如有黠悍者，朝夕之間，庶幾避匿，而官役叩門矣。役至求賄，力可以賄，則恣所欲而去。無幾何，田主嗾之復來，勢當曳之行，徽纆杖梏，維官所欲施，置之陛牢，償逋而後得釋。役及官，悉富人使令也。佃民見於田主，戰栗悽苦，若見南面之君，甚乃呼之爲耶。小有恩惠，喜見顏色。悖者亂其妻女，亦

飲泣而已。佃民受田，人得穀歲可三十石，有欲得穀百石，又須傭二人。凡傭賃錢，歲以十千文率，衣、笠、屝、屨、食、飲，咸取諸傭人者，費不訾。穀所出先登之田主，復以傭人之訾耗之，殘者鮮已。傭於人，僅足餬其口，傭錢必歸其家。家人少繁，乃非此一人傭錢所濟，於是傭人者，傭於人者，待傭錢以養者，咸大困。田主有吉凶之禮，佃民雖窶，不敢廢弔賀，至質衣衾而具之。盂飯盤飧，遜謝而後受。此皆謂貧而仍有田者耳。若乃室如懸磬，無半畝之田，歠藜羹而餐橡實，視有田可耕者，猶以爲鷦鷯之與鷹隼也。民貧而不能娶，其有婦，大氐童而取之，至困亟，或生鬻諸人。嫠以終身，殆僅見於衣食財足之室，不然，尠有不見鬻者。故鄉人生女，甫娩未啼，即扼而斃之。是固慘毒，不能爲貧民罪也。貧民非歲時膢臘，未嘗啗純米之飯；尊酒臠肉，得之出於計度之外。春啖芋魁署蕷，夏煮牟麥爲粥，乃至不得食。秋冬食少良，然飯中必雜粟粱，或以蘿菔。羹不鹽，爨無薪，宵無燈火，冬夜無衾，號寒徯旦者，往往而有。又其少樂者，爲谷中之民。近山林未茂，乃翦塊木爲樵，用以易所鮮，恒不虞其乏，斯亦至寡者矣。歲五六月之間，民則有饑患，勿問前年之豐凶。前年豐，富人慮穀無良賈，乃運輸於他需穀之地，所餘於倉者少。至夏秋之交，亦必騰貴。先歲凶，乃閉其倉廩以待賈，未中程，弗售也。饑亟而祈勿死，則聽富人所索，或羣萃而刼之，牽聯入於刑者，又踵相逮也。齒繁息，地不足以養，始棄鄉賃工於異地，或至江淮間求爲人耕，無聊者，則和草根土堁以爲丸，謂足以喝而所嚮，亦能博奇利。歲暮，遠適者歸，囊五十金，鄰裏爲之欣羡，是亦至可閔者已！百工傭錢咸薄，不僅自活，治垣墻者，治鑄犁鋤者，制衣裳者，攻竹木者，日得錢大氐三四十文，坐是廢工者衆矣。凡鄉必有游蕩，不事事，喜與他人事者。愚民尊憚之，實亦富

人便變也。貧與富爭，訴諸此曹，貧必不直。此曹從而侮之，希以竭禦侮之力於巨室耳。惟富人肆威無厭，貧民弗敢校，涕既隕之矣。獨先三四十年，當清同治時，有佃民陳甲，聯羣佃以求減省正賦外之苛法，始以禮，不獲請，乃始相固結以死爭。舉人某遽以民叛聞，兵至虔劉數百，自是佃民少生望矣。吾嘗過聚，有伺者，僞若夫婦，而以隱事誣人，抑作質者一錢耳。或匍匐塗中，放效龜狀，導人之笑，以求一食焉，是民之受刑於天者也。嗚呼！吾鄉廣袤三百里耳，而貧者困象，已紛藿而集吾目。吾又焉知他地之民，困殆不劇於此也耶？吾又焉知不有羨吾鄉之民，以爲差樂者耶？視天夢夢，奈何俾民至斯極耶！

設刑於冥，索民之魄，曰命；設刑於明，抑民之欲，曰分；始言命與分者，譬之猶鑄五兵。民之與五兵，猶知避之，命與分，信之如甘酖酒。始言命與分者，辜倍於鑄五兵。哀哉爾貧民！爾畢生罔有斯須說豫之事。爾勞爾膂力，弗克養爾父母妻子，唯爾困窮，富人不爾哀也。爾搏壹以謀者，粗糲之食，敝壞之衣，維彼富人，厭其粱肉，章其文繡，乃衣乃食，爾力所致也。爾黽勉弗怠，爾有獲，人以威武奪去之。爾有家室，終身鰥曠。彼妃妾衆多，恣其淫樂，匪爾所敢冀也。寘爾於獄，係爾小子，甚至毆爾自殺者，富人也。爾傫然丐於人，疲餓將死，爾乃爲盜，國有常刑，又不爾赦也。爾亦嘗求其說於天而不得，命與分，入據爾之膏肓矣。謂爾過去生中，嘗造諸惡孽；謂爾現在生中，冥能無知識，方作是念，則鬼神之褫爾魄也。嗚呼！昊穹生民，心智官骸，何有區別？古之巨憝，患民求均，則治之以分。其輔以命，是懼分猶或易携也。貧富貴賤咸分，則貧賤者氣沮；貧富貴賤罔弗由命，則貧賤者曰：吾庶幾富貴乎？吾誠與彼均，吾又何多冀焉！是故富貴乃貧賤

之所期，非貧賤之所㤅。惟其然，富貴者有攸匿矣。求富貴而得之，命也；求而弗得，分也。富侮貧，貴陵賤，有命與分爲援也。貧賤而富貴，又侮陵貧賤焉。命與分之說，俾其心無慚也。命乎，分乎！祟人之鬼乎！死人之奇疾乎！夫饑寒厲疫，刀鋸縲絏，貧民死於是間者，實繁有徒矣。胡爲乎又以命與分殺之耶！

悲來橫集，作爲是篇，如彼貧民，羣立吾前。敢告之曰：命不必嚮，分不必守，我躬之貧，微我之舊。富人奪之，而我乃貧。非平之道，盍請命於天？殪此富人，復我仇讎。復平等之真，甯以求平等而死，毋汶汶以生也。事之濟，貧民之福也；若其弗濟，當以神州爲巨冢，而牽率富人與之共瘞於其下，亦無悔焉爾，哀哉貧民，盍興乎來！

釋俠

原載一九〇七年民報十八期筆名運甓

世宙晦塞，民生多艱，平均之象，億兆而弗見，則怨讟之聲，聞於九天。其誰拯之？時維俠乎。俠之名，在昔恒與儒儗。儒行所言，固俠之模略。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非大俠其孰能與於斯？古之聖哲，悲世之沈淪，哀烝民之失職，窮阨不變其救天下之心，此俠之操也。自擊刺之萌，閭里之尚氣者興，俠之畛固少少削矣。然而勢足以驚彊禦，力足以制豪雄，亦民之慈父也。夷考俠字之誼，實曰夾人，而洨長釋之曰俜。俜之訓輕，何足以蔽俠哉！尚覽古文字，大氏原於聲音，音通而義即相函。故余取其同聲之字，鉤索而比附之，以定斯字之誼。我不敢知。曰先民之俠道盡乎此，抑小子之所知，則寧敢外是？世有俠者，教而誨之。謹陳其誼於左：

俠者，以夾輔羣生爲志者也。爰初生民，其道平均。五官百骸，其體同也；飲食男女，其欲同也；捍患禦災，其力同也。夫惟其同，則一羣之內，如登春臺，其樂融融。世漸澆訛，則不同於是。于胎始，強弱判而無力者危；貧富懸而無貲者殆；貴賤分而無勢者困；智愚辨而無知者傷。於斯時也，底厲鋒鍔，抑彼優者，而伸此烝民之屈，則俠者其人也。夫異種相殘，虔劉無藝，及其震疊威力，厥角若崩焉。乃暴虐貪殘，肆於民上，稍有蠢動，則遭芟夷，斯俠者夾輔弱族之時也。若乃梟雄奸位，作福作威，凡厥官司，廢爲殘賊，乃飭軍旅，爲王爪牙。民處是邦，若居牢阱。或者豪民與政，高據要津，政以賄成，議以衆制，互分倗黨，罔恤民依。哀哉下民，無所控訴。斯俠者夾輔

平民之秋也。至於豪右兼併，田連阡陌，奪攘土地，以肥其身；役僕常民，亦驕亦虐，既富且貴，居國上流。貧者無辜，死於寒餓。斯俠者夾輔勞人之日也。搏搏大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苟强種不除，暴政不戢，富人不死，俠其得羣黎百姓之心乎？抑神州之今日，東鄰貉子，僭弄在上，虐政之夥，屈指難終，而富貧不均之象，乃者益爲明著。我儀圖之，俠顧不重哉！殺其渠可以警羣頑，除其巨可以舉羣細。我啓其途，人步其武；我爲其先，人纘其緒。必使其疲於奔命以死，而皇漢之民庶幾有生之望。荆軻、聶政之事，蓋勝於陳涉、吳廣。不殺不辜，不擾黎庶，而以一人之頸血，易同類之休祥，事孰有便於是者？施由親始，我願吾黨以夾輔羣生之志，先用之於我軒轅氏之子孫。

俠者，有所挾持以行其意者也。據俠之心，氣爲其先，奏功之時，器爲其要。誠令我民之心，動於真摯，悽愴惻怛，以赴其願，所謂能得仇人而甘心者，必將含笑以就誅夷，畏死恇懦之情，棄捐惟恐弗速。勒銘金石，令聞不忘之念，亦不復存諸腦胸之中。其所挾持，固知必濟，仇人之魄，既早奪矣。刀劍在手，義憤填膺，若蹴華嶽以壓柔條，決海水以沃爝火，有何不滅者哉！懿俠者舉事，志在必成，利其器用，亦爲先務。是故西歐民黨，北露賢豪，慮皆持利器以成功，藉彈丸而得志，則其所挾持者，亦不可誣也。吾藏器待用，繼自今其加之意哉。

俠者，其途徑狹隘者也。救民之道，亦云衆矣，獨取諸暗殺，道不亦狹隘乎？夫孤身赴敵，則逸於羣衆之揭竿；忽得渠魁，則速於軍旅之戰伐。術不必受自他人，而謀不必咨之朋友，專心壹志，所謀者一事；左右伺候，所欲得者一人。其狹隘固矣，而其效或致震動天下，則何狹隘之足恤乎？故當其赴事也，寧拙毋巧；當其趨時也，寧淹毋速；當其襲人也，寧寡毋多；愈狹，則績愈彰，前

烈可覩也。

俠者，其心寧靜，其事爽捷，其自藏幽密者也。心不靜則擾其氣，氣擾而即於疲；事不捷則志搖，志搖而即於敗；自藏不密則機露，機露則徒喪其身，罔裨大計。故夫俠者，欲有所爲，先靜其志，然後臨事奮發，雖以千萬人當之而不驚。若其相機得勢，捷若猨猱，偵伺防維，盡歸無益，此所以集事也。不然，暴君貴人之首，何以糜散如塵堁哉！至其自固之嚴，亢身之密，雖以露西亞警吏之智，猶有所不得志者，是可法也已。

俠之誼粗略如右。余又考之，相人偶爲仁，而夾人爲俠。仁俠異名而有一德。義者，宜也。濟元元之困苦，宜孰大焉。儒者言仁義，仁義之大，舍俠者莫任矣。嗚呼！光復之事，久不能集，凡我漢民，死喪無日，不平之氣，充塞於禹甸之中。俠者其焉能忍此終古耶！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誓捐一死，以少盡力於我同類，而剪除一仇敵，試權度之，當愈於淪爲輿隸而死乎！封豕長蛇，薦食中土久矣！一其心，礪其器，以蘄一拯華域遺黎，予小子誠不敢不勉。諸友昆弟，未有不樂乎此也。

論立憲黨人與中國國民道德前途之關係

原載一九〇七年民報十八期筆名不佞

自姦人康有爲行遯以來，既假借尊王之說，以會斂商於海外者之貲財，又欲藉是爲再歸故國弋獲富貴之策，乃猥云逐臣戀主，北向恒流涕，此已無恥矣。而其徒黨如梁啓超者，乃更鎔尊王愛國爲一心，以爲欲救中國，非君主立憲弗可，則尊王之誼并包之。以爲君主非主權所舍，則改造中國，勿庸更易君主，而君之爲同種爲殊類，可毋計。至其戕賊良心，誣天下而弗恤，又悍然斷滿族故爲中國之臣民。其說牽合附會，可以愚黔首；要其本懷，則亦與其師同，無非希冀權位，醉心利祿而已！他若蔣智由、楊度，皆無聊者，特欲步武康、梁，爲異日附驥尾而登朝廊張本，抑亦可閔者，不足道也。從其黨者，判然有二途：僑商富有金錢，衣食澹足，而入官之念，起則誦之，臥則夢之。康梁詗而紿之曰：『汝其助吾貲，他日吾請於帝必官汝。汝欲得官，是蓋在立憲後。立憲豈可以口舌得之？則貲亦其最要者矣。』哀哉僑商！中於計而弗覺，則亦以出貲、立憲、得官，并爲一談云爾。僑商以外，有一類焉，吾名之曰『官胚』。統現在之已爲官者，與現在雖非官而其志在官者論之，其醜行盡荆越之竹，猶不能書也。總而言之，冀爲憲政國家之巨官議士，以佈其所謂政治法律之學，固寵祿以詒子孫，種族國家，匪皇恤也。此曹之心，固與昔者以八股策論取名利者略同。若其質實無欺，不爲姦言以簧鼓天下者，抑又不逮。異同之故，可得而言。往者，學究篤守四書，誦法程朱，高頭講章，奉爲臨文圭臬，狂瞽之極。或謂率是可以致治平。今之官胚，篤守政治法律範圍，誦法

康德、伯倫、知理諸氏，其講章取之日本高田早苗、浮田和民等。既卒業，則挈之而西，以應僞廷之試，亦謂改革中國非此莫由。苟用其言，中國將與歐美齊其軌度，此其同也。往者學究精研舉業，亦曰非此不能致身卿相，多積金錢以肥其身。疇人之中自襮其宗旨，無稍隱秘，若乃高言經世，出語無怍者，固時時有之，然而少矣。故夫就試場屋，歡喜雀躍而趨之，及其名列榜末，親官走賀，咸曰高官厚祿，此其權輿；其顛躓既久，猶不得博一榮名，則與婦子相對號啕，嘔血投河，至爲常事。今之官胚，高言救國，而隱其競名死利之心，以爲吾說不用，中國將亡，顫聲長號，冀聳人聽。人爲所惑，未嘗不慕其愛國之真。微而察之，昏夜夤緣，黃金賄賂之事，固依然此曹所爲也。豈不痛哉！術幸而售，則且摹仿鄰邦，爲一二空名之新政，以證其所學之非妄。若求而不得，獨處一室，則憤怨填膺。出對衆人，又要結朋黨，以力强求。愚黔首，病國家，無所不可。其歸墟，則一得勢，即變其囂張恣肆之狀，含默取容，若寒蟬之無聲。如此猶自誇張以爲愛國，則無所比矣。此其異也。雖然，此輩所以至是，蓋有導夫先路者，則昌言立憲者之罪矣。僑商之所失在金錢，而官胚之所失在道德，欲人之出金錢，爲己衣食交遊計也；欲人壞其道德，所以厚與援，而爲藏身之固也。嗚呼！國民之道德，經千歲聖賢倡率之而不足，一二無恥小人隳壞之而有餘。伊古以來，可爲痛惜未有如斯之甚者也！昔顧君寧人之言曰：『有亡國，有亡天下，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今之立憲黨人，皆率獸食人者也。漢民安得而不亡！其孰視中國之淪胥而無睹者，固無足怪矣。今將數其罪以告我漢民，後有來者，勿倣效焉。立憲黨人，其如能翻然改圖，亦吾黨之所弗棄也。

一曰好名。名之病人，有如鴆酒，好名之極，至於忘國家。吾嘗考之，率分二類：一暫捨其衣食妻妾之好而好名，其好名仍藉以釣衣食妻妾之具。然則所損者在現在，而益者則將來也。一則以衣食妻妾之奉爲已足，則進而好名。今日以名爲最可好者，他日又有一物焉較名爲甚，則又棄此而取彼。質而言之，一則權度於輕重而好名，一則比較其高下而好名，私慾充實，一也。故彼黨對於國家種族，無所愛恤，惟以得名爲準。其巧黠者，至故意干犯國民之公怒，而表證其非好名，實則取媚於政府及一二同志之人，償其所失，亦有餘裕。夫人至以喪名之道取名，其術之工，豈巧曆所能算？故但使能得名，則國民休戚種族存亡之大事，悉可以姦言解釋之。爲虎作倀，而已亦沾微益，其可誅庸待問乎？吾又考之，其中又有二別。要名以贖前日之非者，則康有爲、梁啓超之爲也；積名以求他日之利者，則楊度、熊範輿之爲也。數人倡之，衆人效之，幾不復以好名爲可恥，而良心斲喪至斯極矣！循是以往，多一好名之人，即多一言立憲之人；多一言立憲之人，即多一害國家種族之人。胡可長耶？吾黨痛心亡國，矢志復仇，勝則爲漢民開萬世無疆之休，不幸而敗，惟有牽係異種，與之同盡。抱悽愴惻怛之懷，以爲光復祖國之計，救國救種，即以自衛，無名可言；棄家亡命，歷盡艱屯，無名可言；獨立不懼，甘受刀鑕，無名可言，不惟此也，好名之弊，至於亡國，吾黨之責，即在救亡。然則好名固吾黨之大禁也，此所以異於立憲黨人也。

二曰慕勢。充自私自利之心，而爲敗德亂羣之事者，將欲達其所志，必有所藉而後成。藉於高官，所以爲攀引之途；藉於紳士，所以爲游談附和之助；藉於商人，所以爲斂錢之具；藉於異邦之政黨，所以爲光寵之計。勢之所在，趨之如騖，至忘性命焉。其要結人也，或動之以危言，或媚之

以甘言，或惑之以莠言，言而不行，用態；態而不行，用貲；貲而不行，用恐。愒其極，要使有勢者，咸爲我用，而我之勢，於是乎大。始而我慕人，繼而人慕我。欲入官者，趨於立憲黨，慕勢也。欲據權於鄉黨者，趨於立憲黨，慕勢也。欲爲議員策士者，趨於立憲黨，慕勢也。欲爲樞臣督撫謀客者，趨於立憲黨，慕勢也。此曹深知以勢合者，勢不盛而將離，故汲汲然張其勢。忽而仰人之勢，忽而動人以勢，無理可言，無道德良心可見，視勢所在。抑民有恒性，其始豈樂乎此？亦曰，一旦失勢，則如涸泉之魚，失林之鹿，進則不能擁取榮名，退亦不能見容於民，則踉蹌顛蹶，終亦必死而已矣。吾聞蝍蛆甘帶，殆其生理使然；立憲黨之甘勢，亦其心理使然也。視其書，則朝廷政府不絕於篇；與其人談，則國務大臣國會議員之名不絕於口。開會而要日本之勛爵以示榮，著報而乞日本政黨之言以自重，其黨人中其毒，故亦日慕康梁楊熊，冀附驥尾，曷嘗有廉耻事哉！夫馬良，一傳教士也，忽而躋之於九天之上，推以爲祭酒。豈曰德行學問，足以法於彼黨？亦良故上海紳士，善於交結官府，時爲動人觀聽之事耳。舉者一端，他可概見。噫嘻！救國救危，豈非大事？彼黨自詡，固亦耿介堅貞，誠使其仗義以行，毫無僞飾，吾黨縱仇其主義，亦未嘗不敬其人才，謂其主義即貤繆重紕，而於國民之道德尚無多愧也。今也若是，則吾黨欲爲之諱，亦有所不能。彼昏不知，尚日以奔走權勢爲事，豈知循是不變，固將見棄於蒸民哉？嗚呼！吾黨其鑒於茲。

三曰競利。陶物振俗之道，莫要於恬淡寡營，高謝榮利，若競以利爲言，則廉耻日亡。風俗人心，所以維係邦基者，亦將隨之大壞。往者，迂儒諱言功利，雖時近於褊隘，而所以遏利欲之洪流者，功不誣也。自頃西方之學流入神州，則始有澕言功利，教猱升木之徒，愚者靡然向風，奉其説

爲準的。始則曰，小己之利，必受裁於國人；繼而欲熾於中，物扇其外，魂魄擾擾之際，有不顧國人，專言小己者矣。有實在小己，而託名國人者矣。厚貨賄而美宮居，莫非朘民以爲養。竊人之財，從而給之，託詞於他日之報酬，而強索目前之貢獻，其所託則仍國事也。故人入其彀中而不覺，而彼之術乃周密無疵。此海外僑商之阨也。彼充其好利之心，見國事罔非可以爲利之事，利之以得名，利之以要勢，利之以結衆，其所表於衆者，亦曰權利、權利而已矣！利之既去，思恢復之；利之未來，思強致之。說有萬岐，而利爲歸墟；人有萬分，而利爲同趣。心冀官爵，力致公卿，利也；結衆擅權，託言議政，利也；武斷鄉曲，交通官吏，利也；振興工商，壟斷財富，利也。利之道多矣，謀利之道衆矣。由斯以談，好利莫過於立憲黨人；可憑以要利之說，又莫便於立憲。僅一愚弄僑民，索取多金，尚未足以盡其巧智耳。嗟夫！好利者人之恒情。欲以道德化民者曰，遏其私利惟恐不足，今而率之，夫孰不走之如水就下也！洪水猛獸之害，又何足以喻哉？吾聞國必自亡而人乃亡之，赫赫禹域，非立憲黨人戕賊之，又何以長爲輿臺，甘爲葅醢乎？雖然，吾當敬告公等，滿漢之形，勢不相下，此優彼絀，不易之情。僞廷立憲，不足憑矣，即公等極力苦求，亦決不能躍過滿人之上。議院之中，政府之內，公等亦隨滿人唯諾耳。寧爲雞口，毋爲牛後，公等死利之心，縱雖澌滅，稍安毋躁，以待漢族光復之後。爾時公等獨立自謀，不受人之羈勒，縱爲有衆所棄，權度而觀，庶幾稍有自由之樂。何必爲異族效力，自戕其種？種既不存，而公等亦同歸於盡也。

四曰畏死。敢死之風衰，而後好名、慕勢、競利之弊見，名與勢、與利，常人之所樂，而死者，常人之所畏也。立憲黨人之畏死，吾豈必責之？雖然，國家存亡大事，有識者固當冒萬死以圖救，

無所遲回。今既囂囂然以救國自豪，而畏死特甚，則其心直可謂之僅能好名、慕勢、競利，而不能救國，可也。彼既日自立於安全無恐之途，獨以勸告要求爲事，視暴動之革命軍，有如蛇蝎，固其所耳。乃至擊刺之豪，暗殺之杰，彼亦避之若浼，以爲在所不爲。然其宣之於口，筆之於書，無不曰不避艱阻，求達其志，實則藏身最固，避死至精，吾信其克享天年，必不致爲國而死也。敬告彼黨，强飲强食，毋以國事故太自苦。漢族不亡，公等豈可死也乎？附和立憲者，豈有他哉？亦曰，言革命至危，而言立憲安耳。言革命，則將盡捐其好名、慕勢、競利之心，而所持之術，動與險會；言立憲，則名與勢、利從欲而至。僞政府待羣媚兒，又豈肯稍加戮辱哉！言革命者，奔走關河，所與交者，大氐皆枯槁之士；言立憲者，安居一室，所與交者，大氐皆浮華之徒。言革命者，在國外慮皆窮士，甫入國境，即指爲亂黨，而受誅夷，眷屬宗姻，皆將不保；言立憲者，在國外儼然政黨，返國而後，上則爲政府之謀臣，下則爲諸侯之策士，最少亦能據一鄉以自霸，結一官以自豪，富貴顯榮，如操左券；妻妾子女，悉享歡娛。兩兩對觀，宜人之樂入立憲黨矣。擇安避危，人之常智，矧以立憲黨人之狡黠，而有不知者哉？故夫敢死之氣，尚義之風，必顓謹篤厚之人，乃可希冀。愈黠則身家之念愈深，求其效果毅不撓之節，猶望不夫而孕之事也。嗟乎！吾黨之志，以敢死爲先；吾黨擇人，以謹願爲要。救國之業，未嘗責諸彼黨之人，獨惜彼黨猖披，率蒸民以爲庸懦之輩，滔滔日下，神州之事庸有賴乎！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五曰狡僞。立憲黨人之狡僞者，莫過於蔣智由。其言曰，人人皆革命黨，人人非革命黨。斯言也，即其狡僞之證也。夫其爲此言者，有三意焉：一、掩其前日曾言革命之過也；二、恐後不能得

志，將發憤而還倡革命也；三、欲以惑我黨人，使棄其革命主義，而非革命於心無慚也。若以斯語爲曉政府，則誤其意旨所在矣。夫彼所謂見政治昏暴而革命，見政治有清明之望，而不欲革命，二者斷不能同時並見也。如本昏暴也，而謂之清明，則直謂之惡言革命可耳。本清明也，則將氏前日之言革命，又奚爲者？既已清明，所謂清明者，革命黨之發生如故，又奚爲者？吾杳不解夫所謂清明者，又何所指也？須知吾儕之志，以爲滿洲政府無往而不昏暴；彼黨之意，則以爲可得清明。其實清明昏暴，皆彼等所不能辨，惟視便於彼等之策而已耳。不能得彼之所欲，彼則惡之，與殺革命黨無涉也。便欲彼者，彼則歡迎之，彼又何嘗不助政府以排革命黨耶？要之公等言立憲，則請言立憲可耳，雖滿人發爾先人之家，入據爾之宮，亦當勿變！勿復爲此言以自蓋，誣先賢以自欺，蓋公等亦豈革命之人耶？若革命黨者，始終一心，惟求貫徹其驅胡之主義。滿洲大長大去宛平之日，庶幾爲人人非革命黨之時。不然革命之勢，如雷如霆，其雖非皇漢子孫，焉有不興起者？吾惟見人人皆革命黨，特公等則無一而可耳。雖然，吾黨戒之！彼之言與梁氏同也。梁氏之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詞有異而意則同。今日革命，明日立憲，藉口於政治者一綫清明而忽變其宗旨焉，則梁與蔣皆當竊笑於旁，而適以中其狡僞之計矣。夫國家之事，誠有所主持，何必不先後一致？譏彈訶詈，皆可受之，胡爲作兩舌之言，爲弛張之計也？言而如此，行事可知。僞稱密詔之事，涂人知之矣，吾又奚多責焉？

六曰無耻。吾黨民意爲希望滿洲立憲者之勘案，就康有爲之布告，而數其無耻十五，誠足褫其魄矣。吾黨曰，庶幾讀此文而知改乎？孰知其無耻如故也！吾即政聞社大會之事而覘之，可爲彼黨

無恥之據者，又不一而足。熱中利祿，奔競夤緣，聚其徒黨，欲干國政，無恥一也。大啓會場，演說宗旨，心則懷姦，口則頌聖，猶復欺此衆人，謂爲救國，無恥二也。虛勢不足，不能動人，乃援請神甫馬良，推爲魁首，輸心擁戴，欲藉其名，無恥三也。獻媚日本政黨，引以自重，徵章開帙，即揭跋者大隈之言，推其用意，以爲伯也日本元勛，贊同於我，以是耀於學界以厚其勢，無恥四也。開會之日，頓首於日人之門，堅求演說，會場既擾，日人報紙無不譏笑，猶假造犬養毅之言，以欺衆而自慰，無恥五也。當時梁氏演說，出語狂悖，吾黨張君乃批擊之，既不自咎，而謂吾黨爲暴徒，且於事後肆其謾罵，無恥六也。藉口自由，而謂吾黨之舉爲侵其自由之界，不悟其言之害，無異賣國，賣國者猶復高談自由，無恥七也。嗚呼！無恥之立憲黨，竟始終不改其度乎？將所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者也。政聞社受此巨創，未能甘心，復欲藉蘇浙路事再張其軍，其無恥殆更甚！吾亦不欲縷言之矣。要而言之，立憲黨人以無恥率天下人之景從之者，始爲其術所欺，忘其無恥；繼爲其黨所陷，亦不得不從而無恥。無恥之甚者，據地愈高，則有羨無恥而不得者，戴異族以爲君，而已爲之臣僕；奉富人以爲助，而已爲之廝養；擁名士以爲重，而已爲之生徒。立憲黨幾相忘於無恥焉。不亦哀乎！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詩曰：人而無恥，胡不遄死？吾甚願立憲黨人，勿再戕賊我民彝也。

七曰陰險。革命黨，民黨也。立憲黨者，亦自謂黨於國民者也。自謂黨於國民者，乃陰爲政府之走狗，藉以行其排除異己之術，是何劣乎？夫異己者既同爲民黨，則互相辯駁攻擊，亦理之當然。或竟喪其良心，力求當政府之任，以施其芟夷革命黨之計，亦未始不可。今乃日號於人，謂己爲民黨，而隱然偵伺革命黨之行動，以告於政府，一藉獻媚而復怨焉。此賤丈夫之所爲，孰謂堂堂之民

黨而若此？且彼黨幸而未握政柄耳。一旦高據要津，作威作福，則其治革命黨不遺餘力者，亦猶夫現政府之所爲耳。雖然政府之不容革命黨，政府應爾也。號爲民黨者，乃假政府之力，以排異黨，爲鬼爲蜮，吾烏乎擬之？推立憲黨之心，殆惟知有權位，而不知有公義，充斯義也，雖使其父革命，其子告密可也。若之何竟出於此也？或曰，革命黨之於立憲黨，抨擊無餘地，故含忿而思一洩焉。信如斯也，則數告彼黨，陰險之術，君等如肯屢用，則請恒用之，吾黨縱若何受困，仍以公義誨公等，不敢辭也。獨惜黨人之名，悉爲公等所敗，而國人之道德，恐將染於公等而成窳惡之民，則公等之罪大矣。

以上七事，立憲黨人之涼德有如此者。嗚呼！學絶道喪，人欲橫流，其禍竟發於國家種族。立憲黨人，其何詞以謝國民乎？夫化民成俗，士君子之責也。一羣之内皆以道德相維繫，則其影響於國民者，其效又至大也。叔季澆訛，雖有智者，欲以一身化天下而有所不能，獨人人互相激勵焉，則其轉移，亦正易易。小人道長，朋比爲惡，其弊亦足使風俗日偷，而國維以隳。立憲黨人中，固有以道德自標者，今其如台而若是也。夫其穢德已腥聞在上矣，使天下效之，競趨於一途，智足以濟其奸，文足以佐其辯，術足以行其惡，而猶沾沾然自謂爲救國之徒，幾何不輕中國而爲有志之士羞耶？雖然，立憲黨者，固惡藪也，不足以語善者也，不足以語善，則救此横流，使民無淪胥以亡，非異人任也。吾黨對於立憲黨則哀之，對於國民則指導之，俾毋染於汙俗，而吾黨亦朝夕思所以異於立憲黨者，則中國庶幾其有豸，中國國民道德之前途庶幾其有豸。

抑吾聞之，合千百人而爲一朋，其執守必與衆異，然後可以自固其羣，非烏合獸聚之謂也。立

憲黨以何道而固其羣乎？如猶有正義也者，則前之惡德，又何其多，如何而自固耶？如僅以惡德相聚，則其羣將益恐難固也。何也？率立憲之道以救中國，中國必永亡；中國永亡，而立憲黨能常保其勢，未之有也。其或天助漢民，光復之事集，驅胡塞外，天地清明之日，立憲黨又豈能恃其惡德長留於國中耶？然則惡德之多，即自渙其羣之道，吾又爲立憲黨危矣。孔子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夫既曰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既曰進取，亦將有所不取。今之人重言進取，而輕言有所不爲。夫至無所不爲，而云進取，則其所進取可知也。其黨人相結，動以進取爲言，亦知無狷介高潔之風，不足以言救國乎？循是以往，不及五稔，將使天下無非小人，而中國事遂不可問。德不建而民無援，軒轅之祀忽諸，可哀也哉！

不佞曰咨，立憲黨人，汝亡我中國，毒我漢民，實有穢德，腥聞於天。懿此羣魄，惡人之淵。
汝之惡矣，是曰好名。志在取寵，性慕顯榮，胡之媚子，發言盈廷。嗟我漢族，大命以傾。
汝之所懷，豈不曰位？醉心富貴，有死無二。策士議員，惟力是視。汝族則亡，汝願則遂。
汝之嗜利，有如豺狼，貪饕無厭，哀此僑商。輦此黃金，以賂淫荒，曰有議員，爲汝之償。
汝之畏死，其膽如鼷，徬徨徙倚，亦曰可悲。勸告要求，皇肯照微，既富且貴，壽與天齊。
曰狡曰僞，爲汝之德，首鼠兩端，爲民之賊。汝生何土？兩舌之國。其行亦詐，我民是惑。
相鼠有禮，汝則無恥。無恥之人，生不如死。棄其昆弟，戎狄是媚。嗟爾黨人，奈何如此！
汝之陰險，孰知其極？言語漏洩，爲鬼爲域。輸心虜廷，代除反側，豺虎不食，投畀有北。
不佞作歌，以究汝心。汝之愆尤，如海之深。洗心革面，其在於今。嗟我諸友，視此良箴。

哀太平天國

原載一九〇七年民報十八期筆名信川

滿人竊據中夏，二百有餘年，毒盈乎七世。刑政苛殘，網羅周布，華域遺黎，用不免於水火。摧抑憔悴，乃告無辜於天。皇天右我下民，眷顧於南，俾我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提絜英豪，乘時而起，威靈所被，罔不歸心。因踰陸梁，出衡湘，略武昌，逐江濤而東下，建天邑於建康。當斯之時，東南十餘部，悉已囊括；西北之民，方喁喁南向，飭其籩豆玄黃，延頸以待義師之至。誠使揮戈北指，直薄幽州，滿州大長，固將大去宛平，適彼黃龍之府；皇漢絕緒，於是乎克紹；寧不懿哉！不圖天不悔禍，弗啓其心，洪翁矯僞於上，楊韋喋血於下，防禦疏於外，軍律弛於內，遂使四海之內，囂然無復更生之望。有識者於是知太平之以暴易暴，不知其非矣。夫中國之民，篤舊而熹所習，排攻異端，有如大敵。當洪翁密謀集衆之日，藉鬼神熒惑之說，以固衆心，夫亦權道矣。義旗既揭，大義既章，固宜熟審民懷，慨然捐其西方天國之教，以毋驚黎庶。計不出此，而膠執異教，以化我民，典章文告，盡背乎古制，欲以追跡穆罕麥德，卒使萬方解體。自書史以來，可爲痛惜，未有如斯之甚者也！昔劉邦、朱元璋咸興於草莽，從附之士，罔不和會一心，丕能定其宏業。固知師克在和，古訓無失。當太平既建天京之後，瞢然自以爲大功將蕆，羣臣不肖，咸欲專擅權柄，用以相惎；遂操同室之戈，拱手以成覆亡之禍。內政既擾，軍令弗行，維其將士，大抵出於草莽姦宄之徒，約束弛矣，乃肆威虐於民，民用寒心，遂悖而反望滿洲之撫輯。至寒至熱在上，四民無走者，取則行

釣也。當其初紀，天下嚮風；及其季年，徧張斯其滿臣記載，不足微矣；故老之言，身受目睹之狀，庸詎誣謬哉！夫體國經野，事資學術；設官立法，責在人才。專憑淺陋之懷，欲措升平之治，斯無望矣。君子觀於錢江、王畹之策不行，未嘗不爲太平悲也。又當是時，西方哲種，通市東來，大利未攘，大勢弗悉，若滿若漢，彼固未暇辨擇，綏之斯來耳。太平不曉懷遠之方，又昧禮賓之道，坐使西人爲滿效力，豈無故哉！嗟乎！後之起者，以太平爲龜鑑，尚其覽觀所失，勿蹈其覆轍而已。治國化民，不可不資於學；安衆齊人，不可不資於教；整軍經武，不可不持以仁；競利而互爭者，必敗之道也。怙權而不恤，衆將不忍之。向使太平克慎於是，雖曾胡之爲滿作賊，夫豈甘心？所以菹醢太平而不惜者，亦曰暴戾難與圖大事，吾寧暫爲爵祿計矣。假其不然，夷夏之防，復仇之誼，固浸淫於我民之心，雖婦孺猶或知之。以義號召宇內，慮無不奔走者莫與抗也。敵雖有貔貅之衆，亦罔益而終敗也。即屢戰屢仆，猶必有申其所志之一日，矧以太平之奄有東南，據長驅席捲之勢者哉？人謀之不臧，於此見之矣。雖然，太平已矣，而滿洲之薦食如故。我民之臣於索虜，又垂五十年。斯太平之罪也。有仁者起，仗太平之所志，而易太平之所爲，斯乃軒轅氏之子孫，所以託命者哉。

劉烈士道一像贊

原載一九〇七年民報二十期筆名運甓

嶽嶽衡山，高上造天。鬱勃輪囷，乃生異人。而農沈冥，寶愛其種。話言孔多，惟夷狄是恫。風聲所歘，起者如雲。以予所聞，焉有劉君。矯矯劉君，志存攘夷。幼而俶儻，頗嗜恢奇。殊方朱離，君通其言。異域絕學，君識其原。藏學相時，期行所志。所志伊何，剪除非類。志不克就，遽嬰網羅。嗚呼昊天，有恨如何！華夏式微，斯痛莫大。不能事仇，即死亦快。矧君雖死，尚有賢兄。速行君志，庶慰君魂。漢終不亡，君名不死。嗟我後人，視此君子！

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

原載一九一一年七月廿六日漢口大江報筆名奇談

中國情勢，事事皆現死機，處處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爲。然猶上下醉夢，不知死期之將至，長日如年，昏沈虛度；軟癱一朵。人人病夫。此時非有極大之震動，極烈之改革，喚醒四萬萬人之沈夢，亡國奴之官銜，行見人人歡然自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爲事理所必無，次之則無規則之大亂，予人民以深創巨痛，使至於絶地，而頓易其亡國之觀念，是亦無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亂者，實今日救中國之妙藥也。嗚呼！愛國之志士乎！救國之健兒乎！和平已無可望矣。國危如是，男兒死耳！好自爲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

黄念祥案：大江報於一九一一年七月廿六日發表此文，作者署名爲奇談。李六如作六十年的變遷一書，謂此文爲詹大悲所作。父執盧智泉、姑丈温楚珩，在『辛亥革命回憶録』第二集中，撰詹大悲辦大江報和漢口軍政分府一文，云係先父黄侃，在返蘄前夕，宿於大江報社，爲該報作此，次晨即返蘄。報紙刊載後，滿清政府即將社長詹大悲，總編輯何海鳴逮捕。詹、何二人爲了保護革命同志，均爭供爲己作，故或誤認爲詹大悲所作。又案『文史』第一期上，張靜廬等撰辛亥革命前後重要撰文者所用筆名一文中，亦謂奇談爲先父之筆名。

太炎先生行事記

先生初名學乘，字枚叔，後更名炳麟；慕崑山顧君，又易名絳，自署太炎。浙江餘杭人。家世儒修，先生生而徇敏，幼讀《東華録》，憤異族之君中國，即立志不仕進。年十七八，從德清俞君受經學，又嘗從仁和譚仲修游。文采斐然，有所述作。治《左傳》，爲《春秋左傳讀》數十萬言，始顯名於世。戊戌撰文於上海時務報館，去之台灣，又游日本。閔中國之將亡，知清室不可爲治，始昌言光復之義。浙自晚村、紹衣以來，明夷夏之防，志不帝清者，世未嘗絕。輓近如戴子高、譚仲修，猶有微言，載於集録，傳於鄉之後進。先生受之，播諸國人，發聾振聵，蒙難艱貞，曾不渝改。今革命之功克成，推厥所元，孰非斯人之力乎？始先生爲《訄書》數十篇，中多革命之論；又作《駁康有爲非革命書》，又爲巴縣鄒容序《革命軍》行世，又撰文《蘇報》，力主急激之説，清室既深忌之。癸卯乃以《蘇報》事，逮之上海，將致諸大辟。而租界西人不肯移送清吏，卒以爲文詆誹清室故，與鄒容判繫租界獄三年。鄒容死獄中，先生以丙午出獄，東適日本。時革命黨方撰《民報》於東京，先生至，遂主其事。《民報》之文，諸爲先生所撰述，皆深切峻厲，足以興起人。清室益忌之，然無可奈何。後革命黨稍涣散，黨之要人或他適，民報館事獨委諸先生。日本政府受言於清廷，假事封民報館，禁報不得刊鬻。先生與日本政府訟數月，卒不得勝，遂退居，教授諸游學者以國學。覩國事愈壞，黨人無遠略，則大憤，思適印度爲浮屠，資斧困絶，不能行，寓廬至數月

不舉火，日以百錢市麥餅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阨如此，而德操彌厲。其授人以國學也，以謂國不幸衰亡，學術不絕，民猶有所觀感，庶幾收碩果之效，有復陽之望。故勤勤懇懇，不憚其勞，弟子至數百人，可謂獨立不懼，闇然日章，自顧君以來，鮮有倫類者矣。先生懿行至多，著述尤富，文辭訓故，集清儒之大成；內典玄言，闡晉唐之遺緒。博綜兼擅，實命世之大儒。今年先生裁四十餘歲，造詣正未有極。仁民利物，事方在於後來。玆篇所述，但取其繫於革命者，餘不贅焉。弟子黃侃記。

補文心雕龍隱秀篇 并序

今本《文心雕龍·隱秀篇》，自「始正而末奇」至「朔風動秋草」，朔字，紀氏以《永樂大典》校之，明爲僞撰；然於「波起辭間」一節，復云：「純任自然，彥和之宗旨，即千古之定論」，是仍爲僞書所紿也。詳此補亡之文，出辭膚淺，無所甄明；且原文明云：「思合自逢，非由研慮」，即補之者亦知不勞粧點，無待裁鎔，乃中篇忽羼入「馳心溺思」，「嘔心煅歲」諸語，此之矛盾，令人笑詫，豈以彥和而至于斯？至如用字之庸雜，舉證之闊疏，又不足誚也。案此紙亡於元時，則宋時尚得見之，惜少徵引者 惟張戒《歲寒堂時話》引劉勰云：「情在辭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此真《隱秀篇》之文 今本既云出於宋槧，何以遺此二言？然則贋跡至斯愈顯，不待考索文理而亦知之矣。夫「隱秀」之義，詮明極艱，彥和既立專篇，可知於文苑爲最要。但篇簡佚空，微言遂閟，是用仰窺劉旨，旁緝舊聞，作此一篇，以備搴採 然褚生續史，或見哂於通人；束皙補詩，聊存思於舊制 其辭曰：

夫文以致曲爲貴，故一義可以包餘；辭以得當爲先，故片言可以居要，蓋言不盡意，必含餘意以成巧；意不稱物，宜資要言以助明 言含餘意則謂之隱；意資要言，則謂之秀。隱者，言具於此而義存乎彼；秀者，理有所致而辭效其功。若義有闕略，詞有省減，或迂其言說，或晦其訓故，無當於隱也。若故作才語，弄其筆端，以纖巧爲能，以刻飾爲務，非所云秀也。然則隱以複意爲工，

而纖旨存乎文外；秀以卓絕爲巧，而精語峙乎篇中。故曰情在辭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大則成篇，小則片語，皆可爲隱；或狀物色，或附情理，皆可爲秀。「目送歸鴻易，手揮五絃難」，隱之喻也；「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秀之喻也。然隱秀之原，存乎神思，意有所寄，言所不追，理具文中，神餘象表，則隱生焉；意有所重，明以單詞，超越常音，獨標苕穎，則秀生焉。此皆功存玄解，契定機先，非塗附之功，非雕染之事。若意本淺露，語本平庸，出之以廋辭，加之以華色，此乃蒙羊質以虎皮，刻無鹽爲西子，非無彪炳之文，粉黛之飾，言尋本質，則僞蹟章明矣。故知妙合自然，則隱秀之美易致；假於潤色，則隱秀之實以乖。故今古篇章，充盈篋笥，求其隱秀，希若鳳麟。陸士衡云：「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余掬」，蓋謂此也。今試分徵前載，考彼二長，若乃聖賢述作，經典正文，言盡琳瑯，句皆韶夏，摘其隱秀，誠恐匪宜。然《易傳》有言中事隱之文，《左氏》明微顯志晦之例，《禮》有舉輕以包重，《詩》有陳古以刺今。是則文外重旨，唯經獨多。至若禹拜昌辭，不過慎身數語；孔標詩旨，蔽以無邪一言；《書》引遲任之詞，祇存三句；《傳》敘大武之頌，惟取卒章。是則舉彼話言，標爲殊義，於經有例，亦非後世創之也。孟子之釋書文，武成一篇，洵多隱義；謝安之舉經訓，訏謨二語，偏有雅音。舉例而思，則隱秀之在六經，如琅玕之盈玉府，更僕難數，鑽仰焉窮者矣。自屈宋以降，世有名篇，略指二三，以明隱秀。若夫《離騷》依詩以取興，《九辯》述志以諫君，賈誼《弔屈》以自傷，楊雄《劇秦》以寓諷。王粲《登樓》，歎匏懸之不用；子期聞笛，愍麥秀於爲墟。令升《晉紀》之論，明金德之異包桑，元卿高帝之頌，誚煬失之同魚藻。他若古詩十有九章，皆含深旨；《詠懷》八十二首，悉寓悲思。陳思有離析之哀，則

託情於黃髮；公幹含卓犖之氣，故假喻於青松。雖世遠人遐，本懷難盡昭晳，以意逆志，亦可得其依稀焉。又如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屈賦之青青秋蘭，小山之萋萋春草，班姬之團團明月，嵇生之浩浩洪流，子荊《陟陽》之章，正長朔風爲高唱；興公《天台》之賦，敘瀑布而擅場。彥伯《東征》，泝流風以盡寫送之致；景純《幽思》，述川林以寄蕭瑟之懷。至若雲橫廣階，月照積雪，吳江楓落，池塘草生，並自昔勝言，至今莫及。且其爲秀，亦不限於圖貌山川，摹寫物色，故所遇無故物，王恭以爲佳言；思君若流水，宋帝擬其音調。延年疏誕，詠古有自寓之辭；曹公古直，樂府有悲涼之句。故知敘事敘情，皆有秀語，豈必「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爭奇一字，競巧一韻，然後爲秀哉？蓋聞玉藻瓊敷，等中原之有菽；錯金鏤采，異芙蕖之出波。隱秀之篇，可以自然求，難以人力致。要之理如橐籥，與天地而罔窮；思等流波，隨時序而前進。綴文之士，亦唯先求學識，次練體裁，摹雅製以定習，課精思以馭篇，然後窮幽洞微，因宜適變，斲輪自辨其疾徐，伊摯自喻其甘嗛，古來隱秀之作，誰云其不可復繼哉？

贊曰：意存言表，婉而成章，川含珠玉，瀾顯圓方。苕發穎豎，託響非常，千金一字，歷久逾芳。

法言義疏後序

楊子以希聖之資，遭五百之會，所爲《法言》，繼迹孟荀，次於經傳。徒以義訓奇佹，文辭簡奧，學者失其句讀，迷其旨趣。注家自李弘範右道左儒，已非楊子之意，至今朱元晦疑其全出黄老，詆爲腐生，不亦誣乎？袞甫先生早治此書，中歲爲之疏證，已行於世。年過五十，隱處燕都，復取李注本更加斟酌，改題曰義疏，以付上海書肆刊之。倭寇之禍，並稿本焚焉。先生彊志絶人，記誦無失，自力疏録，歲餘復完，謂所親曰：「此書竟成，雖死無憾已。」旋即寢疾，旬餘而卒。用思困神，信有之與？楊子值漢道中微，巨君泯夏，以容默處當世，以空文垂後來。先生亦值海水羣飛，九州麻亂，雖名奉使，實等乘桴。晨告遠猷，曾無省録，譽滿天下，無過以文采見稱。世但見晚歸好畤，迹同陸賈之優游，豈知老託玄亭，以希楊子之寂寞哉。然楊子之書，歷千載而得先生爲之疏釋，皦然如晦之見明，則先生之心，後世亦必有知者，誠可無恨也。侃以頑質，弱冠獲交於先生之弟旭初，久乃以論韵承先生俯與商榷，又以篇什獨蒙奬藉，爲之延譽。往歲避兵北行，數得請見，曾以疏稿數卷委侃平定，且命爲序，因循未成，而先生没。諸子亟刊遺稿，未久畢功，旭初屬綴語篇終，以踐宿諾。侃媿非君山之知，願執侯鋪之禮，撫斯青簡，如接音徽，泫然不知涕之何從也！昭陽作噩秋九月，後學蘄春黄侃。

十三經證異序

鄉先正萬蔚亭先生所著書，以《國學紀聞集證》刊布爲最早，以《十三經證異》卷帙爲最多，多則刊布非易。先生没後，稿藏其家數世。往者，趙學使輯刊《湖北叢書》，深以不及此書爲缺恨，曩飫聞此書名，亦未獲一見也。前年來武昌，始從其家求得副本，念國學日以陵夷，如先生經術淇深，不可再得。《證異》之爲書，又陸元朗以來所無之作，不及今兹流布，恐遂湮墜。因屬成烺先付局以活板排印，而任子純專校讎之事，踰年工成，勘對嚴審。從此學者益一治經之師資，豈謂是學即先生功臣，抑足以稍償景仰之宿願已。是書之宏美，曾君序中言之已詳，不待贅述。世間奇籍，譬如良金精璞，雖隱潛于巖淵，必有不可磨滅者。然使棄而不采，任其沈晦而不出，誠無傷於金璞，而人終覺有所不愉。然則此書今者刊成，不可謂非學海文林之一快事也。夫以先生之作，犂然有當於人心，他時播行海内，轉相迻刊，亦意中事。而爲之嚆矢者，必數此本焉，寧非幸歟？若謂流衍遺書，成此一簣，則吾豈敢？

日知録校記序

滄縣張君以所得舊鈔本《日知録》見示，其題籤云：「何義門批校精鈔本」，書前有光熙、李慎、冰翠堂、殷樹柏諸家印記，書法頗拙，改字又多不當，評語時傷庸陋，必非何焯所爲。鈔者避清諱至「胤」字而止，蓋雍正時人也。以黄汝成集釋及刊誤與鈔本對校，則刊誤所云原寫本作某者，鈔本類與之同如卷一「既雨既處」條，「唐高宗」之唐字，「游魂爲變」條，「昧於散者」之昧字，「兑爲口舌」條，「故舜之御臣也」之御字集釋中據原本及沈彤校本補潘未刻本者，鈔本亦多完具。如卷十「黄金」條，「江左至十三換」下，汝成案，元本有「以後暖至六換，而今又十三換」十二字，鈔本正同，惟「江左」作「南渡」，則汝成所不言。卷十八「内典」條，「而佛氏乃兼之矣」下，汝成案，「自由清淨」起，至「此從沈氏校本增」，鈔本正同。惟今本此下有「其傳浸盛」四字，潘本所改，汝成未能删知鈔本移寫，良可寶也。考今本刊落有全章，卷二十八「對襟衣」條下，「左衽」條上，有「胡服」一條，鈔本目次中列之，存文及小注千餘字，潘本目作方空，黄本徑删之。卷六「素夷狄行乎夷狄」條，今本存其目，删其文，鈔本存文及小注數百字有全節，卷四「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條，卷七「考次經文」條，卷十二「助餉」條，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論」條，鈔本各多一節有數行，卷十八「李贄」條，黄本所補，鈔本多百餘字，「心學」條，鈔本多五十餘字其餘删句換字，不可遽數，凡皆顧子精義所存。今本既失其真，而汝成雖見原本，亦未敢言。録中論古文未正之隱，曰：「文

信國《指南録》序中，北字皆虜字也。」後人不知其意，不能改之。因歷舉《西臺慟哭記》中，謬爲魯公季漢之稱，《通鑑》注中所空蒙古取宋之文，以爲有待於後人之改正與補完。竊謂世人刊刻古書，廋辭闕文，以避時難，又與皋羽身之之書，出於自爲者不同。善讀書者雖可揣測而知，猶不如親見本書之爲快；況於删削章句，深没其文，則更非親見本書，無道以知之矣。今清命已訖，神州多虞，秘籍復章，寧非天意？侃得因以撰成斯記，使人知今本之失真，其亦顧子所許與！至鈔本訛字駁文，與其小小異同，無關大義者，固可得而略也。癸酉二月二十一日，黄侃。

毛詩正均贊

求古均者，以詩三百爲埻則。然自顧、江以降，但求之於句末。王孔始知句中有均，而推索未周。日照丁先生冥心覃思數十年，至老乃成《毛詩正均》一書，據古均二十二部，以求詩句中之均，立例數十，稽譔其説，信而有徵。蒞王孔所不能上。夫詩歌聲律，其事相依。律之調均，不限於結聲；詩之取均，寧局於句末？且成均樂語，言語並蒙其名；誦詩三百，應對實覘其效爾。則文之有均，不必言終；發言成調，參差相應。譬猶珩珮隨步，而宫羽雜鳴；綺組成文，而玄黄合采。知丁氏之義，則有均爲文之説，復何疑乎？昔沈休文徒知低昂浮切之殊，尚自矜爲創獲，況於先生遠溯遺經，獨明成均之法者哉！誠歡忭贊歎所不能已者也。

書後漢書論贊後

自蔚宗善別宮商，識清濁，沈休文繼之，而文辭之聲調若有定軌。其後愈求諧協，更以修飾偶語爲工，遂漸成四六之體。此猶古詩變爲近體，雖形態小殊，而波瀾不異。學者之於古處，苟非甚偭規矩，以長愆尤，有其隆之，無或殺也。談古文者，以四六爲非，遂並議及齊梁而上，謂文章不須偶語，聲韻不貴均調，斯又矯枉之過常，而非適道之通理也。詳覽古來篇簡，自記事載言而外，慮皆取聲律以調脣吻，聯詞義以織文章。《書》則有「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詩》則有「覯閔既多，受侮不少」。至於宣尼贊《易》，柱史著書，尤多捶雙詞以成文，本天籟而爲句，斯乃經子之正宗，實亦文詞之臬極也。但劉宋以往，昭質未虧，故偶語雖多，而未嘗拘牽於對仗；聲調雖協，而未嘗膠執於宮商。蓋偶語出於自然，而對仗多由刻飾；聲調由乎天至，而宮商或賴安排。知文理者，亦惟去甚去奢，以求合於本度而止。若必「磔裂章句，隳廢聲韻」，（此八字裴晉公之言。）譬猶知櫝之非貴，而並棄其珠；懲哽之爲害，而無心於食，過已。（以上論文中聲律對偶之由來，因言其利弊。）尋繹范氏之文，雖多偶語，而不盡拘牽；雖諧聲律，而絕無膠執。舉例以觀，昭然可察。《逸民傳》序：「堯稱則天」，「武盡美矣」，句讀相類，而「則天」、「美矣」，詞性不同。已下如「長往」與「感致」對舉，「甘心」將「憔

悴」連言；「蒙耻」、「蹈海」，語不齊同；「蟬蛻」、「自致」，詞性無定。非如四六之專攻對仗，令五雀六燕，輕重適同也。若乃聲響相殊，亦無嚴律，「隱居」二語，句末悉是側音；「薜方」二聯，結調初無平響。要取大齊不亂，非必銖寸度量者矣。已上舉蔚宗文對語調聲，無膠執之事 尚考文章之多偶語，固由便於諷誦，亦緣心靈感物，每有聯想之能；度事諧穰，常得齊同之致。或比方而愈憭，或反覆以相明；兼以諸夏語文，單觭成義，斯所以句能成式，語可同均，是則聯類之思，人類所同有；排比之文，吾族所獨擅。論文體者，宜於此察也。已上明對偶之理。至於調和聲律，本愜人情，觀夫琴瑟嫥壹，不能爲聽；語言哽介，不能達懷。故絲竹有高下之均，宣唱貴清英之響。然則文辭之用，以代語言，或流絃管，焉能廢斯樂語，求諸鄙言，以調喉娛耳爲非，以蹇吃見長爲是哉？以上明文貴聲律之理。古人有言：「既琱既琢，還反於樸。」聲偶之末流，誠宜有所匡飭，令不離宗；亦當專究前文，廣陳利害。師古而不爲所役，趨新而不畔其規。若夫心不能知其意者，則以憔悴枯槁救對仗之弊，詰詘蹇澀樂聲律之拘，而無俚之夫，乃得肆其外來之說。於是爭聲偶之是非者，不得不同歸於敗矣。惜夫！以上明聲偶之末流宜有以救正，而不必以成見觝排聲偶

跋徐行可所藏劉先生手校文子注本

壬戌六月十七日，行可持是本見示，展視篋當上校語，乃先師儀徵劉君手迹。所據諸書，皆其幽居白雲觀時，見之道藏中者也。幸歸行可，使侃今者猶得捧玩欷歔。劉君没時，其書皆散，蔡元培諸人，始欲藏其書於大學。知君未没前，曾以未成書之槀數種付侃，來書督索不可少稽緩，既而為德不卒，舉君書悉付其族人。天津書店遂往往見君手批書籍，此亦命也。才高運屯，所遭逢不若其家子駿、光伯遠甚，已足傷心，矧此殘編，復何足道？君卒於己未歲九月廿七日，心喪之制，倏已盈期，追憶平生，宛然心目，循摩是册，不知淚之何從也！

金聲題辭

金陵大學國學研究會諸人，輯所論著，印以質當世，取《孟子》成文，號曰《金聲》，屬予序之。近頃從事於國學者亦多途矣，總之不離舍舊謀新者近是。以言乎小學，則六書之例，三百之韵，不足以窮文字聲音之變，而古器物文之學代興焉。以言乎經史，則《易》非性道之書，《書》、《春秋》非徵信之史，而《山經》、《穆傳》，視若秘典焉。以言乎文辭，則楊、馬不足扶轂，韓、柳不足驂乘，而野語童謠，反若有真宰之存焉。予謂所謂惡夫舊者，惡其執一而不變也。漢一乎經，晋、魏、梁、隋一乎玄，唐一乎正義，宋一乎道學，明一乎制舉文，清一乎考證。其一也，其盛也；其盛也，其衰也。新之一，果愈於舊之一乎？是未可知也。雖然值邦家削弱，民生憔悴之時，學者猶有餘閒，以從事於此不急之務，其於國學縱少貶損之，猶愈於束閣而不談者。《内典》云：「毁謗亦種善根」，謂其由聞歷耳，終當醒悟也。是編之成，集諸人之所作，而勿畫其途以歸於一。斯予之所欣然欲觀者夫！

咫聞題辭

陽生酉仲，伏暢達之機；卦至否窮，得泰通之會。世變已極，羣言競萌，一曲兼存，大歸斯在，或乃奮其私智，排彼異端，持簞膠以澄河，秉爝火以代日，亦已陋矣！今此雜志，題爲《咫聞》，綆短汲深，實懼非任；談微解難，或亦庶幾。如子衿之懷嗣音，無鄉校之議執政。八覽六論，寧敢懸之國門？尺短寸長，聊以充夫篋衍云爾。

秋日泛舟大通河序

丁巳八月廿六日，日加未，與曾緘、孫世楊出東便門，至大通橋，泛舟抵慶豐牐。其水舊名通惠，元鑿清疏，側城衆渠鍾會於此。東達運河，水程四十，中設五牐，所以停蓄涓流，取便轉漕，然輯濯所行，屆堨而止。慶豐牐者，俗所謂二牐，去城八里而近。渠流徑直，草樹稀疏，寬劣容舠，深纔過帶，而傳之圖詠，亦號勝區，將以朔土高燥，清川絶希，城市埃囂，水木罕覯，故游者措意於此焉。是日也，晴曦送煊，風塵不起，甫出闤闠，野色彌望。遂買小艇，汎平波，舟製樸陋，略施欄櫺，漆赤凋剥，名爲畫舫，水淺渚多，榜人技窳，柁轉屢膠，縴曳而後進。吾儕以所希爲貴，以所悦爲安，居然有江湖之想，舍塵事之勞矣。兩岸叢蘆，上平如翦，垂柳受日，諸色聚之。漁人鳴榔，則沙鯈躍網；柔櫓乍摇，則鳧雁鼓翼；棹謳發聲，則羣兒屬和；晚墟初散，則人影滿川。凡斯物色，故亦無殊澤國也。俄而長岸驟狹，石堨當前，濤門數尺，跨以略彴，水不受笮，奪途而奔，懸瀑一傾，洶湧成響，舟路至此窮矣。梁側有廬，行者所蔭，覽跳珠之異，聞飛流之喧，有如寘身深林。屬望絶澗。僮豎數人，自言能泅於驚湍，取物如拾地芥。戲投以錢，應聲躍入，滅没鯢桓之中，游行霧沫之裏，乃知吕梁掉臂，未足稱奇；忠信涉波，徒飾高論。變習生常，有自來矣。度梁而東，平野蕭瑟，披榛覓逕，畦埒縱横，粱禾畢登，間存薯蕷。歸人荷鋤，就以問路，側水得福隆安冢，碑闕並存，垣墉已圮，石人離立，皆作胡裝。進歷塋門，灌木蔽日，其冢穹窿，望之如帽，

冢壁題名雜遝，頗有異域人書。地氣陰森，不可久竚。出垣而西，得豐伸濟倫冢，又得訥殷冢，搆孳冢，並有賜碑，訥殷爲搆孳子，而碑墓在左。豈女眞上右也？古爾佳公碑爲巢可託撰，自擬蔡邕，而辭至陋拙，豈唯文采不艷，蓋亦糞土難圬也。古來共盡，名亦奚爲？縱復文無媿辭，祇供樵牧摩弄耳。日既下稷，西山在前，帶之以雲霞，映之以樓堞，始知岡陵以遠眺爲美，非必升險履危，然後適懷也。既達向廬，舟人已檥船以待，共苦饑渴，試求村酤，蔌以菘菌，肴以豚蹄，仲秋說餅，差類吳均；茗飲之佳，何羨醇酪？是時昧谷斂光，瀁瀉彌厲，寒風激水，衣襦不溫。余意在屬詠，竟忘漏下，短歌既就，聊令曾緘題之壁間，期異日再來，可考轍迹。暝入舟中，四望杳靄，人家燈火，與星相映。高城一綫，動影波間。良久，抵東便門，關牡已下，門者孰何，不令遽入。改趨齊化門，野路透迤，求苣不得，朽株當徑，往往駭人，流潦未漮，履襪盡滓，幸而得達，時已人定矣。一日之游，良無足述，然得侶非易，擇地亦難，會心不遙，良辰可念。索流光於交臂，欣一遇之同歡，何必遐擧層城，遠適蒼莽？應悠然長想，慨然高吟，余既有詩，二君宜和。

自序

劉峻自序，比迹馮衍，而汪中作文擬劉，文辭之工，私淑久矣。暇日繙尋舊史，重省汪文，竊慕三君，畧陳同異。至於慷慨之節，金石齊剛，依彼當仁，夫何敢讓？少好玄理，粗識苑枯，寄命危邦，得全爲幸。本不干進，誰能斥之！三君皆遇悍妻，勃谿詬誚，余中年鰥處，罔罔無聊，親愛仳離，慚魂弔影。唯此一事，彷彿前文。若乃握符之願，久絕胸懷，伯道之嗟，廑而獲免，持校往者，亦有參差。敬通膂力方剛，老而益壯；劉、汪幷稱多疾，惡死憂生。然劉則年過指使，汪亦壽半期頤，以視敬通，知非懸絕。余歲纔三十，羸病已成，卷葹拔心，差堪爲比；六芝延命，未見其微。此不類者一也。三君文學誠有等差，而郁烈芬芳，同爲後來所慕。余幼承庭訓，長事大師，六藝百家，皆非墻面；一吟一咏，劣足自娱。然著書不行，解人難索，一歸蒿里，永閟修名，此不類者二也。三君雖俱歷艱屯，亦俱逢盛世，衡門高詠，可以忘饑。余遭罹世變，狼狽遷流，避地辭鄉，扶老携幼，萍飄蓬轉，稅駕無時；上冢還家，徒存夢想。而且窮年迫於憂慄，終歲不免勞勤，樂生之心，凄然已盡！此不類者三也。詩曰：「我不見兮，言從之邁」。今之自序，聊欲瞻望古人，非必遺之好事也

蔚宗身犯王難，橫被怨誣。知人之鑒，失之孔熙先；覆盆之屈，成於徐湛之。觀其上言請誅義康，及後被收對簿之詞曰：「今宗室磐石，蕃嶽張跱，設使竊發僥倖，方鎮便來討伐，幾何而不誅夷！且臣位任過重，一階兩級，自然必至，如何以滅族易此？古人云：『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臣雖泥下，朝廷許其觕有所及，以理而察，臣不容有此。」此則心跡昭然，辭理並直，受枉以沒，遠同夏侯，悕已。沈休文著《宋書》，獨於蔚宗一傳，叙其醜名細事，門戶微辭，乃至就獄臨刑，不憚細爲摹畫。意嘗怪之。今檢《宋書·自序》序其父事，乃知約詆范氏之由。其傳曰：「元嘉十七年，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寵愛殊異，以爲主簿。時順陽范曄爲長史，行州事，曄性頗疏，太祖召璞謂曰：『神畿之政，既不易理，濬以弱年臨州，萬物皆屬耳目，賞罰得失，特宜詳慎。范曄性疏，必多不同，卿腹心所寄，當密以在意。彼雖行事，其實委卿也。』璞以任遇既深，乃夙夜匪懈，其有所懷，輒以密啓，每至施行，必從中出。曄正謂聖明留察，故深更恭慎，而莫見其際也。在職八年，神州大治，（南朝稱揚州曰神州，亦見任彥升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民無謗讟，璞有力焉。二十二年范曄坐事誅，於時濬雖曰親覽，州事一以付璞。」又蔚宗本傳云：「及濬爲揚州，未親政事，悉以委曄。」合此二文觀之，知沈璞與蔚宗同事一主，而蔚宗代管府事，璞則以下吏侵官，嫌隙之成，成於此日

不幸蔚宗橫遭荼酷，璞乃有子能文，奮其筆鋒，歛斂枯骨，使一朝良史，受屈千秋，目睫之譏，宛如自誚。然道真沈璞字。黨同賊子，身伏刑誅，政使蔚宗移弟作君，猶將以五十步笑百步。蓋義康縱爲不惠，持校二凶肆逆，比跡商臣，孰重孰輕，斷可識矣。道真助逆於前，送欵又後，歸罪司敗，肆諸市朝，何所稱寃，而云：「橫罹世難」。孝子慈孫，百世莫改，豈謂此耶？近世番禺陳君著有《申范》一首，於蔚宗寃獄爲之平反，而休文奮筆騰誚之由，尚未搜及。因讀范文，感其身名埋沒，遠等秦初，故作此篇，以告同學。

賦序明言：「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尋審篇句，大都寫放宋生，而加以英詞麗藻耳。篇首「覯一麗人」，即放《神女》之夢一婦人也；與御者問答，即放宋玉與王問答也；「翩若驚鴻」諸語，即放「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諸語也；「穠纖得中」諸語，即放「穠不短，纖不長」諸語也；「披羅衣之璀璨」諸語，即放「振繡衣，被袿裳」諸語也。「忽馬縱體」已下，即放「宜高殿以廣意」已下也；「越北沚，過南岡」已下，即放「搖珮飾，鳴玉鸞」已下也；「背下陵高」已下，即放「迴腸傷氣」已下也。其摹擬之迹明白可尋如此。蓋自宋玉《高唐》、《神女》、《登徒》之後，效者甚衆。相如則賦《美人》，平子則賦《定情》，伯喈則賦《静情》，子建此篇特踵爲之，如其《七啓》之摹放枚、傅諸人也。好事者必求其事以實之，於是造爲「感甄」之言，使甄后幽靈，蒙冥婚之誚；賢王秉禮，有犯上之嫌。徒助游談，大違名教，甚無謂也。今記李注所引記文，匡正其失。記云：「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甚不平。」案魏武定鄴，在建安九年，甄后見納，即在次年。《魏志·陳思王植傳》，十九年徙封臨菑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令，年二十三，汝今年亦二十三矣。」是則冀州初平，陳王年方舞勺，縱復筋骸成就，玄服已加，以魏武之精明，豈得縱使稚兒與兄争色？作記者不案年歲，不審事情，橫造事實，以誣往哲。其謬一也。記又云：「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鏤金帶枕，植見

之，不覺泣」；又令太子留宴飲，仍以枕賚植。案甄后卒於黄初二年六月，而《陳思王傳》黄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其年改封甄城侯，三年立爲甄城王。其年朝京師而傳不載，尋《洛神賦》自稱君王，則在封王後也。四年上應詔責躬疏，疏曰：「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又云：「前奉詔書，臣等絶朝。」據此諸文，是黄初三年，正當讒人交構，骨肉相嫌，文帝苛待同生，幾興粟布之誚；陳王束身思過，惟憂刀鋸之加。寧有便殿晤言，示之褻物，帝則衒妻於弟，遠類越人之讓兄；王則對存念亡，不諱陳平之盗嫂？又復特召太子，示以穢聞，賜之遺珍，慰其安念，此之瀆亂，理絶恒情。曾以文帝，陳王乃有斯事，於理則悖，於事又乖，出自齊東，戾然諭矣。其謬二也。記又曰：「遂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爲《洛神賦》」。案《植傳》，景初中，撰録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内外，是則植文篇録，正在景初之年，傳示人間，非獨魏明親見。子建身居下國，救過不遑，轉蓬之歎，言之晰矣。曾不持躬防患，率爾以君后之名，著之篇題，狎昵之詞，加於長上，此當在不敬之科，非直削藩遠竄而已！且甄后非他，明帝之母，假令子建果有此篇，明帝上諱尊親，定從芟削，何止改其題號，仍付殺青？豈謂愛其麗詞，遂忘先惡；傳之後祀，來者可誣乎？其謬三也。又題之於篇，若表之於裏，表裏同度，衣裳乃成；題篇同符，旨意自見。今令子建以感甄爲目，而文中但詠洛神，文則諱莫如深，題則直而不隱，如此歧互，豈合文情！蓋聞相如竊貲卓氏，而文君不入篇題；伯喈一賦青衣，而張超因之騰誚。借令子建繫懷佳俠，追念古歡，亦不顯其姓名，自貽譏罵，明矣。而記言如此。其謬四也。總是四謬，而陳王心迹，於以顯明。或謂

夫閑情所寄，涉筆成篇，古今文人，類有斯作。《洛神》乃思君之辭，此又好作腐談，求之恍忽。何必指《楚辭》之荃茝盡屬懷王，疑風詩以榛苓遠思佛國哉？（陳啓源以爲毛詩西方美人，謂佛也。）今謂《洛神賦》但爲陳王託恨遣懷之詞，進不爲思文帝，退亦不因甄后發，庶幾言情守禮，兩俱得之。

童先生墓表

昔原涉爲輕俠，而恥其先人墳墓儉約，遂大起冢舍，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以規曹氏，人不肯稱，稱曰「原氏阡」。由是觀之，人之求没世名，與夫致聲稱以榮其親，皆必有道矣。鄞縣童第德，今世之能文者也，又篤於行；既偕兄弟葬其考樹庠先生於鐸山，則爲文以記筮宅卜日之有祥，而歸功於天相，讀其文即先生之德可知也。先生以積學棄諸生，又不及中身而殁，故澤無由徧施於人，名不出乎鄉國，而四明之師儒無不稱道其學也。遣諸子游學四方皆有成，然無漸漬薄俗者。第德以古文辭教人，尤謙抑，温然君子，是先生義方之教也。冢地獲之適然，其鬻者即其族子嘗受恩者也。烏虖！壽夭窮達不可必者也，積善有報，修之身而名彰，不易之理也，先生其可以慰已。予讀第德所爲文，言赤堇之山，狀如覆甑，嵐氣隱見，鐸山者，赤堇之别支也。環斯丘者，無非松柏，立埏道而望臺山，宫之左側一峰，單椒孤秀，其下沃野數百畦，春時蕓薹作花，爛如散金，香氣苾馞，大溪流其間，清澄如鏡，幽宅之佳若是，宜第德兄弟以爲幸事，微先生之德，焉能得此吉卜乎？先生諱士奇，樹庠其字，一字梅芳，鄞之童谷人，卒於丁巳年八月二十八日，享年四十有九。孺人張氏，亦有賢行，後先生一歲卒於戊午年九月十三日，年五十一，實合葬。子五人：第錦、第德、第榖、第周、第肅。第德，余爲北京大學教授時諸生也。先生之葬也，慈谿馮幵詳誌其世系、行事，勒銘幽堂，陳訓正爲作家傳，遺詩數首，載《四明清詩略》。余因第德請，爲文以揭於墓門，雖不能形容全德，亦俾後之觀斯丘者，深其景慕之心，知非原氏阡比也。

孫翊謀暨妻某氏合祔墓誌銘

君諱某，字翊謀，長沙人也。世脩儒業，君則承之。始爲諸生，文通行飭。科舉既廢，游學於夷，居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三年，隨曹卒業。民國□年歸，爲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教員，附屬中學始創，以君主之，擘畫規摹，至今承用，以失火引咎去職。復主小學，居之數年，遂終於此。其爲學也，知新而不忘故，擇善而尊所聞，先行而後言，汰華而存實；其治事也，先以熟慮，持以恒心，謹而不失之拘，重而不失之緩；其待人也，以忠厚化輕浮，以懇誠消猜忌，怒者睹顏而解忿，訟者望門而懷慚。雖美譽日章，而勞謙日甚。沒身之日，一校會弔，童稚之生，扈養之役，攸奠靈几，無不欷歔，可謂道修齡促，運嗇名豐者已。遭世衰亂，人尚浮囂，楚士剽輕，顯者亦衆。君獨戶居淵默，戢影藏聲，故鄉黨不揚其名，井里難容其宅，萍浮異地，竟以喪歸。早失二親，善事繼母，敬而不違，勞而無怨，斯古人之庸行，實濁俗之所難已。體素堅強，初無疾疢，惟好擊鞠，謂可益身，一旦傷胸，遂至欬血，纏綿肺疾，益以勤勞，年三十□，卒於武昌。妻某氏，淑慎溫恭，亦有同德，方君綿惙，先以病亡。前後二旬，雙棺並列，胤息不立，孤女主喪，帷帳凄涼，門庭蕭瑟。烏虖！張毅病熱，懸薄空趨；莊周喪妻，鼓盆何益？梁鴻偕隱，歌五噫以傷懷；屈子遠游，奏九韶而掩淚。今者已歸旅櫬，爰采貞珉；蘊此銘辭，以寫深恨。銘曰：

聖遠邦衰，人競恣睢，名亦不敗，身亦不危。彼君子人，惟善之爲，忘身徇物，致此疲羸，豈

不勤劬，道不可隳。世以爲笑，不以爲規，藏此深心，欲訴何誰？烏虖！長夜曼曼，太古不斷，人誰不死，而又何悲？

清故國子監生蘄州黃君妻蕭孺人墓誌銘

余同祖兄弟八人，諸嫂中三人最可稱述。伯兄喬第早得心疾，卧床廿年乃卒，嫂廣濟饒氏，侍夫疾，常受楚毒，無怨言；待嗣子如所生，年六十餘而終。從兄喬棻早死，嫂黃梅趙氏，時年十九，守節撫嗣子，亦年七十而終，獲旌。從兄毓芳，字曰穉芸，没時年四十四，嫂同縣蕭氏，賢而最後没。有子焯，能傳家業，今於其葬，求銘於余，微焯之請，余亦當有述也。嫂爲廩膳生葆新女，母氏曰胡。蕭公以耆儒教授里中，有素履，學者稱曰遠軒先生。鍾愛嫂，教之敕備。年二十來歸於兄，兄爲世父封中憲大夫吉雲公諱雲鴻之季子。世母蔣恭人性嚴厲，兄敬憚之。嫂始來時，謹重寡言笑，以是不得姑意，兄以爲不善承歡，無加禮焉。嫂執勞事，朝夕勤劬，兄久而念之。先產二女，晚乃得焯，兄年已三十七矣，本有痼疾，常慮不得永年，以焯屬嫂。焯之孤僅八歲，嫂刻意儉約，以鞠育其子女，晝惟一炊，夕則以涼水雜飯食之，夜無燈火者數年。嫁其二女，一適吳，一適陳，皆爲良奧之家。焯漸長，令其從外祖學。辛酉，余教於武昌，焯乃來就余，授以小學經訓，粗有家法。間就學校，以丁卯畢業武昌第二中山大學，得稱文學士，而嫂年已逾六十矣。戊辰，侃教於南京，召焯爲余都講，嫂因來南京數月，久不相見，見則悲喜。嫂故善煎和，而手制擣珍尤精，嘗親入厨，以其術授余後妻捶反側之，去其餌，且捶且語，惟恐授之未悉也。余性卞，每訶斥焯，嫂坐旁督其長跪謝過，俟余色和，乃令之起。將歸時，以手持古藤杖予余，自是遂不復再見矣。是時州久改爲

蘄春縣，縣城面江背湖，距吾家大樟樹之地百二十里，焯以嫂篤老，不復迎至南京，遂暫居於縣城吾家試館中。未幾病痁，歲餘不愈，益以佗疾，焯方乞假養視，嫂慮其廢業，强起飲食，督之赴校。焯甫行，而疾復劇，家人以電信致焯，行抵下關，待舟一日，達縣城，則嫂已於前二日没矣。及焯以喪歸，舉族來弔，無不歎息。嫂素無疾言遽色，待人煦煦然，雖卑屬偶加以陵犯，亦不欲報以惡聲。余少時居家日多，從未聞其大聲語也。人生固不能盡如志，嫂辛苦畢世，親見其子有成，賢聲播於族黨，年六十九乃終，此可無恨，惟是距家百餘里而客死，有子能養，而不獲親屬纊，晚望孫，而焯數生女，此皆嫂所宜以爲不足者，抑天爲之也！嫂生於清同治三年正月初一日，卒於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二十日。焯得吉壤於宋家山之陽，以癸酉十二月二十五日克葬。銘曰：

西面正衣戒無違，盡瘁至老胡所非，有子成立慰其悲，生必有死名豈衰？營冢爽塏後其綏。

附日記一則

深夜得焯電，云嫂蕭孺人以二十日歿於蘄城，年六十九。焯二十日始發下關，是未及送終也。嫂名家女，極恭懿，初來時，不得於姑，五兄事母敬，因之亦不答兄。三十七，乃生焯，八歲而孤。田廬粥盡，惟嫂刻苦自勵，晝嘗一炊，雜以糠覈，未嘗求人，亦吝於施予，宜也。嫁兩女，爲焯兩娶婦。焯輩從皆廢學，焯以嫂賢，故得不廢。今得見其成立，可不恨。後遷居城中，雖居家裁逾百里，仍不得不謂之客死。又抱孫念切，臨老無含飴之樂，此二事爲其所歉。余同堂八人，諸嫂中，

堂長兄孟蘭妻趙，以節孝旌；長兄人鏡妻饒，亦有賢行；此外，則蕭孺人最爲可敬也。婦德不出閫門，宜易成就，然賢者世難多覯，舉一門爲例，而天下可知也。身執勤苦，小心恭儉以濟其子，卒享壽考，優矣夫！

夢謁母墳圖題記

乘檝逆蘄水而上，可百三十里，谿水清泊，平潭曠望，有水自東來會，是爲白水。其右有市，名曰包茅，對谿孤山，孽然高舉，陗不可上，則螭堆也。山麓精廬，云洗心閣，寒泉步倚，所在深窈，渡此以上，隄緜半里，松檜棽映，中有豫樟，繚以周垣，扶疏四布，榦可十圍，與谿西一樹相直，悉是三百年物。隄內廣陂，芙蕖滿中，小渚二三，雜植槐樫。循池東走，得黃氏祠墓，前直螭堆，若樹重表。黃氏始自江西佔籍斯地，有信甫者，是其初祖，鄉人謠俗，以人表地，及其自署，乃云螭堆黃氏。蓋山水清邃，錯以腴壤，良宜聚族而居者矣。

先人相宅，在山之陰，前有三丘，駊騀相屬，右爲章丘，亡母周孺人墓在焉。面西背東，水出其北，白石爲塋，碑崇三尺，隴首長松，高可二丈，下覆冢兆，有如羽蓋，升虛反望，便見吾家。墓下田舍庳隘，藉以守冢，山田數畝，有圃有池，其前谿袤十里，璇環可睹。俠谿遠皋，青蒼掀天，臨谿一面，重巘峻削，與螭堆齊。自爾向下，隄皆樹柳，墓前單椒，斗入谿脅，隄則盡矣。

先時卜葬，神靈聽從，意母之潛魂，睠懷舊地，焭焭孤子，可以朝夕顧守斯墳；曾不幾時，違患遠游，既流竄東夷，恐遂不得返鄉里上先人冢墓，一旦溘死，復不能依母泉下，宵中魂夢，恒來是丘，既寤悲傷，至於昒旦。因請沙門曼公繪爲是圖，粗存較畧，藉用寄思。但望之匪遙，遠則萬里，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每念斯言，所以零涕沾衣也！黃侃題記。

弔汪容甫文

頃尋汪君遺文，爲之永歎！夫以奇才博學，妙解辭條，情均相宣，質文不掩，若云隱秀，罕見其儕。自文術之衰，於今千載，斯人既出，首翦榛蕪，所謂闇合前修，俛貽來則，風聲不泯，無待僞揚。若乃遭遇屯邅，流離世故，託身記室，屈志斗筲，斯由時命之艱難，未可責以廉貞之節也。至其中懷狷狹，見疾時人，身與禍親，窮年憂慄，既昧任公飾智之戒，徒懷叔夜嫉惡之心，顛躓以終，宜無所悔。然觀其自序之辭，良多菀結，伊憂堂下，悲歎穹廬，豈執操之不純，亦世途之過險也？嗟乎！以彼俊才，加之高亮，隋珠和璧，異代知珍。當其生時，獨罹阸困，至於壺飧感義，鼓瑟傷心，斯可爲潸焉出涕，憤懣難平者已！

先師劉君小祥奠文

庚申年壬申朔，越六日戊寅，弟子楚人黃侃自武昌爲文奠我先師劉君。嗚呼！歲序一周，師恩沒世，始闕奔喪，今違練祭；學豐年嗇，名高患至，夫子既亡，斯文誰繫？丁未之歲，始事章君，投文請誨，日往其門。因覯之子，言笑欣欣，齒雖相若，道則既尊。我歸奉親，深山晦遁，猶蒙素書，時相存問。榆枋鳩搶，天池鵬運，小大雖殊，各安涯分。欃槍東出，大野麟來，局促風塵，望遠興哀。據圖剜喉，智士所恇，變態百端，天諒人猜。我滯幽都，數得相見，敬佩之深，改從北面。夙好文字，經術誠疏，自值夫子，始辨津塗。肺疾纏綿，知君不永，欲慰無辭，心焉耿耿。我歸武昌，未及辭別，曾不經時，遂成永訣。始聞凶信，以詩表哀，恩德莫償，臨文徘徊。羸軀幸存，方寸已灰，雖傳不習，亦負甄培。君之絕學，《春秋》、《周禮》，纂述未竟，以屬頑鄙。世則方亂，師則既亡，《堯典》入棺，文獻俱喪。悲哉小子，得不面牆，手繙繼簡，涕泣浪浪！嗚呼哀哉！賢士夭年，可數而悉，顏回、韓非、賈誼、王弼，如我夫子，豈非其一？尚藉鴻名，慰斯幽室。周、孔雖聖，豈必長生？聊將此語，解我悲情。嗚呼哀哉！

劉仲蘧哀辭

嘻乎人生之多憂兮，時俗之迫遒兮，慨獨立之無儔兮，雖須臾曾不可以留　何才士之早夭兮？吾乃今日而知其由　悲伊人之不辰兮，獨離困於陽九，紛飄流以播遷兮，衆狂奔以横走　曰濁世其不可居兮，予焉用此倀倀？聊假日以游敖兮，登蒼天而遥望　一望兮識故國之爲丘，再望兮見夕陽之西流；感斯民之痛毒兮，予獨愉樂之可若！怫鬱兮深藏而誰語，旁皇兮徘徊而不忍去；悲憂窮鞠兮欲歸而迷路，欷歔兮掩袂以反顧　飄摇兮魂魄營營而有所慕，鵩鳥翩然下坐隅兮，告夫君以其故；就黄壚以息煩寃兮，曠千載而不欲寤

默深湛兮思鬱紆，感物衆兮貌不愉；形神離兮將安居？歸其宅兮古爲徒　秋風寒兮楚山晚，之子歸兮道邈遠；命巫陽兮予魂，修門蕪兮魂不反　靈之去兮乘雲車，登九疑兮覯有虞；哀下民兮淚如雨，君何爲兮獨愁苦？靈之來兮歆椒漿，跽陳辭兮君毋忘，逞志意兮爲樂方，萬千歲兮何遽央！

悲世途之迫隘兮，衆相擠於中地；匪智巧之爲患兮，將遭命之難避　燕雀飛而奮吭兮，鳳皇下乎枳棘；鯢鰌游於深淵兮，神龍求水而不得　夫燕雀鯢鰌且自姿兮，宜鳳皇神龍之失職；覽前世而有然兮，况於今之亂國　惟物情之不可必兮，慕先民之據德，寧流死以自臧兮，守中道而不忒　亡微衆其已形兮，又惡知天枉之非福？嗟余生其益孤兮，獨思君而悱惻！

集芙蓉兮爲君裳，屑瓊蘂兮爲君糧，驅飛龍兮爲君驤；桂枝隕兮秋風涼，白日晚兮楚山蒼，君歸去兮爲樂康；人間世兮長相忘，魂有情兮來我旁，獨夷遲兮吟青黄

念楚哀辭

亡妻王氏，生子女七人，迨其死時，僅存三男一女。幼兒念楚，周晬未幾，初無疾病，託之傭婦，調護不肯用心，曾未浹旬，忽患寒泄，舁入醫院，經月略痊；自是饑飽失節，寒燠失時，余每夕與長者兩兒同眠，輒聞此子中夜而啼，而同眠兩兒屆聲相應；孤燈在几，遺掛在椸，淒然茫然，不知涕之既闌也！入歲以來，兒復患耳，左瘥右劇，曾無間時。五月下旬，城中驟有戰鬥，彈丸磕飛於庭際，礮石橫掠於屋瓦。余以先期未行，舉室匍伏地下，冀以墻壁禦烽火；此兒濕寢終日，寒疾暴增，亂定始從倭醫求藥，醫云：「耳瘍不割，疾不可爲」，念割之或尚可生，遂令施術，奏刀深寸，悶絕愈時，耳則向痊，寒泄又作。余視其膚枯骨露，如俑人形，知無生望矣。計初病至殤，歷月十四，淹困既久，而後澌絕。倘令其母不亡，鞠育以道，雖無恙以至成立可也。自亡妻之歿，余嘗撫諸子而泣曰：「人生早歲偏孤，無母之苦，劇於無父。我昔十三，即傾嚴蔭，何嘗不酸楚零丁？而形骸無絲毫不適，則有母之爲也。何謂汝曹命更遜我，乃令汝母先我而亡！」由今思之，諸子中唯此兒最不幸耳！潘岳曰：「赤子何辜，罪我之尤。」嗟乎，嗟乎，尚何言哉！兒殤以丁巳八月二十九日，即日瘞於法源寺前湖廣義園沔陽金開榜墓之左。越三日，乃爲辭以傷之曰：

噫弱子兮喪慈母，人實爲之兮，微汝不壽。有形皆樂兮，汝苦何厚！生不三齡兮，何災蔑有？病與命爭兮，一以久；我欲哭兮，枚在口；不可問天兮，我之咎。從母於冥兮，永相守，汝母哀汝兮，宜我詢，嗚呼奈何兮，悲來如疛！

悼俗賦

神農虞夏夐哉邈兮，白日西暆，何速兮！不能負石效申徒兮，雖曰偃息媿干木兮；民今方夢誰云覺兮，如蜩自食如利祿兮？福輕乎羽忘詬辱兮；欃槍東出拂太角兮，異物來萃遒相迫兮。重曰：諸夏之微不能自振兮，而震乎貉霁之俗，放闢邪侈以爲常兮，厭先民大猷之福。束履平塗不謂安兮，相臾曳而趨深谷。耳驚霆而溷宮羽兮，目眴日兮迷青黑。鴞嘯侶於空林兮，謂鸞皇之宜訥；天不能止人之惡兮，聖不能曉愚之惑。予抱道以自虞兮，寧憤世之不容；時太息以長潸兮，獨悲衆之迷所從也。既託命於斯土兮，天長喪亂將安歸？懼萬里之歛魄兮，愚召禍而使賢與之齊。超遠舉入深山兮，百卉盡焉有薇，從接輿以髡首兮，亦何救於民迷？閔屈平之升皇兮，將周流而旋顧；進退去留皆不可兮，唯牢愁以終古。吁嗟乎！蔛蘗不可以褚兮，蒺藜不可以踐；芰荷不可以爲衣兮，白石不可以充飯。彼童昏猶能察兮，何瞏慧而不知反？相秋蓬之辭蔕兮，亦從風而輪轉。既菑害之並至兮，且遂非而媢善；思九州之博大兮，日蹩百里亦已徧；周、秦、漢、唐不可幾兮，余壹鬱誰與展？風霾四塞天地晦冥兮，信無分於幽顯；既存亡之可同兮，何是非之足辨也？

牡丹賦

春盡日適中央農事試驗場，入唐花室，有牡丹一叢，絳色盛開，特異於衆，裴回吟賞，至暝乃歸，猶有餘思，寓之於賦。

繄心物之相感，曾不知其所緣，或屢接而無覿，有暫賞而欣然。幻色塵以自取，判憎愛于垢鮮；惟蓬心之未化，乃怊悵於花前。考其記于譜録，品類盈千，處斯郊囿，敷榮幾年，連葉接蘂，歷景駢肩，朝迎彩旭，晝冪晴煙；或當風而不語，或無人而自憐，逮斜陽之晼晚，收萬態之嫈妍，及青春之將暮，與塵土而同捐。訝此姝之奇麗，挺異質以嬋娟，呈酡色以自獻，又却立而遷延。比漢皋之捐佩，疑鄭客之逢仙，既相覿以成悅，乃無故而纏緜；欲久留其不可，乘薄暝而歸旋；信合離其若斯，又何待乎言詮？

寫懷賦

暇日婆娑太社之下，士女駢闐，匪我思且，于時冬也，景氣蕭瑟。晚歸塗次，適聞笳吹之音。車中靜念往事，恍若有存，爲賦云爾。

昔假日以游敖兮，忽有覿於彼之園，樂秉蕑之嘉會兮，聊遺視以代言；映光景于御溝兮，微波既往而復還，羌既有此婉孌兮，奈何阻之以重關？惟佳人之習禮兮，正容飾以自持，苟兩情之不違兮，何必蹇修以理之？指句龍以爲正兮，矢皦日以爲期，溘余去此樊圃兮，雖至今猶然疑。嗟夫！人情之難量兮，或始美而終醜；思彼己之目成兮，雖新知而勝舊；飄風起於道周兮，惜纁黃以分手，藏此情于中心兮，將要之于皓首；伊茲晨之慘戚兮，萃風霜于林囿，循往塗以徘徊兮，縱有怨其誰剖？胡笳發于城壁兮，舒送晚之哀音，警營魂于既散兮，若有失而復尋；歸空舍以自憐兮，爰念舊而寫心，亂飛鳥于高雲兮，寄微詞于所欽。

桂花賦

昔年見師爲《木犀賦》，蓋有所寓喻。俗間多以木犀爲桂，桂之實不因此而亡也。

有客自南至，爲說桂花之狀，驚其佚麗，援翰賦之。

懿桂花之皎潔兮，協南土之炎精，榦淩冬於寒皐兮，華順陽而播馨。豈不窅窳而多姿兮，抑何紛錯而敷榮？友蘭茝而侶申椒兮，何木犀之假名？雖留蠹其何傷兮，終不損此精英。思予美之所居兮，望賁禺而東行。既得陟於巒山兮，詫奇香之灌生；煥紫葩於青柯兮，映陽曦而逾明。居願得子以爲桴兮，行載焉以爲旌，在酒而同之鬱鬯兮，在服而儕之衡珩；久延竚兮忘歸，誰能識兮至誠？詠小山之招隱兮，配託香木而誓同情。

傷亂賦

維癸丑之季秋兮，余有適乎江甯，既稅駕于荒館兮，訪宿昔之所經。街衢易其新貌兮，廛里失其故形；崇墉頹而爲埒兮，廣厦墊而爲阬；遺燒痕于柱質兮，散斷鍉于空庭。信兵戰之終凶兮，慰荆棘之遂生，居人去而不反兮，雞犬嗷而無聲。望巖城之隱隱兮，映戍火之熒熒；聽寒潮之夕上兮，答胡笳之夜鳴。寤成虧之無常兮，慨見聞之驟更；詠苕華之卒章兮，攄奇旅之悲情。重曰：蚌螟之爭何足論兮，遺民無辜遭此運兮，仰視青玄訴冤憤兮，害氣將究庶同盡兮！

宮溝秋蓮賦

朔方兮早秋，萬卉兮將揫，弔殘荷兮膹菂，獨踟蹰于御溝。昔之清切瑣闈，森嚴禁掖，池號芙蓉，舟名畫鷁。匪宸游而莫賞，匪宮嬪而疇惜？故得綴露炎晨，搖風涼夕，華迓秋而尚紅，葉送夏而猶碧。豈如或長江湖，或生池沼，榜櫂頻來，童娃圍繞，葉方卷而已搴，苞尚含而見剿；華給瓶罌，藕供烹爓，以彼視斯，相去多少！然而盛衰循環，盈昃共體，昔日禁門，今朝閭里。太液有捕魚之舟，神武變賣蓮之市。御渠浼浼，視爲荷田；衛卒桓桓，成爲漁子。葉折藕枯，房摧蓮死，一夕秋風，萬花已矣。彼夫殷墟麥秀，周道黍離，漢池青蘋，吳宮澤葵，信廢興之同轍，歷千載而共悲！何必下雍門之泣，吟茂草之詩也哉？

別怨賦

江文通云：「有別必怨」，其言信矣。昔寘懷而今棄渠，始同塵而終殊軌，參辰兮天上星，東西兮溝中水；會促兮離長，歡遐兮恨邇；別之日兮三秋，別之途兮萬里；恐營魂之失路，夢將行而復止；草後春兮不芳，花過時兮誰侯？苟曰有情，焉能自已也！惟交甫之初覿，謂漢廣其可方，攬翔風之魅服，接環珮之暉光；指潛淵以誓予，必繾綣之勿忘；忽風波之危駭，乍漂蕩而異鄉；恨貝錦之易織，懼南箕之遂張；縱結誠之叩叩，終圖會之茫茫；將運遇之有定，匪人意之難量；願輕身以自療，對孤影而悽惶；行悒悵以瞀惑，居裴回以旁皇；何日月之匆促，而此恨之悠長。已矣哉！哭不如歌，言不如默，無情何以有怨，有知何如無識？盛年兮不留，佳人兮難即，收神慮兮勉自剋，酒入腸矣淚沾肌，燈搖搖兮、風淒淒兮夜何極！

櫻花賦

伊異荂之鮮冶，表下國而鋪棻；豈受命之不遷？唯貢媚於東鄰。等秉蕑之嘉會，盪士女之營魂；雖繁華之不久，亦敷榮於上春，覽舜英之洵美，蓋速化而逾珍。爾乃靈雨新霽，初陽乍暄，千柯競豔，萬蕊齊妍，萼半舒而綴綠，蘤畢坼而含丹，招綽約之仙人，紛游戲於林間，揚娥眉以微笑，似有意而無言；感微風之多情，颺淺絳之中單，對芳華以悄悵，增薄暈於朱顏；亮盛年之易去，亦何用於拳拳！至於白日既頹，春人未倦，代明月以華燈，晃重葩而霞燦，映奇采於澄川，接神光而目眩，結輕舟以水嬉，及仙雲之未散，送歸潮於前浦，惜流紅而誰見？聽豔歌之纏綿，亦徘徊以悽戀！

歌曰：櫻花開兮情始諧，櫻花落兮色始衰，願歡心之無改兮，願櫻花之常開。

硯銘

研質甚美，署曰「碧嶙洵館藏」，亦不詳何人也。□□叟得而銘之曰：

閱世以貞，得人則名，繄此片石，可發幽情。異書編摩，惟我與生，千古名山，永證斯銘。

徐氏硯銘

徐氏作器自有紀，默然守玄次奇字，深湛之思類揚子，不慕朱丹及青紫，用晦如明易之理。

徐氏作器自有程，禮堂矻矻書六經，案前書帶長青青，几上雁足光熒熒，其間古墨發奇馨。

又

知白然後守黑，不腐然後括囊，當仁然後不讓，達變然後安常。繄此四義，貴在衡量，執一廢豈云蹈乎大方？

几銘

懿文木，授絢匠，作爲几，用自餉。羣居言必及義，獨處貌不隳恭，受祜於天安有窮！

徐氏通鑑厨銘

多識畜德，莫要乎史，剡四部之緐穰，必用史爲綱理。尊莫若經，奧莫若子，澔汗無津，非可以訓蒙士。爰求君實、原父之書，埤以畢沅、夏燮所紀，納之一鐨，使繙尋耳。上如几，取其可凭；下如笥，取其可庤。徐氏作銘詔後嗣，知古知今從此始，勉力務之必有喜。

上太炎先生書

先生鑒：送師行後，勞欶遂甚，今乃小瘥，不審起居近日何似？至繫下懷！天下分崩，竟無寧日，每覽仲宣登樓之言，意常惘惘也。師言「夷齊出自鮮卑」，侃復得一佳證。《周書》十七有《怡峰傳》云：「遼西人，本姓默台，因避難改。高祖寬燕，遼西郡守魏道武時率户歸朝。」案孤竹在遼西令支，則墨胎世居其土，墨默、胎台，字偶變爾。《路史後記》始有「姜姓封台，後爲默台」之說，（姓苑有台，未必同墨胎，或說墨翟亦墨胎氏後，彌爲誕矣。）蓋不足信也。旭初近來滬否？植之當常詣師。嚴寒，伏懇善加攝衛！如蒙賜諭，尤所企感。弟子侃叩頭。乙丑長至

答謝太炎先生撰量守廬記書

九月七日，弟子侃叩頭先生門下：奉到二日賜書及尊撰《量守廬記》，歡慶感激，殆不可任！唯慚糞朽，徒勞彫拭；謹當尋繹寶訓，勉之畢生，不隳師法，以酬恩造。侃以故里難歸，萍浮非計，謀斯環堵，聊芘妻孥；不謂樹蔽臺南，有似隰斯之宅；潦經堂下，非鄰子罕之家。即此蘧廬，猶虞侵奪，九域不靖，一室寧論？但令圭竇篳門，託尊文以傳於來葉，斯厚幸也。順風陳謝，未盡懇款，感厲之忱，伏維垂鑒！弟子黃侃叩頭。

附　太炎先生來書

季剛仁弟足下：前由旭初轉交一片，屬撰《量守廬記》，酷熱不能握管，遷延至今，甫於昨日脫稿，文尚不俗。其中所述皮錫瑞事，乃昔年得之葉煥彬者，非臆造也。來片欲裝三尺橫幅，吾所書不過及半，或加以跋尾，亦勉強可得此數。旭初屬作「寄庵」一額，亦於近日寫好。《說文》無「庵」字，據《戴記》引書「高宗諒闇」，鄭注字應作「闇」，此字亦不莊麗，故就鄭注「闇」讀如「鵪」，借「鵪」用之。茲將記文封寄，祈即詧收。麟白。九月二日。

與徐行可書

行可姻家老弟大人閣下：舍姪焯還自漢上，詢知興居稠適，至慰至慰！承惠假《劉氏印䤵》書部，尤覺欣昇！昔與閣下同居武昌，首尾八載，知予貧窶，每值人間祕籍，無不借觀，塗污不以爲愠，久假不以爲嫌，即此一層，交誼已厚如山嶽矣。近日閑居，深念平生雖好許書，而於數百年所出之古文字，所見未宏。夫山川鼎彝，汝長所信，今不信其所信，徒執木版傳刻之篆書，以爲足以羽翼《説文》，抑何隘耶？然處今日而爲此學，有較古爲易，亦有較古爲難者。石印法行，一日頓見無數真蹟，此易之説也；一書之值，幾可傾家，此難之説也。侃居此每月若有所餘，盡以購書，數月來，乃非有篆文之書不購，節減衣食，尚有不能致者，其若之何？以告閣下，必爲之一歎耳！向見黄丕烈藏書題跋，有以五十元易一《魚玄機集》之事，尚自稱豪。又見陳簠齋尺牘，其所收古金石，亦絶無驚人之價，彼何生之優渥哉？閣下近日研討何書？新得何籍？有如去年所得《孫氏春秋長編》者比否？焉得趁舟西上，住宿清齋，盡見閣下所新得者耶？暇希草示數行，以慰懷想。手此，敬叩侍福！

又

侃頃者博治古書，計所探討，粗畢經部。其於諸緯，近始開篇，方知端門受命，塙有明徵；忠

緯圖書，不同誣說 此是平生所未研習，徒以心開慮簡，無故得之，誠可慶也！因此昔人學術，有所未觀，無所非難，爰本此意，更治古文。夫汶長之書，豈非要籍？棗木傳刻，蓋已失真 是用勤探金石之書，冀獲壤流之助。近世洹上發得古龜，斷缺之餘，亦有瓌寶 惜搜尋未徧，難以詳言。倘於此追索變易之情，以正謬悠之說，實所願也 人生飄忽，成業實難 期與閣下共勉之也。手此，即頌侍安！

又

行可道兄姻家侍右：去歲遭值兵戎，人情危駴 我曹亦拂亂常性，遺棄碩交。至今思之，疚如疾首！然兄以老親幼子，閉閡危城，憂恐纏心，四旬乃解 正使語言偶失輕重，不足致譏。弟則全家寄廡，實蒙剪紙招魂之恩；孤姪望門，復受涸魚呴沫之惠 每懷此誼，鐫在匈膺。不但數載談經，綢繆繾綣，爲不可弭忘也。即今板蕩未寧，故園蓁棘，想任廬奉母，粗保平安。此間名士若森玉、子幹、慎之、奭公諸人，每見侃輒詢兄動定，意甚殷勤。偶過廠肆，忽見奇書，又不禁聯想及於尊府收藏之富，惜目前通假書籍之無人也！侃羈泊京華，劣能自活，客臘一病，幾至捐年，現惟杜門養痾，閒讀舊籍，黃墨精謹，無改疇昔耳。知念因及。手此，敬頌上侍康寧！

又

歲月如流，新年又過八日。雨窗孤坐，念所業不知何日可成？殊自惘惘！世亂如麻，而吾與兄

獨邀天恩先澤，得以安心誦肄，豈可易得？然兄積書連屋，尠繙尋之功；弟妄念紛紜，無貫徹之望。此宜互相督過者也。常人每自尊大，至於吾輩，見事略多，輒自謂比之古人，曾無其足垢之一屑。前路遥遠，我勞如何乎？《集韵》粗已畢功，頗需《孫氏孟子音義》、《宋氏國語補音》，兄前已持去，不審再能檢出否？極所企待也。《爾雅匡名》，勞校頗嫌淩誶，然亦不得不過録一番。此月中誓不出户，兄如相思，惟有枉過耳。此上弱謏仁兄親家足下。侃頓首。

與劉靜晦書

七月十四日，侃頓首靜晦吾友足下：書問稀闊，曷云不懷！昨奉手箋，如覩光采。與兄把握，未卜何時？兄淵默精勤，別來數載，學業不知增益幾所？侃雖日事丹鉛，秖以爲求食之資，殊自哂也。行可遭際若是，聞之良爲嗟歎！所願其太夫人康健，其先業及藏書獲保，斯則懿耳。侃沉飲如故，不暇憂及腐腸，下顧諸兒，不免平恒之恨。前假兄過録勞巽卿手批《爾雅匡名》，業已摘其精要，入侃所批《郝疏本》內，已費兩載之力。因此，想及兄全部迻謄，密如蟻陣，細若蚊脚，此種精力，爲不可及也。俟再校一過後，定當加封穩妥還上。此種書寧可乾沒，還書一癡，非所論於此也。耘心先生近日興居何以？居鄉抑居城耶？侃於吾鄉諸老輩極不忘先生耳。四海皆秋，悲哉蕭瑟，慎護玉體，共勵歲寒。幸甚，幸甚！侃白疏

與潘婿書

襲善賢甥足下：頃以子衿叏達轉得，因此發理舊書，溫燖羣經，又畢二禮。前旬偶因噦逆，淡中見血，遂立誓止酒；今則健啗，固置五升之飯。時事如此，我輩所宜遵守，厪有二言，曰「見幾而作，儉德辟難」已耳。幸則爲伏生、申公，不幸則爲束晳、劉炫，斯我輩之結局也。偶欲辦三書，苦於無暇，今以條例告足下，希代成之。一曰《通韵》，取經史羣籍止於漢、異文止於唐，依集韵編之；二曰《十五經人地名韵編》，或能泛及先秦諸書尤妙；三曰《玉篇廣韵類編》，全用司馬氏體例以編一書，用便尋檢。外此自定期限以成一書，曰《經字考正》。細目五：曰說文見經典字（諸經各取首見一句載其下）、說文不見經典字、經典不見說文字、說文見經典外本字、經典外本不見說文字。然此皆遺日之事，賢於博奕而已。若夫養心制行，非問道於宋明先儒不可。近日日讀宋元明學案一卷，對於生平行事，悔吝多矣，何術以晚蓋？尚不能知也。王汝止之書，言修身之理，尤爲切摯，竊願與足下共勉之。何時東來，以慰寂寞？此問近好。外舅侃言

文章不必苦學，多見多聞，收心近裏，見的始言，則自然工妙矣

與姪燿先書

燿姪閱：吴檢齊《經籍舊音辨證》，紕繆孔多，我所發正者四十三事，彼乃云：「畢、顧、孫、盧，未足與比」一誇言究何益乎？姪如精神尚好，可即入省來，雖無學校，吾父子朝夕講肄，豈非樂事耶？健民五月五日在廬山化去，我昨始得知，此真可痛！人間世究何事慰心？虚齋獨坐，每爲惘惘也！

又

燿姪閱之：我生平困阨，百不足言，違背松楸，動經年載。所冀百年既盡，歸骨依親，邊街鳳形，乃吾壽冢。王夫人旅厝蕭寺，亦已十年，卜葬之期，必在今歲。倘有不肖子姓，欲侵此塋域，是既迫我於生前，復抑我於他日；犯尊淩上，欺死脅生，縱地氣靈秀，亦豈能徼福於天乎？望即持此書以諭曾佑，並語地師龔姓，慎勿間人骨肉，妄談禍福。我中秋前後，必當抽暇一歸。誠恐愚人作事，不肯深思，以一朝之鹵莽，致百世之乖離。故急草此書，淚隨筆隕！

勞者自歌

詩鈔 一〇一七首

五言古詩

上留田行 有序

余年十四，始讀黃書，由是以得春秋之大義，以爲中夏雖衰，不遽剿絕，猶賴斯作。東游日本，所見譁時流宕之士，初或昌言衛族，及榮觀在前，又不能始終固執，相與擁護戎羯，假藉新法以爲蠹於國。十稔以還，政令益繁，民生益敝，謀士益衆，民困益深。夫宗國既已沈淪，民生又復憔悴，是二痛也！馳說者方以救亡爲言，不亦傎乎？自遭名捕，頗思括囊，一念同倫日在水火，終不能噤而不言，因以幽憂之餘，作爲此曲。不敢比於國史之哀傷，亦庶幾昔賢好吟梁父之意云爾。

宣尼歎道衰，春秋終獲麟。鈞天奏廣樂，金策畀嬴秦。唐虞盡汛掃，仁義將安陳？九夷曠來儀，伊鬱懷先民。先民骨已槁，董道終無歸。齊州競蜩螗，載鬼占在睽。碩鼠亦已衆，寧念烝人飢。黃神歇靈緒，黔首空悲欷。悲欷傷肺肝，慨然求息肩。篝火出叢祠，大澤揭長竿。魚爛豈有心？擇陰聊自完。宋鈃信奇人，嵬哉華山冠！

向島觀櫻花

輕風被廣隄，復直鑾花開。丹蘤映陽輝，媚此都人來。仙人既夷猶，修路清氛埃。客心畏纁黃，欲與春徘徊。燈繁花杳冥，霞漾波縈回。豈謂俄頃歡，能增羈思哀。故宇多芳草，何必棲蓬萊！

效庾子山詠懷 九首

徐衍空負石，鮑焦方棄疏。鬱鬱悲世理，飄飄就塵塗。鷽鳩終控地，鳳皇猶在笯。微生會有盡，奇氣誠難舒。萍浮江海上，何必問所如。

阮生廣武歎，葛侯梁父吟。不覩斯人困，焉知賢者心。九域方魚爛，百年還陸沈。猿狙假周服，譙讓，何深。惟聞淮南國，尚留雞犬音。

縱橫素不習，文采世方疏。歧途尋本末，空宇懷玄虛。本自山林客，來從廛閈居。化茅心所懔，

移橘性未殊。夙心終已矣，但恐歲華徂。

陸機志解累，賈誼思遺形。積慘苟未舒，玄言非至情。恒幹既牽繫，遐想終空冥。鮮卉當春茂，枯條直秋零。仙夫不可接，何術希長生？

運斤悲臣質，輟絃想知音。斯人既零落，奇情空爾深。搴蘿眷浚谷，採薇陟高岑。古意亡已久，獨往誰爲心。去去勿復言，涕淚沾衣襟。

此日窮途士，當年游俠人。一朝時運乖，宿願不復申。行歌向江海，含意別交親。舉觴振高哂，撫劍懷舊恩。悟彼自然數，苦心何用陳。

伊尹耕莘野，君章釣弋陽。名實本不虧，出處何無常。救患亦已尠，榮觀洵未忘。棲巖寧吾拙，緤組寧吾臧。游心在寂寞，散髮堪倘佯。

悄悄發悲思，遲遲步前庭。緒風薄帷動，孤月當階明。露下葉響細，星流螢焰清。短夜若長夜，新情非故情。生事俱消歇，舊歡難合并。

沈飲似韜精，佯狂非畏患。未識人民非，居然市朝變。奇勳列鐘鼎，羣黎墮塗炭。江外何蕭條，徒深微管歎。我本蒿萊人，焉能知理亂？

江行贈宋生　癸丑二月

春風動波濤，復此仙舟會。高眄空冀州，逸氣臨江介。伊昔時未康，與子俱顛沛。海隅一相聚，

綢繆歷年歲。竭來鄂渚游，圍城瞻壯概。兵禍既潛銷，君名亦光大。中國猶分崩，荃宰責誰貸？聞有非常志，庶拯斯民害。嗟余遘幽憂，消遥從所届。雖慚日月光，肯爲尸祝代。緬懷莊惠交，忘言亮爲貴。

臨江王節士歌

對秋風，悲故國，可憐處處皆秋色。所思在何許？遠望淚如雨。此意不可陳，客子常畏人。臨江節士多苦辛，舊恩終已矣！長劍枉隨身。

感遇 六首

秋風動高木，日夕空山寒。微生值晚節，忽覺悲無端。處困貴能通，胡爲獨摧殘？九域方顛蹇，一室何由安！豈敢辭艱危？憂疑誠有焉。惜彼採苓人，惻然傷心肝。

高樓接浮雲，上有嬋娟子。華色兼妙才，自謂世無比。盛年不自惜，淪落固其理。失身入豪家，閉置玉房裏。存身豈不難？宛轉供驅使。揄袂彈鳴箏，聲音感人耳。不惜歌者勞，但求聞者喜。美好復幾時，終爲人所鄙。

荆卿事不成，能爲倚柱笑。惜哉舞陽懦，遂貽勾踐誚。大俠濟蒸黎，私恩非所報。燕客皆庸流，

徒工白衣弔，悲歌痛不還，勇氣曾非撓 自惜一身亡，莫禦强秦暴 蕭條二千載，易水風猶嘯

向夕登黃岡，遙望烈士墳。寒風搖蔓草，碧血汙游魂。捐生豈不勇，託命非良人 一死激萌庶，中懷諒苦辛 徒增誇夫譽，何救國滋昏？短晝蹈危機，所喪皆材民 重華不可還，悲思將誰陳？

天下乃神器，爲者實敗之。如何當路子，終日信其私 名利亦已微，咎悔將焉辭？愚侮召衰亂，漆室知其幾 未治見殊怪，遇雨須何時。

牂羊無蕡首，周道無再隆。豈敢辭況瘁？所嗟滅頂凶 恭承聖師訓，懷古甘長終 先民固有作，燔滅將毋悔？持此牖蒸民，芬芳播無窮，碩果幸不食，時至斯爲功。長夜何漫漫？靜俟羲和東。

病中讀王輔嗣《易略例》有作

貞觀實論己，樂道可忘年 伊人聖哲姿，妙齡撢太玄 神解會衆理，何爲絶韋編？兼資費馬術，遠過虞鄭賢 貞一有宗主，通變無拘牽 象類既以昭，情僞徒紛然 惜哉殆庶才，降年劣顏淵 夭壽信不貳，彭殤豈相懸？外物固難必，積善宜無愆 自愧寡昧資，立志苦不堅 晚學迷徑路，窮居迫憂煎 寸陰苟可留，要道庶能研 悲來思復陽，抑慮觀前篇

雜詩 二首

向夕出修門，裴回望郢都。夕陽在柳谷，流光照我裾 去留各有心，焉與常人俱？寠迷固已久，

我亦頹然愚。寂寞謝聲華，執古以自娛。至人重存生，吾其愛微軀？

秋草鬱寒綠，耐此白露淒。豈敢惜憔悴，曾及數與時。榮華夙所輕，彫落復何辭？春桃發穠彩，霜菊有逸姿。本自不相見，毋爲相笑嗤。

效古詩 四首

秋風起關塞，征人常苦寒。豈敢惜離別？所悲會合難。蕙草非不榮，歲晚憂摧殘。思君在何許？乃在浮雲端。歸來寧有時，妾心常自持。願得雙飛鴻，明我長相思。感君結髮恩，白頭終不疑。

《古離別》

遠道送行人，裴回對尊酌。浮雲暮南征，鄉思不可託。如彼辭根蓬，隨風互零落。夙昔同綢繆，相愛不爲薄。努力事榮名，勿負平生約。 李都尉《從軍》

輕紈制圓扇，皎潔如明月。常得親玉手，搖動袪炎熱。微物春明恩，雖勞不肯歇。涼風下玉階，棄置焉能說。舊好不如新，君情長斷絶。 班婕妤《詠扇》

廣殿肆長席，澄觴邀嘉賓。和風散蘭芷，逍遥及良辰。綠竹映清池，朱華發沼濱。煩慮此焉息，勝地清無塵。四座聽高談。析理若有神，陋質承明運，私願終依仁。嘉會不可常，惟德庶有鄰。

魏文帝《游宴》

八月十五夜詠懷

行役詎幾時，良宵月初滿。臨樓望江南，千里未言遠。草木俱雕落，黃塵蔽人眼，何必之旃裘，即日堪憤惋。梁鴻適吳會，登岳發哀吟。鍾儀在軍府，慷慨有南音。余本江海士，飄搖多苦心。胡貊不可居，焉能共浮沈？對酒未終觴，涕下盈衣襟。

朔風篇

燕歌繼胡笳，聽者皆白頭。朔風揚沙塵，晌佈九州。城門坐虎豹，皦日爲之幽。怪哉蛟螭氣，成此空中樓。丹壁動光采，楹桷皆雕鏤。下視王路堂，一何隘以湫。人心有變化，神鬼齊謀猶。黃靈獨長嘯，西上昆侖丘。四序改涼溫，非春復非秋。漂山藉衆响，江漢皆横流。嗟爾戚施者，發言信和柔。豈聞魯陽人，能令傾羲留。微生遭害氣，盡室同萍浮。升皇冀瑶象，化胡想青牛。梁鴻與郗原，曠然非我儔。中夏數千年，崩壞蓋有由。狂泉衆所嗜，蹇駑誰能收。修蛇出通邑，無角仍成虬。我欲免吞咀，惜無長棘鉤。區區何足論，但爲横目憂。

望遠曲

春洲蘋葉齊，朔野冰花積。望斷兩嬌魂，愁多夢何益！君似陌頭塵，妾似山頭石？薄命復同心，

辛苦焉能惜。蓬巒深復深，不死誓相尋。紅桑遍滄海，天意報冤禽。昨日都梁香，今日卷施草。誰絆白駒馳，自痛朱顏槁。擣藥和丹砂，長生信爲寶。莫向重泉問苦輪，百年未畢須相保。

吉日

六旬上戊子，陽春皆大酺。宮門結華鬘，爟火照通衢。彩旗從風颺，有若雌霓舒。祕機安四輪，誰從御道驅？置酒王路堂，羣公悉奔趨。忽聞萬歲聲，似出衛上廬。夥頤涉沈沈，客言亦非誣。得時不行樂，毋乃非丈夫。破彼十家產，盡此一夕娛。戒之愼勿言，恐爲他人狙

紀游

雨過亭沼清，荷衣送餘馥。微詞未可通，相將度籬曲。幽花媚遠風，映此鬢雲綠。步屧過回廊，跫響亦相逐。暝色下深林，尚見橫波目。華燈出遠闉，高城漏何促。薄酒吹易醒，麗想堅難伏。吁嗟彈指間，坐受華鬘福！歸去臥空齋，蝶夢徐徐續。

清晨篇

清晨步林樾，初日光未融。綃衣感微涼，淅淅花前風？雲外出朱樓，高柳窺簾攏。銀屏昨夜夢，未許蘧廬通。與我期何許，郊原空翠中。新掃遠山眉，臉色芙蓉紅。共上七香車，綉軟何瓏璁。蒼苔封御路，青岫當崇墉。澹澹昆明湖，蟾鏡凝秋容。波底金碧光，樓殿明重重，危亭出林杪，四望

皆葱蘢。相將拾級來，積葉迷前蹤。嘉會故難常，到此心憧憧。下有燕池水，上有蒼蒼穹，細語答幽泉，意密詞難工。殘陽助凄戀，薄暝生層峰。遠堞動悲笳，催去何悤悤。一步幾裴回，此會難再同。握手一爲別，戚戚真無悰。生命辰安在？哀哉如轉蓬！莫歌黃生曲，此恨何時終！

有贈 四首

昨夢清漢陰，今戾松江滙。不見同心侶，悵然懷信誓。零淚猶着襟，餘芳或留袂。佳人如召予，騰駕擬偕逝。

偕逝既無期，羈旅多愁思。方陳蔡邕賦，猶想楊方詩。暮怨已紆阻，朝望仍然疑。飛鳥儻遺音，微波庶通辭。

通辭奈愁結，生事良凄切。思秉抱柱心，無慚磐石節。桑葚譏行爽，谷風知俗缺。荃芳亮可懷，蘭茂固所擷。

擷蘭憂棄捐，咫尺隔山川。去矣赤縣外，因之溟海邊。之子渺難即，聚首待何年？玉音如不遐，寫誠具茲篇。

夜坐作示張生用陶詩韵

久病悟生理，遂能忘戚欣。所嗟七尺躬，無以殊常人。盛強不努力，晚蓋將何因？夕陽自徘徊，

大耋亦以臻，朝觀暮可化，慨我終無聞。吾子信良材，問學誠殷勤。鄙生何足師，宜與先士鄰。毋效拘墟者，自失東海濱。

古風

幽巖三百仞，松栝交青蒼。樵牧迹久絕，異人蒔奇香。禹碑不能名，比擬非都梁。舒葉濯靈露，布藻當朝陽。芳風左右至，披拂我衣裳。一沾襟袖間，霧穢皆銷亡。採之在筠籃，貢之在玉堂。焚以博山鑪，青火從煙颺。煩暑復何有？蚊蠅行自藏。殊物不易至，念之增慨慷。

亡室生日設祭作

燭光寒不舒，窮廬迫昏暮。之子久歸泉，茲辰溯初度。酒肴陳几筵，兒女伸思慕。誰云情可忘？哀襟淚翻注。死別三改火，孤棺滯權厝。平生辛苦心，已矣更誰語。結髮為弟兄，食貧非所惡。賤子好遠游，春華競馳騖。共處曾幾何，憂患相撐拄。故山遠辭別，蓬梗從遭遇。旅食向幽都，婘屬幸團聚。僦舍東高房，車來喜迎晤。提挈三男兒，長女知禮數。僨君黽勉勞，弛我晨昏慮。薄命多咎災，安居鬼能妬。肺疾一侵纏，倉卒行冥路。勞生本同夢，恨子獨先寤。世情多反側，危國恒憂懼。鋒鏑縱橫時，亦復羨朝露。回視諸藐孤，偶然得歡趣。稚子忽夭殤，腸斷巫醫誤。所餘兩孩提，前後隨趣步。一身兼父母，無恃猶堪怙。餘年自矜惜，纏綿為孳孺。少壯跌宕人，年來鬢衰朧。借

老既初心，寒盟嗟失據。靈臺常薄責，尤悔筆難具。取醉託醇醪，何嘗解愁苦？前月得鄉書，兄子新物故，骨肉漸凋零，悽酸自回互。攬鏡觀鬢毛，幾時誰以素？書卷紛陳前，神昏失章句。此心終鬱抑，庶幾爲予訴。淒風飄帳帷，遺貌坐相顧。何能擊缶歌，悲懷宜一賦。霜夜誠蕭條，裴回候香炷。

擬古 三首

曄曄林間橘，離離園內棗。朱實向秋繁，綠葉陵冬好。嘉味允方圓，由來自遠道。豈無桃李花，所恨飄零早！

青青巖畔松，裊裊松間蘿。攀附上青雲，自爲同根柯。下視蓬與蒿，高下良殊科。秋風一夕起，零落將如何。

麒麟出大野，將爲王者來。鉏商果何人？非時信爲災。九域相鬥爭，人類化狼豺。何時覩休明，反袂抒吾哀。

答汪生

入山豈不深，無以弭憂患。人靈化豺虎，天地失清晏。頑鈍慚兔狡，涕泣哀魚爛。願爲小年蜚，羞作隨陽雁。孤燈照空壁，明月侵幽幔。彷彿覯故交，盤桓至夜半。互抒平生懷，無勞禍福算。仲

任詛娸禪，叔夜非好慢。得暇學真隱，之術釣榮宦。且齊彼是觀，聊作須臾玩。樸學守師法，奇文託柔翰。毀譽任其來，方寸不可亂。默默送長夜，遙遙望再旦。微軀有時銷，丹心終古煥。各厲松柏操，肯詔葦苕歎。

落花

達人審物化，志士悲時遷。豈緊戀榮華，變故亦以繁。曾史訝闕景，黔黎駭頹湍。諒知理有恒，疇能廢憂悁。落英辭故條，明朝不復鮮。反顧敷腴時，淖約何便娟。菀枯信已疾，此理誠難言。萬彙誰久存？對之發長歎。寄形亦眇矣，何用希大年？

燕臺詩

四座且勿喧，聽我陳燕臺。云有燕昭王，築臺尊郭隗。招士用黃金，布網收羣材。靈氣今已歇，霸圖亦沈埋。苕苕二千載，利祿途方開。愧非攀龍人，蹁躚從南來。宿留涉旬月，所歷殊奇侅。峩峩正陽門，樓觀高崔嵬！梟雉鎖倉琅，夾道惟枯槐。王孫始佩韘，官府無嫌猜。河邊一段隄，飛上太行隈。從君索玉盤，帶劍升堂階。別啓豐澤園，氣勢誠巍巍。詰旦會臣僚，輦騎何喧豗。昔日乾清宮，秋雨生蒼苔。鳥啼出苑牆，過者因徘徊。遂洄相乘除，帝業俱為灰。昨者明成祖，來從蔣山

王相宅臨北邊，強虜為之摧。載筏過龍庭，天聲震九垓。設險故無常，禍生亦有胎。國門忽喪牡，犬戎紛崖柴，單于坐法宮，笳吹有餘哀。鐘簴尚無恙，金墉倏已頹。東方帝所出，世世稱康回。建國師前古，封關泥一坏。漆城雖蕩蕩，蹙地何人恢？驅車舍此去，游戲長安街。朔風起沙塞，拂面多塵埃，咫尺不辨人，車音若奔雷。神州昔淪陷，此地先蒿萊。言自榮山始，降逮清運衰。胡俗遂漸濡，念之發長欸。言語已異聲，冠服復殊裁。不見彼都人，形貌亦何猥。北土難託根，誰能強自諧。橫術信廣廣，所恨多狼豺。不如反故居，吳趨良可懷。登臨隨梁鴻，吾今歌五噫。

詠懷 十首

秋氣喜感人，況乃遠行客。西風拂高樹，飛塵棲廣陌。寒蛩有餘聲，玄鳥辭故宅。沾襟亦何為？憂患自煎迫。

韓憑化胡蝶，長在青陵臺。精爽未銷亡，秋至復歸來。不見華山畿，漆棺竟重開。恩愛苟不移，何惜為塵埃？抱柱雖已信，獨殞良堪哀。歡愉故難常，日暮生疑猜。

幽蘭在都梁，芳馨自然遠。採之未盈懷，歲月忽云晚。疇昔春明恩，及爾同繾綣。愛憎一朝異，蕙心徒婉娩。詩人詠常棣，所思亦翩反。作書叙別離，努力加餐飯。

三鳥從何來？乃為王母使。一身獨長生，萬歲安足喜。淒風動野蒿，惻愴誰家里。形神既離絕，何暇顧妻子。不如飲濁醪，窮年亦云已。

少年負奇氣，萬里恣遨遊。樓船泛滄海，回首望神州。客行信多感，況復當清秋。歸來向故鄉，途路亦已修。窮鳥戢其翼，悲鳴何所投。臨川歎道窮，零淚緣纓流。

秦女攜手仙，畫在合歡扇。神仙縱虛無，嘉姻實堪羨。驂鸞復吹簫，飄搖何婉孌。人事故難常，恩情朝夕變。物累如可遺，佳人安足眷。

溽暑隨節謝，向夕多涼飈。臨樓獨徘徊，仰瞻北斗杓。年歲有推轉，斑鬢忽已彫。不見庭中樹，枝葉日夜焦。離別竟何爲，精神自損消。

猗猗階下蘭，綠葉復紫莖。若非予美贈，何由充我庭？並根已得所，連理欲誰榮？如何彼姝子，久久未合并？豈爲道里遙，遂隔所歡形。女爲悅己容，何必獨傾城。青松涉霜雪，可以況幽貞。

素女鼓清瑟，其音良獨悲。冷冷十五絃，宮徵自相追。西風緣隙來，珊環動我帷。中有嬋娟子，獨坐顰其眉。年華既未移，容色亦未衰。奈何生離別，憔悴當因誰？

披髮見伊川，百年而爲戎。夷俚集海壖，雜然變華風。士女盡淫佚，鄭衛猶難同。惟有梅子眞，市門棲其躬。世路縱紛溷，長生安有窮？

感興　七首

魏闕殉榮觀，蒿藜遂眞性。全生貫大祥，幽憂豈余病？石泉聊瑩心，瓊華堪度命。厲志信絕人，奚用悲貪競。蹈瓮閔中徒，割炙譏曼倩。擇日去登遐，是非行自正。

遼東有一鶴，自云丁令威。去家千餘年，幻形復來歸。城郭雖云是，人民今已非。下士笑神仙，薤露故易稀。仰首招羨門，奮翅起遠飛。瀛洲采三秀，歲晏莫相違。

梧竹鬱青葱，鳳皇巢其間。清風發都梁，芳馨播一川。靈妃翳翠旌，扈從何翩翩。側聽歌九招，磬管俱瑲然，一笑解珠珮，相攜駕長烟。宇軸信修遼，暫去當千年。

桃李發東園，媚此豔陽辰。攀條見落蕊，始知非我春。萬物皆遷化，誰爲金石身，庶幾王子喬，朱顏能久存。長生自有本，難喻世間人。冉冉瞻桑榆，悵然欲何陳？

鶯鳩笑萬里，朝菌晞長生。是非苟不齊，欣戚何由損。傾身營大藥，性命有自然。落葉俟秋零，桑條乃春鮮。臨觴感哀曲，攬鏡悲華顛。

塗血在東門，歷陽化爲湖。焉見淮南王，一舉淩清都。五城十二樓，乃是神人居。宓妃與青琴，萬歲爲歡娛。蒼龍伏衡軏，白虎吹笙竽。縹縹天地間，豈若列仙臞？祠竈陋少君，獻賦思相如。

天寒旅雁來，澤涸羣龍蟄。淒淒朔風厲，冉冉微陽入。行子念故山，紛然百憂集。矜名道未宏，逐物老將及。桂枝聊可攀，飛泉庶能挹。達人尚蟬蛻，愚士困拘縶。浮丘如見迎，塵勞自茲戢。

旅懷詩　十二首

河清不可俟，人命詎幾何？秋風吹野草，嚴霜悴叢柯。罔罔出門去，蕭條向山阿。荊棘蔽岡岑，羣鳥鳴相過。白日欻且暮，岐路一何多？繁華與我辭，光景遂蹉跎。行樂須及時，毋爲歎咨嗟。

昔我訪幽人，褰蘿入深谷，從風問道真，將因繼芳躅。彼姝密無言，相諭在心曲，長嘯激哀音，清飆振林木。忽焉悵神霄，光景杳難矚，棄我乃如遺，高蹈謝浮俗。

蒲葦繞貧居，蒿艾何蕭蕭！中有一小鳥，自言是鷦鷯，棲體亦以隘，翻飛信逍遙，胡爲慕鵾鴻，矯翼凌雲霄！驚風從上來，離披失羽毛，日余免矰弋，何時還舊巢？但令安尋常，豈復傷飄颻？

木槿榮一朝，飛蛾不經宿，寓形在須臾，生生理自足。辟穀求神仙，徒令自結束，顧景情內傷，毋寧長局促。既悟善生方，豈惜違塵俗？高歌飲醇酒，夜遊秉明燭。

夕陽已西流，悲風來廣野。我行歌且謠，悄悄誰知者？太息亦何爲？煩冤難復寫。羣星燦滿天，孤鳥棲林下，行迷獨歸來，漫漫送長夜。

隱隱市塵內，翩翩遊上儔。奇服燿道旁，高車馳九馗，談笑一何歡！虛響騰齊州，顧我本畸人，寧能久遨遊？乘撥陵滄波，東方可小休，幸免浮塵汙，不爲長人搜。

名山藏異書，禮堂寫經訓。績學聊亂思，豈曰求聲聞。斯文未遽亡，隆汙亦見運，知音世所希，絕學良無悶。大道化芻狗，彝典供灰燼，哲人去已遐，千載誰能問！

大聲入里耳，求聽理實難，既懷應物心，不敢嗤寓言。下士固多疑，借外非吾術，閒居覽羣理，思此令人歎。商風從西來，清氣除煩喧。迅步出郭門，行行入深山，幽肅答萬籟，長歌和流泉，即此反吾真，庶用窮天年。

西方有聖人，至德超羣庶，無生患亦除，久視將焉慕？冥理契一心，遂通天下故，還作海遊師，漂客從之度。嗟我困風波，未與斯人遇。

炎洲噴朱火，靈海揺洪波。攙搶拂地紀，靡散隨塵塺。陽烏盡落羽，安事羲與和。增冰塞九有，萬里鬱嵯峨。騰上閶風顛，淚下何其多？無窮而有窮，所歸同一科。萬品徒芸芸，蒿里夫如何。

大鵬慕天池，高飛向南方。烈風從閶闔，戢翼淩扶桑。仙人宅何許，神山鬱蒼蒼。金闕隱青雲，遠在水中央。鄉夕遊紫霞，淩晨沐朝陽。俯視謝鷽鳩，卬首招鸞皇。

誰言行路難，肆志聊自娛。願得覯之子，携手游天衢。日夕餐三秀，顏色長敷腴。歡愛無盡期，鍊形作一軀。乘煙戲九垓，萬歲爲須臾。世網豈相嬰，榮名安足圖？

雜興

弱固不勝强，寡豈能敵衆？奈何舉世人，多爲一夫弄。膚敏皆裸將，五廟能無慟。諸劉祭明堂，齊效陳崇頌。易代變雖小，廉耻無輕重。狂泉一入喉，是非盡揺動。墨學方未衰，辨經無不諷。及其遭擯斥，蠹簡多俄空。浮屠道行時，然指不知痛。自從祆教來，瞿曇被排軵。前恭未必誠，後倨理豈中。所以老聃言，衆迷若長夢。羣鳥空善飛，安逐五方鳳。蒼蠅附驥尾，何嘗不超縱。倮蟲與凡蟲，智亦相伯仲。願學屈大夫，荷衣堪自供。林宗折角巾，效之亦何用！

秋日出郊書所見

褰衣適林野，始知天地秋。高柳漸欲黄，鳴蟬晚逾幽。暫憩田家旁，見聞亦已稠。農人荷鋤歸，

與婦議西疇：今夏雨水好，畝當十倍收。穀價幸不低，餘資置粗裘。持以奉老人，冀無皴瘃憂。小弟二十餘，力能挾兩輈。聘婦在西鄰，貌良性溫柔。昏期小陽月，日吉不須諏。豚鵞足供客，疏材充庶羞。牀下一缿錢，事先早綢繆。昨自城中來，浮言滿道周。或云南北爭，一家如寇仇。或言執政非，不若舊君優。或言敵國來，其氣吞齊州。吾儕本細人，安能爲國謀？所願常豐樂，且無凍餒愁。耳不聞槍炮，身常隨馬牛。婦言誠復佳，厨中酒新篘。徹膳味尚鮮，子能小飲不？稚子自外來，村書背如流。稚女自外來，村花插滿頭。瞑色下柴門，我亦難久留。顧彼反自傷，農牧之不猶。牢落悲風塵，天地徒悠悠。

代薤露

張毅走懸薄，病熱不能免。李斯西上書，晚節憶黃犬。古來求榮人，逃禍蓋亦鮮。何必談古來，吾生淚頻泫！豈無同席交，一旦致通顯。數月過其門，丹旐自偃蹇。世亂易進身，人患亦堪憫。驟富多奢淫，樂方不勞選。六博窮晨昏，後庭多婉孌。陰陽一乖錯，始知身脆耎。禍福俱祇生，公乎宜早辨。用代薤露歌，詞直意不淺。

感興 六首

地游有定轍，晷景殊短長。同居一員輿，此露彼甫霜。日夕坐簷下，颯然風已涼。遐想北戶南，

茲時方載陽　春秋總非我，欣戚宜全忘　如何歎搖落，豈識理之常？
浮沉有定理，下重上必輕　奈何渾天家，茲理尚未明　彼言卤載地，天與水違行　古說鼇戴山，
與此同不經。梵士說稍殊，世界風輪成，及其言六合，尚遜言蓄精　鄒衍大九州，亦未知真形　惜
哉亥步局，千世傳空名。豈知西極士，舟車窮四溟　理塞智猶迷，道開愚不驚　且爲輕芻狗，膠柱
無新聲。

衆理會有元，此元難驟求　離本而尋本，莊言仍謬悠　近身遠取物，人智多不周　目網所待，
目潰網難收。有形智且窒，無形焉易搜　自從洪荒來，所歷幾萬秋　心靈漸之進，稍稍窺玄疇　詎
途遐以艱，及身能達不？冀得銖黍積，勉强督前修　請絕無諭言，妄說皆蚍蜉

趙簡思人化，其言誠復愚。人化無停時，萬倍黿與魚　爪髮遞新陳，其化在內軀　外觀斯世變，
有如大力驅　昔也限山海，今也通舟車　昔也信神明，今也知道樞　機巧日以出，生事求敷腴　利
害能生火，五兵不能逾　連師以億計，戰國爲墟　惟避作威福，此世多懼誅　先民所未睹，睹
之宜欷歔　閒居靜觀化，曾不閒須臾　禍福未可量，足爲斯民吁

斯人殊嗜好，其本誠難知　五方名異昔，今昔有違時　蠻俚文其體，北貉冰爲麋　蜀人啗辛㗲，
晋客躭酸醯　誰能辨正味，亦復互相嗤　今人皆髡髮，古人皆總笄　五季始纏足，利屣纖如錐　遠
西重細腰　裹之如束絲　周王食有長，寒食魏所資　唐士好流黃，困頓不自持　明來有烏藥，嗜之
成癮痍。以古視來今，未必民不迷。道術有廢興，文章有崇卑　人才有取舍，風尚有推移　樊然淆
亂者，可以一概之。公毋争閭閻，余方獨遨嬉

命者果何物，四圍所遭值。胡爲逢亂離？斯世多猜忮。胡爲獨厄窮？斯世多鴟義。胡爲有札瘥？醫術未爲至。胡爲有憂患？資生多所匱。不先復不後，生我於此際。不蠻復不貉，生我於斯地。傷哉蕞爾軀，舉動多牽掣！姑妄歸之命，明知理非哲。豈無聰明人，身世思兩濟。功業未及展，夕陽已西逝。黃河何時清，獨下哀時淚！

南望篇

浮雲邈南征，日夜不曾息。我欲附之行，身微無羽翼。朢遠益悲思，國亂滅法則。誠知勞者心，周遊淚沾軾。强聒雖不舍，聽者稱罷極。老向滄江旁，牢落無人識。豈無濟時懷？先覺資玄德。獨唱聱擘聾，華戎自分副。秦俗難遽平，攻之恐遺力。遂令妬者怨，幽縶相淩逼。明夷入地中，三日歎不食。斯世皆委靡，賴有此强直。奸回不敢言，飄然離危國。有席未肯煖，遠適烟瘴域。書生發高論，勁卒目或側。取舍本異心，誰云同標幟？深知亞父憤，撞斗氣填肌。角犀彼所棄，頑嚚彼所即。何用假仁義，楚失齊豈得？聞當遂入山，此訊恐未實。愛人本無己，弛擔疇盡職。長詠扶風歌，夕陽未西匿。所願珍玉躬，鼓缶及日昃。卻秦與藩魏，雷聲出淵默。我爲斯世憂，無善心所惻。舊恩何時酬，國難日方棘，展轉夜將半，夢稀阻顏色。

劉先生輓詩

陰堂夢東里，山石折西州。哲人一萎喪，區宇遂冥霿。夫子挺異質，運窮才則優。名都富文藻，

華宗紹儒修。一門興七業，經術超桓歐。析薪有負荷，堂構增塗髹。時命既參池，濡足非良謀。逡巡失初願，審慮權圖喉。利輕謗則重，高位禍之由。平生狎風波，今茲正首丘。天枉良足哀，今終古所休。邦家欲淪滅，法術空探搜。帝典齎入棺，文獻兩悠悠。傷哉後死懷，悲罷空綢繆！肩隨易北面，採獲敢不周。溫顏論文史，推挹殊恒儔。幽都居數年，何啻爲君留？屬疾經歲時，將護常思瘳。寧知綿惙辰，鯫生亦倦遊。拜辭既歎闕，聞信翻疑猶。萬恨詎易删，九京不可求。撫躬若槁木，瀉淚因江流。哭寢禮既畢，奉手恩難酬。

詠懷

常聞至德人，粃糠鑄堯舜。依物豈爲主？遁世亮無悶。神州昔未康，華裔尚紛溷。哲匠唱高言，金聲而玉振。雖復夏王跡，未解斯民困。周服假蝯狙，毀裂固其分。菁華既先竭，褰裳復奚吝。易京大如礪，市廛何隱賑。適越思伯鸞，歌嶠懷子晋。廢興寧由人，是非安足論。

贈潘生

避患向海濱，枯槁乏儔侶。舊好得潘生，令我忘羈旅。清談每終日，原本及隆古。師說高且深，壤流竟何補。宣尼思及門，回愚與參魯。精思更力學，其道必相輔。闇然而日章，君子之所與。膚

受誣其師，但足欺聾瞽。嗟余遘幽憂，識衰材亦腐！願子昭鄙忱，臨篇貢高矩。

遣興 四首

陽藏龍勿用，所居宜在淵。奈何需于沙，翻受螻蟻憐？强弱各有時，巨細何算焉！長松笑穠李，不悟身爲椽。

富貧與貴賤，其位有時更。世有真强梁，亦能保弱煢。傷哉衆暴寡，此陷無由平。公平飲狂泉，始知醉勝醒。

尾生空爾信，交甫亦見欺。萬事堪傷心，不如生別離。民生固有樂，天命蓋可疑。穀異死則同，皎日以爲期。

吾生傾倒者，獨有一汪東。所異惟形骸，心同事則同。七年共辰晏，一別經春冬。再會恐未然，生死夢魂通。

偕孫生三貝子園晚坐

夕陽在短籬，遊人皆已去。愛此湖上亭，久坐迫曛暮。天光出荷底，時見昏鴉度。西山不可接，蒼蒼想雲樹。空園衆籟息，孤鶴警將露。卜居塵埃中，喜與水木遇。閒行倦即還，載此蕭閒趣。

秋日諧孫、曾二生自大通橋泛舟至二閘，飲村肆，看夕照，向暝始歸，留題肆壁

漕渠秋益清，野航可乘興。蘆花無遠近，鱗波且余塍。淺洲晃㑘㑘，矮田薑稜稜。柁工貪水利，長纜佐急絙。小橋俄當前，湍鳴棹歌應，飛流墮窄堨，驚瀑懸危磴。覓坐看斜日，村醪初出甑。餘霞戀西山，此景不可贈。吾儕江海人，遐想互能證。更待春水生，買舟續前勝。

至武昌寄北京大學文科諸生

深淵有回瀾，嘉穗向故根。宿心既云慰，萬事何足論。馳車武陽外，日夕歸修門。江漢自安流，南紀今彌尊。追惟龕亂功，共信危能存。雖幸楚風遠，猶憐秦俗昏。微軀感萍蓬，累歲懷蘭蓀。鄉黨不見遺，承命載欣奔。早憐朔野寒，晚愛江鄉溫。談讌且軫念，況乃託弟昆。久要貴不忘，薄終義匪敦。徒恐燕雀輩，昂首譏翔鵾。離別誠獨難，思之尚消魂。

春暮獨居言懷

春事已將闌，愁心殊未殺。茲鄉信荒傖，俗士日相穢。蝸廬處卑濕，不受陽和賚。晨曦久不出，

暮霧常蒙蔽。日視蠅頭書，點鬼亦以憊。專心伴童稚，俄復厭囂讀。漸欲去煩喧，永與龕燈對。忘情究不可，孤願焉能遂。庶持冥往心，腦匈存微概。豈畏宵鐘長？祇恐甁罄敗。嗚呼蟣蝨身，萬古充疇類！生來足艱辛，死去塡榛薈。多言復奚爲？深憂原自瘵。長嘯《扶風歌》，夕陽任西邁。

六月二十日又將遷夏口將發作

謂人宜相親，胡爲脊脊亂？謂人皆相棄，忍死不肯叛。民彝本未泯，激者罪難逭。我躬屢遭兵，老弱隨奔竄。門下數高生，服勞迄無倦。烈日運行裝，夜息猶未飯。徒增此心赧，未覩君顏慢。致此豈偶然？遺教所熏幔。人靈賦美德，即此深可見。因歎元二災，初非陽九患。國亂競爲惡，斯民遂塗炭。財微思獨據，官少思先宦。帑充思敵國，名大思孤擅。如風相扇發，如水相汗漫。造因自收果，臨事仍嗟歎！流離及我輩，有天不敢怨。正言告我友，古道存一綫。清晨就神占，示我以剝象。碩果必不食，勉旃濟危難！

雜詩 二首

女蘿何裊裊，松柏生崇岡。因緣得同體，歡悅誠難忘。常恐寒風至，弱身付嚴霜。相依雖不久，執節固有常。君身上青雲，萬歲何詎央，妾身委塵埃，還在深根旁。修短自有命，何能咎穹蒼。

良辰宜出游，相期在何許。或在上宮旁，或在溱之滸。見時舞婆娑，別時淚如雨。常恐華色衰，棄捐等塵土。視爾若朝霞，桃李非其侶。各保盛年歡，何爲有愁苦。莫嫌昔作宵，繾綣常從汝。

偶成

世理豈有宗？衆說良紛然。形骸該而存，欲辯多拘牽。外物更夥頤，雖識自相賢。鬱鬱送日月，惛惛對簡篇。吾生亦有涯，此疲不可宣。願得紅玉草，一醉三百年。

閔亂憂生次汪逸感懷韵

國亂互擠排，論復相人偶。不知涸水魚，濡呴類朋友。曠林日尋戈，遷徙煩帝后。非無救時杰，見吠畏羣狗。歌詩傷百罹，不先復不後。亦思古括囊，保身遺譽咎。中腸竟爲惔，坐令壯變叟。始知嵇阮心，未必各媒酒。橫流欲到前，濟溺遑援手。神器一傾摇，此禍疇魁首？蒿目豈徒然，所憂在身受。未知元二災，微軀得度否？危城坐玉貌，百閔同夷醜。老弱困扶將，嚴令禁奔走。動行或致危，時當無妄九。摯虞劉炫輩，飢死古所有。平生真實意，寧復殊頃久。但求興祀交，尉薦聊爲厚。昨誦《感懷篇》，高呼韵以缶。愛君鯁脫喉，笑我枚銜口。勞心漫切切，難拔甫田莠。養目宜眺瞻，流光勿輕負。傒子朝朝來，廷涼當北牖。百鶴叫叢棘，良蜩棲菀柳。景物最娱人，酒漿況處右。

且舒視蔭懷，無暇開不朽。

汪逸再次前韵見和，復成一首奉酬

弱植畏險巇，杜户憚求偶。伊人介性同，久久成朋友。所談無近事，高世逾三后。名理衆所嗤，厤物到雞狗。明知樗散資，妄與君先後。一德庶肩隨，居貧絶尤咎。還復冀兒曹，迂疏等兩叟。微疵咎自愧，偃仰思醇酒。那憂歌滿地，徒羨觴在手。青冥何浩蕩，醉後空昂首。盧敖遊太清，至道吾能受。舊鄉亮可懷，牢愁能畔否？澆風散淳樸，竟欲離妍醜。不狂難獨立，狂慮中風走。以此日徘徊，心亂波流九。況今訛言衆，恐懼豈無有？追思幽都亂，戰棹歷時久。老幼幸無災，造物意誠厚，舌在雖足欣，又苦罄瓻缶。勞同驢負板，讒怯箕張口。自慰用何方，心田去稂莠。學道偏苦遲，靈明信多負。惟君卓爾才，有惑祈吾牖。俱期飽藜藿，莫使悲蒲柳。忠信長在躬，或爲天所右。金石有時銷，丹心宜不朽。

聞兵興感憤而作，仍用汪逸韵

小人專國柄，不敗蓋亦偶。專己必失人，寧分敵與友。夷羿竟遭烹，彎弧空距后。華臣欲亂宋，見逐緣猘狗。吁嗟貪亂夫，死權惟恐後。衆人苦焚和，盈廷愁執咎。機械習亦精，翻笑漢陰叟。汰侈不知裁，仍娸罄谷酒。鞭長豈及腹？柯失還攘手。嗟余值崩頹，無暇畏尾首！龜拯周道情，深熱

譬躬受。魯戈擬獨揮，虞泉無墜否？大武在戢兵，正邦當獲醜。鯨鯢一封築，黎庶息奔走。何人同此懷，定能濟陽九。紀綱若獲存，紛擾亦何有。自從寶鼎淪，災患歷時久。巨憝互鬬爭，厲瘥困惸厚。無生詠苕華，大耋思鼓缶。誰能代蒸人，一啓呼天口？誰能把耰鋤，盡去傷苗莠？神鄉免龍戰，華域安鼇負。從此協塤篪，蚩氓誠易牖。佇看歌杕杜，不待零蒲柳。鍪鎧竟何施？信須天人右。禹功在庇民，能纂即不朽。

擬古歌辭贈吳生 三首

恤恤乎！湫湫乎！宜樂而反憂，無愁而有愁。邇忽而遠猶，吾子之儔。（南蒯鄉人言）

見俳不語，呼俳噏所。俳作一起，四坐敬止。人無爪牙，恃有智耳。既生華夏，幸免僕鄙。愚則有陵，幸知書史。試效榮期，能令公喜。（《俳歌》）

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大明有代謝，萬物疇爲雄？造化賦我形，靈智降我躬。庶將惜光景，名德及時豐。生爲四海貴，殁爲百世崇。誰能棄人事，黽勉從喬松？誰能絕倫黨，復反顓頊風？謹身以盡孝，利民乃爲忠。功業雖不就，文章獨可宗。富貴雖無時，天爵以自封。遁世不見知，憂懼永離胸。何必長戚戚？願君樂融融。負薪非吾賤，緤組非吾隆。（阮籍《採薪者歌》）

雜詩 二首

朔方苦寒早，況乃值凋年。枯蘀布庭除，秋華不復妍。之子遠行役，經時阻山川。離索非情歎，

亦不受棄捐。人事本難量，宿願恐易愆。期子厲功名，賤妾何足憐？蓬飛既已矣，蘿附殊徒然。
增冰蒙朔野，時節迫周星。微陽無暄氣，空館有餘清。緑醑暫斟酌，朱火坐晶瑩。歌聲出金石，鬱結終難平。人生何足寶？七尺幸百齡。胡爲辨真俗。恐此未忘形。

咏懷　十一首

青青松柏姿，凌霜未嘗改。願爲蔦與蘿，附生至千載。桃李豈不妍？過時多所悔。豈敢驕春陽？榮瘁隨玄宰。

京城何廣廣，抑爲名勢場。游子拙世用，終年思故鄉。故鄉遠且艱，不在限津梁。松楸在何許？曠望心茫茫。

凡楚各存亡，達人不欲問。詩人歌《黍離》，事去徒悲憤。吾嘗好《唐風》，山樞有餘韵。但恨酒不濃，暫醉難無悶。

佳人在天末，思之不可見，恨之彼不知，頌之非所羨。貽之有字書，托之雙飛燕。行矣各努力，臨書淚如霰。

弱年值孤貧，壯年苦羈旅。游好在詩書，所得不足數。西日照空尊，高歌乏儔侶。炳燭窺陳篇，蓄疑復誰語？

娟娟天上月，灼灼庭前華。月亦有時缺，華殘增感嗟。奈何彼姝子，今朝在天涯。覽此更無言，

聊復寄疏麻。
成虧自有分，況乃國興亡。五胡亂中國，終亦歸淪喪。河竭淚難益，杞憂信荒唐。左衽非所安，不見亦何傷。
流水自東流，亦有西流者。神仙縱妄說，百年必非假。我不餐芝苓，但願懷得寫。秉燭夜行游，延賓酌瑤斝。
明鏡不疲照，應物無滯心。萬變何足道，吾心焉得侵！酌以一斗酒，陶以百首吟。醉歌亦堪樂，何必膝上琴。
寒冬夜太長，獨眠苦易醒。静味不易諳，年來已細領。空庭響枯葉，幽燈漾微影。遠鐘來枕旁，彌戀清宵永。
數句聊自娛，言多殊乏味。醉眠自可欣，此外亦何覬？良知阻天末，寄懷諒難遂。投筆待晨曦，郵書到門未？

獨酌謡

獨酌謡，謡且酌。尊中酒不空，即是神仙藥。

晴晝度高冠山作，用王十朋一覽亭韵

平生愛看山，登踐每不敢。偶然陟巉崖，慄若臨坎窞。近來羈思繁，彌覺幽興淡。籬門對南湖，

無心玩蒲莒。豈知林壑勝，終於歸遐攬，南紀壯北山，設險固師坎。層城赧丹霞，環陂簇青剡。晴天宜曠望，緬古生凄感。雄城稱敵萬，運去供呑啗。飛樓屢化灰，題咏空盈槧。晴清魚鳥樂，世亂川原慘。黃塵蔽中原，瞻眺翻增憾。郊壘日益多，已破城中膽。方當閔劬勞，未遐誇游覽。

見迎新婦者有感而作

衰女未必慧，慧女未必衰。紫玉愛韓童，寧非一貴姬？敬通納悍婦，任氏固已卑。娶妻乏情愫，貴賤同堪譏。世皆信祿命，亦或擇門楣。媒妁口如簧，嫫母成西施。雖愛國高貴，反受輿公欺。泛泛兩浮萍，一旦爲扒嫛。懦者安定分，茹蓼以爲飴。明者怯世教，獨處常嗟咨。抵死信禮防，不敢少遲疑。糾纏到丘壟，並櫬還同碑。豈無素心人，相望若天涯。不得御輪還，仍爲世俗嗤。當離而反合，當合而終離。一世縱勤劬，內顧恒悲欷。鴛鴦不獨宿，合昏尚知時。人生乃如此，何以爲蒸黎！

秋懷

歸耕愧老農，倚市輸稗販。買山笑充隱，求官愁小僞。幽多誠難忘，棄置亦所願。疏疏風際柳，落落霜前蔓。節序有慘舒，形骸異羸健。將入寥天一，先泯歷物萬。夙因倘未銷，隨流復奚怨。跛

牂信已疲，蠹驚嗟彌遠。夕陽薄西山，功業不遑建。惟宜縱耳目，且欲加餐飯。深居愛閒靜，宴息從靡晚。着屐須親蠟，持觴還自勸。盡此有涯生，寧畏長宵曼。

和擬李陵詩 六首

西風吹浮雲，蒼鷹不得住。問子之何鄉？欲寄一言去。天地何修遼，山川復深固。羽毛日摧頹，將無零落懼？謝子將遠飛，有言勿空付。焉得如雙鸞，共飲丹山露。

蟋蟀應秋吟，思婦中夜起。星河猶可見。君行幾萬里。昨者理寒衣，欲寄無行李。壯夫遠行游，諒不念妻子。春華日夜零。秋機不堪理。豈伊獨自傷？念君何時已！

絲竹有新聲，難以寫懷抱。日暮浮雲飛，因之思遠道。良會不可常，玄髮久已皓。念昔游處時，誓言同衰老。君已振六翮，何由憶疇早。

明月照空帷，帷寒月彌朗。餘光更照君，千里同懷想。秋風吹遠道，征途多愴怳。願君早還鄉，毋爲長鞅掌。

送子上宮旁，期子妹之鄉。日晏君不來，採麥徒旁皇。人壽詎幾何？歡樂不可忘！安得抱柱信，指日誓穹蒼？

人生孰爲貴？所貴足胸懷。高視升紫庭，乘龍叩天階。左携佳麗手，共上軒轅臺。四溟若杯水，泰山化塵埃。今日樂相樂，千秋萬歲期。

秋熱復甚，樓坐遣懷

三伏得快雨，暑氣暫藏逃，初秋發北風，夜坐思縕袍，陰陽既乖錯，涼燠均煩勞。金商不當節，火旻依然高，塵閈多瘠痾，重以田禾焦。試詢馮相氏，所說令心忉。羲輪見黑子，八表同炎歊。亭毒意誰辨？卜民空嗷嗷。白露會須零，臨樓貼斗杓。

詠蟋蟀

蟋蟀秋夜鳴，令人腸欲斷。風詩戒無荒，歲華寧可玩？悲思果何爲？切切長宵半。東壁與西堂，哀音轉零亂。主客罷燕談，悄然命柔翰。會合不可常，感茲驚物換。白露下空階，涼颸拂疏幔。應候固無心，聞者空增歎。呼燈笑兒女，籬落尋無憚。鬮爭豈不勇？微軀何足算。任力自終窮，尚氣亦徒悍。置身餓金盆，一例供養豢。何如牀下隱，常作幽人伴。良夜不輕負，來日有何難？寫君入琴譜，付與知音按。

古風贈吴生

青田有一鶴，高唳發奇音。忽然訪孤鴻，暫止楚江潯。鴻鶴雖異地，相償無二心。鶴飛更何向？

鴻病日益深。疾鴻語飛鶴，爲我姑滯淫。天氣漸嚴凝，霜霰方自今。山川自紆曲，雲水自蕭森。羽毛須愛惜，羅罻勿相侵。若念孤鴻病，還來江上林。

感遇

春氣及衆彙，孤吟悶空齋。陽和一酣暢，枯卉滋新荄。静理已有會，處化煩安排。晨禽弄叢樹，午蜂趁殘梅。蕭然送長日，抑鬱多所懷。懿親疇能忘？幽獨自堪哀。息陰向寥寂，對物成徘徊。嘿然悟盈虧，悲愉何爲哉？

陋巷

蜂房各啓窗，雁户俱接宇。萬聲雜啼噱，百族溷勤窳。蚊蠅已相狎，燕雀還見侮。入夜厭歌呼，當晝困炎暑。卞戲隔鄰兒，妍妝當牖女。羈懷日凌悴，旅病躬撑拒。未敢怨顛連，尚幸逃呑咀。酒罷得微吟，人多能偶語。身世甚飄蓬，邦家任離黍。老弱果安全，禄命隨齟齬。夢鄉托華胥，書城在環堵，問字冀侯芭，裹糧慰桑雩。明明睹日月，鬱鬱愁霖雨。且爲尺蠖藏，漫羡冥鴻翥。來日未可知，今兹遽如許。

連句呈章先生

窮冬霆亦收，亢旱龍亦隱。聖德有時衰，侃世亂今方蠢。夫子昔匡時東諸華幸無抎。殊勳竟不報，

侃奇策嗟仍蘊。刪定阸窮餘，東歒烝出芝菌。豈惟飽邦民，侃百世知繩準。周鼎與康壺，貴賤未容泯，東常聞當夏暴，桑榆彌易忍。黃綺終逃秦，侃嬴宗久顛賓。所期餐紫芝，修齡恕堪引。東更希強著書，真宗示關尹。侃

二月廿四日偕旭初挈弟四兒念祥游雞鳴寺登豁蒙樓，久坐成咏

建康古名都，江山信雄秀。況當春物妍，適與良朋遘。信步陟精廬，牽裳有孩幼。初煊尚餘寒，冷風拂羔褎。開軒俯北湖，倒影涵鍾岫。荑柳甫覗髣，川原已摛繡。故相名斯樓，篇榜黝非舊。廢興諒由人，張狄安能又？追維陸沈始，此責誰敢宥？蒼生遂拘攣，日任蛙蟆鬬。憂端紛未理，伊人竟蒙瞀。吾儕志寥廓，偶來送清晝。長懷雷次宗，高風如可就。

二月廿八日謁孝陵作

晴光照書帷，北阜在簷際。頓起尋山情，良辰不煩筮。和風拂衣衿，細草承車轊。徐行出闉闍，輦路無馳蹀。青葱識陵邑，頹墉想前制。追懷匡復功，光靈如未逝。惟傷淪化萌，莫覩休明世。神州復昏墊，嘉績誰纂綴？侵埉彼何人？堯跖豈同例？仰瞻翠微高，蒼松鬱相橶。敷衽一陳詞，皇鑒

與汪生及從子焯登燕子磯作

危磯扼奔流，氣增江介雄。登崖縱遐矚，身若憑虛空。昔人誇石頭，題品殊未工。茲山洵虎踞，翔燕非斯容。時清維賈舶，世亂阻艨艟。廢興信代有，夷險理誰通。苟非命世才，疇能掃氛霿。所憂乾棟折，天斬難爲功。春心誠易傷，高望眷彌重。楚山既綿邈，吳甸仍青葱。意隨晨景馳，目送洪濤東。方期游汗漫，相與招鴻蒙。

攝山紀游詩 十首

山桃明夕陽，輕軺過村隖。重嶺藏招提，靈境未易睹。永懷高栖人，捨宅事已古。雖慚幽貞操，亦欲洗塵土。翠屏當我前，攀陟不足苦。況得將家來，更有良朋伍。山中富水石，世上多豺虎。遐心此焉契，送老甘林莽。昏鴉邀我來，共聽香林鼓。棲霞山驛

傘山肖其名，亭幢似車蓋。我從葩瑤間，仰觀天晻靄。繁英綴金華，赬霞充綪伐。竟欲乘雲車，與鼇真會。嘗聞明居士，皎皎緇塵外。眇然一精廬，久矣同蟬蛻。浮屠豈不貧？此宅尚煩匄。寫象偏苔崖，供養亦已汰。桃萼點華鬘，松濤和清籟。徘徊香門前，永願辭塵埃。棲霞寺

隋家崇佛事，壯觀逾南朝。峨峨窣堵波，千載峙煙霄。當時諸巧工，變相窮摹描。藝能絕薪歎，名氏隨風飄。徒令海西客，贊歎不敢驕。何獨明元琳，巨象存山椒。瞻拜渾忘疲，涼月升松標。隋舍利塔

春月已娛人，況在深山裏。圓光出東山，法界净氛滓。杖策遂躋攀，良游未可峙。行登玉冠峰，千巖繞吾趾。長嘯作鸞音，寥天送神理。芬馨發草樹，山溜清入耳。沖襟得勝緣，此遇平生始。但畏晨鐘鳴，使令清景駛。玉冠峰

朝暾入深樹，攬衣吸呼儔。誓登雲峰上，一瞰滄江流。中道傷故人，靈骨瘞山幽。折麻聊展拜，尚憶平生不？無生亦無滅，白雲去夷猶。前行經崩岃，十步欲九留。巍峨三茅宫，蒼然居上頭。俛陟其巔，快哉豁雙眸！鍾山如部婁，萬物成蜉蝣。舉觴勸青天。樂死復何求？自宗仰上人塔登絕頂

衡山有禹碑，未知誰所造？龔繆欺方來，陋儒滋足媢。惟有天開巖，鑱削自玄昊。真宰之所存，稍足慰孤抱。諦觀昔人書，半掩豐草茂。空山水潺湲，高冥日旰暤。古今歸一晌，惆悵焉能道！天開巖

昔年誦《離騷》，意已憤讒諂。雖云謠諑工，惡名不可掩。生爲豺虎棄，死乃託巖陳。言毒類修蛇，俗說匪深貶。猶蒙象教力，久乃脫纏染。一發菩提心，緊確失其險。寄言彼黨人，可以息詖憸。靳尚祠阯

賃廬愛建業，獨恨井水渾。及茲得檻泉，一飲清而暾。沈竿測其底，奇詭難具論。蠙珠何玓瓅，石罅徐徐噴。所畏擾潛虯，近矚不敢捫。何須覓空外，即此瑩心魂。珍珠泉

汪碑出重摹，王記嗟久缺。唐宗擘窠出，何人妄鐫鍥？東海有雙鸞，題名留嵫峣。苔蘚雖斒璘，幸未全湮滅。篆法超斯冰，毫芒示真訣。不但洨長書，收拾存埻臬。山靈長護持，毋令閟巖穴。二徐題名

山川本無情，會心皆是戀。矧伊林壑美，古來集髦彥。磵戶艸蝯驚，原野從龍戰。九州豈不廣？老至恐難偏。昨來逢嘉月，宵景彌堪忭。今晨歎有湌，氣候曛朝變。後來知如何？臨發懷深睠

小倉山連句

僑都多廢園，憑弔豈可徧。游客工咍名，遂來萌隸羨。侃茲山本培塿，適與鍾阜面。飛蓋昔成陰，荒祠今不繕。東狐狸嘬達官，園池致朝彥。廢興理所有，愚者懷深睠。侃世宙日崩頹，丘陵更遷變。徒有流鶯聲，猶能肖遺囀。東

偕汪生自鼓樓岡步上翠微亭阯，降觀石頭城作

樹蘐豈忘痗，飲酒畏促齡。寄情巖壑間，冀合衛生經。邦中富登眺，何事之林坰？矧伊植清燕百卉皆芬馨。柳華始欲舞，桃萼未盡零。苕遙陟絕陘，詰詘升危亭。石頭有遺迹，設險非常形。長

江自浩漾，鍾阜還葱青。遠樹曖平陸，頹陽照前汀。撫化彌淒惻，傷時亦零丁。惟應賞心客，可用陶性靈。

九日獨登豁蒙樓，值諸游客賦詩、照相，見邀與會，分得泛字作 釃梵同用

空愛佳辰名，日月去如帆。霜花早未繁，感深酒難釃。桑泊雖清泚，將澗那堪泛？雞籠抗高閣，冀可聆清梵。無心值羣賢，多謝愛能氾。萬萍寄一水，聚散均芝芝。愧無明珠投，亦未勞按劍。歸來坐荒園，且復持一温。昔人歎靡爵，今我幸無欠。銷憂端藉斯，寧問柏舟汎？

壬申上巳什剎海禊集作

寒往宜春娛，陽舒稟天性。釁浴肇自古，良辰歡易并。此都本京邑，冠蓋昔爲盛。城闕雖就荒，林芳尚交映。北湖漸清泚，西山轉明淨，氣晚柳初荑，晝煊桃益靚。曰余類海鳥，鐘鼓豈辭聽？山川偶應會，觴酌暫銷病。永和事已遠，勝引若可並。皋壤悲無端，遺文淚堪迸！神州忽波蕩，民物失其正。感彼行葦詩，繼以春華詠。羣賢志龜拯，盍簪良可慶。閒居或藩魏，謀野亦存鄭。自慚非卓犖，且喜附名姓。願弘袚除心，長使風塵定。

夜登廬山

向晚達潯陽，殘日下高樹，山靈雖好客，卜夜非常故。馳車抵北麓，輿輪夙已具。笱將好安便，一蹶愁餘仆。靡靡歷陂陀，漸漸升雲霧。朏月出天半，畧能辨蒼素。危牆阻我前，有梯卻無路。三休始得上，不遑計里步。汗喘無以繼，誰敢更回顧。荒谷啼怪禽，深菁繁螢聚。既虞暴客侵，又畏山君怒。憂慄纏我心，無復尋幽趣。嘗觀第伯記，天門亦宵度。今日驗其言，所得惟驚怖。告傳好游人，暝途勿輕赴。

蓮谷曉望

宵棲絕壁下，淩曉得殊觀。朝暾出咸池，五色相絢粲。霞光盪金輪，繆繞久不散。彭蠡倒作天，大洲溆布河漢。雲氣聯地維，晶光赫天半。上下倘易所，正色互難判。須臾氛埃褰，轉覺天地換。大姑何時來？如舟欲檥岸。佛祠象柁樓，高塔作檣幹。物色窮儀圖，無言獨嗟歎！幽賞今始逢，清暉萃朝旦。

天橋

大林日亭午，炎威且復驕。不見林下僧，獨值巖邊樵。導我行幽澗，云可瞻天橋。草深氣自涼，

化工善推挪，直堵高翹翹。況此束水渫，呫沫相諠囂。散若盤傾珠，聚如風曳綃。一墜反寂然，始知地底遥。相望不盈咫，欲度無龍蹻。倘逢伯昏來，庶用神理超。

無風亦飄摇。寒泉流石間，暫漱忘煩歊。不浴早無垢，何用褫紟縞？突兀雙石棖，勢欲干青霄。

佛手巖避雨

危巖闢深竇，側徑陵古苔。洞門抗高閎，中見堂埠開，何必軒與楹，夏屋羡其恢。清泉瀝石罅，挹酌無尊罍。是時日甫冥，倏忽生雲雷。空閲激狂飈，幽壑閟陰霾。見聞注一境，萬念芟根荄。佛似兜羅手，撫我如嬰孩。怖鴿尚得息，驚憚何有哉？心地許重修，永願依經臺。

咏廬山景物有贈

蜿蜿巖腹路，蔟蔟澗底峰。焊焊升飌雲，汲汲赴壑淙。涓涓一滴泉，蝉蝉三尺松。娥娥上弦月，隱隱前山鐘。萬緣交耳目，孤念澄心胸。清真但自領，幻譎難爲容。久瘁物役紛，早衰道意濃。薜蘿既堪結，芝術尤易供。何當挈之子，來往駕鸞龍。

幽澗

結廬幽澗旁，澗泉潤叢薄。綠蘿卻炎曦，四面皆蒙絡。琴筝寫崖響，茵席飄餘萼。寧羨飛行仙，

再經大林望天橋

羣山忽然住，陗壁何岑崟。斜日眴紅采，澄潭涵影深。苔斑織錦石，松風奏琴音。幽風時一飛，驚起濯羽禽。險徑不知極，佳游難續尋。徘徊將暝暮，愁對薜蘿陰。

與焯話故山景物連句　四首

先廬螭堆下，攬勝盡溪山。侃　豫章獨輪囷，白水雙彎環。焯　精舍在澗曲，晝長恒掩關。侃　息心終在此，倦翮何時還？焯　（悉心閣）

蘄水卅六灣，羣山相照映。焯　此峰更葱蘢，適與吾廬並。侃　遠樹帶餘暉，初宵送深磬。焯　杖策歲幾番，遠夢隨樵徑。侃　（蔡家庵）

松柏望蒼蒼，陟嶺心已快。侃　丙舍日夕來，意行辨溝澮。焯　髫年夢尚存，將老痛行邁。侃　匪唯桑梓恭，甘棠知勿敗。焯　（佛指嶺）

馬湖啓澄陂，烏石壯層阜。侃　中有我所懷，何止愛林藪。冢樹日蒙戎，盡出先人手。焯　何當此著書，與爾娛顚首。侃　（烏石山）

行路難

君不見梁間燕，秋來夜夜聞長歎。繡户金堂異昔時，兩地分飛君不見。請君莫問去年人，今年人比去年新。羅帷深夜延明月，衹惜流光不照君。行路難，難更歌，年年秋色還相似，人事無常可奈何！

行路難 又二首

金尊置酒爲君歡，請君聽我歌路難。人生盛衰在俄頃，逞志究欲須當年。昨逢舊人過都市，高車大馬黃金鞍。聲名既起意氣好，遇我曾非疇昔顏。便欲當途策高足，何爲坐愁復行歎。

漢陽三月春未歸，楊花漫漫渡江飛。江頭絲管娱春日，焉能知我心中悲？去年辛苦與君別，轉眼今年又三月。早知麟閣未成名，莫令化作空城血。東家少婦鬱金堂，春深日日理明妝。夫婿新爲二千石，歸來鞍馬何煌煌。

初春得平君島上見寄詩，感念今昔，因成長歌一首，還寄

昔年受經東海濱，自慚後覺依天民。剝復之交巨儒出，欲持漢道清胡塵，貴陽平君素輕俠，棄家遠遊避官牒。翻然折節攻詩書，曩日陰符在行篋。與君同志兼同師，傾蓋已恨相逢遲。惟憐逸氣俱未盡，同有故土愁崩離。中原豪士何紛藹，冥鴻各免罝羅害。僦屋皆依新小川，佔名咸入同盟會。習云行遠宜高文，一篇名報張吾軍。老師爲事誠殷勤，二汪劉胡俱策勛，同時我草驅胡檄，珷玞亦與璵璠等。孫黃𨈆歲衆爭怪，鎮南一衄連三敗。都言張楚失兵機，誰信衰周待天壞，我聞鼙鼓動武昌，君乘軺傳經沅湘。南都枚卜得民主，北地移文風讓王。乘時攫柄誰家客？漳濱決起來燕陌。運肘翻嫌九鼎輕，投鞭似惜一江窄。瞻言之子有良謀，鯫生一誤在論都。空貽長策制中夏，不敢彎弓臨北胡。革命奇功運而往，嗟君南北徒鞅掌。新舊相鏖禍有胎，弩末猶存國民黨。宋生智計冠同儕，豈知大道忌陰謀。彈丸飛來誰所仇？長弘碧血三年留。章君籌邊羞碌碌，直言招過身將辱。竟能損印效虞卿，絕似臨河歎鳴犢。頃之湖口興南風，樓船漂栜下吳淞。白門收骨哭新鬼，丹穴熏君得老公。鄭平再至傷重足，款言但感榮枯速。大索驚傳逐客書，凱歸競唱南征曲。哲人防患亦多疏，可憐煎服困余且。此日納饘唯偃武，昔時載酒有侯鋪。微軀苦受饑寒累，詭身戎幕儒爲戲，枉將小技換錢刀，郤望師門負恩義。君當出走防株連，自傷亡命如當年。誰將一語慰君意，廡下今有鴻妻賢。春來羈旅無人問，撫今懷古纏深恨！忽聞島上尺書來，伸紙低吟淚頻抆！世態紛紛且未陳，更須珍

花前對酌有好句，即付郵筒酬故人。重百年身。朔方今歲解凍早，東風轉眼千花新。鷫鸘裘在酒可貰，卓氏豈怨相如貧。

題戴子高詩後

長康之癡長卿慢，古蓋有之今不見。廿五騷經思美人，續以歡聞子夜變。孤燈熒熒雪拂几，讀君此詩淚滲紙！男兒無成頭皓白，何似瑯琊爲情死？遺事傳聞感慟深，把君詩卷一沈吟。九原儻許爲知己，一曲居然見古心。我聞鄭康成，死入輔嗣室。彼以後生詆前賢，我情私淑非真匹。虛幌搖搖夜氣凄，譎麟靈鬼疑相即。

偶成

佳兵戒好還，戎首將受咎，魚腹書成大楚興，夥涉爲王亦非久。坐令天下骨成丘，秦法雖苛恐非偶。蒼生好亂終自殘，發難微功何足狃。神州紛亂且十年，楚中士女日顛連。不須共效窮途哭，請詰當時首事賢。

遣興

蘇生西入秦，所說不見用。歸來發憤讀陰符，口舌終爲當世重。從約成時返故鄉，腰間六印自

輝煌。治産方知二頃少。感恩裁用百金償。從來高位難長久，危機一發殊而走。空將車裂紿仇人，智計誰言及身後。歲寒松柏更青青，桃李當春亦暫榮。雞雍桔梗時爲帝，豚楯菽塗死殉名。偃鼠飲河唯貴足，鴟梟攫腐枉相驚，世間事事堪長歎，斗酒花前獨自傾。

雜興

西極昆侖山，上有三青鳥。飛去飛來不計年，王母依然顏色好。自從黄竹罷歌聲，八駿虚爲萬里行，懸圃多栽不死藥，君王何事羨長生。人生哀樂原無定，合意同心不相並。且將美酒買芳年，莫因白髮羞明鏡。日暮江頭自惜春，飛花卻似舊時人。應憐人事年年改，不及春光歲歲新。

行路難

莫邪不爲利，繁弱不足彎，探丸報仇亦常事，快意何言行路難。横行側視誰家子？揮鞭燕市黄塵起，千金利器常隨身，青煙一縷仇人死，六合恢恢羿彀中，椎埋擊刺盡英雄。不須更著《養生論》，明朝好去事猿公。

行路難贈康君

趙壹當年賦窮鳥，男兒有時亦潦倒。疾邪憤俗復何爲？堂下伊嚘空自悲！西來不得見皇甫，徒

與閹人争是非。稽康立議薄湯武，豎子紛紛何足數？晉文枉自號奸雄，誤信狂生是卧龍。《養生》一論就何補，徒令百世思清風。吾生落落不得意，頑疏自古招人忌。玩世無妨效滑稽，失時且復羞蓬累。春風明月酒家樓，二八吴娃妙解謳。痛飲居然至夜半，期君不至使心愁！

行路難

長安城頭落日黄，高樹葉盡天欲霜。此時孤雁更難去，使我登樓懷故鄉，故鄉只隔吴江水，江南薊北三千里。十城蕩蕩九城空，大軍過後生荆杞。慟哭秋原一片聲，誰人不起亂離情？已知殺掠成常事，終羡共和是美名。游氛蔽天關塞黑，易京留滯歸不得。誰令虎豹守天閽？坐見豺狼滿中國。酒盡歌闌無復陳，猿鳴鬼嘯殊愁人！

書七月廿七夕事

室小不能寬一畝，方夏苦熱秋先寒。全家得庇出望外，豈知異患來相干。夜凉飯罷當空坐，忽有奇聲能嚇我。兒童亦知辨炮聲，便恐飛丸自天墮。老人倚杖向天祝，兒童驚懼掩面哭。秋星照庭光摇摇，我步中庭行躑躅。去年象魏見兵纏，炮擊南池火接天。吾廬墮彈以十數，皮肉未損墻已穿。老人手顫今尚爾，稚子濕疾殆彌年。即今訛言猶未息，縱得名酒難酣眠。心知危邦不可入，其奈飢

火從中然。神州萬里皆榛莽，豈能歸去耕山田？兒童汝毋掩面哭，生居中夏寧非福？不見西方方戰爭，以澤量尸猶未足。大地真如羿彀中，殺機遍布毋輕觸。寄生且作苕上鳩，未死還須議饘粥。淅淅飀飀林際風，淒淒切切牀前蟲。槍聲不起兒亦睡，老子獨對書燈紅。晨鐘一動喜欲踊，昨晚無端受驚恐。

長歌

潁水未若滄浪清，洗耳空爲世上名。騶王仁義竟何爲？欲與周室分蒼生。人情狙詐無不有，堯舜擅行湯武醜。智巧都從世變生，何必墟拘與株守。周公之服可衣狙，方山之冠可賜狗。人言丹穴苦熏君，王搜呼天天不聞。我謂朝觀夕死古所羨，今且與子歌緹羣。十日曈曈東海上，后羿彎弓不敢放。

鈔票歌

參連印書失所始，鹿皮爲幣著漢史。唐來乃有飛錢名，宋稱交子或會子。明禁金銀用寶鈔，其實一紙而已矣。暴君汙史弊萬端，惟有茲事首屈指，以鹿爲馬黑爲青，雖曰亂名質相擬。畫地爲牢木爲吏，徒以積威恐民耳。或言商賈貪利便，卷握萬金行萬里。或言泉府通有無，將以輕重平儉侈。

如持左契責負貸，刻期取償景不從。如彼勇士重然諾，尺璧一言無譎詆。亦知赫蹄非三幣，所貴信實爲綱紀。匪信匪實民不從，徒以惡法敲骨髓。橫征苛歛古所無，十而稅五猶未止。自從賊臣覬神器，域中戈矛相簇起。轉饟賂師數大萬，少府用鈔若流水。姦回抵掌陳秘計，遂以空券欺閭里。鈔價日絀民日貧，幾輩富人出仳仳？但令貪婪飽囊橐，豈顧窮閻有餓死。但使執政暫恣睢，莫問圜法永傾圮。爾來亂政思匪夷，競向鄰國呼庚癸。竭澤而漁魚已勞，裔然大國皆頳尾。碩鼠詩成念憔悴，不爲貧居賣鹽米。安得地實忽然空，世無真金徒有紙。不然四國同日災，瓦石南金與人一時毀！錢神錢神汝勿喜，斯民勦絕誰祭爾？

雜興

智不能勝羣愚，一勇不能勝羣怯。被褐懷玉韜其光，尚須濟之以兢業。振轡長驅人所惡，孺弱又恐遭淩躐。日以心鬭無時休，坐令精強變疲苶。入山畏與樵拾伍，入市畏與販夫接。何況遨游名勢間，豈能一夕求寧帖？靜尋盍簪常得侶，獨步醉鄉何所懾？燈前繁慮如循環，明朝霜鬢又須鑷。

驅蠅

人生切莫逢羈貧，所居乃與闤闠鄰。南風排牆送暑至，中挾異臭兼汙塵。蒼蠅萬數尤可厭，蚊

蟲雖小能欺人。喧耳壞衣嚼膚血，晝疲思夜昏思晨。水沈龍腦復何有？蒲葵麈尾不足珍。惘然獨坐息怒嗔，誰令卜居與彼親？彼之來擾亦有因，正苦飢渴侵其身。我寡彼衆驅難頻，即能盡殲亦不仁。會待涼颸拂秋旻，彼雖有翼不復振，我乃安坐舒眉顰。日懸斗帳鋪霜筠，起視招摇將指申。

送駱生

洞庭秋波日夜起，有客京華憶鄉里，臨行要我贈以言，攜來一幅宣城紙。世事悠悠那可論？姑迴與子論交始。講堂肆版三十人，我於衆中識吾子。狀貌温温兼肅肅，望表已可知其裏。時論漸欲燒詩書，吾心何敢輕臣耳，嗟余專固守前說，抱殘守缺聊自喜。寧敢抗顏爲子師，特因一飯較年齒，猶勞奇字問楊雄，草玄作賦皆倦矣！田巴高拱避魯連，此口一杜無開理。唯應攜酒弔荊高，且以歌聲動燕市。横術廣廣初無人，貴賤是非焉足紀？折楊皇華方得職，莫問引商與流徵。九流百家皆掃卻，誰能區區枕經史。上庠三歲如一瞥，使換頭銜稱學士。詞若磊落出儕輩，宛如白璧沈泥滓。逐俗隨聲病未能。道在何傷不吾以。湘中近世號文林，歸採芳香襲蘭芷。我亦楚人歸不得，方秋送歸情曷已！願子屹然厲歲寒，當世横流尚無底。此後相思在何處，蒹蒼露白水中沚。

詠史

漢家十世丁陽九，元後區區一老婦。新都已自號黄皇，玉璽何能長在手？休將短祚弔哀平，畢

代還存文母名。空向宮中行漢臘，誰言高廟有神靈？平陂往復誠難剖，白髮門楣亦何有？文叔終膺赤伏符，巨君枉是隨威斗。

汪生生日作歌爲壽

王子緱山吹玉笙，有時騎鶴人間行，容顏美好世所罕，始知上士宜長生。汪生仙才應靈夢，萬仞瓊枝九霄鳳。陸機辭賦未堪誇，逸少風流何足重！漫向詞場課後先，輸君逸氣與華年。吳中獨步應無偶，江上同聲轉自憐。春風吹動金尊酒，二月新花初在手。醉歌一曲共歡然，歲歲祝君千萬壽。

寄某生

汪生習常多所怪，僻處傳言恒失真。喜君久作槐市客，我聞如是姑相詢。青衿佻達古有詠，彤管煒煜今無倫。極說陰陽本師法，何來博士稱精神？煩言雖嘖那足聽，不奪太古超皇民。肇有嫁娶怨青后，防隔內外識强秦。即令民志太否隔，卦氣俱泰宜熙春。枌榆婆娑宛丘下，蔓草蒙密東門闉。組纓紛放樂今夕，坐中縞袂交綦巾。帝典周南亦腐語，何止論語堪燒薪？嘗聞道官分兩部，黃書紫籙多傳人。浮屠無遮備四衆，近世男女常相親。北州拘盧有樂土，花樹四合鋪重茵。天號戲忘信無患，地名歡喜誰能嗔？人生憂慮關疾疢，姑謀安樂忘悲辛。萬流仰鏡化時雨，二者天下將平均。似

宜作書與内舍，急付郵傳無逡巡。往言寄憤亦有以，脱稿不覺稱主臣。

雜興

峩峩漢皋臺，經傳標靈異。江水長流仙迹空，徒聞鄭客傳名字。喬木陰森古道邊，明妝魅服總茫然。通靈感物今誰見？合意同心古浪傳。環佩入懷終易失，芬芳消歇已堪憐。縱教事實垂枯簡，那及歡娛在盛年？君不見尾生抱柱心空惻，韓憑化蝶情難測。不如泯絶哀樂與異同，持杯細玩殘陽色。

久居低濕，將徙爽塏，會城中纂嚴，不許遷移。長雨淒風，益增煩懣，遣以一詩

乘流過坎行止殊，端居町畦相與無。我生萬事多鉏鋙，欲怒不可空嗟吁。脱粟盈罌值飢鼠，新書入篋遭蟫魚。漫言細故不足較，身世坎坷還相如。亦知得間要謀樂，其奈疢疾連憂虞。偶然静思力命理，終覺御寇言亦譸。仲任異書遍剽擊，篤信天命何其愚！我今正言示弟子，境由人造非憑虚。醫無十全多夭札，國有六蝨招痛瘏。膠舟莫咎陽侯浪，小駟難責軒轅車。試將近事充證左，移家不得由誰歟？域内戈矛衆如簇，訛言日至無從諏。豈思先去作民望，幸免波迸宜安居。權收綻几支破竈，不愁寫入村夫圖。還因檢曆知端午，且掃蓽户懸菖蒲。祇憂苦雨不得霽，出買筒糉泥沾濡。

聽鐘鳴

聽鐘鳴，鐘鳴禁城北。霜寒笳咽夜難晨，愁人聽此彌悽惻！游子戀故鄉，遺臣思故國。易水衣冠送豪士，青樓絲管辭殊色。鐘聲一鳴斷人腸，未若此時情閔默。暗別濟離少見期，人間天上誓言詞，空閨少婦啼成血，遠道羈人鬢比絲。每逢秋夜心如擣，每聽鐘鳴恨倍滋！聽鐘鳴，歷九秋，秋宵萬籟皆堪聽，聽到鐘鳴最引愁！

悲落葉

悲落葉，葉落下空階。遙磧共蕭瑟，遠笛復裴回。燭光明滅酒半醒，蛩語斷續鴻初來。葉落在何許？深院沈沈響飛雨。葉落向誰邊？平原漠漠幂寒烟。征人思婦愁何限？絕塞重幃路幾千？葉飛無力還應落，落向荒塗倍可憐！勸君葉落不須掃，枯葉根邊坐圍繞。人生有時葉不如，念此綿綿至天曉。

冬日過積水潭感事有作

絕聖棄智吾何憂，迂儒創論令人愁，人生孑然在宇內，形苦局促齡非修。聖賢庸衆同一盡，狷

狂恣肆皆天遊。禍首燧人逮殷周，以教束人名相尪。申徒負石徐衍死，萬古江海無清流！老言民迷日已久，此迷難醒非吾羞。佛言舍身能救世，世自垢濁身夷猶。叔世人皆昧生死，處死已拙生胡優？葛天無懷俱寂寞，祇須沈醉爲身謀。北風吹湖水凜冽，寃魄一散誰能收？國家成敗豈敢料，惟有椒醑酬冥幽。歸來細讀《養生主》，至理如解庖丁牛。

四月一日故韓國漢城見七日並出如連珠，感賦長句。己未

羲和妃俊誰所稱？一字十子何蕘蕘？浴之甘泉泉沸騰，東顧若華日可升。迭出照灼相駕陵，炎熹暑熱長鬱蒸。草木枯死民豈勝？九旬戢影因苗興。旋遇窮后起與膺，彎弧矧注如捕蠅。十獲九算乃釋冰，孑立不死非小懲。齊東夜見才如燈，郤中再旦不足憑。烏尾畢逋洵咎徵，雙雙俱至黑帝崩。典午將沒三作朋，今如鳲鳩下高橧。又如旋璣連玉繩，強陽之氣焉可恒？四國見之怨且憎，誓假夾庾遺以矰。吁嗟日兮汝勿矜！

七日謠

黑風吹海沙，七日此時出。光音且欲焚，寧有㺊摩與兜率？世間國土皆危脆，凡楚存亡焉足述？

佛無如何况鬼神，吁嗟時日何由没？

日中篇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勿爲快心之談，須防捫舌不得。將師焚郤宛，旋作掩謗資。田蚡搆竇嬰，呼暑亦可欸。牛李交相嫉，接踵竄南裔。章惇工報怨，晚受雷人欺。於人既如此，在國亦有之。漢陽諸姬楚實盡，懷王入秦亦堪愍。金寶輦來置阿房，終懷荆璧降道旁。虜馬飲江猖獗甚，蒙孫竟成狗脚朕。侯景雖同的脰烏，翅拂朱雀還興吴。國家成敗既恒有，地氣轉移君信否？長安帝里今何許？漢殿唐陵付榛莽。昔年蠶叢向南荒，此日南荒成樂土。吁嗟乎，豐其屋，剥其廬，彼此相詡何其愚！吴客未須咍蜀客，更悲魏客誚蛙鴝。

婦兄王邕居鄂園中，夜聞曳履聲，以語侃，爲詩記之

荒園臨路門常扃，客稀予以無人名。叢樹停風叫孤鳥，深苔兼露流殘螢。吾兄居此百無畏，一燈夜靜青熒熒。虛堂梵誦清入耳，或恐竊聽來妖精。持燈遍覓那可見，乃知此相由心生。人心好喧不好寂，陽舒陰慘皆恒情。豈獨深山隱鬼魅？亦有奇鬼闞高明。視人罔極不如鬼，當晝百輩呈殊形。山阿披荔罔宜笑，慰我枯槁何庸驚。請君試續九歌響，重寫蕭蕭風木聲。

近日購米以一斗爲齊，猶虞匱乏。因憶十餘年前先母猶在時，值六月米荒，恒兼旬啜粥，猶不能繼，則質亡妻嫁衣以濟之。今雖貧，尚未至是也。先母棄養已一星終，亡妻之沒，亦五改火矣。病牀追念，悲愴不勝，因成七言八韻

追憶偕妻養母時，家無儋石更逢饑。難忘季夏三旬粥，尚仰閨中幾襲衣。天外飄蓬仍未定，墳前種樹早成圍。可憐報德嗟何及，莫歎傭書祿太微。索飯兒癡看冷竈，拔釵婦去對空幃。朱儒飽死還堪笑，靖節飢軀不自欷。戲綵久無萊氏樂，拾金真畏樂羊譏。惟餘一事誇疇昔，白板門前債主稀。

聽鄰女彈琴歌，外生李炎有此題，嫌其未得修辭之理，戲拈十句示之

霧鬢雲鬟殊未見，日聽琴聲出深院。未必琴中便有心，翻勞聽者生歆羨，秋雨蕭蕭夜淋幔，一燈無光人欲倦。妙唱驚聞阿得脂，此聲即是歎聞變。遠鐘將動琴未停，不覺空房淚如霰！

田生以所畫山水六幅屬題

古今畫手真無數，姓字强半隨寒煙。拈毫拂紙畫同耳，畫外有景原難傳。遥岑日落草樹密，遠望肅肅何芊芊？嵐光欲寫非渲染，惟有意解無言詮。空令衆史笑旁薄，不遺象罔求幽玄。我不識畫乃識子，意氣俶儻仍奇權。靈臺妙契動真宰，人力盡屏其天全。癡顧迂倪作朋友，寧與俗匠駢腰肩。試寫滄州殘粉本，張我素壁東西偏。不防陵谷一時變，卧游尚可終殘年。

觀織布機作

洪爐火盛中黑熏，釜氣欲錞不使噴，大力出虚運旋輪，槖籥往還衆妙門。抽絲曳緒何紛紜，紡緝並作毋乃勤。丁男侲子來踆踆，一月之計得六旬。吉貝之華信可珍，朝採懿筐夕通津。衣履天下非虚云，不賓遠物師遠人。百工既來國不貧，漢陰不必修渾沌，巧藝還須採馬鈞。

答張生

漢陰馳道平如砥，闤闠連延接蠻邸。遊俠之雄日逐馳，吞塲往往傾廛里。揮袖飄塵十丈高，寧

知下有隱君子。光廬近市亦偶然，縱使諠譁不入耳 終朝自作採真遊，經時不倒迎人屣。積書滿屋詩盈篋，以此窮年樂難擬。胡爲一舸渡秋江，訪我蓬蒿論文史。投詩不辭相假借，愧謝不遑詞信美。兹事今時益寂寥，華夏正聲煩振起。江山自可助詞賦，人物真看拔泥滓 拏舟報謁莫嫌遲，待檢圖經辨坊里。

列宿歌壽陳生兩尊人

陳生信厚如麟角，世謂元宗由積學。豈知根氐本盤深，雙桐垂房遠枝擢。存心仁孝寧不偉，舉觴請爲疏首尾。當時處蹇待其亨，升斗養親甘自菲。牛衣同燠彼何人？高門有女來採蘋。空桁虛畚何足道？且喜蓋屋能容身。北門憂貧室人讁，惟公伉儷安立壁。寧借豚蹄祝滿篝，心恬寠空無頗僻。何煩胃脯致連騎，昂中蓄積已不訾。更課諸郎理佔畢，鳳嘴煎膠奇始知。階庭蘭樹參差長，丹井神泉自頤養。笑指高門客駟輿，羲光柳谷彌輝朗。歲始星回淑景和，張筵上壽奏笙歌。詒謀燕翼知無極，殷軫連綿吉事多。

辛酉清明雨中遣興

快晴多日闕佳遊，雨灑良辰不散愁。三紀生年愧弧矢，十春魂夢傍松楸。治生無術匏長繫，間

字叢疑道轉修。惟咏白華馨母膳，聊將青簡託身謀。歲時節物堪沈醉，子侄賓從盡好仇。預計來朝牽拂去，輕雷已別麗譙頭

五月五日作

編者案：一九二一年農歷五月五日王占元兵變武昌，下一首武昌亂亦爲此而作

人好生，胡爲發殺機？天好生，胡爲降大戾？生斯國土爲此民，無可如何但流淚！舉家十口三過兵，所憂此世無寧歲！郤顧街衢十九空，令節良辰總虛置。暗霧愁雲欲壓城，此中冤氣兼兵氣。吁嗟乎！華山之冠空自高，天下安寧不可冀。

武昌亂

武昌之名雖屬楚，楚爲客兮疇爲主？城中民多兵亦多，民如羊兮兵如虎！我亦羊羣一跛牂，不知何幸逃吞咀。追懷磨牙吮血時，一一言之告羔羜。嗚呼江漢稱南綱，十載顛連非樂土，偶緣外貌誇雄富，誰識剝牀以膚苦。更迎寇盜爲渠率（編者案：指北洋軍閥王占元之流），齷齪居然出肝腑。議郎幾輩作義兒！其他黔首惡足數。廛市連綿來北客，只恐此邦是齊魯。民雖易懾固有心，殲逐前規宜可取。誰知天心佑非類，一夕妖氛起伏莽。此際城中無數兵，盡傅兩翼加長距。彈丸蝱飛穿屋脊，天固無情不能雨。

火熱長街不計家，財帑空空婦遭侮。天明弃物各歸營，長吏叩門來煦嫗。吁嗟吾人本易欺，不論威脅或恩撫！沐猴之誚君無慚，今日非猴直是鼠

舟中望廬山作歌

大艑適在江湖間，迎人五老猶蒼顏。峰巒雲氣忽不辨，但見金黛相回環。六年不到景未改，萬物豈得如山閒？上霄禹跡尚存否？欲往披視愁叢菅。石梁掛樹或可覩，腰腳且健宜躋攀。唯憂今歲雨澤少，布水不得仍潺湲。便應直造漢陽頂，置身萬仞排天關。羣山比此皆丘垤，蘄柳獨秀淮西山。萍浮南北坐何事？不如倦鳥猶知還。長江際天湧浪白，落日墮地烝霞殷。雄心猛氣付長嘯，千念連綴誰能刪！

羖牛嶺行

高士可望不可親，品題廬阜語最真，子長久去太白隕，落落千古無遊人。幽林峭壁回俗駕，雲封霧冪僧難舍。峻巘排空五緯明，縣流屬地長河瀉。連岷綴霍控江湖，靈境深藏帝所都。昔時行一本作刊旅煩神禹，今日腥羶聚胡賈。百年邊圉墮藩蔽，祇有和戎爲上計。通都盡已置藩街，名山何苦容夷裔？山靈訝見海人來，猿鳥驚疑虎豹哀。蟻穴縈紆成聚落，蜂房重複肖樓臺。荒萊不惜成甌

脫，浸淫疳蝕無人過。坐看弁服偏崖間，時有禽言來木末。仙宮佛寺委蒿藜，世事興衰會可齊。惟有匡君自槃散，天階已絕誰能躋？

行路難

春塘水藻初生時，翠葉鱗鱗共搖漾。心知彼此兩無根，東風一起還惆悵！人生離合不從心，今日雲泥昔斷金。北斗南箕名字美，谷風陰雨怨何深。君不見同心友，歃血指天盟白首？一朝失意爲乾餱，頓覺戈矛起前後。但聞朱穆絕伯宗，豈見顏竣傾向柳。行路難，此意難重陳。山頭麋鹿如堪狎，請學公孫避故人。

清明

飄泊何心度佳節，小院晴光乍堪悅。偶因檢曆識清明，祗恐多憂難祓潔。此都花事舊時衆，清遊已惜無人共。幾家亭館變悽涼，廿載風塵長澒洞。白日西曛流水遠，索居那畏青春晚。寄愁天上事難期，濺淚花邊悲豈遣！舊塋松栝隔雲山，鋒鏑縱橫且未閒。坐羨巢林江上燕，六洲破後尚知還

無爲篇

盎有陳糧几有書，寢有纍衾食有蔬。寒有羊裘暑有練，衡門不開髮不梳。瓶花不斷草不除，或

適林野臨川渠，或研丹黃注蟲魚。冷朋歲時送尊酒，稚子昕夕牽衣裾。平生作計未到此，與世競走將焉如？保身明哲固非易，儉德辟難寧踟躕？有問莫當大醉後，無爲何異我生初。

靈谷寺牡丹歌

數年不到鐘山下，原氏阡成山已赭。載酒誰能酹蔣陵？看花猶記尋蘭若。末刼將臨佛亦哀，毘藍風起法幢摧。已奪靈塲爲下里，尚餘異卉在香臺。老僧護惜涕垂臆，忍使殊姿委榛棘。留得一叢深色花，扶持端藉空王力。今年節候苦常寒，無數芳菲冒雨看。偶爲嬉情成散策，忽逢絶艷一憑欄。寶髻華鬘堪髣髴，金裙玉佩辭空費。蚤共優曇現化城，應以浮雲觀富貴。羅薦熏香夜亦清，緹帷護日曉偏明。幽芳空谷曾無恨，萬里重陰卻有情。高花開晚猶先落，葉底深藏幾紅萼。不妨春色倍還人，嫩蕊商量能間作。蓬鬢棲遲白下門，有花無與共芳尊。佩壺且取連相（一作朝）醉，綠樹鶻啼欲斷魂！

題《歸潛志》

嗚呼！南園記，甘露碑。凡人爲之不足貴，文士可貴不當爲。文章畢竟是何物？牙象角犀翠如鷸。貢入華堂不自知，遠逃災害誠無術。田家鼓缶響嗚嗚，發洩胸懷豈一塗？自銜自謀皆未可、何

妨知己屬妻孥。

四月二日玄武湖集分韵得柳字賦長句 戊子

鈔書漸欲胝生手，論事漸疑箝在口，惟應假日戒賓朋，相與尋盟適林藪。風光雖是過秉蕑，月節仍當吟折柳。西山朝來有爽氣，北郭雨餘淨浮垢。白紵初裁夏轉清，朱櫻未盡春依舊。野艇安便託畫船，輕飔駘蕩逾醇酒。嵐影汀痕通上下，檣烏水鳥交先後。青蛉掠被空一棲，翠藻縈橈知幾綹？已循側徑遶圓洲，更歷清渠陟長阜。檀欒修竹隱叢祠，瀲灩平湖對虛牖。蘭亭往事又旬月，蕙帶人來成九友（原註：是日新入社者一人）。呵壁舒愁敢問天，移牀就蔭如旋斗。長煙遠樹引凭欄，斜日悲泉催鼓缶。人有同心齊結撰，韵逢獨用無爭鬮。莫嫌蚓竅互賡酬，寧畏狙丘多譙訽。遲歸祇恐露沾衣，飽食毋憂星去留。

四月七日社集，約用咸韵連句爲長律，余不能就。別爲七言自嘲 戊子

詩興既沮意更凡，況逢險韵口欲緘。强用粗繩縻雙琥，適使白玉蒙微黷。搜書那覺漏遺箭，換

韻有類瘋搖縿　思泉，見還，否，當其涸竭纔如截　課虛責有豈容易？就月取水無明鑑　諸什空夸已可懼，矧操句棘兼長攙　天機駿利紛自坤，格律仍要誇精嚴　尤憚陳王兩老宿，能督解倦來爲監欲持怯膽抗強伴，先憂步伐成輕儳　馳阬跨谷亦虛語，徑路屢絕愁嶃嵒　希乾酒澄未得御，誰羨果蔌堆邊杉？麗譙紞鼓報乙夜，細月亦欲藏深杉　膠車逢雨散左轄，歸舟縱翫揚孤帆　閉門覓句容有獲，遶室百匝空吟嚴

四月十四日與諸生遊龍樹院觀先公牓書，分韻賦詩得也字 壬申

我如威管棲白社，被髮行吟知者寡　載醪或有問奇人，君輩如今亦蕭灑，偶然聯袂向林垌，斜日依依照蘭若。不用繁花炫書晴，且須芳樹娛初夏　古臺懸牓吾家書，瞻慕裴回涕堪瀉！千秋煙翰媲鸞鶴，萬里雲山限戎馬。危邦登眺足酸辛，觸事悲懷倍難寫！歸途愴悦對塵沙，風饋何能希點也

沙湖詠示姪焯

春風滿野不入城，與爾忽得之林垌。沙湖雖小塵不到，天光潭影娛人情　就中柳隄位置好，隔斷廛市排臊腥。小舟搖兀任遲緩，鷗閒魚靜俱無驚　荷錢隨處着三五，意中便有芙蕖明　輕雲似絮

低度水，遥山如黛全開屏。叢祠隱隱村樹密，午煊路寂無人行。稍留幽興縱還棹，斜日晃眼增吾醒，凶荒碩鼠苦未已，觸耳何處非愁聲！天恩祖德厚汝我，亂世猶得全其生。蘇勞解悶況有此，每值休沐毋他營。我歌汝醉良不惡，俯觀萬物眞浮萍！

寄宜昌

涼風吹白露，故國已秋深。每念空房冷，難爲天末心！長江連遠海，落日隔層陰。若問相思意，君聽別雁音。

在河南寄劉生 七首

此別非常別，臨分淚泗流！望君歸故國，孤我向中州。冰雪經春解，川途入眼修，隨珠與和璧，到此總輕投。

我有無窮恨，難爲摯友言，何當通夢寐，試與訴煩冤！白日青春急。荒齋客思繁。幽都非可託，請召未歸魂。

危根誠自怵，愚意頗難移。口辯翻成吃，途窮解學癡。百年長夢夢，五夜遞遲遲。不謂身如寄，空憐命似絲！

令適誇秦璽，衣冠假沐猴，未曾充隱士，還復愧庸流。一鳳狂歌歇，草龍舊識休。嗟余懷耿介，
大地此累囚。

絶學真無累，多文亦自煎，可能遺外患，長此困殘篇。半解猶矜衒，千言肯棄捐，不如鶗鴂好，
哀響度春天。

彼美彈清瑟，含情可具陳，本來宜善感，何止解傷春！芳婉三生願，蕭寒兩地人，華年從損盡，
此意總如塵。

燈焰昏宵館，羈心夜漸長，無誰聞夢囈，有想度蒼茫。萬事催年鬢，孤吟仰屋梁，憑君知此意，
慎莫笑頹唐。

感遇 三首

身似辭柯葉，飄零任疾風。心如深井水，長久照華容。涕淚春將盡，關河夢不通。流波應解意，
更莫羨朝東。

未治幽憂病，還嗟行路難，梁園春事寂，孤客淚欄干！燈暗宵多感，城空夏轉寒。年芳已衰歇，
哀思付柔翰。

登樓望故鄉，天末斷人腸。游子身無翼，慈親鬢已霜。窮通原有定，生義竟相妨，薇蕨空山好，
歸心此際長。

羈緒 二首

秋雨夜瀟瀟，愁人祇獨謠。故鄉千里遠，別館一燈搖。老幼隨提挈，江關感寂寥。賈生空惜誓，無計託回飆。

江上晚潮生，樓頭落日明。秋來羈思重，歲暮壯懷驚。中國衰何甚？斯民患未平。飛鴻天外去，猶有亂離情。

掃葉樓

成毀知何世？榮枯閱此間。居然逃劫火，還得對青山。煙遠湖光定，林深鳥語閑。勞生暫休息，又趁暮笳還。

遣興

此地飄蓬久，行吟祇自憐！斜陽思故國，流水送華年。文采知相累，風塵愧獨全。屈平枯槁極，空賦遠遊篇。

春夜張園梅花

爲別梅花久，悠然動客思。獨來當此夕，寒意在高枝。心遠遺塵累，情芳任後時，天涯尚飄泊，岑寂祇君知。

偕汪劉二君游愛儷園　十首

爲訪名僧去，同過愛儷園。池臺分地闊，鐘磬絶塵喧。看竹寧無主，聞香尚有言。從今邀勝侶，未厭往來煩。

徑曲尋纔入，山回望始舒。亂花依細草，嘉木蔭清渠。閣静宜招燕，橋低可數魚。祇疑城市内，別有野人居。

名花來絶國，舒采獨嬋娟。人去春猶在，香空態自妍。維摩徒示疾，迦葉已通禪。莫歎西方遠，移根是夙緣。

曲榭層層轉，環洲面面通。竹深迷暗碧，花謝見殘紅。飄泊知何許？留連竟未窮。祇應辭世事，清福可相同。

池館無同勢，軒亭有定名。登樓瞻野色，引水聽潮聲。勝地藏人境，佳游却世情。多慚拳尊酒，

未飲已先醒。

石密通雲氣，亭虛接水光。綠陰堪蓋屋，翠篠自成牆。頗羨幽居美，能消夏日長。因君借高枕，暫得夢羲皇。

板屋倭奴製，移來作近游。淳風存海國，舊事說瀛洲。樹色纔窺牖，山光盡入樓。何須憶陳迹，即此可淹留。

林囿緣黃浦，羣胡禁客來。有時思眺望，無處覓池臺。得地成詩句，逢君倒酒杯。自慚非謝客，蓮社亦追陪。

林際梵聲靜，龕邊佛火青。高僧宜駐錫，倦客好聞經。滄海觀難盡，塵塗意未冥。諸天花雨歇，迷夢幾時醒？

策杖宜常到，當關莫見呵。清遊他日再，幽意此間多。亂世虞罝網，空山負薜蘿。林泉原自好，不奈旅愁何！

送劉生喪歸　三首

秋風江上急，生死忽分攜。時命原相謬，彭殤豈可齊。高堂慈母在，異地旅魂悽。此去煙波遠，傷神日易西。

亂世同爲客，深交幸有君。鶯花春念國，風雨夜論文。形影差堪喻，幽明倏已分。淒涼鄰笛響，

此後不堪聞！

絕國昔相見　論交復數年　飄零猶與共、死去忍相捐　避患真徒爾、招魂倍惘然　楚江無限路、
洒淚送歸船

天津

夜靜風搖屋、天晴雪滿池　地應當北落、花解發南枝　滄酒是難醉、胡笳晚更吹　高冠與長佩、
笑殺朔方兒

暗樓

暗樓延晚景、密院待長更　夢好何時就、書多即夜成　爐溫侵翠被、燈澹隔雲屏　昔羨凌霜鶴、
雙眠卻到明

小歲

愁多偏值節、歲晚定辭家　漢臘閭閻守、燕歌晝夜譁　盆尊祠灶酒、幾樹傍窗花　小歲團欒處、

僵眠夢尚賒。

露索

法比秋荼衆，人疑夏罟寬。塗膏雞釁首，擇肉虎加冠。徒欲朱丹轂，寧愁赤黑丸？朝來延百士，露索有從官。

除日

未厭羈心起，徒看歲律馳。朔風吹户急，寒日下樓遲。玄圃愁移橘，青山憶採芝。江鄉春好處，應是遠歸時。

望書

西極三青鳥，東方比目魚。登樓唯有淚，置驛不傳書。口噤難銜汝，心驚或棄余。敢勞端綺贈，一札莫踟躕。

移榻

凍雀飛何往？低巢擇未安。屢移徐穉榻，悔戴酈生冠。莫笑陪臺賤，寧知一飽難。占書常炳燭，

空館夜尤寒。

無題

已見鈎天醉，寧聞社鬼謀？朝朝驚變告，處處畏橫搜。令定褒移木，刑嚴戮竊鈎。但教圖籙在，橫目未須讐。

紀行

漏促疑無夜，霜濃正及晨。傳車緣使發，蹕路見軍陳。職賤唯攜硯。愁多類轉輪！猶瞻前代物，龍虎飾馮茵。原註：清孝欽后德宗自開對還宫，嘗乘此車。

曉起

曉色緣窗暗，寒聲隔巷沈。人情思候雪，天意惜重陰。酒豈銷羇恨？書難寄遠心。空庭見枯樹，愁絶失巢禽！

爲有

爲有相留意，裴回不自支。鳳簫臨夜按，貍製冒寒披。燈颭帷猶卷，冰堅轂豈知？瑤臺回首處，長是負佳期。

烏

啼豈過吳苑、飛還集漢臺。白門楊葉滿，秦氏桔花開。后羿真堪畏，燕丹亦可哀。中原方苦亂，止屋莫徘徊。

庭中步月

燭短吟初穩，庭空影亦單。朱門還見月，素幌自生寒。春到防愁長，宵長覺夢難。平生疏放意，何用獨慱慱！

旅意

朔野驚春早，江鄉惜使遲。朝躭思曠酒，暮諷景純詩。遠道身無翼，華年鬢欲絲。平生多畏慄，

獨處少新知。

晚坐成詠

空齋人語寂，獨坐意何如？枉費三千牘，猶乘第四車。文章供僕役，衣食仰詩書。一曲思歸引，吟成恨有餘。

遣僕

遣汝更何適？依余亦自親。有生同見役，受辱總緣貧。此日留餘意，他年是故人。鉗奴哀季布，猶羨賃傭身。

牀前梅花二盆，色兼赤白，華燈照映，發豔傳芬。觸憶嘉名，因成二首

檀匣朝爭豔，蘭爐夕罷熏。暖寒唯自覺，朱粉倩誰分？婺女窺銀漢，瑶姬弄彩雲。深窗兼密帳，動靜定相聞。

瓊樹移栽近，瑶臺屬望初。白犀宜鏤帖，赤鳳且銜書。但使瑰姿在，寧嫌芳夢疏？綺衾春夜暖，

燭灺意何如？

附録遥心見寄梅花 二首

風雪空山獨耐寒，卻將明月到回欄。神清愛伴華亭鶴，香遠疑同楚澤蘭。好借酒尊酬寂寞，更籌驛使訊平安。翠禽宿處苔枝穩，誰見黃昏縞袂單？

垂幕香仍動，臨窗影最眞。東風留後約，明月記前身。已擅孤山勝，曾爲逸士鄰。歲寒盟故在，長此伴松筠。

點書 二首

蝕簡尋難覓，蟲書校已疲。水精圍玳瑁，石漆注琉璃。枕藉眞徒爾，飛騰豈在斯？空齋罕人事，聊用慰幽羈。

盞暗油仍碧，爐殘焰轉青。回腸輪轉地，薄鬢鏡窺星。布算推鐘律，研朱點水經。幽居春物少，無事感飄零。

罷游

異地無春物，閑行引客愁。枯株仍夾道，宿雪尚緣溝。橐筆虛西笑，懸鞍悔北游。江鄉信佳麗，

臨望少高樓。

治行

旅恨隨時釋，家書即日裁。春無迎路長，社燕送人來。酒應逡巡釀，花須次第開。今宵有佳夢，先自向南陔。

歸舟

又作梁謠去，難爲羿彀游。京塵沾客袖，海日映歸舟。故國春常在，新詩韵益遒。北堂萱草茂，到墅便忘憂。

贈景君

憔悴燕京客，吾尤愛景差。斜陽哀故國，流水惜年華！舊事難重道，新詩好見誇。塵勞俱未盡，對爾一長嗟！

無題　二首

酒薄寒猶在，樓高夜易長。卷簾聽斷漏，展帳惜餘香。已辦千行淚，空回九曲腸！盧家相近處，

七十二鴛鴦。
簾疏通佩響，窗近見燈飄。密意知難達，羈魂恐易銷。掩屏山悄悄，移燭影搖搖，苦羡秦臺客，驂鸞不用招。

重賦得楊花 二首

已逐東風遠，還來曲陌飛。相逢當此日，所惜是斜暉。迢遞隨征騎，冥濛撲客衣。多情雙燕子，銜去幾時歸？
尚有纏綿意，停杯爲爾歌。不堪春事盡，更遣別愁多。舊夢留芳徑，華年付逝波。萍根儻相見，漂泊又如何？

紀游 二首

風定車帷妥，波平槳力勻。秋千綠楊下，祓褉玉河濱。燕老鴿花倦，鷗閒唼絮頻。芳年兼勝引，鐃與往來人。
柳帶從誰結？花簪解自妍。游蜂趁晴日，啼鳥弔流年！綠酎隨時貰，青蛾取次憐。春歸如羽迅，珍重斷腸天！

八月八日偕孫、曾二生由法源寺至崇效寺求觀紅杏青松卷子不得。遂出廣安門，至天寧寺坐塔下，良久始歸 四首

清秋高興發，相約叩禪關。寺古留殘碣，松高礙遠山。昔人嗟已去，遺躅倩誰攀？不盡成虧事，疏鐘鎮日閑。

資福連崇效，空城足梵宮。畫圖零落後，姓氏渺冥中。竹下鐫詩句，花前倒酒筒。并隨塵劫改，難問祝雞翁。

未覺闤闠遠，何辭跋涉勞。招邀車接轂，歸去酒盈槽。塔影依殘照，松風響暮濤。都令人徑絕，漫詡薊丘高。

豐碑瓴甋畔，披誦識由來。紫磨浮圖像，琉璃舍利杯。近誇資福寺，遠睨妙高臺。一覷千秋去，孤雲日往回。

薊北

薊北秋何早？江南客未歸。游氛朝蔽路，落葉夕飄帷。城闕惟笳語，柧棱任燕飛。憑闌堪寄興，容易即斜暉。

傷某君 二首

武昌昔發難，馳檄盡知名。軒輊文游智，縱橫主父精。門高憐鬼瞰，權重識生輕。今日歌萬里，
猶深共郡情。

昔年傷逝淚，曾爲宋生拋。利害悲斯世，榮枯慼舊交！覆車憐爾繼，陳事任人嘲。欲奏箜篌引，
西風動白茅。

病中讀鮑明遠松柏篇

松柏何曾壽？人偏計短修。有爲皆必毀，無物可常留。鑑井寧非執？乘風亦暫游。惟餘癡念在，
終古不能瘳！

戲題《文心雕龍札記》尾

何嘗珍敝帚，聊用飼蟫魚。畧勝王生狗，休嘲孫尉豬。文章供覆醬，時世值燒書。永杜田巴口，
曾逢鷗子歟。

燕薊

燕薊堯封地，千年雜虜塵。巷真無杵首，音盡變吹脣。化俗推移疾，華戎捽鬭頻。九共遺誥在，展誦一傷神！

風

送寒來紙帳，傳響過銅鋪。林木何曾静，波濤最可虞。玄靈方得佑，屏翳敢行誅。不盡爰居苦，南征羡鷓鴣。

喜吴生至

索處真無樂，求朋亦大難。遠人須得伴，虓寂豈忘歡？喜汝能相訪，嗟余欲自殘！黄塵紛在眼，日見幾朝安。

孫、曾二生先後歸里，行時俱要贈詩。牽於塵事，未能就，今補成二首，分寄越蜀

寒雪薊門深，懷人正獨吟。不堪衰晚節，更觸别離心。生事從誰計？高文憶共尋。江波通上下，

宜爲洗煩襟。

頻歲京華客，曾無憔悴歎。友朋相慰藉，骨肉且團欒。生死分離數，（原註：舍姪以九月肺疾亡）悲愉迭代繁。濁膠燈火下、夜永意難寛。

立秋日雨霽作

深居方苦熱，風雨帶秋來。稍覺歌懷勝，還欣酒量開。簾櫳明落照，城郭净浮埃。便欲經行去，門前長碧苔。

示念田

癖豈逢人譽？才應類我愚。未妨牛舐犢，難擬鳳將雛。辛苦傳楹意，淒涼夢墓圖（原註：昔曼殊爲余繪夢謁母墳圖，余有記）對兒歌小宛，不覺涕沾襦！

中秋夜獨坐

節物欣秋半，臨樓望碧雲。晴光宵接晝，痛飲午連曛。桂影知誰惜？梧聲不可聞。祗應虛室內，

靜坐數簾紋。

秋晚感懷示吳生

秋陰將暮景，慘淡到危樓。旅雁應求侶，寒花似欲愁。良緣前日斷，薄技一生休。莫歎玄亭寂，君能載酒游。

寶公塔院

三界無安處，師寧戀一墳？谷陵凡幾改，王賊不須分。漱玉泉聲靜，篩金竹影紛。坐來諸相滅，何地著悲欣？

春深

春深還卧疾，撫化益心傷！舊縣悲荆杞，微生逐稻粱。翻飛嫌絮弱，晼晚惜殘陽。欣戚俱難遣，空煩論達莊。

下關旅舍

津頭舟未到，旅舍尚金陵。星帶盧龍樹，波搖江浦燈。燕猶銜户網，蚊亦避壺冰。何處過飛雨？

高樓絶鬱烝。

梁山

天門開決蕩，江水去悠悠。牛首同標闕，蛾眉獨映流。浪花分兩岸，松色落扁舟。前路煙濤遠，茫然接暮愁！

江晚

泝流蕃舶迅，吳甸自難窮。誰信三江險，長教四裔通？山明疏雨後，日隱亂峯中。薄暮愁何極，蒼波更向東。

過采石

巳失屏藩險，空留賞詠資。殘霞仍眩目，新月正如眉。温嶠朱衣夢，桓公白紵詞。即今憂樂意，應與古人期。

濯足

濯足喜清瀨，收輪愛晚颸。棲止滄浪曲。歌吟漁父詞。楚竹供釣竿，鄙淥盈酒瓶。小甗烝香杭，

柔楊貫纖絃。

懷陳君

世亂彌思舊，交親尚有君。功名如脱屣，意氣本凌雲。擬泛松江棹，長懷栗里芬。别來無恙否？莫惜嗣音勤。

游仙

試作游仙語，君無問是非。居應厭浮垢，娶必偶靈妃。計頃耕芝草，論銖著羽衣。故鄉華表在，千歲肯來歸？

漫成

毛羽摧頹日，形骸擯落時。蟄蟲方墐户，凍雀且求枝。淚共堅冰合，心隨急影馳。平生趙元叔，空有嫉邪詩。

五月二十日與妻子泛舟北湖

爲愛北湖好，輕艖追暮涼。洲回收野色，波定合嵐光。斜日明殊豔，微風度遠芳。妻孥同勝賞，

不負水雲鄉。

哀張詹

原注：魏張詹墓碑背刻文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鋼鐵不入，丹器不藏。嗟爾後人，幸勿我傷。宋元嘉時，民竟發之，金銀之器爛然，事載水經注。

死生同大化，何用戀遺骸？智欲欺千載，愚終盜一坏。琢銘猶妄語，暴骨爲豐財。慨想驪山事，君曹豈足哀！

二月二十三日偕友詣棲霞

狂塵無處避，結侶入雲峯。古寺依然在，徵君不可逢。殘陽照壞塔，深路暖羣松。一坐消千感，沈沈向晚鐘。

己巳除夕對酒贈石禪，用後山贈少章韵

曆改俗仍在，時移願亦空。孤懷千載上，百感一宵中。酒自盈尊綠，爐還照室紅。祭詩循故事，佳節賴君同。

辛未七夕

節候吾猶記，兹宵感亦多。閒亭凜風露，積水動星河。塵世離堪惜，天人巧易訛。秋懷隨歲變，

無夢託雲波。

梅花村弔杜茶村墓

常過西倉巷，難尋飢鳳軒。論詩還杜派，埋骨亦梅村。繐帳淒涼極，丹心老死存。只今游蕙路，塵霧吏蒙昏。

不得平州消息

平灤猶力戰，邊報恐非真。雪已寒南國，天應閔北人。窮山號凍雀，曠野走驚麐。諸夏方顛蹇，征夫倍苦辛。

劉生假明邢玠事立論，署曰痛語，自稱有心人，以數册見詒。因贈

南土烽煙息，窮邊草木春。暫逢無事日，欣對有心人。痛論憑誰聽？高言請莫陳。平生匡國分，寥落倍相親。

癸酉元日

鄒大令誰紀？吾猶念此辰。辛盤先供祖，綵樹佇迎春。邊塞通燿火，關河有凍人。舊愁渾未釋，又逐歲華新。

集陶詩

開春理常業，時還讀我書。虛室絕塵想，春醪解飢劬。一士長獨醉，不樂復何如？雖無紀曆誌，頗回故人車。

擬陸龜蒙夏日閒居四聲詩 四首

捎簾垂楊低，窺窗遙山平。沿階苔痕多，環陂荷香清。叢篁螢流光，繁枝蟬休聲。涼宵支胡牀，絃琴娛吾情。

危筇登前峰，短艇檥遠嶼。佳游偕兒行，小飲與友語。高歌能延風，靜坐好解暑。南華兼沖虛，亹亹可累舉。

藏楹多奇書，諷誦近粗偏。清言銷幽憂，妙義破陋見。艱難祈時康，棄置任性便。誠欣深居安，漫誚下隸賤！
時時思書訛，日日鑷髮白。臨風懷佳人，觸熱怯惡客。科頭遺綸巾，赤足踏革舃。惟愁尊罍空，欲吸乏玉液。

誰信

誰信迂生有遠憂？飄零還自念神州。七哀每下傷時淚，五噫終成避地游。短翼差池難再整，孤行卻曲幾曾休？獨憐江上春如許，落日清笳動客愁。

雨夜無憀同容子和遺山鬱鬱韵

病眼昏昏嬾暫開，紛然時事益堪哀！青山故國歸何計？錦瑟華年感易摧！燈焰直同人意冷，雨聲偏送客愁來。江關歲晚無消息，腸斷南云雁未回！

送平君

秦網猶懸世路艱，驛亭分手慘離顏！蘆中伍員稱窮士，廡下梁鴻去故山。舊日燕歌虛慷慨，今

宵隴水各潺湲。與君敢作無期別，珍重藏名泲岱間！

詠史

三難相同數莫違，芒芒神器竟誰歸？已持鶴髓教和種，更覓牛髦與箸衣。禦敵奇方憑鳥翼，祭天新制冠麟韋。漸臺百尺人難到，斗柄隨身計恐非。

寫意

東風催客換春衫，愁共青蕪不可芟！案户燕睇羅幕卷，負冰魚躍錦書緘。楊朱岐路偏工哭，宋玉微辭豈畏讒？蘋葉柳花江水遠，空勞倚檻計歸帆。

詠史

匡衛猶環太乙居，人心天命竟何如？國中已見燒牛戰，塞上無聞縛馬書。立時好祠秦白帝，改年應待魏黃初。御燈午夜良辛苦，憑几還宜啗鰒魚。

無題　二首

春晚垂楊映畫樓，玉人微撥鈿箜篌。摘花插鬢翻嫌媚，染黛添眉未解愁。斜照空虛臨院靜，殘

香裊繞入幃幽。幾回獨向雕欄望，祇恨重簾不上鈎！

仙人昨晚下瑶臺，廣厦笙歌綉幄開。隔座姝光難暫接，背燈香頸竟空回。螺鈿雅稱盤云髻，鳳錦新成踏月鞋。照徑松明歸去後，覊魂猶逐彩鸞來。

別意 二首

折柳江頭悵若何？畫橈西去思風波。一聲別語纏綿意，半闋新詞婉轉歌。青雀幾時傳玉案？紅牆仍是隔銀河。黄姑此夜無窮恨，莫怪芙蓉濺淚多。

珍重芳馨絶世姿，游蜂舞蝶枉相疑。春歸故國蛾眉怨，寒盡空山翠袖遲。草號忘憂能續命，樹因共影最相思。樓陰會有流波去，好倩殘紅與寄詞。

寓意 三首

蓬島烟霞隔幾重？西飛青雀信誰通。自從鸞鏡分攜後，長在蛾眉悵望中！瓊蕊無徵人易老，玉環有願誓難空。可憐吹管秦臺客，春盡相思一倍濃。

迢遞重城望未分，瑶姬一去更爲云。羅疏更倩微燈照，香重虚勞碎麝焚。折斷鸞釵銷別恨，收藏鳳紙賸回文。堪嗟魅服迷蹤後，環佩清聲再不聞。

閒堦苔冷綠痕移，長遣金蘭憶別離。正是堂深簾密處，可堪春盡日斜時。合歡被掩斕斑淚，四角盤安宛轉詞。還恐柔腸輕斷徹，留將一寸貯相思。

無題

佳人十五字金蘭，曾向瓊筵子細看。化綬自憐輸赤鳳，傳書何事待青鸞？燈搖簾影人初去，風送絃聲夜已闌。莫怪劉郎偏惆悵，銅荷蠟淚幾時乾。

感事

隴上陳王早輟耕，窮途法主又藏名。訛言競說黃天立，結黨曾爲白馬盟。海外尚傳孫泰在，厠中仍遣范睢生，誰知丹穴熏君日，白首歸來事竟成。

癸丑除日

去國逃虛歲又遷，側身天地意茫然！何曾精衛真銜石，一任羲和快着鞭。永夜孤燈尋舊夢，明朝萬户换新年。清尊且爲梅花醉，客裏相逢絕可憐！

得滬瀆書

與物推移任此身，笑將素髮鬬花新。欄前獨送崔隤日，窗隙聊觀擾攘塵。頗怪鷓鴣留杜宇，莫緣桃李憶松筠。爾來贈答形兼影，和以天倪賴有神。

感事

何曾赤舌解燒城，莫訝驪駒早發聲。好遯應須憶君子，長貧良不愧儒生。陳篇暫展賓盈坐，美疢新痊酒滿鐺。自笑散材如社櫟，累人嗅葉作狂酲。

無題

幸會華筵宴甫終，班騅欲去更匆匆。連天芳草迷歸夢，拂地垂楊任曉風。車轂竟隨腸共轉，酒槽還與淚爭紅。不須苦作箜篌引，回首燕臺恨未窮！

何處

何處悲笳接暮秋？數杯濁酒引離憂！飄飄槁葉因風起，澹澹斜陽爲客留。冠蓋幾人馳四術？江

湖無地繫扁舟。逃堯自有當時意，誰向箕山問許由？

亂後始至南京作　癸丑

征轂纔停意已驚，疏燈斷柝石頭城。道旁一望皆荒土，亂後重來似隔生。劫火經秋留燒迹，寒江入夜送潮聲。紛紛成敗何須數，獨爲遺民訴不平！

下關旅舍贈汪生

全家蓬轉過金陵，候館蕭然感不勝！喪亂應無斯世酷，阨窮猶有故人矜！寒風振葉紛紛下，暮雨將愁緩緩增。西望楚天成一歎，裂裳繭足愧無能。

月夜獨坐潸然有作

病裏情懷夢裏身，欲尋歡樂已無因。流光着意催衰鬢，明月何心照恨人。鵲繞空枝難自主，螢窺疏幌似相親。青天浩蕩憑誰問？漏斷鐘鳴一愴神。

無題

露瓦燈簾望未明，回欄倚徧憤難平！原知楚佩非真意，空遣秦簫作怨聲。小閣鳥龍偏有福，神

仙青雀竟無情！可憐漏斷香殘後，綉被歸眠夢不成

六月二十四日依韵作　二首

燈晦香殘有所思，蓋纏難斷是情癡。尾生抱柱心良苦，徐甲成灰事太奇。懷裏輕烟如可接，扇頭明月豈能規？微波欲托知無路，空記金蘭舊日詩。

移山銜木兩無成，擘石研丹鎮有情。日日愁心嗔薄酒，宵宵清淚怯孤檠！卻將辛苦思前事，縱得團欒失此生。欲假天池量恨意，獨嫌潮汐不常盈。

寓意　三首

本是瑤臺絕世姿，何年淪謫到岩扉？偷桃閬苑曾三度，種柳江潭又十圍。一札私書通密意，半牀幽夢接清輝。吹笙定有神仙侶，欲贈琛縭願恐違。

幽篁滿院似蕭湘，萬里蓬山數仞牆。杜若芳洲思下女，蕙肴瑤席禮東皇。資來珍髢何曾達？畫出蛾眉莫自揚。宋玉平生唯有恨，賦成神女更回腸！

六曲欄干倚遍時，思君何異想瓊枝。哀音別鶴傳新曲，私識牽牛憶古詩。信誓誰知成惝恍，夢魂無力自支持。多情卻讓匳中鏡，日日相看鬢易絲！

初入都

依然繁盛舊長安，五噫誰同梁伯鸞？樂府猶聞歌玉樹，仙人已見泣銅盤。興亡自是諸君責，功罪須從異日看。酒罷登樓一惆悵，西山斜照近欄干。

晏起

晏起還思覆酒缸，醉來能使百憂降。香殘斷縷猶縈鼎，日落餘光卻映窗。最惜蘭芳凋楚澤，又驚楓葉下吳江。秋懷旅病俱難遣，攬鏡愁看淚一雙！

杪秋寓意

居然一世比孤蓬，憊矣匡牀數暮鐘。華髮飄蕭秋色裏，故山重疊夕陽中。風狂自振先枯葉，霜冷猶吟待蟄蟲。也識浮生無住着，早宜稽首禮眞空。

夜讀吳駿公集有感而作

草間偷活語堪哀，點綴興亡要此才。祇爲餘生攖世變，卻將故國作詩材。江南橘樹逾淮去，霸

上銅仙別漢來。麥秀黍離難寫恨，但應讚佛妙高臺。

七月一日作 二首

巨壑移舟夜覺輕，奪門前例使人驚。便從有鬲追臣靡，漫效平陵立子嬰。熏穴辛勤終有主，置棊反覆太無名。孝經請爲臨河誦，萬一南風變死聲。

冠冕誰令等弁髦，讒人儌幸使君勞。堯心豈必貪黃屋？商野猶煩舉白旄。凡楚存亡同有盡，觸蠻爭競一何豪？勝朝讓德標彤史，今日顚危爲爾曹。

登普濟寺樓題壁

蕭寺荒陂接故宮，亂蟬殘日復西風。垂陰高柳緣堤綠，弄影叢荷映渚紅。景氣淒暄閑易辨，物情得喪醉能同。鷓鴣啼罷西涯老，今古銷沉向此中！

複室

複室椒泥被壁香，蚖膏照灼鬱金牀。漫調仙露餐瓊蕊，且合神丹戲紫房。虯箭未移人已倦，鳳

笙罷試夜初長。投籤莫破秦宮夢，賴有珠簾隔曉霜。

十一月十七日即事

又見河邊羖𦐊飛，神州神器竟誰歸？升壇尙自矜三讓，奉使應須遣五威。南國后皇空樹橘，西山義士漫餐薇。華胥夢破殘生在，獨向斜陽淚滿衣！

感事 四首

九陌狂塵拂彩旗，受圖應及奉郊時。宮鄰金虎寧非數？荆棘銅駝更有思。曠世黃農今日見，升壇禹舜後人知。憑誰爲報靈修道，可惜斜陽迫崦嵫！

閏位艱辛歷四年，豈知舟壑一時遷。漫言騎虎難爲勢，真悔投軀枉詢天。建國黃孫新曆數，神州赤縣舊山川。生逢堯舜吾何恨，愧乏陳崇頌德篇！

滄海匆匆又起塵，九金神鼎付何人？魚書往日空張楚，鶉首今茲已賜秦。夢裏華胥非故國，眼前黔首是新民。中徒徐衍從君笑，障塞狂瀾賴此身。

蟠蚌争持漢與淸，徒將水火困生靈！孤身轉徙慚移橘，同好凋殘感散萍。儘藉南音思故土，漫將客淚灑新亭！何當洗盡昂藏氣，一飲狂泉不用醒。

秋雨　二首

驟雨生寒始識秋。虛房人靜一燈幽。更長萬念難安枕，夢短單衾且滯留。寫恨竟無騎省句，爲身深愧步兵謀！茫茫來日愁無限，暫醉安能百事休？

秋味居然一夕經。孤燈颭颭雨冥冥。西風鳴鳥原多恨，落葉哀蟬豈可聽？每撿衣裳悲節序，卻因紈素憶娉婷。空牀寂寞羅裯冷，不待凝思淚已零！

正月十六夜作

街頭更漏細沈沈，月上高樓夜已深。散後笙歌猶在耳，客中時序每關心。亂離倍覺春光好，疏放常懷外物侵。獨有瓶梅香不減，對燈無語伴微吟。

前隊

一夫虎視萬人瘖，始覺神州應陸沈！竟是繩樞多遠志，不徒漆室有悲吟！魚書總副皇天意，豨血難盟社鬼心。前隊陳云應更惡，試將行事卜氛祲。

有感

誰遣齊州革朔風？橫流奠後昧神功。猶疑阿閣非巢鳳，忽報黃山有墮龍。反鼎豈聞封樂毅？獻符翻欲致楊雄。幽都咫尺師門遠，賦罷招魂望未窮！

對小象成詠

幽窗誰與共朝昏？賴有春風畫裏存。無語定知還結恨，相看唯恐是離魂。鴻驚洛浦波留影，鸞舞秦臺鏡取痕。一寸明珠雙白璧，贈來曾未抵殊恩。

重有感

罘網彌天竟莫逃，驚聞畫地已成牢。北方自古人爲醢，中國于今法似毛。豈有巫陽詢掌夢？空教楚厲咏離騷。櫜韜無路慚恩義，白日風霾虎豹嗥。

重見

樓前一夕繫金羈，蓬轉萍飄兩不知。江介鼓聲驚遠夢，瀛壖燈火接佳期。慚無畫舸迎桃葉，喜

趁香爐過柳枝。尋徧嬌魂心甫定，莫令鴻燕又差池。

曉鐘

一卧單衾聽曉鐘，城南昨夜記芳蹤。樓頭列苣來時滿，簾底飛霜去後濃。桂爐乍温香杳藹，瓠犀初劈語從容。殊鄉已訝回腸易，夾轂如何狹路逢？

李義山

剬詩誰及玉谿生？獨運深思寫至情。自有微辭同宋玉，何曾豔體比飛卿？華年錦瑟供長恨，別淚青袍負盛名！最悔讀書求甲乙，空勞從事亞夫營。

寫意

夢裏江南尚宛然，人歸欲與燕争先。荒涼北土根難託，容易東風戕又遷。流水多情懷舊浦，斜陽無力駐殘年。羈愁春恨相兼至，豈待花邊與酒邊？

送鮑氏姊南歸

尋常離別已沾巾，況送連枝倍愴神！遠道青山非故國，高堂白髮是衰親！浣衣君愛循陔日，簪

筆無慚負米身。豫計帷車到門後，舉家還就訊覊人。

喜得書

猶勞錦字訊平安，竟使羈懷一夕寬。莫訝回腸如轉轂，須知片札抵神丹。書稀更覺羣疑集，別久深憂再見難。自就銅爐融硯凍，報章成後不知寒。（原注：函中附丹砂一裹。）

無題

小幌垂垂辦一燈，危梯曲曲達三層。會因難得兼甘苦，情到能深雜愛憎！沈水添爐微有焰，輕綃着淚已成冰！可憐曉夢鐘摧破，空道魂銷實未曾。

城上

落日危樓亢一隅，家山縹渺入桑榆。邊鴻過後還睇燕，腐鼠銜來更嚇雛。浪遣子雲工筆札，終勞張敎敬廝徒。京華留滯春空度，悔向關門早棄繻！

故將

璽書西去罷征鞍，加膝投淵反覆間。曾把一麾安益部，浪隨萬國會塗山。君王地上侵何急？廷尉山頭望不還。浮頌瞿唐來日路，觸舟未抵世途艱。

晏食

懸薄歸來鋏罷彈。緑耩日旰未傳餐。陳遵醉後占書速，方朔飢時射覆難。洛事翻疑爲羊肉，養痾非欲就猪肝。藜羹芋飯儒生事，夏屋徘徊憶考槃。

清宮

木門清曉鎖倉琅，誰向深宮問故王。元裔幾時歸漠北？虞賓今日比山陽。空持虎旅吞華域，臢有龍旗颭苑牆。遺讖最思黄檗語，青猿相遇判興亡。

無題

遠夢無成信到遲，朝吟暮望費相思。空房寒入燈先覺，高閣風來酒不知。書短定應憐碎錦，淚

長還得擬連絲！滄溟南接松江水，歸及湔裙莫後期。

曲榭

曲榭回廊迆邐通，短楲初就意無窮。落梅點額資朝雪，垂柳扶腰藉晚風。喚月只應來海底，行雲曾不度牆東。猶憐蘭室香巢在，雙燕歸來拂綺櫳。

除書

擁節專城氣有餘，仍聞天帝降除書。威名此日同冠虎，朋黨何人擬貫魚？始信周陽茵伏貴，終嫌廣漢詬箳疏。海濱下濕天如晦，白日驚傳過鬼車。

寫意

連朝晴色滿前墀，春入朱門客始知。夢裏猶應懷故國，歸來已恐誤佳期。江南芳草常盈路，塞北寒梅獨戀枝。未必年芳竟堪恨，沾襟自是有情癡！

寓樓獨酌

不辨花光與日光，朝來并力作年芳。鶯喉自爲東風利，蝶羽還因落蕊香。美景佳辰終棄置，人

情天意兩蒼茫。離心衹向江南路，百尺游絲未算長。

歲晚遣興

廢曆何妨節序佳，只嫌時事與懷乖。亂中簫鼓無歡意，貧裏虀鹽是異膎。世網焉能掛龍虎？春池行看鬬蟆蛙。何人攜酒來蓬户？正有閑愁那用排。

丁巳除夕和遺山除夕韵

杯傾藍尾飲無何，四載京城憶澗阿。春早花將思共發，身羸愁與病俱多！梟盧爭競中宵博，簫鼓喧闐下里歌。瓠落生涯吾已定，那應逐歲怨蹉跎！

高騁

高騁雲車載霓旌，欲尋韓衆問長生。行廉豈藉蘭湯潔？世濁何妨瓦釜鳴。頌橘有時愁徙植，誅茅無地學躬耕。誰能力總扶桑轡，露凜霜嚴獨愴神！

無題

流水年華未可追，落花心緒更難知。羅屏人静春寒後，錦瑟聲殘燭灺時。幽淚盈襟空斷續，修

眉入鏡尚參差。不須鳳紙傳消息，蘭徑如今已誤期。

天津旅舍作

庭柯受雨轉蕭蕭，漸覺孤懷不自聊。客舍殘燈伴佳夢，高樓清管送良宵。重逢始識華年迅，一笑能令宿憾消。明日征輪無限意，燕臺北去斷蓬飄。

無題　二首

幽窺秋寒夢未成，凄然夜籟起愁聲！候蛩有恨知誰訴？斷雁傷離解自鳴。愧以虛言酬摯意，誓將微命殉深情。莫嫌人事多圓缺，君看姮娥萬古明。

折碎明珠玳瑁簪，九天難與證初心。山南已結繁欽恨，溝上猶勞卓女吟。預計他生終惝怳，偶思前事已侵尋。神仙豈是無靈藥？其奈波濤比舊深。

和人有悼　三首

絮亂絲繁斷客腸，高臺春去恨茫茫！鶯歌似記難忘曲，花落猶疑未斂粧。寫淚玉盤空寄意，牽

情蘭葉尚留香。天涯若有紅心草，應爲相思滿路旁。

誰教鶗鴂妬年芳，人去章臺骨尚香。妙曲由來推奪姐，奇緣從此失王昌。鶯歌子夜堪添恨，蝶舞宮城總斷腸！搗盡玄霜仙分斷，雲英何事誤裴郎？

鸞膠難續片紅飛，春去燕臺客夢稀。勸酒流鶯寒食了，照花紅燭賞心違。裁綃寫影商肥瘦，剪紙招魂問是非。桃李凋零詞客老，香銘草罷淚沾衣！

無題　三首

抽盡春蠶欲化絲，幽懷今日更難持。紙閒地下堪蘿恨，可待盤中與寄詩。楚澤何人搴蕙草？章臺從古怨楊枝。潛離信是尋常事，無那他生是見時。

蘚粉雌絃枉斷腸，遠情無夜不飛揚。冤禽有願填滄海，瑤象何緣謁上皇？儘許青陵棲粉蝶，浪將銀漢抵紅牆。蘭苕杜若俱零落，不用乘風向楚湘。

掩手香羅春已違，纖腰逐日換新圍。暮寒小院花仍斂，細雨幽窗燭自輝。漫想青禽傳錦字，長教白石閉巖扉。浮生離合皆如夢，可要纏綿悔昔非！

晚歸

暝路疏燈帶遠星，孤游行迹太零丁！新梅入手堪三嗅，舊景傷情怕再經。酒味總從醺後美，鬢

絲難向客中青。空齋今夜寒尤甚，歸去柵門早自扃。

偶成

身似冥鴻任所之，心如槁木欲無思。養生須學嵇康嬾，涉世從嘲阮藉癡。日落花飛人去後，燈殘香灺酒醒時。更將何物銷真感，牀畔棱伽共楚辭。

戊午清明後三日，三十三初度 二首

皇以嘉名肇錫余，驚心三紀送諸居。請賡屈子離騷賦，漫信虛中禄命書。原注：始余生，先人使人覘命。云合三奇四格局。有力難支天壞後，無爲轉憶我生初。清明已灑思親淚，此日思親痛有餘。

毀齒趨庭受一經，廿年孤露歎零丁。安仁頭鬢先斑白，子政書篇未殺青。故國虞淵觀落日，全家大海泛浮萍。商歌一室知何用，幸遇名醪不擬醒。

苦热坐连晓

燈影輪聲暝達晨，家家都有逐涼人。繁星照地風隨馬，密樹成幃草作茵。到處勝游交履舄，接

天寶氣識金銀。蚊雷散後朝暾出，愁絶低篷卧病身。

扇底

扇底脂光欲泛繒，牀邊汗暈乍沾籐。焚香小鼎招雙燕，雪藕清泉避衆蠅。笑語微闻仍寂静，商量纔定復瞢騰。雕欄西畔驕陽歛，未遣柔腰獨自憑。

雨後曉坐

驟雨輸涼已似秋，換衣清曉坐高樓。柳絲榆葉添新韵，雲態煙光豁困眸。淮海微禽知變化，江湖巨瓠信沈浮。何當便挈伊人去，擫笛吟詩共一舟。

秋望 四首

西風日暮動江波，楚客登臨意若何？水接滄溟秋色遠，天開平野夕陽多。孤帆自掛還鄉思，横笛空吹出塞歌。鴻雁不來菰米老，迢迢書札阻雲羅。

江上危樓倚落暉，誰云望遠可當歸？清波屢濺三年淚，白露還催九月衣。燕去空堂猶戀舊，鷗

來野岸欲忘機。橫流滿地吾將老，擬向蓑翁問釣磯。

隱賑名都百萬家，繁絃促管夜尤譁。涼風深院梧桐樹，明月荒洲蘆荻花。庾信臨江猶有宅，王尼避地且無車。頻年最感榮枯速，撫己懷人一歎嗟！

苕華賦罷羨無生，誰遣蛙蟆日鬪爭？但使窮簷安性命，不妨黃屋擁榮名。土崩瓦解嗟何及，弱吐強吞勢已成。極目神州煙霧裏，中宵狼纛最光明。

香冢

蘆葉梢梢夕照邊，何人於此葬嬋娟？韓憑死後為胡蝶，望帝歸來化杜鵑。終古佳城藏碧血，當時錦瑟怨華年！天荒地變情無盡，一讀香銘一惘然！

晚歸經玉蝀橋

圓殿崔嵬接翠微，長橋延望久忘歸。御池新漲明人眼，苑路輕颸拂客衣。罣罶頻來魚靡樂，罘罳無恙燕仍飛。千秋興廢應難計，何用裴回弔落暉！

藩街

藩街向晚靜無喧，異味來嘗出炙燔。漫詡晏嬰游狗國，也同衛鞅好夷言。頻傾苦酒瓷缸凸，厚

藉生魚櫥葉萬。祇有倭娘差可意，酡顏淺笑意嬋娟

檢舊札感題　二首

燕臺有客惜餘春，獨對遺篇更愴神！舊事空留斷腸句，此生長作負心人！鵑啼苦處芳菲歇，蝶夢醒時涕淚新！萬一年尼容懺悔，不辭桃骨化香塵。

肺疾纏綿只自傷，知無扁鵲贈奇方。織成貝錦心徒苦，詠罷瓊枝意爭忘。珠斛量愁春浩蕩，燈窗寫影夜淒涼。泉臺路近頻相待，不用神龍駐景光

歲晚

歲晚瑤華闕好音，幽篁獨處少人尋。回風往日陳辭苦，暮雨朝雲托意深。桂樹山中懷舊隱，楓林江上起愁心。衆芳總爲啼鵑歇，啼到霜晨響亦沈。

梅花詩　四首

殘鐘薄雪共銷魂，倚竹人歸自掩門。此夜翠尊空對影，他時紙帳與留痕。愁添隴上三聲淚，夢

隔江南十畝村！太息何郎今老去，春風詞筆向誰論？

未讓秋華獨傲霜，自將孤影鑑寒塘。客中花發堪垂淚，夢裏春來易斷腸！遠信好憑江上使，有情須嫁汝南王。惟憐昨夜虛帷月，不及西湖照舉觴。

暗香空傍鷫鸘衣，病酒文園舊好非。斷角荒城人去久，殘燈深館夢來稀。恨隨流水常東逝，心逐孤蓬更北飛。燕塞吴波何限路，一枝相寄漫相違。

淡月清笳信可憐，離魂此夜欲成煙。難同古渡迎桃葉，漫向東風學柳綿。長笛當筵傳別恨，流波和夢送華年。廋詞寫出知誰寄？應在孤山淺渚邊。

讀司馬相如傳

論罷荆軻賦子虛，爲人何似藺相如。弄琴惆悵因窺户，貰酒歸來卻賣車。好色未須辭痼疾，饒財應解慕閒居。武皇最是憐才主，臨死空求一卷書。

楊花

何事殘春愛化萍？相逢萬一屬他生。便教拂鬢曾無意，豈必沾泥始有情。紫燕銜來香故在，青禽飛去恨難明。斜陽曲陌堪回首，莫怪斑騅不肯行。

感遇

襟上啼痕袖畔塵，幾番離合總無因。難忘尚有辭中誓，易散翻疑夢裏身，漏斷香銷愁永夜，花飛水逝送殘春。此情何計堪排遣？衹合今生作恨人！

秋海棠

深院秋寒力不支，高樓人去恨誰知？羅衣已換餘香減，蠟苣初殘別淚滋！明月有情蛩語咽，斜陽無恙雁飛遲。紅顏損盡華年晏，衹恐重來未可期！

寓興

卻下重簾對一燈，淒陰樓外復層層。明知遠望終無益，漫道幽盟遂可憑。薄醉暫時還易醒，暮寒何處最難勝？添香暝誦楞嚴罷，妄念猶存斷未能。

高丘

高丘迢遞隔行雲，擁楫空勞越鄂君。雌蝶棲香惟弄影，孤鸞對鏡自成文。三重阿閣因風度，十

二欄干倚日曛。獨有張衡愁最甚，東西南北渺離分。

無題

複帳流蘇四角垂，香銷人靜酒醒時。釵茸拂枕蘭膏散，燈焰回衾玉漏遲。好向層波通密意，漫將殘夢引相思。牆東依舊怱怱去，風露清寒竟不知。

立秋七夕

葉高梧又報秋，簾前新月正如鈎。深恩未忍拋紈扇，舊俗還聞結彩樓。枉向素琴彈別鶴，虛渦牽牛。雲袍珠淚添多少，露盡香殘獨自愁！

無題　三首

風露清寒姑射山，真仙原不憶人間。寄情惟藉琴三疊，延命終須藥九還。贈以隋珠光可鑑，種來湘竹淚成斑。玉函靈篆經時鎖，青鳥高飛意自閑。

豈風吹夢到瑤池，早識仙家好別離。縱有珠襦并甲帳，應求璧月與瓊枝。織成貝錦心徒苦，分

得金釵誓不移。清水黃塵彈指事，靈修浩蕩竟誰知？

合罷神丹戲紫煙，明知小別亦千年。朕情鬱結將誰語？人世浮游祇自憐！圓鏡好修三五月，華鬘休愛七重天。故都芳草今何似？策馬升皇一惘然！

戲贈康君

又有流風起北岑，佳人應解憶繁欽。祇知蘭露長如眼，誰信桃瓤別有心？破匣清光愁對鏡，急絃遠道惜調琴！多情肯說相思誤，鳳紙收藏直到今。

蝶

孤客愁聞子夜吟，畫樓高處繡簾深。也知皓露終難避，更恐芳塵不易尋。風急未妨隨柳絮，夜妍還得傍花心。阿嬌衣借鶯黃染，豈要輕塗漢殿金。

歸夜

纔見春來已自傷，尊前贏得九迴腸。鈿箏漫作當時曲，羅帨還留昨夜香。客裏年光空愛惜，愁

中魂夢尚飄揚。前溪舞罷虛惆悵，獨掩重關聽漏長。

桃花

獨向空園折一枝，繁華未肯後春期。流波欲寫娟娟影，斜日還添豔豔姿。舞倦惟應臨鏡笑，妝殘猶得背燈窺。瑶池仙苑經年別，争信芳心不自持。

無題

燈映疏簾散雨絲，酒寒衣薄得歸遲。絲絃送意知何處？繡被焚香耐此時。春色已應藏柳葉，風波一任撼菱枝。可憐宋玉愁難減。虛向高唐寄夢思！

嬌樹

嬌樹晶盤卻罷妝，北方靈氣屬仙郎。關山一笛梅花落，風雨空城蕙葉芳。始信瓊枝堪療疾，可能繡被爲熏香？蘼蕪只作秋蘭伴，此際佳人正滿堂。

無題　二首

海上青鍾去幾時？人間無路寄愁思！可憐遠道空相憶，正有離懷各自知。南國春歸情化絮，北

岑日暮淚如絲！神方駐景從君乞，悔向高樓再拜辭！

華年如水恨如烟，一度思君一惘然！明鏡虛懸三五月，鬟雲應隔幾重天。玉牀石闕還相似，渴鳳鰥魚總可憐！蘭徑佳期渾未定，媿將密意訴紅箋。

中秋見月蝕感賦

誰識姮娥此夜心？空階徙倚復沈吟！每逢佳節偏爲客，但有圓時豈惜陰。蚌蛤已看珠魄滿，蝦蟆枉把玉盤侵。遥憐翠袖西樓畔，露冷風寒定不禁。

無題

蕊珠仙客罷驂鸞，瓊葉裁眉玉作冠。百和花兼香氣遠，五枝燈映夜光寒。來時雲彩隨霞帔，去後星河隔露盤。通籍自知無宿分，衹應長向綺筵看。

五月十一夜紀事

璧月流光廣座開，排雲真復見銀臺。瓊漿一例酬佳客，畫扇何曾滯上才？醉後層波隨酒泛，散

時輕轂逐燈回。狂夫祇有東方朔，也許窺簾漢殿來。

感李夫人事

燭影遙帷望未眞，招魂如此最傷神！桂枝秋氣銷何速？落葉哀蟬恨正新！續命可無仙掌露，築壇應愧白茅人。死生總負傾城意，淚洒荒埏不忍陳！

寄意

江燕飛回語亂離，旅人何事亦含悲？高樓祇在浮雲外，岐路還當落日時。每向酒杯添別淚，偶分心緒付游絲。從來無限傷春意，併入今年恐不支。

夜歸

好借殘燈辨徑歸，不辭清露潤羅衣。孤游惘惘知無待，幽意綿綿信已非。密帳橫波虛想像，空齋佳夢總依稀。繁欽最有連絲淚，回望高城獨自揮！

無題

誰教湘竹淚成斑？恨滿朝嵐暮靄間。織得鮫絲空作帨，鑄來金玦不爲環。玄霜自是仙家藥，明

鏡難留夢裏顏。蘭芷蕭疏風露重，陳辭須向九疑山。

惜別暗記

檢曆逢張事不成，採藍難得一襜盈。行雲半出千重峽，遮霧全須幾扇屏。孔雀孤飛傷勁翮，雌凰遙應送和聲。枳籬開處通西曲，那有車將窈窕迎。

三賦楊花

每向樓邊送落暉，又逢陌上點征衣。滄波有盡春無盡，燕子獨歸人未歸。化作浮萍還戀舊，颺來禪榻欲忘機。年華占斷知何益？一世從風萬里飛。

無題

移燈小曲夜闌干，憑仗屏心爲避寒。錦被文鴛和孔雀，玉樓孤鳳愛離鸞。烏棲月皎相留切，馬滑霜濃欲去難。腸斷三更書石闕，負情第一是儂歡。

採若

採若芳洲獨自歸，滿堂人散憶荷衣。誰能彈日齊夷羿，便擬乘雲覓宓妃。翠帳層波光可接，瓊

筵六博坐成圍。此情回首年華晏，欲賦同心事已非！

閑情　四首

嚼蕊調絲帶恨聽，應將不嫁惜娉婷。徒勞王令歌桃葉，未許麻姑降蔡經。雌鳳雄龍殊類物，騃牛癡女隔河星。惟餘紈素徽容在，一轡秋眸爲客青。

誤人西曲六萌車，閑殺清明陌上花，難遣郎身如蝶羽，豈知臣里即天涯。北岑日暮繁欽淚，喬木春深漢女家。鶗鴂易鳴芳易歇，綠窗珍重好年華。

六張五角事難諧，楚水何因鎮入淮。只有歡聞子夜變，更無人犯太常齋。三年總負東鄰笑，獨立空聞北地佳。金屋可成珠可覓，同心還要鳳凰釵。

越網千絲那易求，江妃雙佩總輕投。驚鴻北渚真翩若，駿馬城南好載不？泥裏柳綿多滯着，溝中桃梗信漂流，朝來怕向汀洲見，卅六鴛鴦早白頭。

無題

幽意芳菲比麝熏，醉情歷亂過濃醇。客中瓊佩投神滸，夢裏羅衣化彩雲。楚路皋蘭搴未暇，越謳山木悵難聞。深心應共身長在，只恐悲泉日易曛。

金縷曲　四首

此事能成賴蹇修，更勞江上木蘭舟。桃花仍遜前年面，蓮蕊雙開此夕頭。且喜弘農新得寶，不煩鄗淥更澆愁。因緣遲速關天定，轉笑懷春不待秋。

真教福分屬癡頑，不畏回風阻海山。阪外茹藘空自遠，溪邊黃葛竟能還。桑中喜勝三軍懼，李下疑從百口訕。一事對君先懺悔，從前怨曲總宜刪。

多謝娉婷善試心，累人腸斷是沈吟。只知鄭客懷珠佩，難學長康咒棘針。竟得團欒知命永，轉因迂折見情深。前旬一樣看牛女，但覺佳期不似今。

女牀有樹隱雙鸞，斗帳香微漏未殘。深夜燈花知喜慶，連宵烽火送平安。避兵從此堪偕隱，蠲忿由來是合歡。一炷盟香心上熱，定教一世不能寒。

雜感　四首

極目中原萬里昏，蒼生辛苦向誰論？愁霖沒地黿鼉喜，壞氣衝營虎豹奔。執法豈能誅比屋？收權仍見出多門。棟傾舟覆關天意，獨立風塵枉斷魂！

出門西向是長安，天帝除書日日看。建節專征皆上將，計金小僞亦高官。直教狐鼠成貔虎，盡

道鷹鸇勝鳳鸞。粉飾升平君莫笑，古來原有沐猴冠。

子錢稱貸竭軍需，豈料窮閻更困痛。直指猶持沈命法，監軍都佩避兵符。空將豨突摧强虜，坐遣狐鳴拓遠圖。今古魯陽争戰地，揮戈還恐日長徂。

弭亂誰聞肉食謀，幽都一望爲君愁。真疑舉國皆朋黨，直與齊民作寇讎。閭左幾人逃桎梏，域中何日静戈矛？地維絶後身仍死，枉羡共工據冀州。

宫渠敗蓮

朱欄干外御渠前，秋意殷殷付渚蓮。自有殘香供客燕，漫持新恨與哀蟬。採荷舟去將風夜，飲葬人來欲暮天。千遍徘徊君不見，古壇深柏共凄然！

無賴

無賴游空百丈絲，牽花縈柳太支離。風幡不起仁心動，井水無波客意癡。宿世有緣留一枕，此生何計釋千疑。香囊約指從君索，叩叩拳拳祇自知。

晚香玉詩

直類公孫在鄴城，更如秦女下瑶京。芳馨本合儕佳卉，祕記真應補小名。腰鼓舌簧稱絶技，齊

僮趙女逐新聲。憑君試唱歡聞變，坐上何人不愴情！

寄人詩

迅羽駒馳豈足方？一春愁緒未銷亡！繁花縱好何關事？美酒彌醇衹斷腸！金字經抛書閣畔，烏皮几隱藥鑪旁。傳聞莊蝶多奇夢，欲信卮言恐渺茫。

寓意　二首

漢女清歌到桂堂，歸舟頻想翠旗光。路遥寧止重城隔，河廣難憑一葦航。作計尋歡終扞格，無心留物衹頹唐。誰知綺席千條燭，猶逐蒲龕半炷香。

小樓終日對花飛，衹覺春林盡馥菲，薄醉未成人已去，殘陽欲斂燕仍歸。勝游空想青驄馬，悵卧真牽白袷衣。交臂流光已相失，何勞遲暮始知非。

正謂

正謂疾憂初得閒，誰知苦樂定相償。落山風大方名蠱，近死心灰莫復陽。蓬轉萍飄隨大化，蟬

今鶯昨送流光。年來空見難遮斷，便欲捐生付法王。

聞道

聞道乘危更着鞭，旁觀應爲淚潸然！黃衫空弔繁花滅，錦瑟難教別夢圓。儘有琴尊酬寂寞，漫從牀笫寄纏綿。忘情太上真堪法，莫藉鍾情效晉賢。

椒堂

椒堂荃壁訂佳期，蕙帶荷衣慰我思。損疾遄來方有喜，革言三就又何之？瓊枝見後飢能療，玉骨消餘瘁不辭。久信蘭香愛張碩，雲駢已駕漫遲疑。

重題晚香玉詩

北方一人才獨立，陽春三月花亂飛。試詢江上浣紗女，何以漢浦投珠妃？畫梁清聲繞復繞，繡幕明燈歸未歸？惟聞窈窕住西曲，空有魂夢隨南威！

漫成

急景窮陰自可悲，愁心病態益淒其。明珠玳瑁俱當毀，皦日黃河兩莫追。已分死生長契闊，祇

憐終始太參差。南山萬竹難書悔，付與高旻大塊知。

寱語

琬琰苕華此後分，秦臺簫罷悵西曛！依松蘿蔦知無日，在笱魴鰥羨若雲。採若芳洲人自去，搴蓉木末意徒勤。惟應夢想青溪妹，何處迎來白石君？

井里

求生亂世意多違，避患深山計又非。井里連年驚寇至，板輿何處奉親歸？祠前故栗休輕折，天外寒蓬尚獨飛。秦俗未平身漸老，窮途懷古淚空揮！

南還道中經洹上村有作

洹上村臨大道邊，漳濱雲物正凄然！金椎入地應無用，繐帳飄臺轉可憐！巽位有心成禪授，樂推非運惜顛連。汝南它日修家史，公路猶應遜此賢。

海上雜題　四首

海市蛟螭吐氣新，名都士女鬬陽春。吟詩也擬消長日，開卷真思問古人。四望交疏通霧雨，一

隅區脫閉煙塵。年光已付閑蜂蝶，對酒逢花莫愴神。

細雨如愁緩緩來，清樽向晚不曾開。嘶驄隔巷障泥去，擫管高堂簇苣回。幾處流人成聚落，千家畫地起樓臺。海堧掌火春如許，數口羈貧豈足哀？

永巷微風兼酒氣，通衢明月助燈光。連交合勢揮鞭客，强笑真嚬挾瑟倡。盡破愁城來樂土，衹疑舊縣遜他鄉。迂生久結飄搖恨，偶預歡游也欲狂。

杯裏莫分清濁酒，篋中休覓短長書。朗吟下里黄苓曲，閒約西陵油壁車。捐國真如游建德，馳心妄欲到華胥。雛鶯小蝶皆吾侶，暫得嘉辰樂有餘。

謝問

虞初見說堪承問，漢史驚聞可注經。難決路童爭曉日，且師主簿對靈星。祭魚已愧輸獱獺，獲鼠深慚辨豹鼮。遲暮子雲耽寂寞，謝君載酒到玄亭。

庚申元日作

元辰清曉雪仍深，坐盼陽和變積陰。自笑拙爲宜躑躅，何勞佳節警侵尋。新歸且識還鄉樂，獨寐難忘在澗心。最惜寒梅猶未蕾，此時尊酒對誰斟？

送解伯

解伯張姓，奉節人，居武昌，學高等師範三年。今得文憑而去。

累年始見性情真，握手江干惜此辰。小學家風記張竦，故鄉人物愛唐甄。才高肯斂能安己，世亂無營爲養親。我念外家須戀蜀，他年相就瀼西濱。

寄經宣

經宣許姓，梁山人。頗諳小學，文詞亦能爲。四年前寓書，請余爲師，歲時通問，意氣殷勤，至今未相見也

神交數載會猶睽，每對西曛憶宕巴。已愧景真追叔夜，難同楊子誨侯芭。江湖可泛休掊瓠，機穽宜防漫說瓜。意氣相同便相愛，幾多儹面等天涯。

題張丞相丈與黃再同書牘册子

才比江陵學茂先，獨從訖籙苦支天。即今索靖書藏帶，在昔王詢筆似椽。字到通神非勉强，語

關鑒古亦精妍。碎金難向東山覓，不過西州也慨然！

春日雜詠　四首

北裏絃繁火照筵，長衢輪滿埃連天。趨時主父縱橫術，稱意張華輕薄篇。盡日閉門游太古，有時呼酒代狂泉。人間何世春非我，每對芳妍只慨然！

江皋蘋芷麗新春，朔野風沙惱旅人。綠螘熟時呼好伴，紙鳶墮去問比鄰。社過燕壘紛在眼，寒退羊裘未離身。世事成虧君莫問，吾儕原是葛天民。

城南樓觀接浮雲，縞袂綦巾樂我云。看遍俳諧兼角觝，歌殘捉搦復歡聞。夜長只怨華燈少，場散還愁畫轂分。獨有憑欄明日意，佩壺來此對斜曛。

暫欲持齋宜止酒，未能倚市且傭書。蛙聲入耳成新樂，蠡簡填胸覺古虛。靜室琴音思叔夜，遠山眉黛羡相如。破愁正有高歌在，君若齊心試和余。

三月十二日，隨幼五至其家小坐，同飲漢上，罷歸，卻寄

開歲正應數此游，殘春孤艇寫離憂。悲愉本與人間共，貧賤原非我輩羞。詠到白華詩補闕，傾來縹醑酒銷愁！平生微尚姑宣說，最愛它囂與魏牟。

貽劉生

劉公祭社令名存，廉吏無金遺子孫。已見二難繩乃祖，更欣一旦及吾門。機雲並譽標前史，孔李通家逮後昆。羸病侵尋荒學久，愧無妙義共譚論。

黄鶴山

黄鶴何年復卻回，飛樓今日早成灰！長江畢竟東流去，詞客曾經幾輩來？洲上三春芳草綠，笛中五月落梅哀。雖無好句𢈔崔李，到此登臨亦快哉！

六月初三夕作 二首

戰聲隱隱度江天，周呼何來警客眠。伏甲豈虞機事泄，折衝翻遜廟謀全。將能輕死身難貴，兵既無名志不堅。蛇鬬鄭門君莫問，但求黔首免戈鋋。

燈微香静近三更，入户涼風爲解酲。頓悟華年非舊日，偶因閒夜溯平生。貞松白水空相誓，大藥黄金兩未成。賸有羸軀隨梗泛，更垂衰淚聽鐘鳴！

國學卮林付刊感題 二首

新舊本來無定相，是非何用苦相爭？要從言象荃蹄外，盡泯吾人正負名。惠子多方成駁道，田巴高拱謝洪聲。誰能悟徹寰中理，一任天鈞運兩行。

梧臺燕石裹重綈，敝帚千金理亦齊。道術終爲天下裂，民情本自古來迷。妄心各類蠅鑽紙，曲說誰防蟻潰堤？百慮殊途特相齒，何妨東向不知西。

題舊稿

鶗啼蛩唧任其天，有意驚人轉足憐！忘相忘言慚我拙，心聲心畫倩誰宣？華胥夢到知無日，盎簡名留定幾年？從此懺除猶未晚，一燈明處禮金仙。

詠史

絳帳傳聞會列仙，青衿從此樂羣賢。馬融閣下承惇史，伏女帷中授逸篇。今日黃書勞並課，他年彤管費重編。河洲窈窕風詩首，譜入鱣堂太古弦。

苦蚊作

困來便欲擬梧眠，忽有蚊䖟過我前。羸露本難供一頓，喧囂未遣入初禪。亡身求飽寧非拙，害物營生亦可憐！業力不忘吁足畏，形無巨細願同捐。

九日偕婦弟王邦銓各攜兒女游洪山

漫採茱萸作佩囊，徒驚節序又重陽。聊因談讌忘多病，更喜登臨近故鄉。陳迹十年成隔世，高標千古峙崇岡。沾衣酩酊俱無謂，且放孤吟到上方。

獨居感事 二首

疏雨聲中早閉門，生涯時事兩休論，窗邊黃葉催羈恨，屏上青山寫夢痕。酌酒似聞龍可勸，忍寒惟待鶴能言。朔風暫息悲笳起，獨撫枯琴憶故園。

禁闥倉琅久不開，胡僧無計問殘灰。河邊羖攊衝天去，野外蜚鴻蔽地來。巢父讓王非實事，譙周謀國是奇才。御街卻有銅駝在，未到荊榛且莫哀。

感事 三首

日落空城寒意侵，閉門久已廢登臨。蒼生萬態淆歌哭，瀛海千年異淺深。夢入華胥非樂土，詩成梁父自悲吟！狂泉味美何妨飲，祇恐難違獨醒心。

漫向陳編弔廢興，眼前成毀感難勝。人間萬事俱零落，世界微塵孰愛憎？絶訝驚風吹白日，早憂深谷變高陵。閶風只在橫流外，清思篇終欲上騰。

繫國包桑計必安，私憂一室信無端。山傾每有霜鐘應，瓶凍遙知海水寒。盍喜胡桐來大夏，漫教魯酒誤邯鄲。披艱掃穢吾何冀？所冀巖阿詠考槃。

辛酉生日述懷

好春猛雨狂風裏，生日清明上巳間。辛欲吹齏懲往事，酉宜飲酒發新顏。四方弧射追皇覽，十載蓬飛憶故山。老母康强兒黠慧，閒愁縱有也宜删。

上巳日，本計出游，會戚家有喪事，兼以寒，而祓禊遂廢。對燈成一律自遣

游既無心豈擇期？良辰自與俗相宜。已教積雨過寒食，枉對孤檠酌一巵。春半春深情漸進，人

歌人哭事多歧。唯應静展王珣帖，（原注：近日方臨伯遠帖）不畏愁霖没俔池。

坐上

坐上琴絲只自嬌，總無方法駐良宵。隔年曾聽朱樓雨，垂老微憎玉頰潮。早辨閒情兆共減，未愁奇氣酒能銷。嘶驄歸去孤檠好，長與羈人伴寂寥。

贈吳生

軍亂通都夜夢驚，播遷猶幸得全生。窮途自致非人咎，遠道來看見子情。陋巷莫愁炎暑逼，小樓常有晚風清。扁舟若具須相待，久慕鴟夷變姓名。

還寓作

寢兵救鬬願終虛，養母全生樂有餘。莫怨十年三避地，應欣屢徙復還居。笑看孺子捎蛛網，閒督門生檢蠹書。炎暑如斯渾欲忘，曾從委巷寄蘧廬。

留吳生

何止安寧慕友生，特緣危難見交情。玄亭已載侯鋪酒，玉貌來同魯仲城。深樹追涼蚊晝出，遠烽告急鳥宵驚。黃塵滿眼行車絕，君縱思歸也漫行。

寄懷孫生

得逃烽鍉籍三靈，還向蘧廬抱一經。劉炫猶難免飢餓，宋鈃空自羨安寧。知君西望裁詩苦，悔我南歸作計輕。相望大淮享黃髮，莫辭彼此各沈吟！

原注：孫生近有西望篇寄余，辭甚辛酸！

壬戌除夕

令節人閒我未閒，對燈展卷更無眠。清風入室爐增炭，積雪融簷砌響泉。經亂街衢何寂歷？寡營歲月自安便。私心但祝衰親健，長此羈棲亦晏然！

春感

黯黯頹陽湛湛江，春愁暫起便難降。蜂緣獲蜜須求侶，燕已巢林尚欲雙。病裏獨親燒藥竈，閑

中頻啓看山窗。半年止酒真無俚，擬外形骸近酒缸。

有賦閨情，限溪西雞齊啼爲韵，中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半雙兩丈尺重，凡十九字，頃見徐書受教經堂談藪，載其自作及諸和作，絶無工者，戲爲改之，示介臣外生

一丈紅薔蔭碧溪，柳絲千尺六闌西。二情難學雙巢燕，半枕常憎五夜雞。九日身心同夢杳，萬重雲水四邊齊。十中七八成虚象，贏得三春兩淚啼！

尚之又有同前韵，用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十六字，詠秋閨詩，兹放其體，賦得江村晚眺

滄江流急合清溪，乍有漁聲斷浦西。蓼岸千眠藏立鷺，茅簷咫尺對棲雞。遥山漸與高空澹，新月初同小樹齊。秋水落霞兼竹石，出門看到暝禽啼。

十一月初六夕作。明日爲亡室生日

別已無期夢轉疏，匡牀一念自縈紆。蒙鳩掛葦身難恃，蟋蟀鳴堂歲易除。蕭寺孤棺歸計滯，他

生比翼誓言虛。唯將癡念憐兒女！縲絏盈懷不用書！

上巳與人游洪山

試向郊原賞此辰，地偏仍有禊游人。卿曹即是留連物，野外原多浩蕩春。佛壁前題存駁犖，僧厨佳饌出逡巡。晚歸莫患城闉下，正要殘陽照鞦茵。

感事　二首

誰信烝人發殺機？棟傾舟覆欲何依。觸蠻勝負無優劣，凡楚存忘有是非。經亂衰親添白髮，哀時詞客惜斜暉。萍浮南北吾良憊，獨立蒼茫淚滿衣！

十年害氣滿神鄉，禍亂相尋一國狂。梼漆櫄楞盡相類，沙蟲猿鶴總堪傷！運逢水火民何罪？星判參辰帝不臧。亦有登樓王粲恨，河清無日意旁皇。

釋言　二首

卻曲迷陽失所之，懷賢欽聖復淒其！抄書漸欲成書簏。嗜酒何嘗咒酒卮？天半鸞音蘇嶺嘯，檻前山翠茂陵眉。寄情有地吾將老，筆舌悝𠍩總不辭。

二毛此歲漸如星，千箇何年竟殺青？萬事當前同觀雀，兩豪侍側等螟蛉。養生閒集諸丹要，棄

日新箋十博經　寄語魯連黃鷗子，非唯杜口亦忘形。

二月十五日病不能出，簡王生

春半年除惜已深，那堪藥裹復關心？風光荏苒悵懷抱，節候依違付枕衾。南陌淺蕪遲試馬，小園疏柳早鳴禽。惟應坐盼侯芭至，寂寞玄亭酒共斟。

憶曼殊

常憶彌天一曼公，小詩清絕畫尤工，早梅飛瀑師齊己，遠渚寒汀效惠崇。豎義偶超經卷外，逃禪多在酒杯中。阿難道力終堅定，未覺摩登梵咒功。

夜檢篋理文書，因憶往藏金約指一雙，並有文字，一曰有如皦日，一曰長無相忘，刻鑄極精。三年來以人事拂心，未嘗御手，不知何時失去，遍尋不得，悵然成詩

葉落鐘鳴夜漸遙，檢書稍欲慰蕭寥。人天有願俱難遣，金石無情亦易銷。舊物久亡能繪狀，閒愁已刈尚留苗。從來盟首多虛語，鐵券煌煌只釀嘲。

卧病簡王雍

陋室荒園好結鄰，朝朝走覓不辭頻。江城秋早增羸疾，人世途窮念懿親。萬里涼風吹永夜，一篇齊物遣蕭晨。如兄已是超塵外，憔悴應憐倚樹身。

酬容子

嗟君清句孰爲鄰？發響淒然感我頻！故里田園勞夢憶，早年兄弟見情親。澄河縱遠非無日，愁夜偏長亦易晨。階級可輕門户重，相期彼此愛閒身。

壬寅歲來武昌時，父友李護督停棺長春觀。侃從李氏兄弟，常宿是間。今十餘歲矣。秋日來游故處，猶能指記。外生李炎有作，遂次其韵。

古屋塵凝感昔游，寒郊此日又逢秋。孤蓬自轉閒身在，上藥無靈術士愁。尚想姻朋殊貴賤，久

將生死等休浮。道旁琢石成華表，遼海人歸亦白頭。

秋興

西風晝夜入樓清，暫廢披吟自適情。盡拓窗帷看樹色，少留燈焰聽蟲聲。青山不任移文誚，白髮還緣卧病生。聞道鄰園正培菊，早謀佳釀待花傾。

去年以閏月廿三來武昌，今一朞矣，感賦

飄蓬原未定還期，江上誅茅又一朞。微奉極知猶忝幸，全家且喜免分離。鄉看秋草無歸路，門對青山有好詩。落日闌干仍北望，長謠登岳憶年時。

狂風

已識南風遜北風，揚沙三日萬方同。早寒便欲行冬令，晚穫還應棄歲功。畏佳山林吹籟後，蕭條廛里閉門中。焚雞礫狗俱無益，且匿深帷學宋聾。

效古

自斷微軀漫問天，强隨鶗鴂送流年。恨多少視宵長短，人合離殊月缺圓。水爲情深才似淚，蘭

非香重不成煙。累生癡業平生事，只對殘燈一惘然！

静夜

落葉紛然拂瓦鳴，琉璃石漆自熒熒。寒衾殊負傾罍意，僻巷猶來擊柝聲。長冀有憑推昔識，深知無語狀秋情。樓居萬態原蕭索，静夜靈臺倍易攖。

阿閣

阿閣雲高護綺疏，但聞雷響學鸞車。紫房人戲招威鳳，白石郎來從巨魚。幾許歡悰辛苦後，一番聚合別離初。蛛巢蝙拂傷懷地，憶舊相尋祇望舒。

晏起作

追補晨書須暝寫，常將午饍作朝飡。孤眠便似參初定，晏起應知獲暫安。好易性情寒食散，不勞酬酢獨絃彈。閒居曆日真無用，一室悠游歲月寬。

揞枕

揞枕凝思到四更，萬聲俱寂賸蚊聲。屏間人醒看燈睡，窗外風淒助兩成。檢曆不疑秋欲半，剬

詩惟慮夜將明。鄰雞也似知人意，故向門宵緩緩鳴。

感事

無復清塵憶濁泥，竟看野鶩勝家雞。巫臣果肯逃奔晋，大叔何妨誘寘犁。總角笑言空晏旦，白頭辛苦各東西　滄波豈是湔愁物？中有鮫人夜夜啼。

九日吴生至

連日秋晴接重九，登臨無侶亦無歡。晨簷鵲噪知君至，陋巷駒維以我安。江色遠連三楚壯，酒腸新爲一人寬。急尋下澤遨游去，斜照滄茫共倚欄。

寓樓獨坐言懷

無賴游空百丈絲，牽花縈柳太支離。風幡不起仁心動，井水無波客意癡。宿世有緣留一枕，此生何計釋千疑？香囊約指從君索，叩叩拳拳祇自知！

食鮰魚詩

歸來彈鋏腹長枵，賴有嘉魚且佐庖。豈畏陸生譏啗茹，幾同夢得憚題糕。河豚縱美猶藏毒，海

餖雖鮮未厭饕。不是寶公工吐水，罟師焉得餉吾曹？

贈田生

田郎器宇信堂堂，不遺私懷慮面墻。豪逸是家生有種，遨游及暇樂無方！春風駿馬馳修路，秋日繁蟬警夕陽。我有良規期子佩，從來淬礪出干將。

病瘧，檢近世方書，乃知皆蚊所爲也，戲書一首

惠施空有五車文，智巧終須困一蚊。豈有帝苗翻作鬼？始知禹鼎未圖君。朘生已歎侵膚切，防患真宜縛葦熏。杜困三年蘇不受，此中邪正恐輕分。

元日小坐抱膝亭成詠

春襟正恐鬱難開，城畔危亭况獨來。江海餘生原澹蕩，歲時佳節轉徘徊。臨風亦有憑軒恨，隔浦空思攬筆才。醉裏斜陽不堪問，浩歌初發意先催！

正月初二夜坐作

空宇寥寥更少鄰，孤吟漸欲接青春。寸心未肯欺明發，一世何由免旅貧。獨寐愁懷長有信，久

離消息定難真。寒燈不解無聊意，映得瓶花瘦類人。

初春四日引兒女挈酒果久坐洪山

春晴人意自欣然，且與兒曹覓所便。出郭見郊彌爽朗，佩壺得地即留連。最宜遠水明殘照，略厭悲笳動晚天。處世貞孤甘物論，此游汝輩共前緣。

戲爲變體詩賦得雞籠山九日會

共上雞籠作重九，北湖南埭水悠悠。金陵王氣有時收，繡口人才不用搜。風裏黃花堪送酒，霜前白雁漫傳愁。斜陽腸斷依衰柳，歸向誰家醉玉鉤？

戊辰春日後湖菱洲人家即事

叢樹陰陰水擁洲，蘆苗深處出羣鷗。當門山是忘形客，遶屋花供卒歲謀。城上鼓笳聲自急，湖中漁釣事偏稠。身經治亂無心叟，看到曾玄未白頭。

己巳除日

匝月凝冰涸硯池，今晨微暖到梅枝。漸看兵甲盈天地，何用璇璣正歲時。臘鼓最憐千户寂，春盤聊供一家嬉。桃弧葦絞曾無益，風土須教孺子知。

戊辰閏二月十三日，寒食前一日也。約旭初等凡九人泛舟玄武湖看桃花作 二首

湖波山氣接城闉，四并何期集此辰。巧閏花朝作寒食，喜携稚子伴嘉賓。崇桃積李天容絢，綠篠青蕪野色匀。莫惜捧甖成酩酊，今朝縱意遇劉倫。

豐潤門頭上畫船，蔣陵湖畔屢洄沿。高樓正出萬花上，美景猶當二月前。浄洗水精成妙域，密排火齊照諸天。纁黃歸路休惆悵，已與朱櫻訂後緣。

寄懷林君瀋陽

蹤迹差池似燕鴻，虛襟商畧幾時同？鶯花送酒情無待，山澤回車路易窮。威輦豈嫌居洛下，幼安何得滯遼東？平生操異交仍密，每對松筠輒憶公。

靈谷寺

踏遍金陵寺寺苔，更尋靈谷小徘徊。深松半作龍飛去，斜日惟聞鳥語哀。廢殿歷年層甓在，異

花先候數叢開。苾芻頭白傷袄亂，曾見焚林劫火來。

擬傳青主金陵不懷古

北阜頻聞鬼受封，南塘且喜盜皆容。石雖無耻明三品，闕既難成借兩峰。堪笑湖名同燕雀，可能山勢比盧龍？黄旗紫氣功安在？明鏡冰花讖自凶。

約汪生諸人上巳日泛湖

多病彌懷解褉情，流觴尤願集羣英。佳辰興會蘭亭遠，元巳風光穀雨清。夏統豈妨歌小海？摯虞寧畏貶陽城。惟應振策囂塵外，蓮萼洲前共濯纓。

湖神祠壁間一詩曰：落盡櫻花燕子來，水亭掃盡戰時埃。風雲西北争王氣，賓主東南迓上才。湖柳湖煙非弱水，山花山鳥傍强臺。未隨許掾朝金闕，先逐征蓬賦七哀！後署環天，和許苓公。吟翫良久，遂和之

誰向湖亭得句來？墨痕猶未罩輕埃。銷魂晋苑無情水，傷亂秦川貴胄才。曝藥如聞吟小海，彎

弓空記畏軒臺。鶯花煙柳年年在，若比青蕪意未哀。

禮宗仰上人塔在棲霞寺後山

落彩苔岩忽數春，頹陽隨塔共嶙峋。前生捨宅稱居士，勝業傳經是應真。原注：頻伽精舍藏經，師所校刻。漚漬花飛空着袂，原注：予嘗訪師于上海猶太人某氏園，師所主也。攝山泉咽獨沾巾！迷途苦海知何限？卻羨吾師見法身。

三月九日復同陸生及子姪泛湖，至後洲買櫻桃

小門北出即船浜，落日微風水一泓。移棹有時妨翠荇，滿籠無意得朱櫻。嵐光澹沱低連樹，煙縷霏微靜繞甍。愜意幽尋殊未極，忽聞同泰暮鐘鏗。

三月望有作，時去立夏僅二日矣

卜居江國暫安便，不負芳菲是此年。郭外山供排日訪，花間月見四回圓。風開苦楝留春在，雨

洗朱櫻接夏妍。何許令人小怊悵，夕陽明處聽啼鵑！

庚午五月癸卯，偕潘君叔侄，挈仲子田，

游善慶寺。久坐掃葉樓，漫書長句

高閣憑城草際天，三山雲外最清妍。斜陽正欲依欄角，平野全教落几前。賴有觀臺供嘯詠，不妨花鳥見留連。巾車將去休嫌晚，假日銷憂足喟然。

秋曉簡汪君

白袷禁寒候又更，蕭晨隱几意難平。極知江國山川好，無奈鄉心日夜生。廢醴獨愁鉗楚市，說瓜同恐墮秦阬。喜君苑秘多于我，可有靈符解辟兵？

苦雨示潘生

雲外鍾山與我忘，簷聲入夜鎮淋浪。已知米價毋煩問，且喜兵塵暫不揚。紈扇即今還在笥，苔衣取次欲升堂。一燈雙鏡觀心了，未覺愁霖困子桑。

寄某君

愁聽哀鳴集澤鴻，又驚豺虎遍遼東。薦紳都有妻孥念，鑄鼎難銘魑魅衷。滄海波濤真震盪，鍾山雲氣益冥濛。殘生憂國殊堪笑，君正居幽我轉蓬！

輓樊君

位置雲林東澗間，陸沈避世老猶頑。谷陵恨爲常娥滅，香火情終古佛關。得句渾如風過水，看花只道日依山。春來樊子偏歸去，辜負燕池草色閑。

春盡日作，時聞倭警已三日矣

荼蘼謝後意闌珊，怕見春歸只掩關。已乏長戈回白日，漫勞濁酒駐朱顔。風塵頓覺鶯花慘，雲鬟難求歲月閒。去日游踪休更覓，恐教哀淚灑榛菅。

八日寄童生

此歲秋懷倍不禁，佳辰黃菊未須簪。雲山北望皆愁色，鴻雁南來無好音。匹士敢言匡國分，早年虛抱濟時心。想君與我同寥寂，各對空庭倚樹吟！

辛未歲暮書感　二首

殺節凋年慘慘過，唯將涕淚對關河！滄溟鰲抃移山疾，武庫魚飛棄甲多。一國盡狂應及我，羣兒相貴且由他。賢愚此日同蒿里，只恐無人作輓歌！

弧張孤說事何如？載鬼仍驚滿一車。北門把漿空有象，東郊種樹尚存書。失巢佇弔依林燕，聚糝先憐在沼魚。原注：遼民頗感呴呴之仁愚矣 病肺愁時逢止酒，那能因夢到華胥？

辛未除夕，和蘇子瞻除夕野宿常州城外詩　二首

途窮曆盡兩非悲，衹恨支天力已微！眇眇一身仍有累，恢恢六合竟無歸。歷艱卻信知人易，訪舊還憐識我稀。惟幸妻孥差解事，晨征夕宿總相依。

休愁國運與年徂，櫪驥猶思致遠途。療疾若能先蓄艾，避兵何用更求符。心長種種盧蒲髮，計拙星星陸展鬚。獨有春雷堪起蟄，願隨萬彙共昭蘇。

壬申元日示温氏妹

同産惟存我二人，亂中投止益情親。關河迸散魂方定，天地回游歲又新。羽檄漫傳千里信，桃

符權作兩家春。橫流後日終能奠，垂老相望記此辰。

遣悶

北地無春亦有春，柳條經社一番新。燕歸舊宅偏先我，花發空城定憶人。激氣秦箏翻悒快，祛寒魯酒暫情親。晝閑偶想郊游樂，不奈長衢又起塵。

壬申生日，適逢寒食，感懷，示及門諸子

今年生日逢寒食，晨坐思親涕自零。報德敢將門律墜，懷歸惟冀世途寧。未須名酒心先醉，數值佳辰鬢易星。且喜諸君憐我老，暫銷憂患共研經。

壬申上巳，什剎海禊集

淨業湖邊柳始稊，太行晴色映闌西。客中節序過寒食，亂後園林憶舊題。朔野正憐春物少，危樓仍見夕陽低。主賓萍合還雲散，頭白城烏暝自啼。

四月十三夕中央公園作

枌栩婆娑又一時，廟屏變置耐人思。綠陰未滿春仍在，紅蕊將殘客始知。側徑荒苔迷屐蹟，長

溝流水憶心期。亂來游興真蕭索，偶得憑欄醉不支。

胠篋

發冢爭如胠篋工，臚傳猶見大儒風。已從甄井搜神璽，更入陽關取寶弓。天智焚餘歸牧室，淇盧夢裏去吳宮。惟應灞岸留金狄，會有摩抄兩禿翁。

清明後一日出游

猶有餘寒不凝春，暫逢晴日即佳辰。山川幸是無今昔，魚鳥何曾解主賓？隄柳未齊思拂馬，野桃初放懶窺人。清明雖過重三在，好向郊原索醉頻。

上巳日不出

漸覺人間春可哀，獨居深念罷登臺。紙鳶風裏游驄出，原注：客傳前一日，賽紙鳶於雨花臺，賽者數百人，觀者十萬人。玄武湖邊畫鷁開。原注：有人約修禊於湖神廟未往。南國鶯花增靡麗，朔方笳鼓助摧頹。無情合是秦淮水，仍爲羣賢泛酒杯。

九江舟次曉霽望廬山

江鄉已報水齊簷，乍喜雲開黛映簾。老日尋幽無濟勝，俗情避暑反趨炎。異方花放深崖裏，上古碑留絕巘間。多謝山靈仍憶舊，爲搴岫幌許相瞻。

過安慶望迎江寺塔懷舊游

皖城孤塔勢嶙峋，十九年前記一登。江水茫茫趨大壑，天風浩浩拂高層。青山長往言難踐，華髮重過世未澄。獨倚柁樓追舊蹟，轉蓬無定恨填膺。

歷馬當小孤漸見廬山

修艎直過馬當前，天淨遙貼五老顛。浪合江湖清濁水，風分吳楚往來船。小孤別隝迎斜日，敷淺高原出遠煙。少壯經過凡幾度，閒中始見好山川。

女兒城

筍輿相曳上連岡，壘石當塗似女牆。出霧川原紛漠漠，陵雲松栝鬱蒼蒼。遠情便欲馳江表，高

步尤思陟漢陽。我有人間佳偶在，蕙幃無意訪蘭香。

豁蒙樓偶成

高閣殘陽似舊凭，芳洲綠樹是新增。人家一水分歌哭，世界微塵泯愛憎！作客轉憐巢幕燕，忘名寧忌點衣蠅。藏湍隱霧非難事，失笑鍾山且未能。

章君以白門感事詩見示，用元韻和

蜀鵑啼血閟深寃，歸燕操泥戀舊痕。敢謂邦人無父母，獨看黨局付兒孫。橘中觀奕身何託？藕孔逃兵術漫論！知有泝江相續恨，青蕪已滿兩東門。

又報

又報匈奴有嫚書，橫行樊噲定何如？北門已訝闖飛牡，南國空言巷出車。擇蔭窮山馳急鹿，跳波滄海起神魚。樓船失計資徐市，追咎秦人恨有餘！

雨中簡汪生諸人

霖雨真能困子桑，新哀未得等彭殤。繞庭敗葉增宵寂，堆案殘書減晝長。同好總爲憂患侶，窮

鱗須覓呴濡方。莫嫌酒戒頻頻破，欲趁凋年共舉觴。

十月二十七日雨中馬生見過

暮雨聲中來故人，卻緣別久見情親。歲寒松柏欣俱健，溟竭鵬魚歎共屯！讀易漸能知損益，論詩近欲泯甘辛。喜君曹務仍稀簡，滯義時時得所詢。

清明日行鍾山下，自孝陵至蔣廟，還泛後湖作　四首

兔窟龍盤竟未分，丹崖碧嶺似遭焚，六朝王氣餘春草，一片殘山對暮雲！石表巍峩何代冢？玉衣靈爽舊時君。桃花無數啼鵑血，漠漠川原日自曛！

擬上春臺眺遠方，游氛慘霧總茫茫！青松隴樹濃勝雨，白石巖扉澹似霜。澤畔蒲充兵士箭，江干竹遂羽林槍。祇餘野哭聲淒絕，對此佳辰倍斷腸！

白楊風度紙錢灰，舊節人家上冢回。壞道已侵吳帝墓；平蕪尚繞誌公臺。黃旗應運還同盡，青骨成神自可哀！卻喜村醪未高價，不辭冬釀爲君開。

誰檥游船向水湄？微波風動綠參差。居人未忍忘寒食，湖水猶能似舊時。北郭飢烏爭腐肉，空林睇燕憶罘罳。辰良景美難兼得，載恨歸來怨日遲！

汪生言昔稱蒲柳先零，實不盡然。冬日偶行土橋東，見垂楊數樹，亭亭猶昔。感其言成一詩

楓丹菊皜映霜天，最喜垂楊拂晚煙。翠色尚存宜有燕，清陰未徙已無蟬。獨留老眼看斜日，政用羸形致大年。應是南宮移植好，託根休羡白門前。

惠殤　二首

雞籠山下石橋西，舉室歡娛變慘淒！垂老日先傷短折，無情天亦解悲啼！原注：數月不雨，惠殤之夕忽雨，次日乃大雷雨。金環繡葆刑猶在，古陌荒塗事已迷。拚得微軀從爾去，不教鬼伯懾嬰婗。

在母先憐畏死喪，原注：去年七月十八日長子念華殤於醫院。八月四日生惠。未孩卻已歷冰霜。原注：重九挈之赴瀋陽 舟車屢徙偏無患，藥餌微疏即致亡。弱女慰情空昔詠，殘生遺恨少良方。中宵啼笑聲俱寂，只賸孤燈照病牀。

惠冢

細雨瀟瀟叢冢間，暮寒雖勁不知還。高冥大塊誠何意？斷碣新阡若是斑。誰料幽明分跬步，卻

憐人鬼共塵寰！賃爐路近非無謂，日日銷魂對此山！

改葬念惠於小倉山

黃壚一閉竟何知，改葬高原意更癡。壙闔真無重見面，碣成不忍再鐫辭。恩深父子還今日，魄返鄉園定幾時？痛絕小倉山畔路，蕭晨寒雨益淒其！

二日雨中省惠冢於隨園

不見嬌嬰倏浹旬，改欑高阜又三晨。韶顏争遺泥汙盡，老淚翻勞雨和勻。風送寒聲歸敗葉，天籠暮色到窮塵。情知顧戀終無補，欲去荒埏尚愴神！

己巳九日偕石禪步尋太子西池口占贈之 用後山韻

相邀荒徑眺餘霞，幾樹衰楊止宿鴉。客好便思尊有酒，秋遲微惜菊無花。能追迅景欣詩在，卻顧危時覺恨加。歸去幽齋遺涼夕，書燈清映小窗紗。

寒雨

寒雨燈前擁敝裘，一尊聊與慰沈浮。金聲環堵誰能聽？玉貌危城豈有求？齊物論成忘得喪，絕

文書後泯恩仇。陸沈隨地堪棲逸，故國春山付夢游。

夜作

寒城久雨轉淒涼，賴得清尊共夜長。少日春秋猶未畢，夢時堯桀尚難忘。遠書飄泊從鴻雁，一室蕭條有鷫鸘。借問燈光何所喜？獨臨槁簡吐光芒。

汪生爲其慈母高孺人六十生日稱壽，賦一詩

遠同絡秀芘高門，每詠鳲鳩見母恩。緩帶當年欣有子，含飴今日慶多孫。境難倍覺慈親苦，俗薄彌欽內教敦！我與郎君約相過，養堂自合跪持尊。

春晚漫成

委心隨物悔難追，那有陽戈挽落暉？轍鮒鼓腮愁待呴，笯鸞鎩翮夢圖飛。人間春色還娛我，域內兵塵未息機。鉛槧勤劬應有補，不將素抱畏羣非。

牡亡

牡亡誰爲守關門？激矢蚊飛晝亦昏。差與深仇同日月，不妨孤注擲乾坤。狐裘謀國三公鬨，鼠

穴容身四海奔。太息神州傾覆後，猶持黨局付兒孫。

書憤

慟哭秋風忽一年，誰令遼海陷腥羶？力微難挽沈淵日，劫盡真逢倚杵天。此夜蒼濤掀大地，今時碣石抵窮邊。受生何苦依兹土，欲向蒲龕問宿緣！

不寐

羸軀秋半早驚寒，擁被無眠燭焰闌。近户蛩聲悽自語，堆牀蠡札懶誰看。觀人已感榮枯速，學道方知出處難。四海一身相繫屬，祇愁疲薾未能安。

一夕

一夕南風激海波，驚鳧失侶欲如何？補天我自須媧石，揮日誰能借魯戈？鶴返空城華表少。狐鳴叢社竹竿多。遺黎太息今餘幾？猶聽荒原薤露歌！

讀清史國初三本紀

翩翩槁葉振輕颸，歷歷殘枰救劫棋。和戰無常看我誤，興亡有定付天知。旄頭占敵光難滅，笳

口防民勢易欺。腸斷明清交運事，一編幾處淚痕滋！

清明前二日作

物變閒觀意已平，不妨風雨送清明。遠山暗澹猶窺户，細草芊綿忽過城。萬事無心詢伯始，一尊有味對公榮。劇憐江燕來時晚，辛苦操泥趁未晴。

李生和詩，疊前韵酬之

故里荆榛尚未平，飄蓬十載怕清明。青山最好懷蘄柳，原注：蘄柳山見水經注 華髮相逢在冶城。各守殘篇酬舊德，俱全亂世謝浮榮。蔣陵北去梅村路，載酒澆花約放晴。原注：杜茶村葬在太平門外梅花村

清明感事 二首

江上風花未減春，灤陽羽檄乍驚人。氣衰且欲師蛙怒，境蹙空言待蠖伸。拔宅升天疑有術，乘

桴浮海恐無津。傾觴野哭知誰聽，只恨征夫獨匪民。

飄零歲月去侵尋，正爲崎嶇憶故林。芳草自然堪下淚，游絲何事苦縈心！操泥歸燕營巢拙，弄蕊狂蜂作計深。白日遺憂唯故紙，苕華讀罷益沾衿！

題友人某君所著辛亥札記

羲和鞭日自悤忙，柳谷何煩向瞑光？黏户桃符空變換，登筵舞袖轉郎當。識家各放雞爭杙，辭廟羣隨鼠盜倉。贏得一編相斫史，也供削槁付綈囊。

三月十九日弔明思宗

運丁百六苦支持，終見頹陽下崦嵫。敢諱言和存國體，亡能身殉繫民思。鵑啼蜀道仍前日，鹿走秦關又此時。想像壽皇亭下路，棠梨花落雨如絲！

謁杜茶村墓

東風香草孝陵隈，人指遺民土一抔。飢鳳豈忘阿閣竹？飛鴞應避墓門梅。氣張荆楚情仍潔，詩

續苕華意倍哀！願誦清芬因共國（原注：王逸九思序言與屈原同土共國，悼傷之情，與凡有異）橫流又到此身來。

讀史至靖康之事感而有作

天心人意兩茫茫，時勢何期似靖康！城閉言開終不聽，師全地喪倍堪傷。（原注：不戰而割地，他日取之曲，歐陽珣知之，今人亦知之，我知之，倭亦知之。）乞靈六甲皆兒戲，（原注：今之兵皆神兵，今之將皆郭京。）賣國三川足貨郎。（原注：今之從政皆王時雍。）猶幸東南能退保，主和無用責汪黃。（原注：汪黃二姓長結雷陳亦可討也。）

九月十八日寄懷遼海舊好

天涯長別又秋風，寒雁雖來短札空。舊約忍拋魂夢外，瓌姿愁對畫圖中！心依斗掛危樓北，目送濤還渤海東。深信相思終有益。夸蛾猶解助愚公。

見林君詠蚊詩和之

乍離汙淖便拚飛，聲縱成雷體自微。病客仰梁相倡答，老儒呻畢互嘲誹。月明羅幌人無睡，秋

入金堂燕獨歸。太息生靈膏血盡，霜來仍望授寒衣！

送陳君

遲暮飄蓬念舊恩，橫流卻幸故人存。十年相望凋雙鬢，千里能來慶一尊。鍾阜青松留勝引，滄江烏榜慘離魂！惟期養性深山裏，坐看秋林葉反根。

乙亥九日

秋氣侵懷興不豪，玆辰更欲卻登高。應將叢菊沾雙淚，漫藉清尊慰二毛。西下陽烏偏灼灼，南來朔雁轉嗸嗸。神方莫救羣生厄，繫背萸囊空自勞。

五言絶句

無題 二首

秋風日夕起，海上客衣單。卻恐深閨裏，羅帷不耐寒。

桂樹滿山幽，王孫尚遠游。天涯多景物，不似故園秋。

孝陵 二首

百戰驅胡虜，君真一代豪！秦淮嗚咽水，長是怨南朝。

棘裏駝初醒，城邊鶴又歸。至今松柏路，還有五雲飛。

筆 二首

簪來隨侍史，投去取侯封。天下兵方動，誰能畏筆鋒？

彩毫含雅意，彤管有光輝。好入江郎夢，春來詠落暉。

夜意

簾密難藏霧，車輕不碾塵。重門蓮漏永，被冷醉歸人。

寓目 二首

神武門前路，荷花漸欲稀，唯有守宮卒，日暮賫蓮歸。

蒼蒼萬歲山，上有帝之魄，山亭已欲荒，誰復辨華貊？

羅紨

身重荆山玉，心求合浦珠。已拌金作屋，何不號羅紨？

禰正平 二首

氣比橫秋鶚，相知祇孔融。終勞賦鸚鵡，莫賦叩頭蟲。原注：傅長虞有叩頭蟲賦。

魏武真人杰，銅臺草已平。漁陽聞疊鼓，豈是昔年身？

題曼殊所藏小像 二首

夢隔神山外，魂銷斷札中，沉香朝夕拜，他世好相逢。
薄命疑緣淺，癡懷逐想飛。蓬萊青鳥斷，何處是重帷？

無題 五首

秦鏡復秦簫，鸞孤鳳不佻。相憐轉相避，那覺是無聊？
密苣空房裏，心灰淚轉多！浮煙雖散盡，猶得傍銅荷。
化作嬌鶯去，難銜已落花。東風如有意，吹汝近窗紗。
桃梗溝中泛，楊花水面飛。浮沉雖異勢，漂泊兩無歸。
擬折章臺柳，猶懷楚澤蘭。燈窗今夜意，去住總難安。

對朝雪 四首

忽對燕臺雪，翻思江上梅。誰能將一樹，移向雪中開？

但覺添羈緒，何曾爲早春。歸期渾未定，枉解阻行人。
昨夜朱樓別，今朝皓雪霏。單衾何足戀？底事冒寒歸？
白日光常曀，黃霾望未分。應知圓蓋意，持此淨袄氛。

紙鳶 四首

忽上青雲去，休忘一舉恩。回頭謝萍梗，高下總無根。
裁竹方安骨，牽絲已累身。東風如此大，愼莫更驕人。
雲路雖遼闊，長繩續已難。罡風天外有，卻比下方寒。
飄飄辭樹葉，去住不關心。惜爾多牽戀，升時即慮沈。

絶句

哀蟬將落葉，無處不心傷！何用嗟遲暮，人間亦夕陽。

六畏 六首

勿復用劍斫，聽其集于此。白黑最易分，變亂徒爲爾。蠅

名藏諸侯策，云是南方生。自從燕丹來，汝亦賦北征。蜚
窗紙夜深鳴，呼燈尋毒蝎。汝尾非美形，奈何此卷髮？蠆
成雷已可驚，何況嗜膚苦。皇天於汝厚，生人以飼汝。蚊
齧囘不齧蹠，嗜好猶夫人。我懶畏湯沐，足以庇汝身。蝨
汝跳寧不高？汝逃寧不疾？終然飼鴟鵂，負此便巧質。蚤

疲於講授戲占

講授真何樂？勤劬只自嗟！不思皇侃唾，徒想鎮心瓜。

大林寺

大林餘板屋，不見晋時杉。苦節名僧去，靈文閟玉函。

游廬山作　二首

北山餘霽雪，秀色靄雲峰。斜日下高閣，寒聲入暝鐘。

水碧不生浪，魚藻皆游空。千林没潭底，孤舟行鏡中。

祓禊曲 二首

美景値良辰，芳年復好春。今朝流水上，定有采蓮人。

宮柳三眠後，臨風學舞腰。無人相愛惜，不用鬬嬌嬈。

佹詩 六首

謻臺與天連，此中堪避債。置酒爲樂方，羣臣稱萬歲。

金匱出高廟，應識有哀章。白雉久不來，誰能賂越裳？

公孫已聞道，不嫌十二短。如何一尺棰，又已取其半。

昔日雙鴻鵠，共戲清江曲。化作鳳凰飛，義真猶未服。

羣蛙叫井底，不辨官與私。汝若苦飢時，帝予汝肉糜。

夷羿工操弧，從禽若不足。彈日下九烏，隨君有寒浞。

寒夜吟 四首

北風搖破窗，殘葉飛如雨。空房寂無人，獨與寒燈語。

片片辭枝葉，聲聲待曉禽。寒風翻淅淅，遠漏轉沈沈。

老至寧辭下？愁多卻憶歡。也知同盍旦，夜夜怨祈寒！
欲暖仍寒被，猶明未滅燈。抛書嗟已倦，啼夢倩誰譍？

豁蒙樓小坐得句

遥山暝逾翠，高閣静仍喝。柳外堞參差，荷隙湖明滅。

江南曲　七首

江南可采蓮，艇子石城路。江晚鷗鴣還，殘陽送人去。
蓮葉何田田？訝歡初不見。緑水映紅光，歡言似儂面！
魚戲蓮葉間，上下皆碧色。鸕鶿雖狡獪，潛藏那可得？
魚戲蓮葉東，殘陽落汀外。雖異珠宫游？雅愛荷爲蓋。
魚戲蓮葉西，曉風翻宿露。濺水驚游鱗，還入蒲根去。
魚戲蓮葉南，炎曦欲亭午。莫畏鳴榔來，釣艑歇前浦。
魚戲蓮葉北，薰風漾微漣。三三還兩兩，不避采蓮船。

檢雙聲疊韵詩竟日，戲爲純疊韵詩一首

曈曨紅烘東，凍融雄風中。葱蘢穹窿空，叢葼同豐戎。

七言絶句

向晚

向晚無言自掩關，空林寒鳥亦飛還。多情誰似西頽日，尚作餘霞映遠山。

八月十二日傍晚由斜橋過盧灣有作　二首

幾樹垂楊尚有蟬，蕭條已似晚秋天。層陰散後西風急，獨對斜陽一悵然！

煙下平蕪葉自飛，車聲官道晚來稀。秋深始覺羅衫薄，卻憶經年白袷衣。

七月二十二夕秦淮河泛舟　二首

殘月微燈夜泛舟，秦淮景物最堪愁！而今莫問南朝事，劫後西風正一秋。

兩岸疏燈散浪紋，隔船絲管尚紛紛。秦淮本是無情水，玉樹遺聲更不聞。

半山寺　二首

豈要胡僧話刦灰，眼前殿宇已蒿萊。世尊枉說慈悲法，割腦剜身總可哀！

尚書風雅號能文，結宇崖幽迹尚存。斜日空城秋色裏，令人長憶謝公墩。

夜坐成五絶句　五首

阮籍窮途有詠懷，偷生濁世最堪哀。卮言妙得莊生恉，千古詩人祇此才。

春蕪漸滿兩東門，去國哀時結淚痕。會得遠游無限意，不須宋玉解招魂。

豈有微詞託蹇修？苦躭虛想瘳幽憂。景純自覺區中狹，枉說仙才不易求。

蕭瑟蘭成擬問天，閒居還賦小園篇。長松横石饒真興，俗眼譏評轉可憐。

微詞託意有清音，風雨高樓感不禁。卻爲傷春憐杜牧，人間誰識此情深？

張園觀賽夜歸　三首

清露依微燈漸稀，輕風習習動羅衣。香車過處名姝笑，知是張園趁賽歸。

窄袖長裙時世妝，當壚壓酒勸君嘗。流波善睞寧無意，艷絕應憐白石郎。

繡襦甲帳夜沈沈，照徑歸來畏露侵。終遜文簫緣力孱，彩鸞一去更難尋。

仲蘧亡後十餘日夜坐悲傷雜成 四首

夜雨微燈暗不明，鄰簫空作斷腸聲。可憐爲客還傷逝，豈獨悲秋始有情！

曾和紅箋宛轉詞（原注：仲蘧有瑞龍吟，至淒婉。余嘗爲題辭，仲蘧引爲知音。）飄零心事有君知。而今獨自傷搖落，賦就招魂衹費辭。

秋雨瀟瀟葉亂飛，殘燈深夜照車歸。誰知一樣斜橋路，獨自經過淚滿衣！（原注：余寓舍在斜橋南，仲蘧編輯之暇，每從余深夜同歸。仲蘧既歿，停棺於湖北會館，更在余舍南。）

苦向天涯憶舊鄉，楚歌長是怨迷陽。羈魂倘入修門去，滿目衰蕪總可傷。

十二月十四至天津，居沽上一樓。壁間有華亭女子王蕙紉所題詩十首，辭意淒絕，墨色猶新，因書二絕於其左 二首

戍幕棲遲杜牧之，愁來長詠杜秋詩。美人紅淚才人筆，飄泊情懷世豈知？

簪筆何殊挾瑟身，天涯同病得斯人。文才遠愧汪容父，也擬摛詞弔守真！

附　王蕙紉詩　十首

城上清笳送曉寒，又隨征轂去長安。當年嬌養深閨裏，那識人間行路難？

北來辛苦別慈幃，日日長途淚獨揮。自恨柔軀無羽翼，不能隨雁向南飛。

飄泊天涯衹自傷，登樓何處望家鄉？江南薊北三千里，一寸關河一斷腸！

翠裘貂帽犯嚴風，歲晚辭根似斷蓬。省識紅顏多薄命，怕持明鏡照姿容。

擬將心事託哀弦，燈後尊前一惘然！不是江州白司馬，縱教淪落有誰憐？

生小香閨鎮自珍，豈知一旦落風塵！笑他市井屠沽輩，也擲金錢醉美人。

熏爐歇後對殘燈，寒到高樓第幾層？欲裂蠻箋寫衷曲，淚花紅化硯池冰！

春晚江南花發時，每添螺黛畫新眉。即今宛轉風塵裏，減盡紅顏不自知。

身似漂萍未有根，茫茫前路豈堪論？才人厮養原非偶，猶勝彈箏倚市門！

一從含涕別江鄉，夢裏萱幃道路長。春至願隨前社燕，銜泥還得上高堂！

孤雁

遠行何惜羽毛摧，歲晚離羣響自哀。枉解銜蘆逃畢弋，可應仍爲稻粱來？

園月

羈心初發已難堪，爐冷裘輕夢不酣。卻訝空園今夜月，依然流影照江南！

繁燈

莫持孤目比繁燈，悲管朱門有幾層？行到迴廊聽更漏，霜花凝作一裘冰。

穆天子傳

黃竹歌成成恨已深，祇宮徒進祭公箴。盛姬歿後驊騮反，無復君王醉飽心。

塘上行

連響陳王詠轉蓬，傷離遭忌本相同。洛中虛遣幽房掩，不佩明璫出魏宮。

洛神賦

東路言歸造感甄，寓辭惝恍反疑真。洛靈縱有驚鴻影，豈是君王夢裏人！

夢中

夢中何日不重幃，醒後依然對落暉。春至僬容身化蝶，銜花忍向別枝飛？

無題

敢爲瑶臺棄宓妃，遠行回首惜芳菲。汀洲又報生蘭葉，千里江南一騎歸。

讀揚雄傳 二首

老向承明校祕文，誤將奇字授劉棻。美新獻後終黄馘，至竟崇儒是巨君。

無妄逢占道尚存，誰知獄吏比儒尊？可憐鉅鹿侯鋪子，空抱玄文説感恩。

感事 二首

披髮呼天事有無？墨家明鬼竟難誣。秦中杜主歸來後，終遺宣王畏大夫。

刺客傳名賴馬遷，桓桓荆聶去千年。堪嗟幾輩供鷹犬，莫把凶人擬往賢。

蜂

銜花何惜逆尖風，應為巢成感落紅。莫更輕身棲冶蝶，芳心猶在蜜房中。

夕陽

高閣蕭條愛夕陽，照衣猶肯送餘光。綺疏更在桑榆外，不隔浮雲已渺茫。

晚坐

薄帷誰與駐微陽？檢罷芸編自換香。忽憶廢書相對處，當時曾不解淒涼。

題書

赫蹄裁出教臨書，化度殘銘入手初。今日妝臺親作記，愧將石燕對瓊敷。

雞

鐘聲漸遠雨聲長，窗下清聲為曉光。莫嘆朝朝啄蟲蟻，可知鐵鳳亦餐蝗。

陳孔璋

河朔鷹揚舊上賓，徒工書記意誰親？可憐檄愈頭風後，更有家丘解倩人。

游頤和園作 四首

路近名園怕見春，綠楊低迓往年人。祇憐一角西山影，寫入晴湖學翠顰。
危亭高出女牆頭，草樹當春色自幽。不待經年人事改，倚欄漫作古時愁。
細履平沙蓮瓣銷，可憐油壁枉相邀。綠楊枝上流鶯在，猶似當時笑語嬌。
白鷺斜分一逕烟，野春平碧更嬋娟。畫船空載人歸去，回首殘陽獨惘然！

景山即事

萬歲山前咽暮笳，遊人到此欲興嗟！東風吹長娑羅樹，不省何年更著花。

奉和叔海師北海荷花二首原韻　二首

遼后妝樓迹已湮，鏡波還照藕花新。紅情綠意知何限，愁趁西風遶水濱。

地安門外屢經過，怊悵蓮塘漸種禾。留得故宮花事在，儘容詩老日來哦。

附　叔海師北海荷花原作　二首

瓊島瑤臺迹未湮，藕花依舊色如新。誰言此日繁華盡？無數紅妝照水濱。

朝局悤悤五代過，芙蓉渾似故宮禾。興亡滿眼無窮感，值得詞人幾度哦。原注：季剛每過此，輒有作。

除日　二首

扶桑總轡且留連，坐送飛光一悵然！斗酒已銷經歲恨，卻愁來日是明年。

薄暮通衢已斂塵，萬燈齊焰照遊人。空齋好作江鄉夢，綠酎紅爐笑語親。

薄陰

翠帷初卷綺窗深，正爲微陽惜薄陰。未必良辰竟無定，排雲纔見九重心。

張子房

誰遣伊人感化工？韓彭幾輩嘆良弓。棄人來訪赤松子，上冢仍祠黃石公。

相如

相如逸氣欲凌雲，賦罷長門意轉紛。寄語御溝嗚咽水，可知消渴爲文君？

夜意

紞鼓初傳歌管稀，風寒曾不度重幃。幽齋卻許尋佳夢，好趁疏燈取路歸。

燕

結侶安巢作計長，芹泥還似去年香。五更何處聞微嘆？應在盧家玳瑁梁。

晚歸

冒冷奔馳豈有因，幽都何日遇陽春？微雲殘雪宮城路，過盡羣鴉不見人。

有感 二首

青陵臺與華山畿，到死纏綿世所稀。更莫將心憐薤露，猶勝緣盡各分飛。

血滲枯心尚感恩，當時信誓竟何曾。紅顏變後光陰改，枉向鮫絲覓淚痕！

寒梅

獨將深恨向天涯，坐對春光感歲華。惟有寒梅猶解意，枝頭留得舊年花。

夜意

漏緩燈稀惜去留，因君貰得一宵愁！他時追憶應惆悵，小騎銜寒別玉樓。

梅 二首

莫將寒雪試幽姿，祇恐東風失後期。若使春光真有意，放晴先照未開枝。

傳聞姑射隔瑤臺，清曉重門次第開。自是塵心銷未盡，鸞車昨夜雪中來。

正月半

地近漁陽試鼓時，禰生千載尚堪思。才名卻有奸雄惜，單絞岑牟也不辭。

漫成 二首

立身安得擬巢由，親老家貧亦足羞。未達堯心翻洗耳，問君何處覓清流？
下士平生意未多，風塵日日念煙蘿。高堂健飯兒勤讀，便掩衡門發浩歌。

吴聲

莫嫌吴語近妖浮，中土遺言賴此留。晋宋兩番南徙後，夷音翻欲徧神州。

暮寒吟歸舍

城闉殘雪市樓燈，向夕寒多去欲凌。卻恐重帷未深下，有人分淚化壺冰！

無題

兩地幽單限一城，畏寒簡出是無情。雪殘月滿燈多夜，依舊空衾數漏聲。

郭景純

景純頽索有由來，幽思游仙意并哀。未解簡文稱許掾，空將玄語助詩材。

絶句

猶憐深夜有晴光，殘雪殘梅北地香。愁共春風莫争長，青蕪今已遍江鄉。

雪後梅

雪裏常憂玉骨寒，晴初又惜暗香殘。何當移入窗前幅，客裏還能子細看。

讀晋書 二首

匹士初無四海名，遨遊亂世日憂生。南山蕨大江流美，好向東南就顧榮。

剪燈削札復封函，吏舍喧呼夢不酣。擬向城西營一窟，布衣葦席伴羅含。

夢後作　二首

北來無計戀雲英，旅恨填胸夢不成。誰分夢中猶間阻，起來垂淚到平明。

莫嘆高丘似夢中，巫雲楚雨意能通。可憐一別温幃後，長向寒衾待曉鐘。

赴天津道　二首

幰外斜陽意自閒，征車遥指暮雲間。驛亭枉是沾襟地，誰見勞人獨往還？

漫把遥情與落暉，自將清淚浣征衣。東風無意還堪恨，緑遍平蕪客未歸！

燈

獨對明燈到夜分，官書堆案愧能文。新來影瘦知多少？不改清光只愛君。

微雨

潤襪侵衣細欲無，黄昏歸路旅懷孤。游氛北地高如許，不為征人一灑途。

有感

舊義雖高不救貧，莫將紱冕到文身。阮公醉後能爲記，豈獨楊雄解美新？

風

朔風中夜接遲明，虛室燈搖客意驚。枉自搴帷復排户，一時能作幾多聲？

閒行　二首

陌草初芽柳未陰，江南此日已春深。閒行只是添惆悵，豈待風光感客心？

偶因休沐得閒行，永巷風傳度曲聲。獨有參軍高士遠，伏川回首不勝情。

鶴

一別華亭首重回，朔風寒處口難開。軒墀何用舒神彩，可要羊公贊賞來？

鄭君

日西罷寫禮堂書，載病終勞詣本初。紱冕泥塗身共辱，鳳兮歌就意何如？

舊夢

舊夢青谿已隔年，遠游今日復幽燕。殊鄉春物俱堪悵，猶覺江頭勝海邊。

大陵操

大陵城畔夜聞歌，終遺靈修見黛娥。莫為苕顏傷薄命，人間幽夢阻山河。

故山

遠行亦似為饑驅，忽向江頭忽海隅。若使故山松菊在，不從猗頓訪陶朱。

絶句

柳映孤城海接天，江南一望轉茫然。春心豈待傷千里，眼底風光已可憐！

偶聽北方俚曲歸至曲中訪一敘　五首

燕歌遠別送長更，朔管吟寒向月明。漫信北音都慷慨，一般能作斷腸聲！
柘枝白苧總蕭條，舞法淪亡意未消。一事北來宜記取，飽看坊曲鬬纖腰。
漫疑妝飾損天真，利屣長衣亦稱身。奪得胭脂畫雙頰，何妨燕趙有佳人。
哀樂中年感易深，暫教歌舞遣愁心。未能免俗君休笑，山水何如絲竹音？
此情欲寄寄何鄉？爲汝權宜一斷腸。酒醒語窮歸去早，對燈仍撥未灰香。

燕京秋日雜詩　十首

太液誰能問劫灰？殘陽還解戀平臺。莫嫌一沼無情水，曾洗金元舊恨來。
敗柳衰蕪盡可憐，瓊華島畔晚愁天。皇孫無恙倉琅閉，不見宮車又幾年。
烈皇仙去棄蒼生，竟遣天驕據帝京。三百年間人事改，危亭依舊瞰宮城。
未妨華屋作山丘，朝市雖遷家社留。日暮人歸壇樹靜，啼鴉猶帶古時愁。
御河流水自潺湲，玉殿秋風去不還。漫結宮嬪無限恨，題紅曾不到人間。
徙倚高層百尺樓，黃塵白日薊門秋。胡笳纔歇燕歌起，爭信南人不解愁。

幽燕年少氣猶豪，銀彈雕弓七寶刀。日晚市樓燈火上，問誰攜酒弔荆高？
怕讀蘭成枯樹辭，飄零如此欲何之？西風忽送蕭蕭葉，正是寒窗酒醒時。
薊門亦有好秋光，祇少青山似故鄉。日暮名園遊騎鬧，卻來高閣對殘陽。
歌罷山松行路難，蕭條落日冷長安。孤遊岑寂原無恨，恨乏良朋共歲寒。

太社

松檜森森太社壇，都人士女競遊觀。休將戰栗論周制，祇作清揚蔓草看。

偶成 四首

勁旅如棋布域中，南人應愧北人雄。黃流滌蕩胡兵蹂，造就幽燕尚武風。
也作傾城一例看，塵多不漬頰邊丹。誰言北地佳人少，盡買胭脂染玉顏。
酒壚風過雜羶薌，淳酪新挏麥酎涼。薤白葱青齊入饌，肯將魚稻羨江鄉？
南朔何由判醜妍？中州傖父亦翩翩。褒衣厚履都人服，令我神遊廿載前。

朝暉

昨夜驚飆接薄帷，今晨喜得見朝暉。人心卻比春心定，多事殘梅隔院飛。

絶句

舊夢松江有釣輪，無端謀食向天津。春光如此不歸去，政恐江花解笑人。

再感事 二首

天道神明豈可寃，誰從尹墨問真原？請看太守鮮于冀，白日偏能奏鬼言。
沈璧如何遺鎬池？祖龍應悔未前知。祇憐載鮑沙丘日，意態難同遶柱時。

還沽上樓 二首

開窗猶見寺門桓，昨日今朝判慘歡。始解次公譏傳舍，人生何苦羡高官！
沽水回流尚繞欄，來時曾此卸征鞍。豈知兩月朱門客，也當邯鄲一夢看！

漫成

收將萬態入時心，獨自沈思獨自吟。欲與蒼生報消息，神州處處隔層陰。

過茶山　二首

樓船乘興復南還，駭浪危檣蒼莽間。誰分春江花月夜，聽風聽雨過茶山。
莫疑溟漲是康莊，屢犯風波意已傷。猶覺邛來非絶險，可憐天性愧王陽。

題蘭　三首

風露淒淒百卉殘，天涯獨客憶幽蘭。楚人最解憐香草，一卷離騷幾度看。
獨處空山漫自嗟，遥心幽意度年華。世間不少閒桃李，纔遇東風便作花。
任是凋零骨自清，豈容蕭艾借嘉名？幽芳合作梅花伴，露冷風寒過一生。

無題　六首

銀釭不動夜迢迢，軟語纔通酒欲銷。一樣梧桐枝上雨，聽來渾不似前宵。
已識華年付逝波，春蠶絲向老時多。不知絮亂花飛後，一種閒情更若何？
易卦偏從未濟終，晚花遲卉態尤工。黄昏拜罷西樓月，更待空庭半夜風。

不能解脱合纏綿，誰肯終依繡佛前？今世姻緣吾已曉，他生還住戲忘天。
才思玲瓏未便奇，燈殘香燼一凝思。縱教愛我心如石，争奈相逢鬢已絲！
詠詩人去玉臺空，枉遺脂痕落簡中。從此丹鉛直須廢，任從蝨蝕與塵蒙。

代贈 二首

雲窗燈影夜深移，羅幕風輕釧響遲。殘菊已枯梅未蕾，誰憐芳意互參差？
晨曦含意照羅紨，婉轉誰憐夫婿殊？不用城南採桑去，恐令五馬久踟躕。

舟中聞汪生念洛神賦

莫怪陳思賦洛神，魏宮原有愛才人。明璫一獻應怊悵，夢裏君王不得親。

晚歸

簾卷朱樓向晚天，斑騅鈿轂去紛然。莫嫌暝色籠垂柳，此種風神最可憐！

水仙

海上春來不改寒，新梅未發老梅殘。水仙自是幽人伴，秀色亭亭耐久看。

紀遊 四首

正有琛縭託蹇修，春風吹夢到層樓。金蘭綽約文窗裏，自襞紅箋寫暮愁。
含睇波光蔭桂旗，靈風微度小桃枝。珠簾不卷斜陽晚，一曲簫聲出院遲。
垂楊門外日初曛，沈水香爐好共熏。密意竟能消旅恨，天涯何幸得逢君！
雷響回塘走鈿車，石州唱罷意何如？年華未晏佳期在，多謝青鍾數寄書。

閒行

春光又向客邊來，盡日閒行未忍回。頭上繁花筵畔酒，觸懷何事不常開？

寒郊

清夜笙歌不散愁，飄燈歸去意悠悠。寒郊誰解憐岑寂，鸞鳳雙棲在畫樓。

丁巳杪秋追憶乙卯晦宿天津旅舍詩録示曾生因題其後 十首

當時暫別是三秋，此夜相思隔十洲。須信人生終有別，不如萬里任遨遊。

不能哀豔不雄奇，一種勞人寫恨詩。酒盡燈殘那須說？君看吾鬢已成絲。
記向瓊樓弄玉笙，秋風明月慰人情。即今雨滴空階夜，猶學哀絃一兩聲。
不能長聚便長乖，惟有長乖最可懷。逝水東流何日返？斜陽西下幾時回？
賦罷高唐賦洛神，詞家託意本非真。君看阮籍能沈飲，清思依然說美人。
三十華年隙駟過，雄心麗想兩蹉跎。一杯濁酒雙螯蟹，醉後聊爲子夜歌。
平生徒侶半銷沈，何止佳人闕好音。後此一燈仍禮佛，不須苦話別離心！
心似游空百丈絲，偶然着地復縈枝。春風送汝歸何處？一任繁花侵碧漪。
老去心情百不宜，强思舊事以爲嬉。不堪樂畢哀相繼，蘸淚重題數首詩。
回風美人楚臣賦，落葉殘鐘帝子哀。詩爲傷離有真感，文能寫恨是奇才。

紀遊 二首

細草幽林曲沼邊，舊曾來處意凄然。華燈漸少遊人散，幾點疏螢過白蓮。
追涼樹底漏將稀，露氣輕籠白苧衣。殘月也憐佳會少，穿林照路送車歸。

漫成 三首

照徑松明夜已闌，瓊臺豈畏雪霜寒。清揚蔓草人間有，争信文簫遇彩鸞？

浮雲如帳月如鈎，此夜相逢南陌頭。衹有玉谿能體物，舞如意接鈿箜篌。
閒情檢逸語虛誣，夢境仙緣事有無。試作質言君莫訝，昨宵一石醉淳于。

有感　二首

絶訝橫波忽漫青，始知需緩誤娉婷。衣香過盡人無語，痴望欄邊耿耿心！
作賦芝田只費才，道殊年往意先灰。唯餘一片精誠在，静俟斯靈夢裏來。

初秋夜坐

虛幌揺揺月半明，南譙疏鼓送殘更。高梧葉下蟬休早，從此秋懷不易平。

十一月十七日即事

坐看赤縣付浮沈，天意無憑衆口瘖。欲爲蒼生揮涕淚，可憐客病已先深。

蟬

斜陽身世已淒然，幾樹疏梧動晩煙。漫把秋心向人訴，斷腸風露自年年。

蛙

蛙鼓新添耳欲聾，更無人解辨私公。憐君苦共蝦蟆鬬，一世泥餐水宿中。

雜感 八首

幾日愁霖送早寒，濁醪難遣客懷寬。鐘鳴落葉傷心曲，一到燈殘不忍看！

淅淅寒風滑滑泥，歸來往往傍雞棲。青燈一焰如相伴，坐待城烏夜半啼。

蕭蕭短鬢怯西風，閔亂憂生壯志空。幸免長饑已逾分，不須憔悴悔雕蟲。

楚騷讀罷更挑燈，哀郢篇成恨豈勝！次有韓非是才士，獨攄孤憤寫亡徵。

誰信陶潛是隱淪？荆軻一詠見天真。種桑未採山河改，聊傍東軒作醉人。

郤曲迷陽失所歸，且乘風雨掩荒扉。尼山竟爲東陵屈，莫向蒙莊辨是非。

天水違行訟必凶，古今師法鮮兼通。何妨子判傳論語，篤信詭文十八宗。

漫遺狂名出輩儕，蘭薰漆割自爲災。東方饑死侏儒飽，文史三冬豈算才？

書憤

誰令蠻觸日相爭？應怪蚩尤作五兵。諸將未須誇斬獲，蟲沙猿鶴盡蒼生。

讀荀爽傳

中歲藏名向漢濱，晚來濡跡亦何因？申屠不屈成康隱，祇合慈明作輔臣。

讀堯典

納麓賓門世共知，元辰讓德恐虛詞。陶唐胤子分明在，淒絕韶成舞鳳時！

周弘讓

畏死求榮操已污，蜂腰雅譽稱情無？君看天目閒居日，尚擁軒皇俯仰圖。

題畫石詩 二首

不共黃塵付瘞薶，且留深壑友莓苔。人間豈少隋和貴，畫史何曾點染來？
翠柏寒松話寂寥，一般不許雪霜凋。泰山部屢從君擬，傲骨天生敢自驕！

和康君雜興 四首

艳顏薄恕已難干，雲母微明隔座看。枉遣麻姑搔背癢，種桑歸去海波寬。

不須戰罷學長生，儘有靈符好鬬兵。鑄鼎荊山仙去早，龍髯一墮太無情！

滄海東門本易尋，漢王何事枉甘心？傳聞皮幣如今盡，莫鍊丹砂且鍊金。

貍脂衅首笑君勞，勝固欣然敗亦豪。好勸田橫安海島，尸鄉一死等鴻毛。

漫成 六首

寓目曾無得句心，奚囊何用苦搜尋？三年兩句詩情窘，未解流泉是妙音。

江山雲物古今同，比擬雕鐫術已窮。要識胸情宜直舉，後人何必怯爭鋒？

作奏誠宜去葛龔，矯情獨造亦無功。候人破斧沿前製，始識文章有至公。

憂生悼世感無端，篇什原宜當史看。汨没真情擬風雅，可憐餘子羨邯鄲！

文章何苦較崇卑，蘭菊英蕤各一時。上採風騷下謠諺，果能真摯盡吾師。

歌詠終須本性情，三年刻楮費經營。杜韓同有文章在，只惜南山遜北征。

雜興 二首

八月江南尚苧衣，朔方寒早草先腓。涼暄偶爲山川異，何用臨風苦憶歸！

樂府空傳行路難，北遊翻欲隘人寰。梯航萬里尋常事，漫作張騫鑿空看。

十月廿七日作

師友扶風井大春，五經原自遜紛綸。懷中刺字皆磨滅，多病何曾欲傲人。

始達武昌即事言懷 六首

十載飄蓬始得歸，眼前百態與懷違。故鄉多少傷心地，試問當年丁令威。

篝火叢祠楚始張，八年歲月去堂堂。羸顛劉蹶君休問，且夢人間建德鄉。

朔野頓年作旅人，屢勞皂莢浣黃塵。歸車如箭過鄍阨，到眼江山盡可親。

回首風塵合息機，遠游何事久忘歸？歸來百計皆須後，且向秋山看落暉。

隴漢邊巡馬季長，晚塗折節亦堪傷！君看繞指柔何甚？猶是當時百煉鋼。

菽水深慚義養人，關河轉徙累衰親。晨餐馨潔推鄉味，從此南陔有好春。

漢口見豢獅人，口含牛肉茹獅吻中，爲之毛戴。戲詠 四首

眞疑此士鬪如虓，搏獸應須遺詣敖。猶覺中行非大勇，劣能左執太行猱。

獸言閩隸縱能通，終慮猜心未易同。萬一東虞櫳柙破，長教角觝笑黃公。

異獸遙從碎葉來，闢邪鑿齒尚非儕。饒伊猛過毛蟲長，一遇鉏商便可哀！

哮聲直欲挾雷風，徒搏人須困圈中。觀者如牆都辟易，豈知宣武有王戎？原注：子田方，八歲，初不驚怖。

感事 四首

土崩麻亂海羣飛，秦越誰能較瘠肥？已見蛙蟆排密陣，更憂蛇犬合重圍。

投戈散地豈無争？志憯何煩更用兵。爲義無名謀利拙，漫將優劣較軒輊。

分曹鬬勝勢仍齊，意氣難捐是禍梯。羽芥距金休互詡，欄邊別有擅塲雞。

厄運真愁萬國魚，棲身寧得乏牛車？關河累歲扶衰幼，難效湘纍賦卜居。

己未正月廿四日，自沙灘移居吉安所夾道。賦詩 四首

讀書寧意得精廬？陋室能容樂只且。寫入畫圖應可哂，村夫今日又移居。

蝸舍蚊巢足自容，豈需橫石與長松？數間瓦屋今猶昔，祗愧東頭陸士龍。

隘巷常回長者車，閉門聊欲效山家。新來病肺宜疏酒，預惜中庭縹杏花。

霞外依稀辨舊山，出林倦鳥久思還。五年京國三移宅，何似幽居日月閑。

讀詩偶占

成均詩教首周南，冠冕諸華國十三。不待予朝攜典籍，高文早已耀江潭。

讀陳子昂詩

一篇修竹冀知音，才士求名有苦心。太息奇文贈行路，先輸百萬購胡琴。

江漲　二首

黃鶴磯頭水打城，田禾盡沒歲災成。洪流雖悍原無我，絕勝今時意氣兵。
大浸稽天萬衆難，誰能赤手障狂瀾？磯頭目送浮泡去，只作當前勢位看。

讀史　七首

始禍三年罰未平，邯鄲歸貢本無名。晋陽叛後朝歌叛，獨遺荀寅受惡聲。

倒受干戈計已愚，況聞董卓出羌胡。橫刀徑去嗟何益，召寇由來是本初。
南宮起殿號楊安，採梠披荆困百官。此日曹瞞真得計，獨扶宏義勉迎鑾。
武昌傳檄討劉刁，王馬同朝世論呶。滿腹精神愛錢鳳，東來猶及未南郊。
彌年獨擁八州資，過幕雄心羨可兒。太息深源自昌獗，進謀無處覓彪之。
誰料英雄起草間，先將片語誤桓玄。龍行畢竟工乘運，遲到南郊二十年。
香火難盟賀六渾，韓陵圓陣策奇勳。百端變態誰能保？知是蛟龍莫借雲。

鬘雲

顧菟殷勤託夜光，神龍勞碌送斜陽。人間百歲猶無樂，爭羨鬘雲晷刻長。

早秋

重露高枝蟬欲休，涼風深院燕還留。清砧漸起初遙夜，依舊空牀敵素秋。

夜遊

露浥庭楸涼氣新，偃師幻戲正紛陳。休燈雖好還堪恨，不見娭光眇視人。

劉生避暑匡廬賦寄

曾經江路見廬山，心在香爐石井間。先邁輸君愧吴猛，儻逢甘露願來頒。

夥涉

夥涉爲王信可驚，誰知富貴出傭耕？故交不得蒙恩澤，正坐逢人發故情。

絶句

鵲語無憑集晚枝，山眉有恨瞰空幃。不知秋意添多少，但覺新來屢換衣。

七月十五日

法供盂蘭飾几筵，楚鄉舊俗至今傳。孤兒淚盡松楸遠，愧向經龕禮目連！

絶句

窗畔高觀似案平，嵐光還共篆煙清。晚天雲樹都宜畫，惟有秋心畫不成。

影戲

轉鏡高樓夜放明，蛇人紙上換殊形。便須長作無遮會，幻到犁軒也漫驚。

糊名

校試糊名事若何？貲郎任子竟同科。君看和仲慚方叔，猶覺前賢直到多。

狂風

初秋江上北風號，飛瓦排牆耳欲嘈。忽憶少年浮海日，柁樓欣看浪頭高。

送燕

秋到人間萬事非，杏梁燕子又將歸。雙雙俱至雙雙去，絶勝摧頹孔雀飛。

將去武昌題行可研

南來七載厪交君，又作征蓬慘欲分。此研好爲吾輩讖，相從終得似龍雲。

題駱君詩集　二首

梓裏詩人首夏林，白茅遺韻最愔愔。此才若得臻黃髮，便覺前賢有嗣音。
舊家華屋已傾頹，賸遺鄉人說異才。遺稿不隨蟫蝕盡，詩魂何必泣泉臺！

偶感

民力凋殘碩鼠多，哀鴻滿野欲如何？輿人盡解均貧富，豈獨青神王小波？

題汪君山水直幅　二首

橫石長松興最真，山林何處託微身？懸知妙手通靈契，貌我聊爲畫裏人。
十載飄然別舊山，青松白道夢魂間。今看素壁張新幛，恍到蘄河第幾灣。

坳突鏡

定鏡誰知更失真，西施對此合含顰。縱橫畢竟空移貌，應愧秦臺照膽人。

題飛燕外傳

縱令飛燕今猶在，也似瑤池皓首仙。頗怪世人虛好色，賦詩苦贊古嬋娟。

丙辰春遊江亭，禱於叢祠，得讖曰：瑤臺應有再來期，珠箔輕明拂玉墀。莫向尊前奏花落，殘花猶發萬年枝。意甚喜之。今日偶檢得，不勝淒感

雲飛雨散兩無期，天路悠遐未有墀。花落重開知妄語，空將白髮對餘枝！

雨中遣悶 二首

夜雨空庭靜檢書，莊騷辛苦兩成虛。惟應十卷韓非子，獨向蟫編一啓余。

寥落何堪更值春，孤檠細雨一傷神。不須苦悶吟梁父，柱地支天大有人！

曉晴

昨夜春寒到被池，深帷乍捲見晴曦。佳辰省識今朝是，此意流鶯卻早知。

仲夏雜題 六首

空庭寒雨夜淋浪，衣潤薰爐苦費香。曉起隔鄰聞賣糉，始知時節近端陽。

鄰舍榴花尚未丹，樓前翠柳始齊欄。閒居曆日原無用，只作殘春早夏看。

早晚寒多憚換衣，晝長對客意尤違。濁醪厚被真吾友，爲語來人漫叩扉。

蠹魚箋註爛丹黃，自笑先生爲底忙？何似巾車郊外去，白雲綠野共徜徉。

日膳盤中二寸魚，不勞彈鋏自歌吁。貍奴亦是吾家客，喜與先生共餕餘。

稽古勤劬只自憐，聊將鉛槧送華年。知新溫故門人事，此際邠卿擬息肩。

新陰

屋角新陰幾日添，障風蔽景策勛兼。近來躭酒臨書少，閑檻光昏也不嫌。

樊若水

真見長繩度大江，居然小惡覆宗邦。才逢衰世堪爲害，寧似窮儒老一窗。

過望山門有感 四首

時來取次求高位，兵敗倉皇覓去舟。積得黃金堪送老，不應仍作廐前騶。

城内蜩螗不可聞，山頭檀槃本難分。蒼生忿欲誰能洗，莫以顛連獨咎君。

熏鼠誰知便潰神，决瘤何意更災身。老奴萬死非逾分，最痛炎蒸轉鬭人。

樂國何方逃碩鼠？中庭是處見懸貆。迎來送往吾民倦，真悔人皇浪設官。

題陳君詩集

蒲山慷慨悲初節，越石艱難詠夕陽。篇什流傳生氣在，不煩蚓竅苦論量。

身閒

荒園草長擁柴關，小閣嵐清映牖間。何事今朝風物好？舉觴自慰是身閒。

抱膝亭口占

依舊危亭瞰楚天，祇嫌城郭異當年。江山無恙人無恙、十載歸來亦暢然。

過馬家巷舊居

邦家蕩析恨無窮，豈但微軀逐轉蓬？未免浮圖桑下戀，馬家巷外夕陽中。

嘲盋魚

畢世書叢豈足賢？欺人只是解鑽研。總饒三食神仙字，著作何曾見一篇？

春盡日掃葉樓小坐

同向高樓送好春，山長水遠一沾巾。江南枉是離愁地，只有斜陽解戀人。

秦淮旅夜題長恨歌傳後

太真已化馬嵬塵，七夕盟言空自新。腸斷景陽宮井水，不辭亡國爲佳人。

寒食

榆柳當春火正然，何曾匝地盡藏煙？子綏最有焚骸痛，黍飯空邀異代憐！

莫愁湖慶題壁 戊辰閏月八日

虎踞龍盤氣早收，南朝亦自號神州。河山暗與風光改，休訝橫塘屬莫愁。
徐王將略自騫騰，儒術臨戎卻數曾。整頓乾坤都已了，來依少婦共龕燈。
湖山合是美人鄉，休問襄陽與洛陽。蘭室重帷渾似昔，定應牆外着王昌。

神策門晚歸

兼旬真不負春光，最喜歸車載夕陽。城外青山道旁柳，日來應覺送迎忙。

東田

鍾山平處是東田，歸路詩情落照前。愧乏玄暉才子筆，難吟遠樹與生煙。

石頭歸路

一春無日不遨遊，歷遍鍾山復石頭。花鳥雲山俱有意，忍因才退廢吟謳！

十餘日前，土橋東見海棠兩株盛開，重來零落已盡，感賦

好花須是偶然逢，豔絕天人夕照中。今日珍珠河畔路，更無繁萼倚微風。

鍾山

鍾山如笑闕城闉，嵐氣清鮮入望真。更有東風能薄相，亂吹香絮引遊人。

櫻桃

勻圓萬顆似玭珠，三島曾經鳳啄無？空道櫻桃一籃子，思明終覺太豪麤。

抵正陽門口號

舊京宮闕尚嵯峨，豈道新邦恨正多？學弊政乖人紀壞，不知青史對誰苛？

對雨

小雨何能悶損人，荒園得雨始疑春。鍾山晏起如驕我，忽敞雲關一欠伸。

十二月十五夕觀月蝕

桂輪圓處忽無顏，爲有妖蟆置吻間。安得並將天嚿卻，免他垂淚看河山！

越謳

羅平妖鳥漫啁嘐，雪竇誰知隱一巢？我笑此邦工作巧，山川還用錦來包。

題所藏書目簿上

稚圭應記爲傭日，昭裔難忘發憤時。十載僅收三萬卷，何年方免借書癡？

雪後作 二首

春寒閉户少遊情，新柳偏能引意行。忽遇杏花謀一醉，夢回飛雪灑窗聲。

南土仍看朔氣來，杏花能與雪爭開。禊遊莫詡春衣好，且擁熏爐進一杯。

偶翻王介甫詩題金山一首，戲和

桑麻直接水中坻，那有陰靈與護持？介甫未知陵谷變，且須探問釣魚師。

將營一宅書示兒子　二首

早歲曾懷濟物心，中年折節入書林。晚來忽有求田意，會遣元龍笑不禁！
政自低頭就短轅，何曾有意慕華軒？山崩川竭應無日，愁絶蘭成賦小園！

月費

月費千金養一官，貪惏未必救飢寒？成陰鶴蓋通衢畔，只當流民一例看。

春盡日作　二首

朱明已至綠陰稠，始向郊坰補禊遊。喜見危紅藏葉底，有花仍可說春留。

芍藥荼蘼漸次稀，餘寒直欲伴春歸。漫嗟今歲佳遊少，免爲醇醪數典衣。

靈谷寺看牡丹 補作

閉門祇爲怯春寒，花語驚傳過牡丹。不分年芳付啼鴂，强攜卮酒一盤桓。

食有皮羊肉

且置駝蹄與豹胎，羊膚柔臡亦羹材。不因江左多羅綺，那得珍肴入饌來？

七月七日風霆甚異，夜星不見，戲詠 二首

今日天人事事殊，星河佳會有仍無。風雷驚散填橋鵲，屋角空留結網蛛。

銀灣相望幾由延，小别寧須閱一年，應遣飛廉來速駕，漸帷如在頓丘邊。

江上望鍾山

爲貪廬阜别鍾山，江上回看杳靄間。日日書帷對嵐色，争如天際認煙鬟。

過采石感樊若水事　二首

求才科目儘堪傷，祇恨隋家作法涼。釣艇浮江載奇策，霸朝運已盡舟梁。
不辭故國化榛菅，一第何難視等閒。今古叛亡知幾輩？合從破鏡祭橋山。

渡甘棠湖

尋陽真隱憶劉陶，別有山人索價高。猶喜使君遺愛在，甘棠湖上度輕舠。

蓮谷月下有懷

涼蟾斜出彩雲間，長嘯臨臺獨夜閒。此際江城宜逭暑，倚帷人定憶廬山。

聞舟人測水，其聲淒引，因成二十八字

江水千尋與萬尋，倚欄東眺一沈吟。欲知離思增多少？試聽舟人測淺深。

江上作

江頭樹色明殘照，洲上蘋香度晚風。煙水迷茫何處宿？鄉心羈恨與誰同？

黃巖

郤倚黃巖對瀑流，雙泉相競下巖幽。雲峯萬仞知誰到？定羡真靈挾兩虬。

重見

松波燕雪隔精魂，長感靈妃一笑恩。誰分秋江蓮斷後，殷勤還數舊桃根。

病起檢曆日，始知今日已立夏矣。賦四絕句 四首

獨卧空齋廢酒巵，起尋曆日約良知。花妍柳嚲春仍在，莫恨今番出餞遲！

曉鐘未動且名春，何况芳時尚浹旬。氣朔盈虛不須論，安排佳釀送良辰。

曾記留春掃葉樓，山長水遠動離愁。即今高詠滄江畔，蓬髮飄蕭不自羞。
去年今日燕池上，斜照徘徊看牡丹。羽迅流光蓬轉命，江樓此際又憑欄。

泊塵畫玉蘭美人扇貽余，藏篋數年，甚爲珍惜。頃聞其消渴死矣。展扇追憶平生，感傷何已！弔以二詩，即題扇上　二首

畫手如君負絶倫，緑窗鸞髮賴傳真。玉蘭花自年年發，難覓東陽姓沈人。
屋梁落月想君顔，經歲鱗書絶往還。料得相如消渴後，猶能染黛寫眉山。

三月三日陰寒不出，憶去年此日南苑之遊，愴然有作　二首

虎北更爲强虜地，燕南漸少故人書。碧池紫陌都依舊，可有羣賢共祓除？
朔方冰雪間風塵，江上重三不當春。祇有鍾山似眉黛，雨中煙裏解含顰。

寄北中故人

窮陰十日雨冥冥，天外飛鴻去不停。萬户蕭條人迹少，鍾山也遜舊時青。

書劉生扇　二首

與兄相見建康時，滿地兵塵拂鬢絲。卻憶海壖棲止日，秋風黃葉好題詩。
世亂文人愛散官，書生託足本無安。聊將鍾阜朝嵐色，送與先生進一餐。

戊辰春過蘇州

楊柳籠煙草勝茵，金昌亭畔乍驚春。不須更話山川好，城郭如斯已醉人。

雜感　二首

閒庭積潦長蜎蠉，化作飛蚊更可憐。我羨蜘蛛坐收獲，張羅屋角遇豐年。
七澤蒼茫衆化魚，親朋幾輩有安居？三旬滏寢偏頑健，泥水藏身且讀書。

戲題計簿上

安得身如董仲舒，不關家事但窺書。一毛已見猶漂泊，轉學治生計恐疏。

八月十五夜月蝕

江國冥冥水接天，關山處處起烽煙。秋光縱好知何益？明月多情不忍圓！

雞籠山晚坐

江上窮陰氣杳冥，晚來無語倚危亭。寒林凋盡經霜葉，卻愛鍾山不改青。

讀徐銘莊武帝碑

青骨成神語豈誣？至今遺廟在山隅。不妨帝號稱莊武，死衛金陵亦丈夫。

廣坐

廣坐燈明户盡扃，分曹投箸不曾停。白牛盧雉何須辨？總入文公五木經。

春分日作

祇恐餘寒佔卻春，晨窗日晒柳條新。年華未晏遊情在，油壁青驄正待人。

清昭西陵見發

國亡萬事足欷歔，又報人間見玉魚。祇有明陵松栝好，前朝此事最堪書。

節候

江鄉稻熟蟹仍肥，秋暖無煩詠授衣。况有桃花映籬菊，不妨節候偶乖違。

偶感寄題廬山 二首

誰信巢由解買山？匡君應爲破蒼顏。攢眉定有陶元亮，下濮東林任往還。

廬阜今爲帝下都，此中仍着一潛夫。少微最要㨗陰護，漫遣吳人識謝敷。

晚成

蕭瑟回風振晚林，留連殘日下遥岑。秋光如此彌堪戀，無奈樓前又暝陰。

興州

將逃師潰冀非真，誰遣興州墮虜塵？目送塞鴻猶北度，始知微物勝於人。

古北口

碣石西來盡舉烽，惟憑虎北保堯封。雄關又見成甌脱，回首遼陽路萬重。

湖上作

萬樹櫻桃開已殘，眼看杏萼不爲歡。今年自是遊情減，莫怪春風未解寒。

雜感 四首

乍喜朝光照敝裘，旋驚急雨破膂溝。消寒只是須名酒，不見花開省卻愁。

不煩閨夢度黃龍，勃碣行看罷舉烽。莫笑賈生談表餌，還須魏絳備歌鐘。

直北關山逐雪消，春原胡騎態仍驕。長江且可稱天塹，空置將軍號渡遼。

柳因藏燕低迷緑，花爲啼鵑慘淡紅。漫道江南煙景好，玉關一様有春風。

詠二花　二首

邪馬臺邊佐久良，（原注：中國本無此花，故宜名從主人。）自誇絕豔佔年芳。移來禹域知何等？合與煙支作雁行。（倭國櫻花。）

故書稷粟未差訛，蘆穄何曾是木禾。喚作國花渾不辨，教人頓憶黍離歌。（僞滿國花高粱花。）

癸酉五日題

一卷離騷鑄偉辭，沈湘豈要國人知？空留角黍供狂啗，未覺蛟龍懼綵絲。

感宋史記龍昌期事　二首

異學爭名各有師，不妨彥博薦昌期。祇嫌永叔譏穿鑿，也未虛心玩繫辭。

學海狂瀾挽不還，著書百卷布人間。老逃兩觀猶營祿，應信周公是大姦。

馬援

隴蜀紛紛得幾秋，識真誰信自爲謀。飛鳶浪泊平生願，款段空憐馬少游！

詠葉義問

休將壯語復山河，到老偏教一枕戈。不解生兵是何物，人才今日兔園多。

癸酉中秋雨

佳節愁霖宴賞稀，神州一望盡煙霏。料應玉斧渾無用，不遣冰輪似舊輝。

鹽城趙生隱居太平門外贈以二詩 二首

老鶴城頭說是非，啼鳥瞻屋也無歸。鍾山一角猶堪隱，獨倚危樓送落暉。

歌歇重城月墜煙，瓦盆一醉且恬然。燈前蟋蟀翻無語，萬壑松風正聒天。

觀打球作

爭功未敢殲隨兕，養氣誰知教鬭鷄。惟有漆城差自詡，寇來倉卒不能躋。

九日攜五子慈飲内橋酒家

九日清尊不負身，蕭然攜幼步淮濱。竹園椒塢偏宜飲，何用東籬送酒人。

妖星

驚風飄日下西山，墮地妖星色轉殷。豈有遺黎供血食？早傷豺虎遍人間！原注：元順帝時司天監言，天狗下墜，血食人間五千日。

感遇

身世崎嶇未息肩，故園回首轉淒然！管寧清節猶遼海，更擬飄蓬卅七年。原注：余今年卅七，更如幼安，亦不過七十餘歲。

後湖即事 二首

鍾山雨過轉蒼然，北渚微風拂鏡天。萬頃緑雲都散盡，空教樂府詠田田。

江上新傳戰鼓收，湖山依舊足佳遊。閭閻歌舞知誰賽？白羽凌風憶蔣侯。

春感 二首

一曲新詞酒一巵，春風吹得鬢如絲。繁花若道能留客，須及斜陽未下時。

幾日春寒幾日陰，綠楊庭院自深深。黃金鑄出相思句，欲向何人宛轉吟？

無題

扇薄防風弱，簾疏映日輕。幽期人悄悄，密約意盈盈。隔箔頻驚影，緘書暗憶名。暫憑青鳥使，空羡白頭盟。羈思將何遣？中心未肯平。攀條如有待，臨水不無情。淚重絲難貫，妝慵髻未成。懷珠慚鄭客，持布感劉生。松翠遮油壁，花濃繞鏡屏。調琴傷玉軫，破夢恨金鷹。荏苒華年晚，淒涼影事更。孤鸞今罷舞，哀雁自于征。樓響心休怯，香殘意轉清。雲迷障袂態，雷送走車聲。歸去華燈滿，銀河斗柄橫。

曉望成詠

樓高天已遠，故國更迢遥。暮節傷孤客，羈心積一朝。謝郎徒賦雪，王子漫歌嶠。別豈千名盡，魂因九逝銷。龍章安裸壤，鸞翮畏回颱。曉霧迷山色，春江接海潮。異鄉愁按劍，歸路想鳴鑣。與報金蘭信，文窗整翠翹。

冬暖

融風來北地，薀火發南枝。未覺年芳改，先驚節候移。桐華傳漢史，梅實見燕垂。過豈緣司曆。方難紀攝提。鶴言愁積雪，狐渡阻流澌。鄒律寒真去，秦年暖固宜。凍銷虬水咽，爐熱翠裘知。爲語營巢燕，文梁幸早窺。

煙草

樗燭光初斂，蘭膏焰已微。聲停斑竹管，風送蕙香幃。稍逐青霞起，還疑紫玉歸。爐應添五夜，酒共解重圍。不惜櫻唇綻，偏愁霧唾霏。他時和桂盡，珍重寄靈妃。

檢贈答詩，題一首更寄

遠望馳情急，孤游得句頻。佳期原易失，密意已難伸。萱草離前種，蘭華去後紉。辭繁猶恐盡，語重總緣真。花月籠江甸，風煙暗海濱。寄時珠迸淚，啓處黛添顰。蝶舞仍移晝，鶯歌欲達晨。回腸竟何益？於邑莫重陳！

盤香

宛轉應何似？煎熬祇自知。焰微知漏細，香靜度簾遲。頗訝回腸數，難將瘦骨支。鴛幃初掩後，鳳燭半殘時。幽夢從頻索，中心最不移。意同蕉葉捲，痕逐桂輪虧。楚女堪長捧，荀君耐久思。誰能持甲翦，重疊贈深閨？

送吴生還東陽

兵革何時定？吾寧戀故都？憑誰具舟楫，與汝向江湖。道喪真忘世，身危已愧儒。提攜愁盡室，轉徙值窮途。離黍心如噎，苕華思轉紆。鳴蜩知隱葉，歸雁解銜蘆。燕啄争空夏，鼇傾拆四隅。分崩嗟已決，戰鬭欲何須。歎息黎元病，希求碩鼠誅。不妨瞻有昊，一爲籲無辜。祇恐天難問，還憂亂更憮。枉存欣爾厚，餞送悵余孤！炎暑宜珍重，長行莫滯濡。垂堂遵昔戒，避地審良圖。黄髮期同享，青松誓不渝。早秋倘相過，漫惜旅程迂。

游積水潭

春闌散幽慮，挈侶適城隅。澄波匝高柳，圓埒圍低蒲。神叢踞陂陀，飛觀臨闉闍。雲移日埃[illegible]，風定波縈紆。賞愜忘久痗，情慵得還途。豈厭塵事勞？但惜芳華徂。欣戚亮無準，恒充俄傾娱。齊物義在我。安辨菀與枯。

詞鈔　三七六首

江南好

斜陽裏，瘦影待誰憐？人意已隨流水遠，秋聲先伴暮蟬還，憔悴又今年！

江南好

歸思永，飄泊又經秋！遙望寒煙蕭瑟處，滄波無際使人愁，日暮獨登樓！

擣練子

斟白酒，燎沈香，幾日愁霖嬾啓窗。剛道晚晴天氣好，不堪滿目是殘陽！

楊柳枝

春曉深宮乍起時，景陽樓畔鬬腰支。如今已是清秋節，獨向西風斂翠眉。

楊柳枝

悵望隋隄日晚時，萬株垂柳尚如絲，可憐秋色年年改，帝子無愁竟未知！

楊柳枝

曾作飛花送客船，江關秋盡轉淒然！柔絲更比春前短，枉把離人舊恨牽！

如夢令

悵望雲軿歸路，鬢影環聲何處？翠幕自黃昏，不管燒殘香炷。人去，人去，恨久更難分付！

如夢令

夢到燈窗竹院，意密翻令腸斷！舊恨已拚銷，新恨從教宛轉。難遣，難遣，晶枕啼痕猶泫！

遐方怨

燈焰颭，簟文搖，獨掩虛房，羅袂無聲魂暗銷！砌蟲孤咽恨迢迢，高梧籠濕月，冷秋宵！

訴衷情

幽夢已醒慵更覓，對殘燈。相望處，樓閣幾多層？危檻憶同凭。銷凝，如今還獨登。夢無憑。

轉應曲

胡蝶，胡蝶，飛上羅裙雙帖。便教疊入空箱，差勝分飛斷腸！腸斷，腸斷，忍向別枝重見。

天仙子

雨後桃花紅滿地，春光濕盡飛難起。小庭深院又斜陽，鶯聲細，扶殘醉，花間自灑相思淚！

天仙子

祇有閒愁銷未盡、春來屢寄天涯信。垂陽綠遍不歸來，空有恨！誰相問？花開又是清明近。

南歌子

青羽裁裙短，朱蠙綴履明，長晝踏莎行。此時剛一見，已多情！

江城子

綠波惟解送歸橈，路迢迢！恨迢迢！江上回頭，無語暗魂銷。細省相逢真似夢，拚夢醒，更無聊。

相見歡

他鄉又是深秋，使人愁！蕭颯西風斜日獨登樓！家山好，歸期渺，爲誰留？祇是年華心事兩悠悠！

歸國謠

思故國，萬里滄溟歸不得，秋來仍作天涯客！　高樓此夜空相憶，一聲笛，滿城但見秋煙碧。

醉太平

無情有情，親卿怨卿，樓頭對數飄零！有簫聲笛聲。　燈青鬢青，愁醒夢醒，深宵醉倚雲屏。聽

長更短更！

浣溪沙

一任花風颺鬢絲，禪心定處自家知。牀頭金字未須持。萬一塵緣終不斷，他生休昧此生時，華鬘忉利也情癡！

玉樓春

斜橋晚眺，落葉紛飛，身世淒涼，睹物彌歎

蕭蕭落葉還依樹，一陣西風無覓處。綠陰留與隔年人，莫爲婆娑傷歲暮！風流往事誰堪訴！悽愴江潭人已去，飄零不惜向天涯。衹有斜陽猶可語。

玉樓春

前數日赴某比丘之約，行經通湘門，獨步踟躕，返舍成玉樓春一闋

閒中偶與春相見，水次垂楊花外燕。夕陽紅到可憐時，歸路無人愁緒亂！倚窗卻展前頭卷，盡

日丹黄成慰薦，不須琢句苦傷春，門外青蕪生已遍！

踏莎行 和同叔

草緑通波，花紅映路，春前曾共徘徊去。傷心不見舊時人，人間天上歸何處？碧海生塵，瑶臺隱霧，青禽去後書難附。獨居情緒總悽涼，高樓夕照空庭雨！

踏莎行

丁未秋日，閒居東京，眷懷故國，悵然賦此

遠道秋還，高樓客去，天涯夢覺渾無緒！寒煙偏解趁西風，絲絲散盡歸何處？複堞藏雲，遥山隱霧，閒情渺渺從伊誤。斜陽卻照斷魂歸，苔痕緑遍來時路。

踏莎行 自題擘蕙詞，用碧山題草窗詞卷韵

彩筆填詞，玉簫倚調，孤吟不恨知音少！衹憐頭鬢有新霜，夢迷故國連天草！斜日心情，深秋懷抱，淒涼更與何人道？空教宋玉擅才華，風流卻向江南老！

浣溪沙

偶憶年時心字衣，彩雲曾向月中歸，重來門巷已全非！　鏡裏既無鸞共照，釵頭何用燕雙飛？高樓不見見斜暉！

浣溪沙　戊午元日記游

金碧檀欒映好春，憑高不受九衢塵。陽臺終日有行雲。　勝地獨遊空有恨！芳辰陪飲更無人，靜聽簫鼓送黃昏！

浣溪沙　戊午春感四首

春到人間愁與俱，殘梅謝了柳黃初。詩懷今昔不相如。　羸病不禁三日醉，亂離難得一家娛。浮名嬾計總區區！

寥落新春白袷衣，在家沈醉出忘歸，感時傷命兩俱非！　金勒不來花正發，玉璫難寄雁仍飛，輕將雙淚灑斜暉！

士女熙春足勝遊，羸軀到處見春羞，强因山色一登樓。芳草自然堪下淚，萱花何事可忘憂？此情分付醉時謳！

海思雲悲亦易平，筐牀夜夜待鐘鳴，鏡中容色未妨更。遠信不從蒼雁索，殘書難與白魚争，預愁明日酒瓶傾。

菩薩蠻

旗亭喚酒過寒食，香車幾日來芳陌，樓外小桃紅，玉樓簾幾重？春來催鬢白，誰慰尊前客？殘醉客愁濃，落花深院中！

菩薩蠻

綠蕪一片傷心色，闌風伏雨花狼藉，漸看樹陰圓。沾泥香未乾。鈿箏空掩抑，歸去金堂側。何事獨憑欄？無人知暮寒！

菩薩蠻

燈影欄干秋遠近，淒簫細裊相思韵。坐久夜逾清，雲低壓雁聲。愁醒嫌酒薄，暗葉簾前落。

更莫下疏簾，簾中一樣寒！

菩薩蠻

天仙不用常詞贊，雲情雨意空相羨。吹咽玉樓簫，秋心一夜遥。涼空星歷歷，尋去無蹤跡。幻想與奇情，可憐虚此生！

菩薩蠻

千花萬蕊催春事，高枝月照啼鵑淚。夢醒亂紅飛？無端春又歸！綠陰空滿路，不是當時樹。塵涴斷襟香，花殘情更長！

鷓鴣天

爲愛斜陽獨上樓，新來人意冷於秋！西風吹送華年盡，不解離人此際愁！緣斷續，信沈浮。柔腸一寸枉綢繆！不如併付秋江水，直向天涯盡處流！

鷓鴣天

水下天涯客去鄉，此情畢竟數誰長？若教一去無還日，便是癡人亦斷腸！魂渺渺，恨茫茫，

羈懷歸夢兩淒涼！甯能懺得愁根斷，又向危欄倚夕陽！

鷓鴣天

六曲圍燈照墮蟬，茰煙初燼夜將闌。如何瓊漏丁東響，苦礙羅幃楚女眠。春夢窄，畫樓寬，推窗猶見月痕彎！迷魂招得天雞唱，卻怪羅衣耐曉寒！

鷓鴣天

燈暗懸簾木葉飛，秋宵岑寂獨思維。空教病骨傷幽素，一往淒涼竟為誰？添斷炷，掩空幃。舊歡已墜不勝悲！祇應窗外團欒月，猶照羈魂夢裏歸！

鷓鴣天

別意經年似舊濃，夢回仍歎鳳幃空！不知別館三更月，今照高樓第幾重？悲落葉。聽西風，新詩吟罷更無悰。挑燈鄭重裁箋寄，敘到歸期帶淚封！

清平樂

愁根難斷，舊好難重見。更有斜陽難繫轉，費盡幾多虛願！不因別有痴情，那能縹渺空靈？

覓得一宵幽夢，居然歷到他生！

清平樂

愁花恨葉，秋盡成蕭瑟。簾外清霜闌角月，更有無邊淒切！前身悔作春花，年年飛向天涯。化作秋花耐冷，一般損盡年華！

清平樂

煙輕月淺，不放眉痕展。百尺樓窗燈近遠，認取秋光一點。憑欄遥意難收，因風裊入高樓。恰好羅屏人靜，可能一晌綢繆？

清平樂

綾窗讀曲，依約顰蛾緑。月射疏梧風撼竹，無奈秋宵人獨！虚勞青鳥蓬山，望中便是銀彎。倚遍雲屏十二，天邊北斗回環。

臨江仙

柳外樓臺依約，城頭燈火昏黃。歸來閒館細思量。魂銷鶯語輭！夢破蝶身颺。芍藥闌空人去，

蘼蕪徑絕情長。重逢未省在何鄉，他年應記取，陳迹在篔簹。

臨江仙

征鴻過盡愁難寄，寂寥樓外斜暉。滿林黃葉自紛飛。一聲清笛，空使淚雙垂！望斷層城人不見，暮煙無限凄迷！簾間風細送寒遲。暗燈回照，纔是夢來時。

臨江仙　六月十八日度辭

板閣風涼無一事，細吟花蕊新詞。羅衫薄薄映冰肌。桃應妝半面，柳要學雙眉。越布手巾金錯盌，多情計掾堪貽。不曾腸斷月英詩。任他平望水，自照野鴛飛。

臨江仙

樓外輕雷驚倦夢，水紋簟上涼添。起來欄角御新縑。斷虹還拂樹，斜照正烘簾。隔岸煙巒來鏡裏，黛痕如學眉尖。鬅茸濕柳欲齊簷。晚風吹不散，妝襯一彎蟾。

臨江仙

欄外落花池上絮，年年苦怨春風！繁華如夢易成空。斜陽情脈脈，流水淚溶溶！春自難留人

自老，不須更覓歡悰。可憐憔悴與誰同？獨將無限意，明鏡對愁紅。

臨江仙

秋夢如煙吹不散，絲絲裊向天涯。玉簫凄咽是誰家？樓高人更迴，燈影隔窗紗。浪說柔情容易達，愁心望裏頻加。翠帷還被曲屏遮。遥憐深夜月，猶自照庭花。

臨江仙

一夜波紅多淚，三秋庭綠迎霜。遠懷無事不凄涼！窗深聞暗雨，樓迴見斜陽。卻想小姑居處，一雙舞燕雕梁。如金閒夢隔金堂，猶憐明月好，長爲照流黄！

臨江仙

秋盡空山誰念我？對燈自寫新詞。凄涼終是爲相思！一聲孤雁過，寒雨入窗時。漢浦經年音信阻，料應一倍悲悽！飄零從此更無期。魂銷心未死，難慰箇人痴！

臨江仙 秋海棠

煙鎖空庭苔滿院，秋深人意先慵！寒花一簇小牆東。憐他憔悴日，猶自學春紅！曾記春殘花

謝後，幾番淚灑珍叢！誰知重見夕陽中。斷腸原已久，更莫怨西風！

臨江仙　秋柳

往日風流何處是？斷橋斜照寒煙。柔絲歷歷轉淒然！獨將搖落感，分付與哀蟬！　記得春閨相見處，勞伊苦致纏綿。如今憔悴有誰憐？西風偏有意，吹恨上眉邊。

臨江仙

夜雨秋魂頻斷，夕陽孤影空歸。恨深愁淺兩難知。小樓人靜後，疏幕月明時。　若道此情誰解？那應空說相思。最憐幽夢覺來遲。殘燈留冷焰。還照淚雙垂！

蝶戀花

憔悴自臨流水語，莫把年華，流向天涯去。一往情深憐已誤，天涯更有天涯路。　嗚咽如人朝復暮，欲為人留，可惜留難住。浣了啼痕心更苦，人間那有重逢處。

蝶戀花

霧隱文窗星隱樹，縹渺痴魂，記得當時路。夢裏年華容易度，醒來纔是天初曙。　百計思量原

已誤。欲不思量，卻又無情緒！莫道此情無處訴，有人更比儂辛苦！

蝶戀花

簟冷樓空風暗度。殘月淒涼，到曉穿疏幕。若使嫦娥知別緒，分光好照伊人去。既解離多何用聚？獨自凝思，衹怪相逢誤。音信也多難訴處，夢魂更是無憑據。

蝶戀花 中秋日卧病懷人不至

常恨秋多明月少，幸得團欒，卻被浮雲繞。今夜清光應到曉，衹愁不向人間照。目斷寒空心縹渺。期約雖佳，變幻仍難保。坐掩雲窗燈悄悄，任他簫鼓街頭鬧。

蝶戀花 七月二十三夜紀夢

一夜秋寒人未寐，弄影疏螢，來照涓涓淚！萬種纏綿無好計，高樓一樣傷憔悴！落葉驚風飄暗砌。漏盡香沈，帳掩簾垂地。相見依然如夢裏，可憐別去真容易！

蝶戀花

刻意悲秋原已誤。臨水登山，總是傷情處！彩筆空題腸斷句，人間自有愁無數！鶴怨猿啼朝

復暮。一卷新詞，半得相思助。客恨深時秋又去，羈魂覓遍天涯路！

山花子

未到分擕已斷腸，多歡多怨是清狂。直到而今翻念舊，枉思量！水盼蘭情何處覓？羅屏鏡檻兩難忘。已是清秋還寂寞，恨茫茫！

虞美人

前遊如夢誰能記？回首空流淚！朱顏那得似從前？惟有秋光依舊自年年！天涯縱有知心侶，不解憐卿苦！夜長人静酒初醒，萬境蕭條何處訴深情？

虞美人

二月二十四日復偕旭初出太平門，繞隄至蓮萼洲

尋花細履湖堧路，紅亂芳洲樹。東風微起碧波間，不道豔陽時候卻輕寒。香臺千繞憑誰惜？曾映雙鴛迹。疏狂不減少年心，明日重來未到綠陰深。

虞美人

魂銷夢冷心難定，恰稱深秋病。夜長人倦一燈青，祇有瓶花和影伴伶俜。多情留得微軀在，

憔悴原無悔！遙憐卿意比儂癡，千萬無聊不肯報卿知。

虞美人　辛亥九月作

前遊幾日成秋夢，贏得新愁重。獨攜短笛上空山，無奈楚天秋色十分寒。　無情也應相憐惜，何況曾相識？如今清淚枉成絲，空說別時容易見時遲！

昭君怨

秋螢冷，苔階寂，畫扇輕羅無力。深樹月痕微，掩青扉。　草際暗蛩淒斷，夜靜薄寒難散。寥落更伶俜，夢初醒。

木蘭花

平生好作悲秋句，辛苦填詞嗟已誤！誰憐飄泊向江關。魂斷故園無覓處。　霜華鏡裏應無數，別後雄心還自訴！天涯惟覺夕陽多，此意茫茫成獨喻！

木蘭花

多情祇是傷離別，相見何因愁更切。誰知情重即愁多，若是無愁情亦絕。　開簾卻見團欒月，

又恐冰輪還易缺！可憐圓缺似郎心，願得清光常皎潔！

月中行

簷牙墮月照無眠，幽恨省他年！瀟湘祇在曲屏間，夢斷已涼天！　誰家倚閣吹橫笛？聲未歇，客意飄煙。重城漏盡轉淒然，淚落五更前！

生查子

江上採珠還，初見秋波瞥。問得莫愁名，便是愁時節！　默默又依依，羅帶頻拈結。無限此時情，後日和伊說。

生查子

江南秋夜寒，夢遠閩山近。潮水送愁來，中有多情信。　相思怨已深，相見還添恨！獨自履風波，辛苦誰能問？

採桑子

無言自下香階去，涼月徘徊，花影微篩。露浥蒼苔濕錦鞋。　含羞迎夜知誰俟？城漏頻催，網

户虛開，只有疏螢相伴來。

採桑子

誰能零落隨風雨？分付游絲，繫上空枝，長作愁紅也不辭。　明知斷夢終難續，送得春歸，强訂來期，儂比啼鵑一倍癡！

採桑子

新詞寫遍蠶綿紙，寄向誰邊？私恨緜緜，人與秋蟲共不眠！　幽蘭泣露香猶在，拋卻涼天，消息誰傳？燈黯羅屏一惘然！

採桑子　辛亥七夕

星河誰送微雲度？望斷香車。離思偏賒，珠佩輕搖帝子家。　青天碧落長相見，良會堪誇，小別休嗟！素女姮娥不及他。

採桑子

雙璫尺素知何處？梁燕空還，門掩重關，鏡裏眉痕月一彎。　有情何必長相聚？紅淚欄干，兩

意如環，霧幌烟窗一例寒！

採桑子

當時誰信相逢誤？贏得悽迷，慧絶成癡，訴與秋風總不知。　而今重訂他生約，瘦骨成灰，紅淚長垂！未必心堅願總違！

浣溪沙　宿村店

荒驛鳴蛩伴客愁，殘燈清簟一宵秋。夢回疑在舊時樓！　簾動乍聞金屈戍，枕低遥見玉雕鎪。當時未覺是綢繆。

浣溪沙

暗砌蛩休月色黄，一團林露漾浮光，秋魂禁得幾分涼！　綺席凝塵人寂寂，玉璫緘札恨茫茫！重幃幽夢最無妨。

浣溪沙

六曲闌干繞閣深，鑪香初爐幾沈吟。樓高長得接秋陰。　四角盤周當日字，一枝釵寄此時心。

彩雲何事更難尋！

浣溪沙

鳳紙殷勤索報章，新來情緒那能詳？寒雲江月兩回腸！
心苦厭看團扇字，晝長空費小鑪香。高樓西畔又斜陽！

浣溪沙

小閣蕭晨病不勝，一宵微雨嫩涼生。那能還聽墜梧聲！
漫惹篆煙牽斷緒，空翻蠹札問前情。今生幽恨幾時平？

浣溪沙

長劍飄零綠鬢凋，祇憐幽恨未全銷，清狂那覺是無聊？
已自蕭條成獨往，何妨相對共蕭條！煩伊低唱我吹簫。

浣溪沙

一夜秋風萬里寒，所思遥在碧雲端，不堪飄泊又摧殘！
簾密惟應星暗入，樓空一任月低看。

生愁珠淚濕闌干！

浣溪沙

秋盡王孫去未還，蘼蕪不耐暮山寒。儂今欲採畏摧殘！經歲遠書疑似裏，一宵幽夢有無間。相思相怨總相關！

浣溪沙

月冷湘蘺秋恨生，西風吹散舊時情。人間何處問深盟？獨向瓊臺棲甲帳，曾無鈿合報傾城。哀蟬落葉怕重聽！

浣溪沙

誰信飄零是宿緣？蕭蕭客路夕陽天。又將離恨度今年！流水有情長向海，西風吹夢總如煙。絲魂銷盡在秋前！

浣溪沙

幻出優曇頃刻花，斷莖零葉委泥沙。多情枉是損年華！已分纏綿成結習，好將憔悴作生涯。

人間唯是我憐他！

眼兒媚

今生一誤爲知音，空説結同心。他生休誤，情緣斷續，還費沈吟！行雲朝暮長相接，猶自悵難尋。自從別後，纏綿憔悴，又到而今！

眼兒媚 庚戌七夕

露寒香濕夜無聲，細語禮雙星。神仙有分，便教淪謫，絶勝無情！去年今夜無窮意，曾與證深盟！西風又起，秋河不動，空照雲屏。

眼兒媚 賛梅

天教冰雪護姿容，幽意冷邊濃。孤芳無語，自然高潔，不愛春風。一彎蛾月來相照，瘦影爲誰慵？最憐遥夜，寒香飛盡，煙重庭空？

眼兒媚

秋清人靜掩孤幃，蘿碧見依稀。金環結願，玉簫吹恨，枉是分攜！人間桑海須臾變，遺恨更

誰知？累他腸斷，霜寒早別，花好歸遲！

唐多令

高樹早涼還，渠荷開又殘。幾分秋已是淒然！惟有夕陽紅可愛，人去後，好憑欄。楚澤憶幽蘭，初心總未寒。對西風遙計平安。未必重逢真絕望？只不是，舊朱顏！

菩薩蠻

曲欄干外樓陰直，垂楊低蘸清漪碧。風輭夕陽天，花隨人上船。畫橈忘近遠，歸去清川晚。窗迴不知層，依稀簾内燈。

菩薩蠻

苔痕緑入深深院，娟花影共斜陽轉。風蝶自成雙，飛來黏紙窗。簾低常礙燕，欄外游絲輭。春夢太悠揚，帷飄聞暗香。

菩薩蠻

秋宵夜夜風和雨，殘燈孤影添悲緒！何術懺深情？牀頭金字經。飄零空膹我，病與秋俱可。

更莫羡生天，分離總可憐！

菩薩蠻

淒風吹葉蕭疏響，獨眠人在高樓上。簟冷意如冰，摇摇秋夜燈。曲屏何限恨？人遠瀟湘近。料得更傷心，魂飛關塞深！

菩薩蠻

宫門漢月隨人遠，衰蘭浥露如波眼。玉樹與瓊枝，繁華殊昔時。南飛憐渴雁，新恨湘篁見。何事向瀟湘？龍沙非故鄉。

河瀆神

木葉下空山，誰知人意闌珊？多愁偏是怯秋寒，西風又入簾間。斷雁不傳書一字，爭識新來情思？拼得兩行清淚，爲伊終日憔悴！

太常引 自題小像

仙心俠意兩難平，一例化幽情。塵海任飄零，更休問他生此生！濃香引夢，寒花伴影，到處

總淒清！虛願慰伶傳，莫輕遣愁醒恨醒！

太常引

紅樓燈影最亭亭，樓外有繁星。遥夢竟無成，但自覺秋清夜清！無端幻想，無憑密意，兩地不分明。更聽懊儂聲，好證取深情淺情！

荷葉杯

誰遣今生虛度，相誤！密意索誰知？從今多是斷腸時，相見也無期。不道華年損盡，愁恨！癡願更纏綿，他生長住有情天，衹是暫無緣！

荷葉杯

褰幌愁紅相映，明鏡。人在畫樓深。羅衣還被曉寒侵，將息更無心。昨夜橫波遥望。惆悵！咫尺隔蓬山。最憐孤影逐燈還，回首是簾間。

浣溪沙

預擬良辰有勝遊，風情争肯爲春羞？便無佳伴也登樓。平旦行雲成好夢，開春白日照離憂，

祇應名酒發清謳。

浣溪沙

萬感如潮不遽平，挑燈倚壁待鷄鳴，寒威破户恰三更。頗恨苦吟將睡擾，尚謀沈醉與愁争，起看斜月向簷傾。

浣溪沙

黄竹歌成尚有情，瑶池誰見許飛瓊？筵前彷彿記幽盟。青鳥信乖添别恨，金釵恩重是前生，憐君憔悴爲傾城！

浣溪沙

舊夢高唐覓斷雲，鏡中眉黛遠難分，幽篁留淚待湘君！吴市蠙蛦難再贈，海南玳瑁總輕焚，珠簾下後斷知聞。

浣溪沙

酒凍頗黎散綺筵，燈光深夜比珠圓，漫將餘響托雌絃。舊夢緣屏香冉冉，新痕着袖淚涓涓，

今宵惆悵似當年！

虞美人

斜陽冉冉空山冷，賸得淒涼影。哀鴻南去不堪聞，腸斷蒼梧何止萬重雲！如今好夢真難再，眼見山川改。憑誰呵壁問青天？更勸仙人留命待桑田。

虞美人

征鴻自向瀟湘去，不爲愁人住。空山誰伴過黃昏？好就紫蘭香徑與招魂。天長路遠無消息，惟有長相憶！秋殘夢覺一傷神，萬事蕭條有恨向誰陳？

虞美人

幾年離別他鄉見，分外添淒戀！別來消息又茫然，但有愁心寄向暮雲邊。如今已分淒涼定，消受愁兼病！卻從何處着思量？祇恐他生緣會更荒唐。

虞美人　聞雁

燈昏雨暗聞孤雁，何事多清怨？人間離散最傷情，此去天涯空作斷腸聲。錦書經歲無端的，

望斷南來翼。誰知一樣惜分飛，有意憐君還自不勝悲！

虞美人

癡蠶作繭絲難絕，香燼爐灰熱。如今相見已無緣，贏得一回追憶一悽然！　驚風吹散瓊樓夢，別恨傷鸞鳳。彩雲飛去更無踪，回首蓬山似隔幾多重！

六幺令

畫樓人去，誰報愁消息？平蕪遠黏天際，巧擬海波碧。恰正殘春近了，好夢無端的。別絃離席，回頭淒黯，愧作飄零舊詞客！　遙想繁櫻水際，十里穠英坼。陌上傳語芳華，更與何人摘？若待華燈照晚，定有淒清笛。忍教岑寂，春期損盡，卻是而今最相憶！

六幺令

重陽臥病
和清真

暗塵初斂，孤館嫌秋燠。重陽竟無風雨，試把吳山沐。還恨佳時病久，負卻鄰醅熟。不須逐、籬邊客杳，應惜無人對叢菊。　登高休望故國，日落雲遮目。怊悵老去難留，願服藍田玉。空道悲

秋易解，卻唱思歸曲，良辰遥卜，明年須健，自起持尊向花囑！

江神子

江楓落葉送歸舟，擬淹留，望蘋洲。無奈離煙恨水共東流！燈火孤城笳語咽，殘醉在，下簾鈎。閒來偏引舊時愁！兩眉頭，無限秋。斜日浮雲，西北有高樓。千頃滄波今夜夢，蘆溆畔，伴眠鷗。

江神子

案頭以瓶供黄梅，幽蘭伴之，水仙亦將花矣。晴日欣然爲賦

幽香冷豔乍相逢，小齋中，晝融融，一種清癯，修潔最相同。也算安排金屋裏，休懊惱，謝東風！天涯消息任輕鴻，寄無從，佩仍慵，只祝韶華，長駐漫成空。試看淩波還可賦，和窈窕，助春穠。

滿江紅

彩箑雲窗，少年事憑誰與說？又還是堆盤筒粽，楚鄉時節。桃印乍懸應辟惡，蘭湯浴罷渾忘熱。

但高歌一曲望湘人，心悽切！長命縷，曾爲結；輕柔腕，真疑雪。自榴裙題後，信音都絶！黍夢未回菰已老，梅風纔到蒲堪折。祇涼蟾一縷似當時，情懷別！

洞仙歌　古林寺

寒雲落葉，認城西荒寺。幾度徘徊到鐘起。歎焚林劫火，遮日兵塵，渾未料，江上青山猶是。南朝空一夢，殘照蒼茫，多少樓臺問誰記？爲語此中人，畫裏生涯，休辜負山林城市。試結個茅廬兩三間，更檢點琴書，好成鄰里。

洞仙歌　重過神武門詠荷

凌空萬葉，訝重來依舊。雨破圓痕翠瀾皺。暗塵稀，恰好羅襪徘徊，凝望杳，魂黯江妃去後。舞衣寒易落，紈扇秋多，何處哀絃又輕奏？祕殿映深渠，試檢啼珠，芳流澹，題紅應負。待强整殘妝爲君留，怕一夜西風，看花人瘦！

浣溪沙　社稷壇晚坐

社柏森森待晚青，池蓮的的迓秋零，亂蟬殘日更關情！燕去有時還故殿，鴉飛何意度嚴城，送

人偏有暮笳聲。

浣溪沙　擬南唐中主

斜日簾櫳燕子飛，雨晴風細落花遲，晚來寒重怯單衣。　樓迴不妨芳草遠，院深空任碧苔滋。此情終擬付游絲！

浣溪沙　春晚自貽

鍾阜雙鬟畫怎如？當窗脉脉笑窺書，緑陰紙閣一廛居。　臨砌愛看花結子，卷簾喜見燕將雛，始知春晚勝春初。

浣溪沙

翠岱江樓四面天，曲闌移影下湉漣，更添眉色到窗前。　衰柳正隨官路遠，冷楓遠迓夕陽鮮，愁來人去各經年！

浣溪沙

窗暗時聞語細禽，簾開暫得見秋陰，檐花落盡晝愔愔。　撥膩鑪灰猶有熱，飄残鄰笛不成音，

閒暇濃醉也無心。

南歌子　游法淨寺，從功德林還，舟經長春嶺作

汀畔叢蘆白，波心一寺紅。輕艭歸去溯尖風，如此川原未信畫能工。殘照彌堪戀，清游不易儔。他年天許作吳儂，日擬挐舟來往蜀岡東。

西江月

憂國惟能痛哭，思鄉無計遄歸。一身多累遁難肥，垂老堪傷瑣尾。病裏醇醪乏味，愁中好景都非。任從萬事與心違，一眠不須辭費。

西江月　水仙

漫笑著根無地，生憎弄蕊因春。梅花已覺是高人，更比梅花清峻。愁入瑶花歲晚，寒生緹暮霄分，一生原不識紅塵，寂寞從他笑哂。

戀繡衾

蘭風長雨獨閉門，理蟫殘，還校舊文。摩倦眼添閒悶，下窗帷天氣近昏。夢情先與羅幬冷，仗醇醪沈醉未醒。訴不盡悲秋意，對深宵燈焰自熏。

戀繡衾　春日經淮上感憶

紅樓絲管經歲停，黯垂楊，闌畔自清。夢不過橫塘路，送芳塵腸斷去萍！　桃根雙槳知何處？甚春來難寄燕翎。綺情共年光換，映清淮，愁見鬢星！

風入松　夜憩酒壚感舊

今宵槐徑好追涼，人靜酒壚旁。胡姬綽約知人意，向瓷缸頻注瓊漿。蠻語參軍尚憶，鞮芬平子難忘。　十年幽夢隔扶桑，銀闕路迷茫！釵頭雙燕飛何處？歎尊前幾換紅妝！歸路星河耿耿，添人無限思量！

風入松

七月十二日，病少間，攜笻出東郊展眺，忽憶六年前此際，正偕癡梅寄跡滬濱夷落中。歲月遷流，悲歡變幻，獨行荒徑，追感華年！衰柳寒蟬，似並助余淒抑也

頹陽將恨到孤城，官道少人行。數絲病柳無生意，更堪消幾度蟬聲！疏草正和煙淡，微雲欲與

山平。歲華箭激最堪驚，依舊歎伶俜！綺疏此日如天遠，映心頭歷歷文楹。秋眼無多哀淚，還途灑與飛軨！

風入松

清霜一夜菊花殘，晨起怯衣單。征鴻更向江南路，萬里雲，萬里關山。錦幄銀箏淒斷，羅襟粉淚斕斑！佳期日日盼刀環，誰與掃眉彎？層陰初散斜陽晚，倚高樓空數欄干。沈醉如何便醒？宵來不覺秋寒。

水調歌頭　納涼達曉始眠，醒後因書所得五首

登樓遺涼夜，月照萬荷花。涼颸催睡未肯，坐到玉繩斜。一任羅幬蚊宿，要聽江城雞唱，東向吸朝霞。暑氣遁何往？幽意浩無涯。　思芳草，悲落葉，歎浮槎。閒愁甚此都斷，客子乍還家。但願日長萊綵，縱令塵盈范甑，安穩過年華。一切世間諦，無表亦無遮。

辛勤親蠟屐，遠慮尚嫌多。前有一尊佳釀，未飲已宜歌。正使二豪侍側，無過螟蛉蜾蠃，寧問子為何？佳俠在塵表，相望渺煙波。　惜往日，枌栩下，足婆娑。高堂明鏡珍重，長照玉顏酡。若見南飛揭翠，便織回文錦字，月下漫停梭。蓮漏自幽咽，良夜又虛過！

微香何冉冉，細路獨行來。柳下輕風拂鬢，權當掛冠釵。況有姮娥流影，似破幽人岑寂，到曉不言回。梁燕也驚起，花底共徘徊。疏星入，涼露泫，宿煙開。一宵清思堪賦，抒寫阮生懷。莫問蟬今鶯昨，儘伴長松横石，俗客漫相猜。有酒且斟酌，鋪簟近莓苔。

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得知千載蠹事，況有古人書。不恨蘭衰蕙替，只恐化爲蕭艾，容易衆芳蕪。三秀亦堪採，歲晏孰華予？舊山好，未歸隱，欲誰須？江湖翻戀魏闕，公子豈非愚？何似西疇早穫，閒便北窗高卧，緑樹繞吾廬。鄰好不煩買，二仲日相呼。

故鄉黄篾簟，炎晝且生寒。當門一片山色，送緑到簾前。只待驕陽西斂，好是餘酲析盡，庭卉對人妍。左右清風至，客思更翛然！興衰事，窮通感，付蒼煙！昨宵圓月已缺，勸子惜流年。種得蘭苕不採，採得芙蓉難寄，此意頗堪憐！吟罷獨惆悵，翹首碧雲間。

水調歌頭　留春

一春寒雨苦，節序又將移。能有幾多花事，已逐白駒馳。落盡穠桃豔李，病起獨來香徑，驚見緑陰肥。鶯燕亦惆悵，樹底累拼飛。春解事，應爲我，去遲遲。留得嫣紅幾朵，伴我照清漪。只要花能款客，更祝春常在手，豈羨酒盈卮？天定從人欲，杜宇枉催歸！

念奴嬌

倚樓無語，正西風凄緊，頻吹衰草。明月多情仍照我，分得清光多少？笛裏殘聲，欄邊墜葉，

一晌催人老！前塵如夢，舊愁終是難了！已自羈旅無聊，飄零有恨，況被柔情繞。遙夜孤吟還暗泣，空費淒涼懷抱。悲久成癡，別多轉怨，卻向阿誰告？嚴城迢遞，可堪消息仍杳！

念奴嬌　月夜太平洋舟中

海天如鏡，暮煙施斷縷，隨風還滅。遠船微燈三四點，搖影纔明仍歇。列宿光沈，潛虬睡穩，湧起波間月。瓊田千頃，廣寒深浸宮闕。遙指天際神州，念情凝望，惟有青餘髮。宿燕眠鷗驚醒後，憐我悲歌難徹！駕海樓船，回思應是，未抵舟如葉。江潭春夜，此時知更澄潔。

浣溪沙

悴葉驚秋不耐風，飛來開砌伴吟蛩，蕭條身世最相同！尚有芙蓉能耐冷，幽情還向冷時濃，清波照影可憐紅！

浣溪沙

蛾粉零星帖畫屏，輕身滅影尚關情，深宵意緒倩誰明？翠幕生波銜瑣户，寒燈如水漾殘更，

西風巧作斷腸聲！

浣溪沙

清曉妝成蠟燭啼，傷心第一是潛離，從今魂夢互難知。豈有錯刀酬遠道？更無青雀寄微詞，不成相見枉相思！

浣溪沙

明月無情獨自圓，羅窗流影照人眠，卧看銀漢數秋天。珍重微生酬摯意，搜羅幽恨付蠻箋，飄零猶幸有卿憐！

浣溪沙

辛苦留連總爲儂，可憐長是逐征蓬，今生無福再相逢！別後凄涼惟自覺，秋來蕭瑟與誰同？追思前事竟冥濛！

減字木蘭花　山居秋夕

空山明月，樹聲人影皆蕭瑟。此夕遥思，除是哀鴻不得知。秋光千里，問誰喚得香魂起？十

欄干，祇恐羅衣特地寒！

減字木蘭花

虛房燈影，落盡秋花人未醒。不肯思量，夢裏何緣亦斷腸！　風寒露冷，此際夜長樓更迴。空說相思，兩地淒涼各自知！

減字木蘭花

低鬟一笑，無限深情待相告。媔眼斜明，密帳香微燈焰青。　秋宵寒雨，滴碎芭蕉妨細語。兩意朦朧，夢未成時已曉鐘。

減字木蘭花

寄情何處？落絮游絲春欲暮。斷夢無憑，水去雲回恨不勝！　天涯人老，寄語歸來須及早。莫愛飄零，尚有殘紅苦待卿。

卜算子

花影過明窗，香縷穿疏幕。庭院深深睡起時，人比東風弱。　柳絮倦難飛，榆莢輕還落。燕子

歸來語畫梁，似訴春耽擱。

念奴嬌

海山兜率，算相逢較易，勞生已了。密怨潛離俱不誤，誤在當初一笑。花落經春，萍浮甚處？魚雁雙沈杳。誓言雖在，冬雷夏雪難保！一任肺疾纏綿，淚珠零亂，轉覺銷磨好。萬種淒涼無可訴，只待心灰形槁。幕裏微容，扇頭詩句，見即添煩惱。夙緣千劫，懺情今日還早。

長亭怨慢

望欄外遠天衰草，無限芳菲，一時銷歇。人去樓空，乍逢歸燕對悲咽！昔年閒恨，而今別，凝懷更切！大好秋光無人管，傷心時節。淒絕！旅愁難訴處，羞與暮雲親說。愁多淚少，又分與西風黃葉。問斜陽底事悤悤？便了卻一天秋色。斷霞無奈多情，留照晚山明滅。

長亭怨慢

向何許秋光看遍，最愛無人，夕陽庭院。被酒登樓，倚歌垂淚意何限！綠蕪將夕，空凝眺長洲

苑。愼莫久憑欄，別恨恐寒煙搖散。日遠，算舉頭能望，卻是故山尤遠。還鄉夢短，也休想天涯吟伴。更不奈荏苒年華，任黃葉西風催晚。但曠野蛩聲，如答離人悲惋！

長亭怨慢　連夕卧病書懷

料平野秋光將遍，最怕登臨，獨扃深院。澹月窺簾，早涼侵簟夢無限！昔曾行處，愁一例荒苑。漫覓少年心，算總被驚飇吹散！念遠，縱千程萬驛，未抵玉京尤遠，哀時鬢短，只一室商歌無伴！倩誰問閱世銅仙，任塵劫悤悤頻換。賸永夜挑燈，還共鳴蛩悽惋！

渡江雲

燈昏人伴影，倚風悴葉，攜夢向天涯。夜長房靜後，冷月移陰，悄悄度窗紗。寒風漸緊，想從今吹到寒花。堪悵是秋來還去，秋去向誰家？　驚嗟！遥村雞唱，近榻蛩鳴，助愁多難卸！珍簟角啼痕新舊，斷斷斜斜。一宵一度思量慣，算衹應愁做年華。天又曉，門前滿樹啼鴉。

迷神引

烽火驚心江闊暮，舊國尚迷歸路。空城澹日，更遲遲度。念漂浮黃塵裏，恨誰訴？危堞悲笳，

隱和愁語。嗚咽分流水。斷腸否？半壁東南，此錯何人鑄？一枕華胥，真無據。最憐回首，好山河，都非故！渺神州，浮雲黯，寒鴻去。還對宵燈影，淚如雨！荒原西風急，戰聲苦！

摸魚兒

去年六月三日，風雨中獨上十刹海酒樓觀荷，行柳綠添，叢葉紅濕，景山瓊島，煙樹葱蘢。今茲追憶，始知春物娛人，故鄉無此也。寓齋苦熱，賦此追摹，清景已逋，遠懷彌軫

正江城火雲煊午，延涼仍少深樹。低簾短榻人初困，清夢湖堧風雨。樓畔路，愛十頃田田青蓋凌波去。蟬聲送暮。看輦道人經，山亭鴉集，瓊島隱深霧。歡游地，一晌尋思已誤。輕齋歸計何遽？水天試話年時事，目斷夕陽紅處。情漫訴，便再到陂塘誰伴花間住？炎蒸最苦。想水佩風裳，依然好在，輸與舊鷗鷺。

摸魚兒

長春觀度重午作，用去年夏日憶十刹海舊游韵

度淒涼此番重午，巢禽歸已迷樹。沈陰幾夕天如夢，嗚鏑驚飄愁雨。雲外路，想火照玄顏神鬼悲號去。雖晨似暮。正萬户傷心，羣凶得意，歌哭隔氛霧。牛車計，深悔因循自誤！眠薪肌灼何

遷？荒江一望無津濟，十口飄蓬何處？卿漫訴，卿試念遺黎甚日能安住？人生最苦。縱姥屬團欒，生涯散澹，還羨渚邊鷺！

摸魚兒　吊江户櫻花

恨無端送春風雨，繁櫻零墜無數！辭枝還愛隨流水，一片也無尋處。卿已誤，顧莫把韶光攜往天涯路。爲誰獨苦？算祇有啼鶯，一般癡絶，盡日繞空樹。　飄零恨，儘與卿卿對訴。人間誰解愁緒？他鄉正擬長相聚。不奈子規能妒。卿識否？卿別後緑陰千樹都無主。傷離不語。知甚處重逢？他生未定，還恐化飛絮！

摸魚兒　庚申七夕和白石韵

歎新來乍耽閒静，嬾聞蛩訴梧井。佳期偶向愁中覺，從此又教愁永！傷去景，問誰料天孫誓約還更整？雲鬟霧冷。算別緒經年，秋天一夜，歡恨兩心領。　危簷角，還指微波炯炯。橋成何待俄頃？已諳仙侶偏多障，餘巧世人猶請。離思迥，鎮獨步空庭冷落銀漢影！幽歡自省。訝十載前頭，陳瓜舊處，翻作斷腸境！

八聲甘州

聽幽窗暗雨冷侵魂，凄然感涼秋！又昏燈籠影，輕飆翦骨，辭夢高樓。正苦愁根不去，争道怯

愁休。愁有能消處，殘淚仍流！卻倩餘絲相繞，怕斷時縹渺，一去難收。愴滄波寒汐，湔恨又教留。擬他生蓬山重見，奈紫氛高處不通舟！梁間燕，正雙棲處，料惹凝眸。

八聲甘州 賦得紅葉

仗霜紅掩映晚秋天，鮮妍勝凡葩。縱臨春瓊樹，芳華綠葉，難鬬豪奢。淨洗連山夕靄，湧起赤城霞。妝點雲生處，多少人家。莫便隨風狂舞，看衆芳已歇，孤豔堪嗟！向吳江初落？詩思與誰誇？想宮溝佳人題怨，帶幾分寒信到天涯！小池上，有芙蓉在，共殿年華。

木蘭花慢

盆蘭晚秋，一花幽異，容子四兄見而愛之，屬為此詞。容子往在燕臺，眷陳蘭香。自經喪亂，久無消息，因憐芳草，復憶嘉名。悱惻之懷，庶斯能喻

憶湘皐舊佩，漫回蕊，繞屏邊。縱解玩孤芳，移根上國，消息誰傳？飄然！杜蘭香去，問玉郎重遇是何年？休把幽心展盡，可知秋冷南天！　相憐！別淚涓涓。情未歇，態猶妍！歎羈泊天涯，倡條冶葉，怎抵嬋娟？離煙，洗愁痕淨，伴蘼蕪堂下記前緣。便擬招魂綠畹，小歌一曲游仙。

木蘭花慢　雨中劉生從廬山見訪，喜賦

詫顛風斷渡，誰送汝，過江來？算卧雨相如，傷秋宋玉，忽展愁懷。幽齋，下塵凝榻，況留人叢桂也將開。別後詩篇幾許，煩君一一敲推。　清才！眼底誰儕？松謖謖，絕氛埃。正乍別匡廬，下山雙屐，猶帶莓苔。徘徊，詠招隱士，誤佳遊鼙鼓動江隈！欲補前時俊約，明朝試訪琴臺。

鎖窗寒　讀水雲樓詞，有感鹿潭晚歲事，賦此吊之

逝水漂花，浮雲蔽日，暮年江表。蓬窗倚處，裁得青琴偕老。想笠篌怨鴻自啼，葦洲對說飄零好。算窮途意緒，蛾眉能慰，便應傾倒！　閒校，蟫殘稿。歎如此遭逢，偶同襟抱！連枝漫誓，愧擬期梁誠操。問誰澆詞客斷墳？西風暗褭紅心草。怕幽蘭白雪微辭，後來賡續少。

鎖窗寒

偶折花插供瓶中，初未悉其名。女容謂是玉蘭，喜賦此調，即用文英韵

乍暖晴雲，初銷瑞雪，異花新見。梅英漸少，幽獨卻增煩惋！報荒更園圻素葩，賸瓶位置愁心

展。喜嘉名筆錫，儕蘭齊玉，小歌芳畹。凝盼，誰堪換？任翠翠紅紅，占香瓊苑。東風尚早，漫歎江鄉來晚。祇清芬待誰共憐？雨籠露浥幽懷遠。更煩他玉佩凌波，共說華年怨！

齊天樂　庚申除夕

一盃藍尾無酬獻，蕭齋自嗟年暮。綵勝宜春，桃符換臘，空惜流光如羽！西窗舊侶。記親擘黃柑，爲添尊俎。短鬢如今，祭詩徒有斷腸句。　瓶梅輕放素豔，暗香殘燭畔，相對無語，歲晚書稀，江寒雁寂，芳萼憑誰寄與？孤吟最苦。任博簺酣歌，世間兒女。爆竹聲中，又驚良夜午。

掃花游　夜讀碧山賦秋聲詞，試步其韵

深窗夢覺，正屋角風箏，纔彈仍住。最傷寄旅。動天涯萬感，此情難賦。漫作寒蛩，畢世淒涼自取。向何許？借一笛譜愁，還倚疏樹。　頻歲歸計阻，況獨聽鐘鳴，倍添酸楚！暗樓邃宇。只秋鉦頻送，更無人語。怕繞荒庭，墜葉紛紛似雨！斷腸處，想閨中夜碪尤苦！

八六子

遠帆微，暮陰千里，層層掩卻斜暉。念浦外舟人泊處，海邊潮信來時，悵然意違。　前塵回首

都非，皓月漢皐臺下，涼風石鏡亭隈。總未料江頭俊游驚散，半宵烽燧，數聲笳鼓，已教颭颭旗催棹去，鱗鱗波滕人歸。閉荆扉，譙門夜烏又飛。

惜紅衣　寄友人越中，用白石韵

別意驚秋，離程計日，遣愁無力。罷倚層樓，沈沈暮天碧！瑤華歲晚，誰寄與殊方羈客？凄寂！簾外燕歸，斷江關消息。狂塵廣陌，縱有芳菲，經寒易狼藉。行瑤苦恨，去國滯天北。浪說海桑難遇，偏遺一身經歷。但五噫歌就，空羡越中山色。

賀新涼　秋恨

望遠皆秋色，向天涯蕭條萬感，頓傷羈客。爲問新來南飛雁，應憶青蕪舊國。但滿眼滄桑難識。休弔斜陽高樓外，算長安更在浮雲北。誰念我，正悽惻？西風暗送流年急，歎金仙移盤未久，淚鉛猶滴！漫道銅駝今方醒，還見長眠荆棘。縱蟻夢枯槐何益？化鶴幾時仍歸去，怕人民城郭都非昔。思到此，恨無極！

瑞鶴仙　己未元日晚出，觀城南高樓遊人

春旛迎夜翦。喜椒花堪頌，辛盤初薦。藏鈎恨宵短。聽隔鄰歡笑，雛鶯新囀。寒梅照淺，記年

時分柑人遠。試春遊一様無心，祇負畫輪羅幰。腸斷！曾梯分麝，高閣飛雲，歲華宜戀。街簾半卷。問誰在，暮燈畔？又殊鄉簫鼓，催歸不忍，空惜塵香尚淺。對曲屏春隔天涯，但應夢見。

解語花

英吉利人哈葛德撰小説曰紅礁畫槳録。敍一女子情死事，閩縣林紓譯以華言，亦復委曲哀豔。往在漢上，從秋華得是書，既美歸荑，復哀同病，常日矹誦，未嘗或離。近以綫帙脱壞，重爲綴裝。書首有解語花一首，未知誰作。律韵皆有微誤。因依調别製，聊詠其事，秋華見此，當爲淒咽也

晴漪漾碧，夜夕流紅，摇散文鴛影。淚珠沾鏡芙蓉老，誰遣怨魂輕醒？鮫宫正冷，收情網斷珊慵整。空自憐填海寃禽，此恨隨年永！溟漲愁瀾無定，送虚舟何處，奇興難並。碎萍漂梗，乘潮遠，似與阿儂同命！嬌郎更病，算往事殷勤猶省！招桂旗巖畔相逢，終是淒涼境！

拜星月慢

新秋罷宴，有懷故國

静閣收喧，清尊催醉，柳角殘陽欲暮。竹枕新涼，識微醺情緒。正初醒，試握，玲瓏畫扇斜倚，磊落冰絃纔度。悄聽商音，起循廊徐步。又西風，乍落關山樹。堪憐我，醉後孤吟處！悵望綺户

文窗，擬斷腸前句。念幽閨漸覺秋心苦，彈紅淚付與新鴻去。怎奈向，一水盈盈，隔天涯路！

月下笛

是夜被酒早卧，醒後月色依然。下步荒庭惟殷遐想。城頭笳吹適動，倍助淒懷！歌此一闋，不覺哀淚之浥衿也

此月多情，應如看月，那人何處？羈雌最苦，繞空枝，動緜緒。荒庭巡遍仍難睡，看衰葉隨衣亂舞。把青扉閉了，珠簾垂下，夜色仍度。　無據，長門賦。歎四屋黃金，起塵如許。刀環望絕，照愁明鏡千古！關山無限惟秋到，問離恨人間共否？只除是，斷續譙城角，似和悲語！

月下笛　八月十三夜館樓眺月，和白石

月影空寒，疏桐細響，露濃如雨。欄邊雁語，怨憑欄舊人去。垂陽卻為相思老，賸憔悴柔絲幾縷。但玉京信遠，瓊樓秋悄，悵望天路！　延佇，無言處。有代說羈心，綠衣鸚鵡。西風萬里，故鄉今在何許？磠聲笛韵俱淒絕，問遙夜愁腸斷否？掩閟後，更照人虛幌，倦夢難度！

霓裳中序第一

西風到巷陌，斷續蟬聲催暮色，微涼怯添病力。但深閉暗窗，愁聽蕭索。空圍滴滴，怕衆芳容

易狼藉。雕梁燕。不應怨別，與客伴孤寂。愁極！舊盟難憶。早羽迅流光過隙，悲懷何計自釋。拂簟塵多，展卷篆蝕。寄情無使覓，算斷了人天信息。鐘鳴矣，銅盤殘苣，淚共冷灰積！

凄涼犯　乍秋已涼，樓坐成詠，和白石

碧梧墜葉，微涼早，先驚節候蕭索。柳絲漸短，蟬吟漸倦，怕憑欄角。金飈又惡，算羅幌羅衣並薄。奈寒煙仍添暮色，遠覽更寥漠。因念鄉園好，九畹蘭滋，隱棲真樂！燕歸近矣，恐須臾衆芳零落。漫擬飄蓬，等風定依然滯着。報山中俊侶，待我踐舊約。

西河　和清真韵

天涯路，惟有秋塵仍起。登高懷遠悄無言，送愁流水。併添樓迴惜斜陽，欄干西畔孤倚。望渚際，叢蘆葦，暝色蒼茫千里。思回天地入扁舟，鷺盟應記。憶歸頭白轉凄然，寒煙波上空翠。到此境何限悲思，儘西風添杯吹水。祇恐客懷難醉，感關河歲晚，飄零未定，獨想人間無窮事。

秋思耗　怨別和夢窗

清影孤燈側，但數花猶弄夜窗寒色。沈醉乍醒，似聞歌管，追惜腸窄。記催曲瓊筵，四絃曾爲

訴怨抑！對畫屏，山滄碧。恨樗燭光殘，玉驄嘶去，竟遺斷魂今夜，又成相憶！長夕，銅壺細滴。料繡帷嬾卸妝飾，漫彈湘瑟。銀河遥望，露濃月白。正密合雙魚，桂叢何計飛鳳翼？念倦客，惟自識。怕卧疾荒郊，重城無信寄得。夢隔金堂户北。

尉遲杯

九月十一夜，飲席早歸，獨留寓樓。憶去年此夜，與兩友人自危城逸出，維舟江畔。感念兵戈，悲吟達曙，今忽忽一歲矣。飄零如故，時事日非，懷舊傷離，和清真此解

滄江路，記一舸夕檥依深樹。愁聞戰伐聲悲，空憶危城何處？多情舊友，曾逐我寒宵宿前浦。有閒鷗自卧荒洲，任人將伴歸去。如今浪迹天涯，還追念扁舟葦渚相聚。往日心情俱零落，難寄意清歌妙舞。何時更逢君水國，歎身世淒涼誰共語！祇空齋夜久焚香，夢來猶想吟侶！

高陽臺 見御渠荷花感賦

翠葉羅煙，冰華冒水，清香仍滿宫溝。花外徘徊、素心人在瓊樓。綃衣不怕輕塵涴，怕陂塘一夜驚秋！最怱怱，笛裏涼風，祕殿西頭。宓妃何意凌波去，賸雲裳玉佩，付與閒鷗。舊夢尊前，

斜陽還照汀洲。鬧紅一舸年時侶，料如今獨映筌篌。莫重來，露冷空房，粉怯珠愁！

高陽臺

比户繁燈，深帷花燠，新春乍減鷫裘。罷洗朝酲，吟情一例悠悠。江城簫鼓臨元夕，掩重闉久誤佳遊。也無心，朱幰銀鞍，綺陌東頭。　樂昌半鏡何時合？算情緣未斷，不負綢繆。漫卜金錢，眼前勝景誰酬？鸞箋枉是憑青鳥，歎紫姑空解藏鈎！只應他獨處姮娥，永照離愁！

高陽臺　立秋前一日作

蟬咽高枝，蛩辭深壁，西風又拂江樓。節物催人，空勞願夏悲秋！揮戈投杖都虛語，看夕陽早又西流。最關心，井上雙桐，一葉先休。　雕梁珍重多情燕，算歸期已近，暫得淹留。試問渠蓮，舞衣褪後誰收？紅銷翠減俱難料，只從今不上簾鈎。一任他，圓到涼蟾，巧到牽牛。

高陽臺

晴日烘春，光風轉晝，銅瓶殘萼猶妍。未了幽懷，暗中又換流年。憑誰乞與江郎筆，寫清愁三

百吳箋。衹難禁，聽雨樓陰，數箭燈邊。　天涯芳草知何意？甚牽情千里，依舊芊綿。漂蕩韶光，等閒便到榆錢。人歸漫比春歸易，謝啼鵑苦勸歸鞭！最傷心，旅病而今，密約從前！

高陽臺　晚經神武門詠荷

山影明霞，天妝豔水，飛塵不蘸宮溝。羅襪歸遲，凌波空記前遊。西風乍動靈妃笑，誤夢雲猶戀朱樓。試邀他，瑤席乘涼，珠佩臨流。　江南舊賦田田句，對金環皓腕，絲絆輕舟。小別橫塘，天涯重伴嫣柔。紅衣卻向秋前減，算怨懷空付閒鷗。最銷凝，十頃微漣，一片清愁！

高陽臺　十二月廿九日作

飄雪屏帷，停寒鴛枕，幾家庭院黃昏。盼斷回鸞，傳箋不到朱門。高樓依約疏燈外，似遠山含黛難分。最憂他，繡被香篝，誰與溫存？　桂旗獨蔭驚鴻影，算衆靈雜遝，未解銷魂！託罷微波，夢來真欲爲雲。牽牛私識推尋遍，問何時詠到歡聞？衹丁寧，堂下蘼蕪，長伴蘭芬。

高陽臺

上巳日褉遊昆明湖，湖上桃花盡放，折取數

枝以歸，供諸瓶中，珍惜甚至。病中每聞風雨，

輒計湖上花飄零盡矣 爲之惘然！因賦此解

禁苑春深，禊遊人去，湘桃開徧湖灣。蚪户沈沈，東風不啟銅環。無情只有燕池水，向鏡中仍照西山。更何人，淺拂胭脂，重倚欄干？遼陽歸信知難寄，但拈花弄蕊，時憶鄉關！已是飄零，如何禁得輕寒！銷魂莫向斜陽語，怕羅衣容易斕斒。只憑他，幾片愁紅，流到人間！

高陽臺

曉枕鵑愁，午窗蜂鬧，暄妍天氣撩人。立夏猶賒，誰家已餞餘春？閒行自是心情嬾，況相逢彩幰雕輪。最嫌他，一架荼蘼，空爲人新。詩腸琴思渾岑寂，問何如金尊，醉倒芳茵？强拂吳箋，難描此日傷神！花前立盡斜陽影，有啼鵑見我沾巾！只丁寧，年少黃衫，愛惜佳辰！

高陽臺

纖月搖情，明河鑑影，微涼暗透絺衣。虛籟將沈，車聲遠陌初歸。高樓衹在疏燈外，料繡簾徹夜空垂。最輸他，螢照雲屏，蚊傍羅幃。玉階攜手當時事，甚流年易換，佳會終稀！倚徧雕欄。如今蓮漏偏遲。嘶驄不向橫塘去，問羈懷更有誰知？度風蘿笛韻淒清，巧共愁吹！

蝶戀花

借問秋情誰領略？暮雨寒螿，相伴成蕭索。漫借醇醪消寂寞，愁腸更比醒時惡。好句悲秋皆有託，萬種無聊，不但傷搖落。秋更淒清人更弱，沈腰潘鬢都非昨！

蝶戀花　將去揚州重至湖上作

波上殘陽紅萬疊，小得勾留，不負清秋節。一紀重來情緒別，蘆花替我頭如雪！終古雷塘流未歇。杜牧三生，前事憑誰說？後日風帆天畔葉，夢魂應踏揚州月。

蝶戀花

露氣通帷天向曙，挑盡殘燈，還用添愁句。今夜夢魂何處去？江南即是天涯路。萬種幽懷誰與訴？天上人間，一樣無憑據。但使他生花裏住，飄零不悔從前誤！

蝶戀花

一笑燈前人影共，瑟瑟輕寒，不度羅屏縫。斗帳初垂釵燕動，畫樓今夜棲鸞鳳。嘶騎橫塘斜

月送，滿眼秋波，慚愧酬恩重！睡意低迷如酒中，孤幃明日温殘夢。

蝶戀花

花影侵窗涼月澹，冰簟無眠，静看簾波展。烏血啼時城漏轉，紅巾新淚宵來染。　條脱纏絲纏細腕，枕上凝思，此夜情猶淺！兩意循環何日斷？秋眸一臠難重見！

卜算子　蘭

百草總芳馨，未抵秋蘭媚。衹有湘靈共往來，月照斑筠淚！騷畹替移根，相伴唯荃蕙。畫裏風前仔細看，不礙孤芳意。

卜算子　柳

何處得秋多？江上垂絲柳。乍見翻疑緑勝常，誰信朝朝瘦？不肯逐浮萍，柯葉堅相守。守到清秋倍惆然，挽得斜陽否？

謁金門

涼蟾小，露重庭空人悄。一炷幽香燒未了，愁多秋易曉！　夢裏絲魂空裊，相見歡情偏少。長

見爭如長別好，人天雙縹渺！

謁金門

歸不得，玉樹歌闌雲黑。喚作主人原是客，青蕪迷舊國！望斷高樓西北，一片夕陽顏色。鵑鵑無聲春事寂，鷓鴣飛又急。

謁金門

歸不得，愁見天涯秋色。落日青山非故國，遠遊情惻惻！斷雁空傳音息，別有傷心誰識？地闊天長惟夢覓，夢猶無氣力！

菩薩蠻

越羅裙窣金絲細，行纏輕約春趺膩。微步向珍叢，花開四面紅。玉釵香露彈，鬢畔珍珠顆。鏡裏與花前，嬌容誰可憐！

菩薩蠻

梨花滿地堆香雪，池光倒映玲瓏月。斗帳繡鴛鴦，寒衾宵自長。烏啼天向曙，獨擬蘼蕪句。

鏡裏見眉山，春人愁未闌！

菩薩蠻

文窗鏡影春星漾，殘燈微映輕羅帳。落月掛簾釘，嬌郎侵曉行。銅荷紅蠟淚，遥夜鈿箏意。春好不思家，他鄉無限花。

菩薩蠻

櫻花萬樹籠香霧，好春合向蓬萊度。傍晚晝橈歸，燈繁花亂飛。金巵留客醉，茜袖倭娘媚。醉後更淒迷，休歌金縷衣。

菩薩蠻

如今已是櫻花節，去年已與櫻花别。臨去戀春光，回思還斷腸！雌絃金雁柱，花底聞微語。春好願留伊，他時休悔歸！

高陽臺

殘雪梅銷，新晴柳弱，郊原復見初春。海國歸鴻，年年輕棄遊人。如今但怕啼鵑到，勸人歸歸

又無因。更消他幾曲清歌，幾度佳辰。層樓定是憐芳草，望迢迢遠道，費了眉顰。祇惜朱顏，何時比似前新？嬌紅願共春常聚，奈東風不肯相親。待春歸，嬾化飛綿，擬化香塵。

高陽臺

深巷餳簫，連村社鼓，禊遊節物天涯。南國旌旗，未妨春到人家。崇桃積李看難倦，又輕颸吹綻桐花。問幾人曲水浮觴，新水煎茶？韶光在處都堪賞，況紅樓翠幕，紫陌鈿車。怎得雙鴛，相攜細履平沙。流鶯勸酒休辭醉，更徘徊淡日殘霞。醉歸來，插帽繁枝，一任橫斜。

側犯

勸君漫去，澹雲夕照留人住。南浦，更幾日潮痕上舟步。鱗波縱縢予，嬾續湘纍句。津鼓，催畫鷁，今宵向何處？嚴城閉早，急取歸時路。還念汝，冒炎蒸，魂黯更無語。淚浥危欄，目窮江樹。弦月昏黃，數聲漁櫓。

水龍吟　白蓮

萬花無此娉婷，接輿偶向孤山見。結璘小謫，飛瓊暫墮，瑤臺仙眷。縞袂延涼，珠璫弄水，寰

中游衍。便酡顏收卻，鉛華洗盡，冰險內，越清顯。 容易玉繩西轉，動微波襪羅輕濺。飄然歸去，更無人覺，露瀼風輭。柳外眠鴛，葭邊隱鷺，來尋已晚。待今宵月下，練單宿處，共嬋娟伴。

水龍吟 秋花

御溝空覓啼紅，殘花落盡秋無主。天涯吟望，哀鴻遍地，都成愁侶！故國斜陽，荒城斷角，銷凝誰語？歎西風搖落，這般容易，爭堪問，重逢處？ 辛苦啼蛩休訴，待招魂楚歌先誤。山川紆曲，風霜淒變，歸來何許？幽渚塵香，平蕪煙斂，遺蹤難據。算娉婷片影，何人爲向，畫屏中取？

水龍吟

秋寒檢舊扇，見仲蘧所書瑞龍吟，紙墨猶新，斯人已逝。悲吟此曲，以當招魂。

仲蘧詞曰：搖鞭路，還見戀影斜陽。繫魂雲樹。春山低羃遙青。最憐芳草，迷人舊處。小凝佇，應爲袖單風冷，乍扃朱户，踟躕擬說幽懷。寸腸自斷，當時怨語。 人事空煙都散，美人多感，慵歌羞舞。端恐鏡中朱顏，憔悴非故，纖腰瘦削，猶詠蘼蕪句。休回溯文窗共倚，花陰微步，人與飛花去。憑君試問頻年意緒，難翦愁千縷，春夜永。更闌仍聞疏雨，怨懷化作，一天濃絮。 題記曰：右詞一首爲瑗近作，自經喪亂。意

思蕭瑟，海濱飄泊，時感前遊。自惟情懷不深，材智庸下，執操浩蕩，見棄知音。時命既乖，夙心終左，縱復微吟永歎，祇以自憐。惟是勞苦之生，必須排遣之術。託想於綺羅香澤，未必遂爲大雅所譏也。季剛先生天性耿介，不受世羈，投契以來，相忘形表。昨見此作，亦復擊節稱歎，矜我愚情。不圖多感之長，乃得同心之友。歡然以喜，愀然以悲，固知俗士譏評，必以吾兩人爲狂佚。然深隱之懷，既經共喻，世議瑣瑣，又何計焉。壬子三月 劉瑗記

最憐匣裏孤絃，賞音去後淒無語！山陽怨笛，秋來思舊，深情待訴！人事蕭條，故交零落，茫茫泉路！歎西風一夕，蘭摧桂隕，哀蟬裊，天涯樹。 還憶花前同步，感年芳微吟自苦！青春別恨，紅樓幽夢，斷腸詞句！寫向蠻箋，芸香未冷，淚痕休盡。想英華靡絕，楚歌重倚，當招魂賦！

南浦 送張君之海濱

南浦送行人，算炎蒸似此，居人猶熱。何事向天涯，渾不變年少飄零前轍。黃塵未歇，神州望裏堪愁絕！不信斜暉留不住，只要揮戈情切。 嗟予獨抱幽憂，歎雄心猛氣，都成虛說。辛苦愛微軀，鹽車下，任驊騮蹀跌。燕歌遠別！哀音未放先淒咽。一劍防身君莫誤，更漫投人明月。

西平樂

晚經玉蝀橋，見團城以北，宮觀漸荒，岸

柳渚河，無復生意。西風乍過，觱篥吹愁！因和夢窗西湖先賢堂詞韵，以寫感今傷往之懷

故國頹陽，壞宫芳草，秋燕似客誰依？笳咽嚴城，漏停高閣，何年翠輦重歸？看殿角孤雲覆苑，林杪輕煙漾晚，疏燈數點，波間替卻餘暉。還愛西山暮色，蒼翠處，散影入楊絲。墜梧眢井，漂花暗水，一夕西風，人事潛移。空漫想樓延寶月，橋壓金鼇，賸有深苔碎蟀，叢竹殘螢，猶伴驚鴉認舊枝。憑弔廢興，銅盤再徙，滄海三塵，樹老臺平，盡剗瓊華，孤蓬又逐沙飛。

楊柳枝

莫辭摇落伴寒鴉，好向江潭送歲華。應憶春前飛絮苦，化萍何日到天涯？

憶王孫

高樓魂斷五更前，刻意傷春總可憐！已爲幽情損少年，枉纏綿，羅帳燈昏倍惘然！

憶王孫

緑波江上送輕橈，爲有歸期耐寂寥。風雨淒淒接永宵！一燈摇，別恨終難取次銷！

憶王孫

爲誰容易損年華，春盡高樓日又斜。衹愛飄零不憶家，在天涯，更有閒情詠落花！

憶王孫

寒城倒影入荒陂，官路人稀鳥下枝，畫角淒涼此際吹！客懷悲，掩卷重尋昨夜巵。

如夢令

樓上春寒宵重，壓地重簾不動。簾外有微風，時向畫闌輕送。如夢，如夢，燈暗繡幃低鳳！

如夢令

已是地寬樓迥，那更香殘被冷！夜坐久尋思，歸夢遠書難定。誰省？誰省？絡緯秋啼金井！

蝶戀花

流水潺潺無斷絕，流向天涯，何止千回折？不得長留甘永訣，可憐緣盡空嗚咽！　舊恨茫茫何

處說？暫蝕仍圓，祇有多情月！擣麝成塵香未歇，癡魂願作青陵蝶。

蝶戀花　江寧作

玉樹歌殘明月在，潮打空城，人事年年改。渡口桃根誰與載？秦淮流水空相待！　繡户金堂春似海，燕子歸來，坊陌知何代？故國斜陽猶曖曖，盧家少婦愁無奈！

蝶戀花

露下空階寒漏咽，歷歷秋星，不及彎環月。分得清光仍皎潔，不辭孤影成淒切！　長向秋來傷暗別，萬事難忘，此恨何時絕？遠夢無憑山萬疊，連環已解愁香歇！

蝶戀花

一夜繁紅飛盡了，化作香泥，不及青春草。獨向珍叢成靜繞，別情賸有儂能道。　鶯自長啼人自悄，剗地殘陽，不向枝頭好。願祝明年人莫老，花魂再倩巫陽召！

蝶戀花

日日春陰濃似酒，不放花開，何事催花瘦？翠幕沈沈香燼久，此中更有人僝僽！　爲問閑愁仍

在否？解道無情，争奈當初有。雙燕飛回人去後，曲欄無限冥濛柳。

採桑子

幽香静護清宵夢，夢覺高樓，月上簾鈎，只有空牀斂素秋。關山此夜同寥寂，河漢西流，更漏初休，一夜芙蓉淚點稠！

採桑子

楊花嬾化浮萍去，憑仗輕風，吹墮簾櫳，不逐芳流更向東。那知人命如花薄，春盡無悰，有意憐儂，欲訴奇愁近更慵！

採桑子

遥帷未必相憐惜，空抱香心，月暗煙深，一縷秋眸何處尋？別前心事誰能憶？自判蘭襟，又到而今，佇苦停辛獨自吟！

一翦梅　水仙

瑶草端宜種玉田，葉已娟娟，花更僊僊。斑斑錦石弄清漣，塵慮都捐，幽意誰憐？伴我丹黄

曲几前，影比梅妍，香共芸鮮。清高纔稱百花先，且度寒年，同逗春天。

菩薩蠻

文窗明月籠輕影，羅幃不動秋宵永。幽夢欲成雙，枕邊聞暗香。醒時還似睡，側見橫波媚。子夜又烏啼，攜將殘夢歸。

浣溪沙

狹路相逢倍感卿，畫欄同倚夜三更，卻嫌雙影月中明。欲訴癡懷防薄怒，偶聞微語已多情，簾前鸚鵡證新盟。

浣溪沙

不恨離人恨柳枝，柳枝惟解送將歸。年年客路淚沾衣！春去愁心隨逝水，夢回幽意裊游絲，此生多是別離時！

浣溪沙

兩地淒涼共一秋，燕雲楚水各凝眸，夕陽無恙照高樓。雁足幾時來故國？蛾眉何事怨靈修，

朝朝添淚助江流！

浣溪沙

欲藉柔情度此生，錦長書重語丁寧，衹憐幽意總難明。莫遣秋風悲畫扇，空教深夜掩雲屏，
望眸翻覺是無情。

浣溪沙

纔有微涼接簟波，羅屏無睡意如何？而今已自覺秋多。最恨簾痕妨皓月，長勞鏡影照明河，
佳期仍是夢中過。

解連環

和李孟符，用夢窗韻。孟符詞曰：萬愁紆結，漸黃昏盡暝，暮寒無極。正倚樓涼月窺人，對衰翠怨紅，雁邊秋色。夢裏嬋娟，早魂斷玉京天北。儘哀蟬韵咽，數盡墜歡，總成追憶。年芳自憐浪擲。又霜前細菊，潘鬢添白。戀危欄一角斜陽，試西望

故山，亂雲擬碧。擬託微波，趁雙槳滄江煙汐。怕西風夜長露冷，甚時寄得

暮陰猶結，上西樓眺遠，怨懷何極！算楚鄉還隔寒雲，怕蘭蕙變衰，頓成秋色。歲晚關河，渺歸夢獨迷南北。祇佳人望切，漢浦雁稀，枉勞相憶。　年華正驚易擲。更楓林露落，烏恨頭白！最傷心一抹遙山，帶疏樹斷煙，做成淒碧。感入蒼茫，試付與空江潮汐。臢襟間淚珠漸冷，問誰見得？

壽樓春

去國已將一年，故鄉秋色，未知何似。登樓眺遠，萬感填匈！古人有言，悲歌當哭，望遠當歸。無聊之極，賴有此耳

看微陽西斜，倚層樓醉起，秋在天涯。怎奈鄉關千里，斷雲猶遮。悲寄旅，思年華，問浪游何時還家？想故國衰蕪，長亭舊柳，惟有數行鴉。　摧蓬鬢，驚塵沙。聽寒風野哭，荒戍清笳。換盡人間何世？海桑堪嗟！涼露下，滄波遐，澹一江淒淒蒹葭！但遙想蒼茫，招魂路賒，愁轉加！

芳草渡

客意嬾，漫盡日招邀，舊時遊侶。甚曲房閒眺，沈沈自掩秋雨。誰解離思苦？聽纏綿低訴，夢

乍醒，斷岸潮生，一棹催去。休顧，水程潮遠，霧靄煙横迷去路！靜追想，藏鴉暗柳，重來認門户。鬢絲易碎，況宛轉天涯愁緒！雁陣没，但見狂蘆倦舞。

采桑子

青鸞漫報愁消息，儂已多愁，儂已多愁，分得愁多更不休！簾垂枕冷遥相憶，心上成秋，心上成秋，暗雨微燈共一樓。

采桑子

今生未必重相見，遥計他生，誰信他生？縹渺纏綿一種情！當時留戀曾何濟？知有飄零，畢竟飄零，便是飄零也感卿！

采桑子

西風一夜凋庭樹，燈照孤幃。遠道魂歸，心未成灰骨已灰！研丹擘石天難問，回首堪悲！香望全非，化作孤鸞鏡裏飛。

採桑子

天涯不覺春將暮，辜負年光，無限思量，縱不登臨也斷腸！　酒醒卻上高臺去，滿目蒼茫，獨自凄涼，遠堞平湖映夕陽。

採桑子

馬嘶陌上秋塵重，行迹難尋，不耐蕭森，蟬帶斜陽過柳陰。　簾波微漾闌干曲，慵說登臨，淚浥羅襟！昨夜孤幃有夢侵。

浣溪沙　同況夔生題朱淑貞小象二首

誰寫春風入畫圖？詞仙玉貌費臨模，而今還解斷腸無？　織錦回文原有恨，行雲入夢竟成虛，枉教交甫憶明珠。

閨秀工詞有幾人？當時漱玉信無倫，清辭麗句好爲鄰。　詠絮才華輕謝女，彈琴風調笑文君，柳梢誰見月黃昏？

浣溪沙 頤和園

湖上遊仙迹未荒，一波瑶水浸回廊，隔隄鷗背帶斜陽。拂面不嫌垂柳弱，湔裙疑有落花香，倚欄人去恨茫茫！

鷓鴣天 和淮海

階下寒蛩窗內聞，燈花紅帶舊時痕。佳人一去難重見，夜夜相尋惟夢魂。憔悴久，嬾持尊，誰憐孤館易黃昏？城頭露下人聲斷，落葉蕭蕭深擁門。

鷓鴣天

簾卷高樓曲未終，秋街露冷月如弓。御憐橋下無情水，猶得依稀照玉容。歸路遠，起秋風，衣聲屐響有無中。夜來孤館魂空斷，別夢何曾到繡櫳！

菩薩蠻

繁霜故國烏頭白，楓林月落關山黑。金屋起秋塵，思君惟舊人。御溝流水咽，腸斷東西別。

翠輦絶經過，游魂深夜歌。

菩薩蠻

金銀樓閣排雲見，人間桑海須臾變。化鶴也思歸，輸他丁令威。霜華飛點鬢，容易雄心盡。不見去年人，秋花空自新。

菩薩蠻

江楓紅冷秋垂盡，魚書遠寄天涯恨。憔悴不關秋，非秋還自愁！危欄空倚遍，此恨知誰見？回首是長安！斜陽惟獨看。

減字木蘭花

人天如夢，良因須自今生種。鈿合釵分，但肯纏綿好報恩！多情薄命，別來空向殘春病。莫惜飛花，枝上明年再見他。

減字木蘭花

壯心銷盡，惟餘幽恨鐫方寸。塵海漫漫，暫得相知是宿緣。輕顰微歎，當時知有無窮怨。一

度分攜，直到他生是見時。

壽樓春

春日屢陪同社爲後湖之遊，詞事雲起。伯沆曉湘皆拈此調見示，聊復和之

銷春來問愁，倩壚邊舊侶，花下新謳。更愛松間油壁，柳陰蘭舟。非故土，何妨留，笑半生渾如沙鷗。但小渚漣漪，鍾山翠暖，連日幾番遊。　空懷遠，增離憂，儘蕭條杜若，誰採芳洲？又見繁絲縈樹，斷紅隨流。鶯意懶，鵑聲稠。近夕陽還凭西樓。便籠燭歸遲，瓊筵更謀藏酒鈎。

六醜　向島觀櫻

對蠻花進酒，又恰是殊鄉寒食。願花散愁，愁多花未識。落去無力。問去年香夢，膩脂零粉，費幾番追憶？斜陽染就嬌紅色，嫩蕊纔舒，殘英旋積。幽吟祇成悽惻！怕鶯癡蝶怨，休更攀折。　飛花仍急，向東風似泣。淚與芳流遠，還暗滴。回頭縱念孤客，悵穠華易盡，綠波無極。仙雲渺，已難蹤跡。終不奈一片華燈照晚，萬枝岑寂。無聊處復待誰惜？算斷魂儘有相憐意，共憑夜汐。

慶宮春

樓接重陰，窗鳴疏雨，鄰簫又送愁聲。花影留屏，波痕縈幔，蕭條庭户初扃。鏡中臨晚，怪雙

鬢傷離減青。黄昏遥雁，飛向南塘，尺素無憑。　無言暗憶娉婷。迢遞青門，惟見高城。纖指添爐，
顰眉停繡，寒宵應怯孤燈。夢來無定，更魂隔垂簾幾層？當時何事，空贈瓊漿，須怨雲英。

浣溪沙　題憶雲詞

宛轉柔情絶妙詞，華年銷盡鬢如絲，凄涼惟有自家知。　欲遣勞生須有託，一爲秋士便宜悲。
憐君蕭瑟不同時。

浣溪沙　贊小象

倩影亭亭意態真，世間何物比豐神？從知難得是佳人。　空谷紫莖香耐雨，疏枝緑萼净無塵，
不同羣豔鬥穠春。

浣溪沙　蕭寺夜作

頂禮空王一瓣香，死生流轉費推詳，愛河覺路兩茫茫。　但得團圓甘墮落，爲他懺悔更思量，
殘燈清磬易回腸！

浣溪沙 贊梅

慰藉梅魂有暮寒，翠苔深護小闌干，劇憐幽獨待誰看？　不向春風求管領，好和明月暫盤桓，淒涼分定更無言。

浣溪沙 江干卻寄

江上回頭有暮霞，生憐珠佩委塵沙，個人瞬息即天涯。　萬里雲羅空有雁，三春風絮本非花，憐儂未了更憐他！

攤破採桑子 題舊藏時辰表中所嵌小象

梅妝礬色無人學，只伴冰霜，合受淒涼，晚節還堪殿衆芳。也囉！真箇是意難忘。　蘭情蕙性誰能紹？種向都梁，恨滿瀟湘，好續離騷詠國香。也囉！真箇是意難忘！

瑣窗寒

醉起無聊，餘寒未息，嬾窺朱户。花飛向晚，更灑一天靈雨。想西城去年燕來，對人也作纏綿

語。奈水鄉久客，難尋幽夢，自憐羈旅！　春暮，閒行處，記茜袖瓊枚，個人十五。紅顏易老，換了當時鴛侶。感飄零空數歲華，短歌怨曲還念否？算澆愁但有松醪，盡日開尊俎。

蘭陵王

海波碧，天遠垂空漾色。危欄外，仍見片帆，載了斜陽返鄉國。簾前燕似客，還識，分飛可惜！江關去。應倩塞鴻，來與羈人伴岑寂。　連宵夢難覓，況雨上高樓，風送涼汐。孤燈孤影搖長夕！將一枕清怨，數年悲感，哀音零亂付鄰笛！悵然淚輕滴！　追憶，但悽惻！更獨倚浮雲，共羨歸翮。寒煙裊娜秋無力。似別恨縈繞，舊懷牽織。滄溟迢遞，倦望眼。自歎息！

阮郎歸　代題閨稿

真珠密字詠芙蓉，簪花書體工。還將女史媲飛龍，八分師蔡邕。　賡楚賦，續鄘風，新來貽管彤。魯魚訂罷萬珠紅，粉香盈卷中。

大酺

又碧梧凋，西風晚，秋滿江頭城郭。鳴蛩催織罷，遠碪聲飛度，數重簾幕。簟浥文波，燈垂冷

穗、孤館偏嗟離索！離梁紅襟燕，報歸期轉近，素書須縛。歎天末凝情，夢中尋路，信音空託！循環看晦朔，但長送流景塡哀蛩。儘換替霜前征雁，露下寒螿，好年華暗中銷卻。料到傷秋客，添蒜髮鑷來紛落。聽蕭瑟鐘鳴曲，雲海悲思，都付回腸綿邈。病懷倩誰遣着？

浪淘沙慢

小庭靜，風欹細草，露染殘葉。荒壁蛩鳴乍歇，遙天雁語正咽。待獨閉窗櫳還自怯，斂珠淚黯澹盈睫。歎夢裏難尋舊遊地，徒令怨魂絕！淒切！最憐路遠山疊。又帳冷衣寒相思處，悄悄良夜色。憑一片離心，飛度重堞。漏聲似竭，空照人幽恨，簷間斜月！猶記尊前哀弦裂，難忘意幾番爲說，斷腸久從今休怨別！這宵怨卻恐相同，燭焰滅，鴉啼曉樹愁時節！

秋千索

庭空春小人閒後，正驀地難忘時候。並立東風意共凝，悔未遣微辭逗。　苔痕歷歷還依舊，祇孤影更誰相就？向暝幽花一徑寒，奈人比幽花瘦！

六醜　三過神武門憶荷花有作

又金飆散晚，訝一頃紅香輕擲。鏡空靚妝，流光如迅翼，覓夢無迹。更過疏疏雨，櫂歌聲渺，

墜旅魂江國。塵沙委佩留芳澤。燕繞池亭，鷗翻水陌。飄零待誰憐惜？縱鮫珠泣盡，人似天隔。

嘶蟬初寂，但宮梧自碧。眼底雲波遠，無信息。燕臺倦倚吟客，向殘霞悵望，驛程何極！荒渠暝，小風欹幘。因追念十里橫塘盪槳，醉鬢頹側。無聊意莫付涼汐。裹亂絲寸藕情長在，何時斷得？

夜半樂

暗雲漸散天半，沈沈日夕，寒意生庭户。漫獨向回廊，流連私步。翠蘿升壁，蒼苔掩徑，樹頭已是花稀，乳鶯啼苦。問春色飄零向何處？淚痕枕畔點點！別鶴慵彈，病鸞羞舞。乍箭激酸風，柝鈴淒語。

素衾空疊，香篝未暖，夜長和影相偎，亂愁千縷！念繡閣深盟竟誰主？倦旅，惟是悶酌春醪，暗吟愁賦！歎楚峽迢遥更無路！想行雲朝暮自有神仙侶。簾半卷，隱隱瞻鸞馭，露寒清影吹簫去。

蝶戀花

祇有朱顏留不住，不伴春來，卻解隨春去。垂柳年年空作絮，飄零不戀無情樹！　好倩游絲牽別緒，寄住春衣，指引歸來路。有限年華誰與度？斜陽又向天涯暮！

蝶戀花

擬伴嬌魂花裏住，稽首東皇，莫放花飛去。清曉開簾鶯亂語，穠香一夜歸何處？　重到尋芳前

日路，點襪香泥，撲袖濛濛絮。滿眼淒迷無限樹，綠陰雖好知誰主？

蝶戀花

欄外斜陽春欲暮，寸寸游絲，嬾繫柔情住。浪蕊浮萍成短聚，相思衹有沾泥絮。萬種癡懷誰與訴？雙燕飛回，不道新巢誤。靜壓重簾香不度，珍啼付與芳流去。

蝶戀花

又是斜陽催客去，衰柳寒蕪，細認同來處。滿載秋情兼別緒，無言自向天涯路。不恨飄零無與語，衹怕多情，更爲儂辛苦。水遠山長從間阻，人間遙作傷心侶。

蝶戀花

芳草青青來去路，玉勒雕鞍，猶是前遊處。望裏章臺還恐誤，垂楊不是當時樹。酒浣愁腸愁不去，春夢迷離，化作漫天絮。行到天涯春又暮，爲儂辛苦遲回住。

鷓鴣天

淡淡斜陽曳醉天，綺樓絲管正清圓。華燈翠箔邀聽住，人語車聲隔巷喧。春畹晚，月嬋娟，

蕭娘雙袖六朝煙。微波小艇秦淮夜，一曲霖鈴憶去年。

鷓鴣天

蟋蟀空階帶冷吟，微軀努力振微音。莫嫌淒切妨君寢，聊語秋來一片心。隨落葉，偶寒砧，燈前殘淚點羅襟！祇愁秋盡歸無所，簾外清霜每夜深！

鷓鴣天

林葉將風入夜闌，流螢近扇復飛還。馬聲隔巷華燈散，人影空房短燭閒。無限恨，倩誰寬？更無幽夢過屏山。紅樓卅級知何處？只在煙淒月皎間。

鷓鴣天

盡日紅雲灼碧空，護簾不覺好陰濃。柳絲裊裊高樓外，荷蓋亭亭夕照中。揮箑倦，劈瓜慵，讀書搜句總無功。紗厨竹枕桃枝簟，略有涼颸便不同。

鷓鴣天

攬鏡猶欣鬢未華，不妨飄落作生涯。祭詩酒熱勞人喜，壓歲錢多稚子譁。添蜜苣，照梅花，

擘柑咒醆意猶賒。何人更共藏鈎戲？此夕迢迢最憶他。

泛清波摘徧

和晏幾道韵，用萬樹説，分四段。晏詞空把吴霜鬢華句，無誤字。詞譜於霜下横增一點字，不可從

金樞影小，綠綺光沉，江上繫舟詩意好。夜涼人寂，縷縷輕颸送潮早。清秋道，明河耿耿，平野蒼蒼，羈恨更難禁受了！歲月忽忽，自別蘭情見期少。綺懷渺，長路尚隨去萍，短鬢漸如衰草。空倚孤篷未眠，淚凝清曉！　俊游杳，珠佩舊日浪投，瓊臺甚時重到？且向滄波叩楫，玉瓶堪倒。

三姝媚

楊竫方自宋埠來訪，留宿。話十二年前之遊，達旦不寐。感賦此曲

流光真易換，歎相逢先驚，鬢顏都變。海國前遊，賸鑄思詞句，對君重展。水弱蓬萊，應未信紅桑栽徧。夢境覭髳，輕被瓊臺曉風吹散。　春恨人間何限？縱解惜殘花，翠陰愁滿。璧月仍虧，

但舞容歌態，賺人悽惋！嬾覓神方，知此後情隨年遠。算有銅盤蠟淚，深宵共濺！

六醜

正涼霞紺海，漏瑟轉西風微掣。小山桂叢，留人香半滅。卻值佳節。曼衍魚龍戲，萬枝旛影，映五雲高揭。驕嘶寶馬香韉熱。絡幕傳籤，淞波翦纈，迢迢蜃樓仙闕。聽嚴城簫管，一霎吹徹。歡悰未歇，奈霜痕苧髮。俊侶攜遊處，懷抱別。年芳又過鶗鴂。漸街塵倦步，露寒侵襪。銀花爐，細車聲絕！不堪問玉殿秋期，剩了舊宮新月。清商怨休唱白雪。待夜闌更續傳柑夢，釭華恨結！

生查子

行纏約雪趺，巧作淩波步。本爲覓郎來，不道郎先去。蘭釭深夜花，將別情難訴。樓上曉寒天，目斷江頭樹！

生查子

瓊漿解駐顏，自向明星乞。不待枕中方？已愈纏綿疾。香殘尚有痕，絲斷難成匹。辛苦上邪

辭，癡願何時畢？

生查子

燈痕淡著花，霜氣寒侵被。多病轉偷閒，領畧相思味！有情空寄書，書好才須費。密字似珍珠，總是宵來淚！

生查子

小幌隱微燈，花瘦疑無影。不知人意深，但覺羅衣冷！細細度春宵，往事從頭省。幽夢苦難成，漏盡和愁醒！

生查子

自結菖蒲花，膭擘秋蓮菂。相思君不知，相見終何益！惆悵紫鸞飛，漫報愁消息。欄外是蓬山，不用紅牆隔。

生查子

簾外是斜陽，人傍斜陽立。紅影上春衫，花落東風急。春去不關情，但爲卿卿惜！啼損杜鵑

聲，費盡游絲力。

蝶戀花

辛苦恰如春後絮，化作浮萍，不悔飄零誤。百計留君君不住，人間那有重逢處？　玉白蘭芳誰肯顧？一笑紅樓，侵曉嘶驄去。錦瑟年華容易度，連環漫解愁無數！

山花子

冷雨將寒度畫樓，殘燈無焰照新愁！銷盡羈魂人不覺，是深秋。半晌似聞孤雁語，夜長風細響簾鈎。纔有夢來還又斷，恨悠悠！

山花子

悴葉飄幃夢已殘，層陰祇戀小樓間。縱使秋光無限好，與誰看。前浦潮生帆影静，長天風緊雁聲寒！爲有遥情倍惆悵，淚闌干！

山花子

林際疏梅谷底蘭，多情長是耐清寒。化作優曇何處覓？太無緣！綵縷那長能續命？瓊樓端合小

游仙。蘿帶桂旗皆寂寞，下空山。

山花子

一夜東風放萬花，曉來人隔綠窗紗。卻怪春光太漂蕩，到儂家　但有香臺巢翡翠，曾無茜袖拂琵琶。愁共柳綿飛欲盡，向天涯！

四和香　移床憶半屏

乍拂凝塵長簟冷，夜向空房永。飲不能酣終易醒，經歲事，勞追省。　深幕一燈明鳳頸，照我淒涼影。欲把禪機銷此病，知舊約，無由整。

蘇幕遮

燕歸時，即去後，薄薄紗窗，一縷鑪煙透。翠幕低垂新病酒，微雨添寒，花與人俱瘦！　嚲雲鬟，低翠袖。祇有眉峰，密鎖還依舊。展盡蕉心情未逗，兩地春風，一樣多愁否？

南樓令

湘月照黃昏，湘筠浥淚痕！爇心香刻意招魂。清漏漸移環佩杳，望銀漢，有微雲。　綵縷織回

文，荒郊阻白鱗。攬幽蘭猶賸清芬。倘爲飄零憐渴雁，漫長是，斷知聞。

南鄉子　重贊小象

見影已知愁，憔悴豐神鏡裏收。獨立雕欄應有恨，遲留，祇恐羅衣不耐秋。　相對久凝眸，翻信離魂解見投。卻買沈香熏小象，綢繆，也算重逢在畫樓。

南鄉子

春雨一庭寒，幾片嫣紅傍畫欄。爲怕幽芳零落盡，重看，縱在枝頭也可憐！　人意太闌珊，春去華年更不還。祇恐明年清鏡裏，朱顏，不似枝頭此日妍！

清平樂

畫簾垂地，一一娟花墜。細雨不禁蕭瑟意，卻把碧苔輕洗。　暮寒庭院沈沈，雁聲時度樓陰。幽夢驀然驚醒，暗窗又是秋深！

清平樂

香濃語膩，略解怱怱意。人靜秋街風細細，怊悵兩人空醉。　滿堂燈影搖紅，回思卻是朦朧。

重見不知何處？青谿昨夜相逢。

清平樂

一枝片玉，相見清江曲。柳似垂髫花似肉，正是秦娥十六。春來秋去相思，人間天上無期。贏得萬千辛苦，都緣一刹那時！

清平樂　辛亥中秋山居憶舊

酒闌歌歇，已是無期別。今夜愁心何處說？一樣清秋明月！滄桑衹在須臾，而今意冷人孤。欲奏招魂楚些，空教恨滿衰蕪！

清平樂

寸眉兩葉，禁受愁千疊。幽意纏綿無處說，但有魂銷心切！更深月過回廊，照見秋花斷腸。儂比秋花命薄，誰憐獨自淒涼？

蘭陵王

遠煙直，芳草連天自碧。高樓外，飛盡柳綿，獨倚危欄望春色。飄零念故國！還惜，風光伴客

年年羈旅過寒食。春期晼晚情無極！料隔帳聞雨，背花摇笛。相思何限？恨漸永，淚自滴！

思曲榭斜照，片帆遥浦，空將離夢滯舊驛。怕回首江北。悲惻！寸懷積！向别館傷酲，深院愁寂。

幽吟處，分付斷愁，應及游絲漾千尺！芳華去無迹。漫酒勸金巵，絃怨瑶席。

西子妝 二月二十三日同社集北湖祠樓感賦

汀草緑齊，井桃紅嫩，共説尋春非晚。偶來高閣認前題，歎昔游歲華空换。滄波淚濺，算留得問愁未斷。凭曲欄，訝瘦楊如我，難招鶯燕。

追歡宴，卻恨東風，攪起花一片。酒痕惟解漬青衫，比當時醉情終淺。殘陽看倦。倩誰慰天涯心眼？待重來，又怕平蕪絮滿。

華胥引

澄江似練，明月如煙，岸楓墜葉。夜宿孤篷，叢蘆隱隱聞雁唼。獨有潭曲漁歌，和櫓聲伊軋。羈客天涯，乍逢清景心怯。

雙鬢飄蕭，便重看鏡中休鑷。古歡新恨，何時輕量細閱？荏苒歸期難定，任怨歌盈篋。秋遠瀟湘，素心空寄三疊。

憶秦娥

春歸了，楊花飛盡鶯兒老。鶯兒老，樓高晝永，簾低人悄。

蘼蕪枉是王孫草，天涯望極愁難

到。愁難到，遥山暮靄，暝隄殘照。

添字採桑子

斜陽衹向愁邊好，催老啼鵑，烘遍飛綿，一片緑陰遮不住，小樓前。回欄倚遍空惆悵，此意誰憐？自惜流年，又是黄昏新月影，照嬋娟。

南歌子

情向愁時重，緣從想處深。幾年遥許是同心，何事一回相見一沈吟？帷薄防燈映，衣輕怯露侵。新來消息更沈沈，不信夢中啼笑也難尋。

南歌子

寶匣收殘黛，羅衣褪舊紅。幽花無語夕陽中，引得春愁一片墮簾櫳。微意何曾達？離愁暗許同。此生幽恨本無窮，分付深情流水共朝東！

南歌子

襞錦難成字，拗蓮尚有絲。遥情絶勝乍逢時，衹是新來愁緒少人知。鏡檻花頻落，珠簾燕暫

窺。無端惆悵損春期，誰信一生憔悴爲情癡！

菩薩蠻

簾痕微疊波紋漾，濃香静裊芙蓉帳。明月透窗紗，空庭正落花。春威臨夜薄，未肯侵羅幕。垂柳曲欄東，嬌柔耐曉風。

菩薩蠻

子規啼罷春無迹，煙蕪自向天涯碧。塞上雪如花，春深休憶家。鮫絲紅淚染，夢斷孤幃掩。繡户下葳蕤，梁空燕子飛。

菩薩蠻

紅樓深夜春妍暖，香燈未灺羅幃巷。月暗更籠煙，宵長人未眠。流鶯清曉語，庭際飛紅雨。簾迴不知寒，繁紅一夜殘。

菩薩蠻

繁花飛盡春將去，垂楊暗碧迷歸路。好夢最難醒，緑窗煙月明。鬢雲朝矮墮，鏡裏眉雙鎖。

羅袖淚痕殷，春殘人未還！

菩薩蠻

閒潭花落流春去，夢回明月低朱户。雙燕宿梁間，恨長宵未殘！兒家臨漢水，歡住長江尾。柳絮滿江飛，歡心能憶誰？

丹鳳吟

已是青春將半，絮影翻窗，桐陰侵閣。殘紅無賴，飛過數重垂幕。欄干倦倚，掩關尋夢，静日香微，餘寒衾薄。試把來書細展，暗損佳期，還念人在天角。漫記別時意緒，近來料得情倍惡。醉裏年光老，算朱顔空好，空易銷鑠。幾番風雨，日日生愁花落！更恐人歸，春去了，淚涔涔盈握。滿懷遠恨，知是誰見着？

聲聲慢 友人畫梅蘭共一幅屬題，用夢窗賦四香韵

寒林疏影，騷畹孤根，幽芳書卷初逢。一樣娉婷，冰肌洗净塵容。人間萬花齊放，好年華偏讓

晨妝今爲誰濃？仙葩祇應耐冷，嬋娟不在青紅。清致悄，對銅檠香裊夢中！
東風。緊相依，誤多情蜂蝶，紙上春空。猶記相思遠道，寄天涯消息，江燕邊鴻。爲問雙蛾，

霜華腴

大鶴詞師以舊作懷夢窗楊柳閶門故居之作見示。遭亂飄泊，久有適吳之意。扳纏未遂，夢想徒勞！奉和一闋，用堅夙願

客愁歲晚，悔漫游，蕭條總爲儒冠。華屋瞻烏，空林巢燕，風塵寄迹應難。旅懷自寬，弔舊時詞客風前。歎金閶改盡繁華，南橋西館總荒寒！　秋色尚餘楊柳，換斜陽幾度，夢冷枯蟬，舟艤潛移，山丘零落，傷心付與吟箋！墜楓夜船，料月痕依舊娟娟。等他時賃舍臯橋，雅詞還再看。

浪陶沙

擣麝已成灰，密誓全非。高樓簾影隔燈垂。倚遍危欄渾不覺，暮雨寒時。　宋玉在牆西，頻誤佳期。如今情緒更淒迷。春事飄零人漸老，空賦微辭。

好事近　秋蝶

簾外十分秋，曉夢淒迷時節。分得幽情一半，有飛來孤蝶。　誰憐憔悴向西園，身更輕如葉！

莫遣蘭蓀損盡，又等閒輕別！

好事近

繞閣是秋山，獨倚斜陽一面。又是西風催暝，問銷凝誰見？秋山遮處是天涯，遠思知何限！漾作寒煙無數，向天涯不散。

好事近　秋曉聞笳

凌曉啟樓窗，眼看蒼浪天色。門掩千家沈睡，但縱橫阡陌。空城笳吹轉喧嗚，聲遠藉風力。漫把胡沙寒意，向蕭條江國。

一絡索

倚遍危欄將夕，遠情脈脈。隄南衰柳已微黃，便旖旎，知誰惜！無限山程水驛，滯君蹤跡。西風蕭颯祇成秋，漫瘦損，天涯客。

倦尋芳

玉梅詞隱有鶯啼序一闋，婉麗幽惻！

感慨無端。因題一解其後，用君特韵

舊堂罷舞，新壘分棲，春歸留燕。逝水年華，誰認畫中人面？花落空憐芳塚在，柳飛還向長隄見。念鴛盟，悔連環頓絕，寸蓮輕翦。更訴與尊前幽怨，遮面琵琶，鸞柱移徧。萬頃桑田，幾度醉來閒看。一舸西施湖上去，吴宫回首菱歌斷。最傷心，夢回時，彩雲須散！

綺寮怨

九月朔日淞濱賽會，都人出遊廠門，獨吟和清真此解

萬舞鈞天沈醉，劇憐人尚醒！訝往日玉樹銅駝，興亡感便到新亭。遲遲殘陽欲下，荒原外一髮山更青。但自傷去國經年，雄心損，鬢額霜易盈。悵望故國幾程，佳人信斷，何須再報瑤瓊？鼓急江清，摻撾在，有誰聽？身閒羨人觀賽，漫怪我，最多情！狂塵滿城，黄昏獨坐處，偏淚零！

早梅芳近

秋月清，秋花好，院寂微涼到。葉搖虛響，露浥蒼苔暗螢照。簟搖燈焰細，扇拂羅紋小。看長河漸落，銀箭已催曉。意難忘，夢倦了，柳緑門前道。一天薄霧，數點疏星掛林表。淚痕猶滿臉，短語偏縈抱。待重來，但愁幽信杳！

南鄉子

晴絮化雲飛。樓外斜陽燕子歸。炷盡沈香人已倦，深閨，擬把閒情付與誰？　春盡不勝悲，拾得殘紅帶恨回。莫道幽棲成分定，低窺，却怪雙鴛在繡幃。

望江南

添香罷，寫恨向雲箋。腸斷可憐無好句，幽情宛轉那能傳？寫罷轉淒然！　相望處，燈影畫樓前，幾日暫來還暫別。所思祇在一城間，未信便無緣。

端正好

料秋心幾多幽恨，並付與香殘燈燼。不同春意好飄颺，但一念縈方寸。　鬢雲縹渺天難問，算祇有微軀堪殉。更無希望更無愁，縱萬古雙心印。

滿宮花

柳微黃，蟬未歇，已是可憐秋色！煙痕又向柳邊多，柳外一彎微月。　儘蕭條，無處說，獨伴

寒蛩淒咽。不堪搖落向天涯，更值清秋時節。

朝中措

闌風伏雨送殘春，深閣掩孤嚬。弱絮已隨流水，落紅更化香塵。　無情百舌，問花不語，空惜佳辰。收拾今年愁緒，朝來還餞花神。

浣溪沙　題畫梅

爲盼江梅計驛程，對花忍俊愧飄零！小窗橫幅寫寒英。　萼綠華來無定所，薛靈芸去足深情。暗因幽卉憶嘉名。

浣溪沙

江上蕭條獨舉杯，夕陽依舊照樓臺，楚天人去不重回。　高柳西風蟬已歇，寒蘆秋水雁初來，危欄何意久徘徊！

浣溪沙　和南唐中主

落葉還能繞樹飛，一宵微雨便成泥。飄零何惜淚沾衣！　斜日有情人易老，南雲無信雁空啼！

秋來新恨有誰知？

浣溪沙

鏡裏清霜點鬢華，可憐秋老不還家，更無靈藥駐年涯。好夢最妨深夜雨，多情惟愛夕陽花，飄零心事總堪嗟！

浣溪沙

暫熱仍涼恰是秋，微陰終日羃高樓，更無心緒憶遨遊。偶得奇書消永晝，强尋閒事祓清愁，不妨身世兩悠悠！

卜算子慢　和耆卿韵

長天過雨，餘照弄霞，野闊亂山橫翠。遠客情懷，到此更悲秋氣。臯殘蟬自咽西風裏。悵荏苒年華易老。舊歡今後難繼！故國三千里，但惹恨寒煙，送愁流水！酒薄樓危，凭徧畫欄十二，也無人知道新來意。甚咫尺長安夢杳，便音書空寄！

風流子　和清真韵

晴碧滿春塘，花飛倦，燕子語斜陽。正深閣繡餘，乍開朱户；晚妝匀了，遥盼紅牆。自別後，寸懷空繾綣，寄托與絲簧。宓札未成，篆煙衝幕；變歌纔闋，清淚浮觴！回思潛離地，難忘處，仍是舊約西廂。知否怨魂，如今卻傍誰行？算暗樓曲檻，長縈別夢；斷襟零袂，猶帶餘香。還有見時，別時容易何妨？

探春　雪中感懷

彭蠡歸鴻，紇干凍雀，飄零同感時序。蕭瑟關河，嚴凝天地，望裏難分吴楚。休説氛霾静，怕海岱猶多烽櫓。最憐越使梅殘，征人消息誰付？　此際羈愁重否？正野哭千家，聲動蓬户。風掣旌旗，寒侵重甲，郊壘還催鼙鼓。三峽江流咽，問蜀客船回何處？應羡羣鴉，長得安巢枯樹。

生查子

宿酒薄還醒，遠夢輕猶記。小苑與高樓，總是難忘地。　春物自懸心，不解愁人意。飛絮落池

塘，盡化相思淚！

酒泉子

燈暗香銷，簟冷帷虛人悄。夢難成，涼月照，度秋宵。寒蛩自向苔階泣，一夜風箏急。更無眠，紅淚濕，滿輕綃！

小重山　二月二十五日寒食遊高座寺

馬腦岡頭石徑危，寂寥高座寺，掩禪扉。種松幾度旋成圍。人何在？春物鎮芳菲！青史事多違，梅陵留廟祀，也崔巍。野棠如雪落還飛。南朝夢，一例付斜暉！

小重山

北牖微風近隱囊，爐薰纔歇後，送荷香。更煩庭樾蔽驕陽，簾波定，綠影映衣涼。凍酎且盈缸，炎威不到處，晝宜長。人間地迥足思量。攤書罷，招燕伴虛堂。

點絳唇

一樣嬌紅，枝頭不及釵頭好。春光未老，無奈人歸早！暗碧凄然，卻把珍叢繞。空閨悄，鵑

聲到曉，又是春歸了！

點絳脣

怯露疏螢，暗飛微鑑羅帷薄。孤眠難着，況是遥砧惡。幾夜西風，萬態皆蕭索。愁難卻，不堪搖落，秋應憐人弱！

點絳脣

檢匣得舊扇，尚未書字。扇爲蝳蝐骨，癡梅所贈也。感賦一闋，即題扇上

蟦甲玲瓏，幾年匣裏愁輕展。聚頭人遠，辛苦知誰見？濃笑書空，曾傍柔荑腕。音塵斷，忍吟班扇，淚與殘蟬泫！

點絳脣 元夕先陰後晴

點綴微雲，素娥心事原澄朗。萬燈陌上，一鏡人齊仰！綴玉窗前，深夜誰相賞？垂疏幌，暗

香來往，卧作羅浮想。

點絳脣

休話前遊，意中人隔瑶臺路。綠陰多處，苦恨催花雨！　流盡年光，流水何時住？問情誤，燕歸鶯去，幾度青春暮！

人月圓

鼎湖龍去隨年遠，誰復畏軒臺？無情江燕，營巢陵樹，秋去春來。　玉衣晨舉，玄堂晝掩，松壑風哀！黄旗安在？青絲又見，何世無才？

應天長

一枝新菊煙微潤，風細露寒眠不醒。空階静，孤鴻迴，依約曲籬初月暈。　悄將燈掩映，映上綠苔無影。隔着幽窗夜永，微香又不定。

採桑子

年年三月傷懷日，游賞無心，也廢謳吟，羸病還當此際深！　十年前事憑誰說？聽雨樓陰，藉

卉江潯，一種閒情不似今。

虞美人

落花已逐回波去，燕子銜難住。春殘常有妬花風，不恨花飛衹恨太悤悤！　羅襟留得啼痕在，負卻相思債。凭欄人去已多時，從此人間何處問佳期？

虞美人

東風無力留花住，衹怪鵑聲誤。欄杆重認落花痕，不道春歸猶有未銷魂！　長條也解留行客，別意真無極。枉教青鳥報多情，縱得相逢衹恐是他生！

虞美人

遥山雨裏顰輕濬，螺黛偏難染。紅樓西畔柳猶眠，勸倚雕闌同度寂寥天！　東郊見説遊驄有，衣典供酤酒。出城還是怯泥深，靜掩羅窗一任曉寒侵。

虞美人

寒檠屏角留殘穗，雨夜供愁睡。生憎庭樹有啼鴉，起看晨光猶自隔窗紗。　故園歸夢三千里，

歲晚江湖裏。貂裘已典酒瓶空，鏡裏清霜還比昨宵濃。

虞美人

竹山有聽雨詞，後二語殊弱。試即其調，而微變之

也曾聽雨荒江畔，腸斷寒汀雁。也曾聽雨畫樓西，翠被眠酣心惱短牆雞。如今聽雨書窗底，冷氣穿窗紙。應知夜雨本無心，只是人情感舊自難禁！

阮郎歸

燈稀露重罷歌聲，華鞍照曉星。柳陰樓閣自濛冥，羅幃人醉醒！蚊響寂，燕翻輕，搴幬初旭明。追涼今夕定相迎，薜蘿池上亭。

阮郎歸

日長晴絮傍簾飛，曲屏煙篆微，芙蓉繡帶一雙垂，閒階花霧霏。春思遠，舊歡稀，天涯人未歸！愁紅休向鏡中窺，娉婷非昔時。

少年遊 三月二十六日，檢曆，知春盡

人間何處更尋春？檢曆獨傷神！八九年前，今朝遊賞，欲續已無因。　只餘斜照明如昔，來伴倚闌身。滿地殘英，也須珍重，粉態片時新。

浪淘沙 己酉年在日本東京作

桂樹滿空山，秋思漫漫。玉關人老不生還！莫道此樓難望遠，輕倚危欄。　流水自潺湲，重見應難。誰將尺素報平安？惟願夕陽無限好，長照紅顏。

浪淘沙

閒處便工愁，此福難修！無端縹渺到心頭。剛得牽牢還自去，去也須留。　獨自上高樓，一夢綢繆。是歡是怨總温柔！天外孤簫吹夢斷，恨倩誰收？

浣溪沙 頤和園照片

別館猶存國已捐，西郊風物盡堪憐！山名萬壽也徒然！　候晚偏宜花戀樹，塵多乍愛水涵天，

清遊回首十年前。

浣溪沙　春晚猶寒，閒居遣悶

今歲春寒似禁花，閉門覓醉惜年華！觀遊未省屬誰家？　柳樹飄殘風不定，燕翎濕盡雨還加，驚心暗碧滿天涯！

浣溪沙

燕戀虛堂集不飛，雨晴花片已盈溪。春殘愁劇病瘥時！　映幌月痕羅襪澹，窺窗山色翠眉低，不關傷別杜鵑啼！

浣溪沙　記夢

夢入羅浮路未遙，翠禽飛下綠梅梢。溫馨情況慰蕭寥！　暖逼凫鑪生薄汗，寒辭鴛被起微潮，始知風雪亦良宵。

浣溪沙

樓閣微寒昨夜風，起來梳洗意猶慵，對郎羞怯又惺忪。　照影波光如眼媚，透簾山色比眉濃，

今宵應不在愁中。

還京樂　和美成韵

甚情緒？一卷相思怨曲還自理。望羅窗深閉，翠筠隔了，凝懷須費。漾暗愁無際！衡天皓月如波委。待夜久，蚪水漫響，相和清淚！　向鴛幃底，定何時重見？還應細說今宵孤館況味！堪憐細蝶斜門，鎮難忘豔桃穠李。擬淹留，愁夢逐飛花，情隨逝水！可惜天涯客，無人長伴憔悴！

望海潮

荒江烽燧，浮雲樓閣，回頭試望京華。傷別恨人，招魂怨曲，蒼茫佇立塵沙。無處駐牛車。悵路窮日晚，羈思頻加。擬問殘陽，待將秋色向誰家？　孤城正隱悲笳。早驚颸振葉，流水漂花。霜鬢易摧，青山更遠，浮生似此堪嗟！煙裏柳絲斜，縱比前搖落，猶庇棲鴉。腸斷征蓬，未知何日到天涯？

瑞龍吟　晚春偶赴吴門，臨去留題逆旅，用清真韵

金昌路，仍見暗柳低門，麗花飄樹。凌波輕別橫塘，畫船載酒邀春甚處？漫延佇，容易舊宮芳

草，翠迷巖户。吴天幾日勾留，醉魂未醒，哀鵑又語！應動移居心事，有情山水，銷愁歌舞。生恐鏡中朱顏，憔悴非故。狂香豔跡，空記纏綿句。休辭爲尊前媚眼，沙間聯步，送了韶年去。凭高自遣，飄零怨緒，何許謳金縷？人意嬾，宵深還聞風雨。後期未及，一川萍絮！

此已巳所作，棄置殘書中。乙亥秋日，曝書撿得，丹墨紛然！聊爲寫定，以留游蹟。詞則非工，何須把玩。量守居士記。

蘭陵王　秋柳和清真

短絲直，還想春前暗碧。斜陽外，猶賸幾株，入眼蕭條是秋色！年來怨去國。誰識，風流舊客？江潭上，如遇故人，應惜飄零淚盈尺。　芳時逝無迹。記酒漬衫襟，花送帆席。天涯芳草逢寒食。愁客舍罷歌，去程人渺，曾將音問附信驛。竟長滯天北。　心惻，恨空積！又别館烏啼，高樹蟬寂，寒煙遠水秋無極！但月照雙杵，露沾孤笛。休尋舊夢，怕夢杳，淚更滴！

鶯啼序　秋感用夢窗韵

層陰傍樓散晚，悄梧飄暗户。閉孤館詞客哀時，正愁年華垂暮！舊山外西風换緑，殘蟬警響天涯樹。但衰楊，憔悴牽絲，更無飛絮。　酌酒登樓，病眼眺遠，漸高城隱霧。峭寒驟，楓落吴江，

短書誰寄魚素。倚危欄荒磧韵急，亂煙織離愁千縷！好斜陽，仍滿汀洲，已輸鷗鷺。

清秋燕子，信宿漁人，衹今尚倦旅。獨自感百年身世，歲晚途遠，似奕長安，手翻雲雨。觚棱望斷，風飈期誤。徒聞東海栽黃竹。甚蓬萊淺碧舟難渡？鯨鱗水涸。昆池漫覓胡僧，浩劫儘賸灰土！燕歌送別，楚曲招魂，早淚痕漬苧！待檢點防身長劍，訴想淒簫，醒後微吟，醉來狂舞！遙情付與，南征單雁，蒼梧雲暗沈舊恨！又華年瑤瑟驚絃柱。飄零空老雄心，故國迢迢，夢能到否？

霜華腴　重陽前一日，適值休沐，偕遊北渚，用夢窗韵

素秋縱目，算紫萸明朝又滿危冠。紅藕香殘，白蘋風動，傷高念遠應難。暮天儘寬。共放清歌酌花前。悵斜陽漸落汀洲，斷橋流水景荒寒！京國朋遊堪記，記纔酬怨鴂，更和涼蟬。哀樂中年，陰晴塵世，還勞倦客題箋。再無畫船，對敗荷相望娟娟。趁歸途賸有銷凝，遠山扶醉看。

顏曰：「說者謂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咏耳。」

阮公深通玄理，妙達物情。咏懷之作，固將包羅萬態，豈屑屑心曹馬興衰之際乎！跡其痛哭窮路，沈醉連句，蓋已等南郭之仰天，類子輿之鑑井。大哀在懷，非恒言所能盡，故一發之于詩歌。顏沈以後，解者衆矣。類皆摭字以求事，改文以就己，固哉高叟，余甚病之！今輯録顏、沈之說，補其未備云爾。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衿。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顏曰：「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咏，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二妃遊江濱，逍遥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感激生憂思，諼草樹蘭房。膏沐爲誰施？其雨怨朝陽。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沈曰：「婉孌則千載不忘。金石之交，一旦輕絕，未見好德如好色。」

物之興衰，情之起伏，惟妃匹之間爲甚。故多託以爲喻。言交甫見欺，虛懷環珮，而千載不忘；傾城見悅，至于蓬首，而終爲離隔。人情無定若此，雖復金石之交，庸足賴乎？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顏曰：「言無常也。西山夷齊所居，言欲從之以避世禍。」

沈曰：「風吹飛藿之時，蓋桃李零落之日。華實既盡，柯葉又彫，無復一毫可悅。榮悴去就，此人本無保身之術，況復妻子者乎？歲暮風霜之時，徒然而已耳。」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輝光。悅懌若九春，磬折似秋霜。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願爲雙飛鳥，比翼共翱翔。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

顏曰：『以財助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是以「嬖女不弊席，嬖男不弊輿」。安陵君所以悲魚也，亦豈能丹青著誓，永代不忘者哉?! 蓋以俗衰教薄，方直道喪；攜手笑言，代之所重者，乃足傳之永代，非止耻會一時。故託二子以見其意，不在分桃斷袖愛嬖之懽。丹青不渝，故以方誓。』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清露被皋蘭，凝霜霑野草。朝爲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沈曰：「春秋相代，若環之無端，天道常也。譬如天馬本出西北，忽由東道。況富之與貧、貴之與賤易至乎？」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岡岑，飛鳥鳴相過。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

沈曰：「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爲河耳。蘇子以兩周之狹小，不足逞其志力，故卒佩六國相印也。云二三子不知進趨之近禍敗哉？常以交利貨賕禍，故冒而行之。所謂求仁得仁也。松柏岡岑，丘墓所在也。古有皆死之義，莫有免者焉。達者安小大之涯，各遂分內之樂，委天順命，以至于一丘之上，夫何異哉？故因北望山阿而發此句。明徂謝之理雖同，夭逝之途則異也。感慨之來，誠逝者所不免。至于顛沛逆天，怨毒求生，蘇子李斯張本也。」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微風吹羅袂，明月耀清暉。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

沈曰：「重言之，猶云懷哉，懷哉！」

凡可以言語宣達者，非沈憂也。至于無所告訴，則其思苦矣！歸與歸與，豈有淹留之意哉？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溢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

顏曰：少年之日，志好弦歌。及乎歲晚旋歸，路失財盡，同乎太行，之子當如之何乎？

少壯未有不老者也；娛樂未有常保者也；貲財未有不耗者也。黃金縱多，不若資用之多。若斯人者，其失路可立而待也。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軫距阡陌，子母相拘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顏曰：軫當爲畛。

沈曰：當東陵侯侯服之時，多財爵貴；及種瓜青門，匹夫耳。寔由善于其事，故以味美見稱。連畛距陌，五色相照；非唯周身贍己，乃亦坐致嘉賓。夫得固易失，榮難久恃。膏以明自煎，人以財興累。布衣可以終身，豈寵祿之足賴哉？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採薇士，上有嘉樹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鳴雁飛南征，鶗鴂發哀音。素質遊商聲，悽愴傷我心！

沈曰：「夷、齊尚不食周粟，況取之以不義者乎？良辰何許？言世路險薄非良辰也。風霜交至，凋殞非一；玄雲重陰，多所擁蔽。是以寄言夷齊望首陽而嘆息。此鳥鳴則芳歇也。芬芳歇矣，所存者晁腐耳！致此彫素之質，由於商聲用事，秋時也。「遊」字應作「由」。古人字類無定也。」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噭噭今自蚩。

沈曰：「自我以前，徂謝者非一。雖稅駕參差，同爲今日之一丘，夫豈異哉？故云萬代同一時也。若夫被褐懷玉，託好詩書；開軒四野，昇高永望；志事不同，徂沒理一。追悟羨門之輕舉，方自笑耳。」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咏言著斯章。

沈曰：「豈惜終憔悴？蓋由不應憔悴而致憔悴。君子失其道也。小人計其功而通；君子道其常

而塞；故致憔悴也。因乎眺望多懷，兼以羈旅無匹，而發此咏。」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芳樹垂綠葉，清雲自逶迤。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願睹卒歡好，不見悲別離。

顏曰：「言四時代移，日月遞運，年壽將盡，而人莫己知，恐被讒邪，橫遭擯斥。故云願卒歡好，不見離別。」

灼灼西隤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爲夸譽名？憔悴使心悲！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

沈曰：「天寒即飛鳥走獸尚知相依，周周銜羽，以免顛仆。蛩蛩負蟨，以口美草。而當路者知進趨，不念暮歸，所安爲者，惟夸譽名，故致憔悴而心悲也。若斯人者，不念己之短翮，不隨燕雀爲侶，而欲與黃鵠比遊。黃鵠一舉沖天，翱翔四海，短翮追而不逮，將安歸乎？爲其計者，宜與燕雀相隨，不宜與黃鵠齊舉。」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

居則忽若有亡；出則無所與適；登高遠望，憂思彌繁。所以思親友之晤言，感離羣之已久也。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輕薄閑游子，俯仰乍浮沈。捷徑從狹路，僶俛趨荒淫。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以慰我心！

顏曰：「輕薄之輩，隨俗浮沈。棄彼大道，好從狹路。不尊恬淡，競赴荒淫。言可悲甚也！子

喬離俗以輕舉，全性以保真，其人已遠，故云焉見；其法不滅，故云可慰心」

奇舞微音，世之所用解憂者也。而片刻歡，未足排終身之積慘。必有王喬之壽，鄧林之遊，然後至樂不乏于身，大患不嬰其慮矣。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皋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爲黃雀哀，涕下誰能禁？

禍福倚伏，理若尋環。以三楚之廣，秀士之多，乃以肆侈爲心，荒淫是效，則其覆敗，可以預期。黃雀之哀，焉能自已邪？

懸車在西南，羲和將欲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朝爲咸池暉，蒙汜受其榮。豈放窮達士？一死不再生。視彼桃李花，誰能久熒熒？君子在何許？曠世未合并。瞻仰景山松，可以慰吾情！

日入當再旦，豈若人死不復生？春華有零落，正類含靈有徂謝。先民已往，吾誰與歸？必壽如凌寒之松，乃足以慰吾志也。窮達雖殊，終盡則一。故相挈爲言。

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纖羅衣，左右珮雙璜。修容耀姿美，順風振微芳。登高眺所思，舉袂當朝陽。寄顏雲霄間，揮袖凌虛翔。飄颻恍惚中，流眄顧我傍。悅懌未交接，晤言用感傷。

西方佳人，陵雲遠上，雖相悅懌，而不復晤言。故知愛憎之情自我，離合之理自天，命之所無奈何！雖神仙竟何裨于感傷也！

楊朱泣歧路，墨子悲染絲。揖讓長離別，飄颻難與期。豈徒燕婉情？存亡誠有之。蕭索人所悲，旤釁不可辭。趙女媚中山，謙柔愈見欺。嗟嗟塗上士，何用自保持？

物情萬變，故有揖讓之頃，已見乖離。燕婉之情既然，存亡之理何異？人雖惡禍，而禍不可辭。人雖好榮，而榮不可得。以謙柔而見欺，則謙柔非取媚之道也。世士紛紜，將何道以自處哉?!

於心懷寸陰，羲陽將欲冥。揮袂撫長劍，仰觀浮雲征。雲間有玄鶴，抗志揚哀聲。一飛冲青天，曠世不再鳴。豈與鶉鷃遊？連翩戲中庭。

欲與玄鶴爲儔，遠舉雲中；不欲與凡禽同居局趣之地也。

夏后乘靈輿，夸父爲鄧林。存亡從變化，日月有浮沉。鳳皇鳴參差，伶倫發其音。王子好簫管，世世相追尋。誰言不可見？青鳥明我心。

物理變化，難以悉推。日月之明，猶有沉没。是以受形稟氣，必無久存。伶倫王子往矣。後世追尋，亦疇得而見之哉？青鳥明心，徒虛想耳。

東南有射山，汾水出其陽。六龍服氣輿，雲蓋切天綱，仙者四五人，逍遥晏蘭房。寢息一純和，呼吸成露霜。沐浴丹淵中，炤耀日月光。豈安通靈臺？游瀁去高翔。

神仙之人，既離塵俗，自當敖遊八紘之外；雖通靈之臺，彼且不以爲安，明避世之宜遠也。

殷憂令志結，怵惕常若驚。逍遥未終晏，朱華忽西傾。蟋蟀在戶牖，蟪蛄鳴中庭。心腸未相好，誰云亮我情？願爲雲間鳥，千里一哀鳴。三芝延瀛洲，遠遊可長生。

年歲易晏，好會易離；所以令人殷憂莫解，怵惕若驚。惟有長生，可無此患也。

拔劍臨白刃，安能相中傷？但畏工言子，稱我三江旁。飛泉流玉山，懸車棲扶桑。日月徑千里，素風發微霜。勢路有窮達，咨嗟安可長。

劍刃相傷，不如言語之惛。物理相循，榮必有悴。縱復多勢，豈能久長？所以深戒驕盈，安其恬惔者也。

朝登洪坡顛，日夕望西山。荆棘被原野，羣鳥飛翩翩。鸞鷖時棲宿，性命有自然。建木誰能近？射干復嬋娟。不見林中葛，延蔓相勾連。

性命皆有自然，非能自主。鸞鷖之比飛烏；建木之比葛藟；雖高下榮枯，不能無異，而受形大造，不能相爲。所以羨傲之情兩捐；大小之生俱適。莊生逍遙，此近之矣。

周鄭天下交，街術當三河。妖冶閑都子，煥燿何芬葩？玄髮發朱顏，睇眄有光華。傾城思一顧，遺視來相誇。願爲三春遊，朝陽忽蹉跎。盛衰在須臾，離別將如何？

偎薄之子，當年盛色榮，足以致傾城之顧，而榮華不久，旋復醜衰。始于合而終于離，非人力所能與也。

若花燿西海，扶桑翳瀛洲。日月經天塗，明暗不相讐。窮達自有常，得失又何求？豈效路上童？攜手共遨遊。陰陽有變化，誰云沈不浮？朱鱉躍飛泉，夜飛過吳洲。俛仰運天地，再撫四海流。繫累名利場，駑駿同一輈。豈若遺耳目？升遐去殷憂。

日月各有晦明，無庸相較；人生皆有窮達，不必多矜。必如路上之童，始可長久遨遊，不嬰陰陽之患；朱鱉夜飛，不爲形氣所閡也。不能若此，而溺情名利，則智愚同見困阨，豈能使殷憂之暫釋哉？

昔余游大梁，登於黃華顛。共工宅玄冥，高臺造青天。幽荒邈悠悠，悽愴懷所憐。所憐者誰子？

明察自照妍，應龍沈冀州，妖女不得眠。肆侈陵世俗，豈云永厥年？

共工强霸，今已消亡。而世之愚夫，矜其明察，豈知禍有先伏，智有不通，肆侈陵人，徒爲衰滅之兆。以求永年，翩其反矣。

驅車出門去，意欲遠征行。征行安所如？背棄夸與名。夸名不在己，但願適中情。單帷蔽皎日，高榭隔微聲。讒邪使交疏，浮雲令晝冥。嬿婉同衣裳，一顧傾人城。從容在一時，繁華不再榮。晨朝奄復暮，不見所歡形。黃鳥東南飛，寄言謝友生。

夸名皆在身外，所以棄之若遺。世事變化，難以豫測。觀皎日之明，而單帷足以蔽之；微聲之眇，而高榭足以隔之。交親而離于讒賊；晝明而曀于浮雲。然則嬿婉之情，豈足終恃？繁榮之卉，卒于彫枯，旦暮之間，所歡遽失。興言及此，欲不從黃鳥以高翔得乎？

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歌舞曲未終，秦兵已復來。夾林非吾有，朱宮生塵埃。軍敗華陽下，身竟爲土灰。

梁王築臺自樂，而輕戰士，簡賢者。豈意高臺未傾，簫音猶在，而身已死，國已亡也。

朝陽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塵露，天道邈悠悠。齊景升牛山，涕泗紛交流。孔聖臨長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來者吾不留。願登太華山，上與松子遊。漁父知世患，乘流泛輕舟。

人道之促，自古所嗟。唯有從赤松、隨漁父，庶幾永脫世患也。

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胸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萬事無窮極，

智謀苦不饒。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

哀老相催，由于憂患之衆。而智謀有限，變化難虞。雖須臾之間，猶難自保。履冰之喻，心焦之談，誠非過慮也。

一日復一朝，一昏復一晨。容色改平常，精神自飄淪。臨觴多哀楚，思我故時人。對酒不能言，淒愴懷酸辛。願耕東皋陽，誰與守其真？愁苦在一時，高行傷微身。曲直何所爲？龍蛇爲我鄰。

故人皆已徂謝，此身塊然獨存。憂生之餘，但思隱退。終日愁苦，不救于死亡；高行自修，徒苦其形體。是非得失，何事紛紜？龍蛇屈伸，所以存身而無害也。

世務何繽紛，人道苦不遑。壯年以時逝，朝露待太陽，願攬羲和轡，白日不移光。天階路殊絕，雲漢邈無梁。濯髮暘谷濱，遠遊崑嶽傍。登彼列仙岨，採此秋蘭芳。時路烏足爭？太極可翱翔。

榮哀無定，人道可悲。思欲上友列仙，翱翔太極；而天階殊絶！雲漢無梁，則神仙終不可冀。途窮之歎，豈虛也哉？

誰言萬事囏，逍遙可終生。臨堂翳華樹，悠悠念無形。彷徨思親友，倏忽復至冥。寄言東飛鳥，可用慰我情。

華樹垂榮，終必消滅。自恐此身難于長保，所以寄言飛鳥，思念所親也。

嘉時在今辰，零雨灑塵埃。臨路望所思，日夕不復來。人情有感慨，蕩漾焉能排？揮涕懷哀傷，辛酸誰語哉？

人事難量。甫得佳期，忽逢零雨。所思終阻，感慨鬱興。辛酸之情，竟將誰愬也！

炎光延萬里，洪川蕩湍瀨。彎弓掛扶桑，長劍倚天外。泰山成砥礪，黃河爲裳帶。視彼莊周子，榮枯何足賴？捐身棄中野，烏鳶作患害。豈若雄傑士？功名從此大。

高視長生，功名復大。以視莊子雖明大道，而終飼烏鳶，誠爲滿志矣。設辭自寬，以此見憂生之至也！

壯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驅車遠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挾烏號，明甲有精光。臨難不顧生，身死魂飛揚。豈爲全軀士？效命爭戰場。忠爲百世榮，義使令名彰。垂聲謝後世，氣節故有常。

壯士捐生，所圖者，後世之名。以視全軀之士，誠爲卓異矣。而身死魂飛，竟與常人何別？此非贊頌之詞也。

混元生兩儀，四象運衡璣。曒日布炎精，素月垂景輝。晷度有昭回，哀哉人命微！飄若風塵逝，忽若慶雲晞。修齡適余願，光寵非己威。安期步天路？松子與世違。焉得凌霄翼？飄颻登雲湄。嗟哉尼父志！何爲居九夷？

天道有常，人命危淺。富貴非己所願，惟有長生可用慰心。安期赤松，惜乎從之末由耳！尼父居夷，何足慕哉？

天網彌四野，六翮掩不舒。隨波紛綸客，汎汎若浮鳧。生命無期度，朝夕有不虞。列仙停修齡，養志在冲虛。飄颻雲日間，邈與世路殊。榮名非己寶，聲色焉足娛？採藥無旋返，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躊躇！

生命難料，朝夕不保。所以聲色不足戀，榮名非己寶。惟有神仙可以悅心。而自古所傳：採藥

不返，求仙無驗，則神仙亦終不可信。言念及此，焉得不惶惑躊躇乎？

王業須良輔，建功俟英雄。元凱康哉美，多士頌聲隆。陰陽有舛錯，日月不常融。天時有否泰，人事多盈冲。園綺遯南嶽，伯陽隱西戎。保身念道真，寵耀焉足崇？人誰不善始？尠能克厥終。休哉上世士，萬載垂清風。

時運啟之自天。雖有聖哲，逢時則爲元凱多士；失時則爲園綺伯陽。而世之人，矜其智力，以爲榮枯自己，豈知善始者之不必善終哉？上士清風，于斯爲美矣。

鴻鵠相隨飛，飛飛適荒裔。雙翮臨長風，須臾萬里逝。朝餐琅玕實，夕宿丹山際。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制？豈與鄉曲士？攜手共言誓。

果有遺世之情，則網羅不復能制，鄉曲之士，窘若囚拘，又安肯與之攜手共談猥賤之事哉？

儔物終始殊，修短各異方。琅玕生高山，芝英耀朱堂。熒熒桃李花，成蹊將夭傷。焉敢希千術，三春表微光。自非淩風樹，憔悴烏有常？

物類不齊，或有千歲常榮；或有三春暫茂；既性命自然，雖相睎無益也。

幽蘭不可佩，朱草爲誰榮？修竹隱山陰，射干臨增城。葛藟延幽谷，緜緜瓜瓞生。樂極消靈神，哀深傷人情。竟知憂無益，豈若歸太清？

此仍衍前章之意：言幽蘭未必見佩，朱草竟爲誰榮？修竹射干，產于荒僻；葛藟瓜瓞，反得繁榮。既命之所無奈何，斯憂樂皆爲無謂。歸于太清，齊物逍遙之旨也。

鸞鳩飛桑榆，海鳥運天池。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宜。招搖安可翔？不若棲樹枝。下集蓬艾間，

上遊園圃籬。但爾亦自足，用子爲追隨。

鸞鳩雖小，既無大鵬之翼，不羡天池之遊。然生生之理，未嘗不足。用子追隨，阮公所以自安于退屈也。

生命辰安在？憂戚涕沾襟。高鳥翔山岡，燕雀棲下林。青雲蔽前庭，素琴悽我心。崇山有鳴鶴，豈可相追尋？

翔高棲下，皆有命焉。雖欲追隨鳴鶴，不可得也。憂戚流涕，素琴悽心，非復常言所能解矣。

鳴鳩嬉庭樹，焦明遊浮雲。焉見孤翔鳥？翩翩無匹羣。死生自然理，消散何繽紛？

焦明遠翔，不悉孤鳥無匹之苦，生死萬殊，本于天命；豈能相爲乎？

步遊三衢旁，惆悵念所思。豈爲今朝見？恍惚誠有之。澤中生喬松，萬世未可期。高鳥摩天飛，凌雲共遊嬉。豈有孤行士？垂涕悲故時。

人情念舊，恍惚如存。怊悵之懷，無時而釋。若夫喬松度世，高鳥陵雲，豈有如此之憂念哉？

清露爲凝霜，華草成蒿萊。誰云君子賢？明達安可能？乘雲招松喬，呼吸永矣哉！

春秋變化，榮悴轉移，縱有賢達之才，于此無能措手。招尋松喬，永其呼吸，信有之乎？請從而往矣。

丹心失恩澤，重德喪所宜。善言焉可長？慈惠未易施。不見南飛燕，羽翼正差池。高子怨新詩，三閭悼乖離。何爲混沌氏？倏忽體貌隳。

人情至難預察，智力終于有窮。丹心宜于見恩而失恩；重德應無不宜而喪宜；善言可長而有時

不可長；慈惠宜施而有時不易施。宜臼之孝而見疎于父；屈原之忠而見疑于君；則世事何一足恃乎？混沌之際，何能不歸咎于倏忽耶。

十日出暘谷，弭節馳萬里。經天耀四海，倏忽潛濛汜。誰言焱炎久？遊没行可俟。逝者豈長生？亦去荆與杞。千歲猶崇朝，一餐聊自已。是非得失間，焉足相譏理？計利知術窮，哀情遽能止。

理無久存，人無不死。正當順時待盡，忘情毀譽，而爭是非于短期之中，競得失于崇朝之内，計利雖善，未有不窮。以此思哀，哀能止乎？

自然有成理，生死道無常。智巧萬端出，大要不易方。如何夸毗子？作色懷驕腸。乘軒驅良馬，憑几向膏粱。被服纖羅衣，深榭設閒房。不見日夕華，翩翩飛路傍。

智巧縱多，無所逃于成理。彼誇毗者，動自驕矜，而不自知其行同落卉，終于枯槁也。

夸談快憤懣，情慵發煩心。西北登不周，東南望鄧林。曠野彌九州，崇山抗高岑。一餐度萬世，千歲再浮沈。誰云玉石同？淚下不可禁。

夸談止足暫解憤情。至于情已倦憊，煩冤立興。惟有遠遊長生，庶幾憂心可釋。然生生必滅，無或長存。玉石縱殊，同于灰燼。所以淚下而不可禁也。

人言願延年，延年欲焉之？黄鵠呼子安，千秋未可期。獨坐山嵓中，惻愴懷所思。王子一何好？猗靡相攜持。悦懌猶今辰，計校在一時。置此明朝事，日夕將見欺。

神仙之事，千載難期，縱復延年，終難自保。晨朝相悦，夕便見欺，方知預計明朝，猶爲圖遠而忽近也。

貴賤在天命，窮達自有時。婉孌佞邪子，隨利來相欺。孤恩損惠施，但爲讒夫蚩。鴻鵠鳴雲中，載飛靡所期。焉知傾側士？一旦不可持。

傾側之士，孤恩損惠。窮達異狀，則離合殊情。勢交利交，何能終恃邪？

驚風振四野，迴雲蔭堂隅。牀帷爲誰設？几杖爲誰扶？雖非明君子，豈闇桑與榆？世有此聾聵，芒芒將焉如？翩翩從風飛，悠悠去故居。離麾玉山下，遺棄毀與譽。

常人亦知有死，非唯明達能知。而溺情名利者，則忽如聾聵，忘其身之易消。唯明達乃能決棄毀譽，長往不反也。

危冠切浮雲，長劍出天外。細故何足慮？高度跨一世。非子爲我御，逍遙遊荒裔。顧謝西王母，吾將從此逝。豈與蓬戶士？彈琴誦言誓。

遠游負俗，阮公所以見嫉于禮法之士，殆以此與？

河上有丈人，緯蕭棄明珠。甘彼藜藿食，樂是蓬蒿廬。豈效繽紛子？良馬騁輕輿。朝生衢路旁，夕瘞橫術隅。歡笑不終晏，俛仰復欷歔。鑒茲二三者，憤懣從此舒。

枯者對榮之名，不榮何枯？窮者對達之名，不達何窮？此所以甘爲河上丈人，而不樂爲衢路之客也。二三者謂繽紛子也。

儒者通六藝，立志不可干。違禮不爲動，非法不肯言。渴飲清泉流，飢食甘一簞。歲時無以祀，衣服常苦寒。屣履詠南風，縕袍笑華軒。信道守詩書，義不受一餐。烈烈褒貶辭，老氏用長歎！

儒者自修如此，自苦如彼。守詩書而不變，持褒貶而無慚。以老氏之道觀之，徒堪歎息耳！

少年學擊刺，妙伎過曲城。英風截雲霓，超世發奇聲。揮劍臨沙漠，飲馬九野坰。旗幟何翩翩？但聞金鼓鳴。軍旅令人悲，列列有哀情。念我平常時，悔恨從此生。

少年任俠，有輕死之心。及至臨軍旅、聞金鼓、而悔恨立生，則知懷生惡死，有生之所大期。客氣虛驕，焉足恃乎?!

平晝整衣冠，思見客與賓。賓客者誰子？倏忽若飛塵。裳衣佩雲氣，言語究靈神。須臾相背棄，何時見斯人？

眼中之人，忽爲塵土。雖復裳衣華美；言語通神；而重見之因竟失。阮公其有悲于叔夜泰初之事乎？

多慮令志散，寂寞使心憂。翱翔觀陂澤，撫劍登輕舟。但願長閒暇，後歲復來遊。

此詩有《山樞》之意。

朝出上東門，遙望首陽基。松柏鬱森沈，鸝黃相與嬉。逍遙九曲間，徘徊欲何之？念我平居時，鬱然思妖姬。

妃匹之情，理無隔絕。世人或疑末句不類嗣宗之言，嗣宗豈忘情者哉？

王子十五年，遊衍伊洛濱。朱顏茂春華，辯慧懷清真。焉見浮丘公？舉手謝時人。輕蕩易恍惚，飄颻棄其身。飛飛鳴且翔，揮翼且酸辛。

神仙竟無可信。子晉緱嶺之游，人傳仙去。然飄颻恍忽，竟與死去何殊？觀于此詩，而阮公憂生之情，大可見矣。

寒門不可出，海水焉可浮？朱明不相見，奄昧獨無侯。持瓜思東陵，黄雀誠獨羞。失勢在須臾，帶劍上吾丘。悼彼桑林子，涕下自交流。假乘汧渭間，鞍馬去行遊。

亦言神仙難信，富貴無常。一旦失勢，則雖以漢武之雄主，吏卒得上其丘冢而磨劍。物情若此，何爲而不教游終生乎？

洪生資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設次序，事物齊紀綱。容飾整顏色，磬折執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厲貞素談，户内滅芬芳。放口從衷出，復説道義方。委曲周旋儀，姿態愁我腸。

此與《大人先生傳》同旨。言禮法之士，深爲可憎。委曲周旋，令人愁損。蓋不待世士嫉阮公，阮公已先惡世士矣。

北臨乾昧谿，西行游少任。遥顧望天津，駘蕩樂我心。綺靡存亡門，一遊不再尋。儻遇晨風鳥，飛駕出南林。漭瀁瑶光中，忽忽肆荒淫。休息晏清都，超世又誰禁？

此亦遠遊肆志之語。

人知結交易，結交誠獨難。險路多疑惑，明珠未可干。彼求饗太牢，我欲并一餐。損益生怨毒，咄咄復何言！

朋友交親，亦難終恃。愛憎一異，美惡隨殊。故有投明珠而見疑，求一飡而獲戾。怨毒之興，非人所及察也。

有悲則有情，無悲亦無思。苟非嬰網罟，何必萬里畿？翔風拂重霄，慶雲招所晞。灰心寄枯宅，曷顧人間姿？始得忘我難，焉知嘿自遺？

既已忘情世事，一糞土形骸，則不屑爲人間姿態。叔夜一月常十五日不梳頭，意同于此。

木槿榮丘墓，煌煌有光色。白日頹林中，翩翩零路側。蟋蟀吟户牖，蟪蛄鳴荆棘。蜉蝣玩三朝，採採修羽翼。衣裳爲誰施？俛仰自收拭。生命幾何時？慷慨各努力。

少年盛自修飾，不悟朽老之易乘。末二句猶《詩》言「子有衣裳，弗曳弗婁。」慷慨努力、非勸其立修名也。

修塗馳軒車，長川載輕舟。性命豈自然？勢路有所由。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憂。親昵懷反側，骨肉還相讎。更希毀珠玉，可用登遨遊。

修塗所以容軒車，長川所以縱輕舟；物有相召，事有相因。故高名致惑，重利致憂，親戚致讎，珠玉致盜，惟超然于世表者，乃可以無累也。

橫術有奇士，黃駿服其箱。朝起瀛洲野，日夕宿明光。再撫四海外，羽翼自飛揚。去置世上事，豈足愁我腸？一去長離絕，千歲復相望。猗歟上世士，恬淡志安貧。季葉道陵遲，馳騖紛垢塵。甯子豈不類？揚歌誰肯殉？栖栖非我偶，徨徨非己倫。咄嗟榮辱事，去來味道真。道真信可娛，清潔存精神。巢由抗高節，從此適河濱。

不能合乎道真，而馳騖于塵俗者，雖如甯戚之謳歌，求用于世，棲棲皇皇猶羞與偶。必若巢由抗節，乃獲我心也。

梁東有芳草，一朝再三榮。色容艷姿美，光華耀傾城。豈爲明哲士？妖蠱諂媚生。輕薄在一時，安知百世名？路端便娟子，但恐日月傾。焉見冥靈木？悠悠竟無形。

妖蠱笑明哲之圖名。而自甘佚樂，于生理誠得矣。其若終于灰滅，何必若冥靈長壽？乃後爲得也。

秋駕安可學？東野窮路旁。綸深魚淵潛，矰設鳥高翔。汎汎乘輕舟，演漾靡所望。吹噓誰以益？江湖相捐忘。都冶難爲顏，修容是我常。茲年在松喬，恍惚誠未央。

智計不能終用。惟有循常江海之魚，不羨呴沫，慎戒容止、不在都妍。所異于常理，而恍惚難知者，獨有松喬耳。自此以往，亦疇能出于恆理之外哉？

咄嗟行至老，僶俛常苦憂。臨川羨洪波，同始異支流。百年何足言？但恐怨與讎。讎怨者誰子？耳目還相羞。聲色爲胡越，人情自逼遒。招彼玄通士，去來歸羨遊。

死生非所慮，而怨讐難預防。親若耳目，尚成胡越。其餘亦何足賴哉？

昔有神仙士，乃處射山阿。乘雲御飛龍，噓噏嘰瓊華。可聞不可見，慷慨歎咨嗟。自傷非儔類，愁苦來相加。下學而上達，忽忽將如何？

「下學而上達」，言學仙之事。「忽忽將如何者，」年命不相待。所以愁難禁，自傷非類矣。

林中有奇鳥，自言是鳳凰。清朝飲醴泉，日夕棲山岡。高鳴徹九州，延頸望八荒。適逢商風起，羽翼自摧藏。一去崑崙西，何時復迴翔？但恨處非位，愴悢使心傷！

奇若鳳凰，亦有摧藏之歎。

出門望佳人，佳人豈在茲？三山招松喬，萬世誰與期？存亡有長短，慷慨將焉知？忽忽朝日隤，行行將何之？不見季秋草？摧折在今時。

佳人既不可見，松喬復不可期。惟有伊鬱以沒，悲傷之至也！

昔有神仙者，羨門及松喬。噏習九陽間，升遐嘰雲霄。人生樂長久，百年自言遼。白日隕隅谷，一夕不再朝。豈若遺世物？登明遂飄颻。

墓前熒熒者，木槿耀朱華。榮好未終朝，連飇隕其葩。豈若西山草？琅玕與丹禾。垂影臨增城，餘光照九阿。寧微少年子，日久歎咨嗟！

豈無年少之人，而日久終可嗟歎。自非琅玕丹禾，亦焉能與天地齊壽乎？

柔兆執徐畢皐之月朔日寫竟。黃　侃季子記

荊門西下

一夕南風一葉危，荊門迴望夏雲時。人生豈得輕離別，天意何曾忌嶮巇。骨肉書題安絕徼，蕙蘭蹊徑失佳期。洞庭湖闊蛟龍惡，却羨楊朱泣路岐。

案詩意當爲自桂林奉使南郡，還路所作。

杜工部蜀中離席

人生何處不離羣，世路干戈惜暫分。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雲雜雨雲。美酒成都堪送老，當壚仍是卓文君。

案此以蜀中離席爲題，而擬杜體，猶五言有韓翃舍人即事，以即事爲題而擬韓舍人也。

朱氏釋此題最當。程氏以爲杜工部應從一本作辟工部，非也。

隋宮

紫泉宮殿鎖烟霞，欲取蕪城作帝家。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於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

平陳之役，煬帝爲晉王，實總戎重，末路荒淫，過於叔寶。故義山舉後主以爲類，譏刺之意甚顯，不必以稗官所記靚鬼事實之也。

二月二日

二月二日江上行，東風日暖聞吹笙。花鬚柳眼各無賴，紫蝶黃蜂俱有情。萬裏憶歸元亮井，三年從事亞夫營。新灘莫悟遊人意，更作風簷夜雨聲。

案詩辭當爲東蜀作。

即日

一歲林花即日休，江間亭下悵淹留。重吟細把真無奈，已落猶開未放愁。山色正來銜小苑，春

陰只欲傍高樓。金鞍忽散銀壺滴，更醉誰家白玉鈎？

放，猶散也。

無題　二首

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隔座送鈎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燈紅。嗟余聽鼓應官去，走馬蘭臺類轉蓬。

聞道閶門萼綠華，昔年相望抵天涯。豈知一夜秦樓客，偷看吳王苑內花。

案義山無題詩，十九皆爲寄意之作。既云無題，則當時必有深隱之意，不能直陳者。此在讀者以意逆志，會心處正不在遠也。必概目爲艷語，其失則拘；一一求其時地，其失則鑿。此詩全爲追憶之詞，又有聽鼓應官之語。其出爲縣尉，追想京華游宴之作乎？

無題　四首

來是空言去絕踪，月斜樓上五更鐘。夢爲遠別啼難喚，書被催成墨未濃。蠟照半籠金翡翠，麝熏微度繡芙蓉。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

颯颯東風細雨來，芙蓉塘外有輕雷。金蟾齧鎖燒香入，玉虎牽絲汲井迴。賈氏窺簾韓掾少，宓

多羞釵上燕，真媿鏡中鸞。歸去横塘曉，華星送寶鞍。

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争發，一寸相思一寸灰。

含情春晼晚，暫見夜闌干。樓響將登怯，簾烘欲過難。

何處哀箏隨急管？櫻花永巷垂楊岸。東家老女嫁不售，白日當天三月半。溧陽公主年十四，清明暖後同牆看。歸來展轉到五更，梁間燕子聞長歎。

其一，啼難喚者，言悲思之深。墨未濃者，言草書之促。五、六句指所憶之地言。

古詩：雷隱隱，感妾心，側耳傾聽非車音。

其二：第二句略用其意，以興三、四句；言所憶者之自外獨歸也。五、六句以下，則禁約閒情之詞。言情事與韓壽曹植既殊，則徒思無益也。東風細雨所以興起輕雷，而輕雷又非真雷，乃以擬車聲也。三四句亦所以足第二句之意，言其自外獨歸而已，非必真有燒香汲井之事也。

詩乃有所求於人，而人不見諒之詞也。

王十二兄與畏之員外相訪見招小飲，時予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

謝傅門庭舊末行，今朝歌管屬檀郎。更無人處簾垂地，欲拂塵時簟竟牀。嵇氏幼男猶可憫，左

家嬌女豈能忘？愁霖腹疾俱難遣，萬里西風夜正長。

集中有《七月二十八日夜聽雨》，及《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二詩。悼亡之日，蓋在此頃。故是詩亦有末句所云也。義山爲王茂元壻，王十二則其婦兄也。畏之韓瞻字，蓋與義山爲僚壻，故有第二句。嵇氏幼男，用《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顧此悢悢，如何可言』意。末行，末屬也。檀郎指畏之員外。

曲池

日下繁香不自持，月中流豔與誰期？迎憂急鼓疏鐘斷，分隔休燈滅燭時。張蓋欲判江豔豔，迴車更望柳絲絲。從來此地黃昏散，未信河梁是別離。

曲池蓋即曲江，觀第五句可知。此詩爲宴集惜別之作。首句言驟遇繁香，難于自禁。次句想其夜來，更當何往？三句慮其將行，迎憂猶言豫愁爾。四句言其果去，與次句相應。七八句言惜別之情過于河梁地。「分」亦當時方語，猶今言料定爾。

無題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曉鏡但愁雲鬢改，夜

吟應覺月光寒。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爲探看。

次句言無計相憐，任其憔悴。三四句自叙。五六句斥所懷者。七八句則無由見顏色，還自託微波之意。

碧城 三首

碧城十二曲闌干，犀辟塵埃玉辟寒。閬苑有書多附鶴，女牀無樹不棲鸞。星沈海底當窗見，雨過河源隔座看。若使曉珠明又定，一生長對水精盤。

對影聞聲已可憐，玉池荷葉正田田。不逢蕭史休回首，莫見洪崖又拍肩。紫鳳放嬌銜楚佩，赤鱗狂舞撥湘絃。鄂君悵望舟中夜，繡被焚香獨自眠。

七夕來時先有期，洞房簾箔至今垂。玉輪顧兎初生魄，鐵網珊瑚未有枝。檢與神方教駐景，收將鳳紙寫相思。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

程夢星以爲三詩皆刺貴主之爲女冠者，以備勸懲，是也。其一、七八句皆用飛燕外傳事，知以趙氏比貴主。五六句及第二首末二句意：言其蹤跡雖祕，而物議已滋，所以戒驕淫，止佚蕩。此與陳鄭變風何異？

其二、二句即承可憐之意。「蓮」、「憐」音同。吳聲歌曲，皆以「蓮」爲「憐」也。「紫鳳」、「赤鱗」，皆喻狂佼。「鄂君」以喻未見洪崖以前所遇之人。其三、三四句當如

程說。七八句諷刺之意至顯。韓退之《華山女》詩篇末云：『豪家少年豈知道？來繞百匝脚不停。雲窗霧閣事恍忽，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與義山此詩意同。而退之蘊藉矣。

辛未七夕

恐是仙家好別離，故教迢遞作佳期。由來碧落銀河畔，可要金風玉露時。清漏漸移相望久，微雲未接過來遲。豈能無意酬烏鵲？誰與蜘蛛乞巧絲。

此詩純以氣勢取勝。首二句作疑詞。三、四句中言致疑之理。五、六句與首句「好」字、次句「故」字相應。七、八句言佳會果然，則當酬鵲橋之力。今但與蜘蛛以巧，是知佳期之稀，本緣仙意，仍與首二句相應。用意之高，制格之密，即玉谿集中，亦罕見其比也。

牡丹

錦帷初卷魏夫人，繡被猶堆越鄂君。垂手亂翻雕玉佩，折腰爭舞鬱金裙。石家蠟燭何曾翦？荀令香爐可待熏？我是夢中傳彩筆，欲書花葉寄朝雲。

義山詠物詩，什九皆屬閒情。此詩非直咏牡丹，蓋借牡丹以喻人也。首句席所喻者。

次句自喻。三、四句寫其壯。五句喻其光采。六句喻其芳馨。末二顯屌所喻矣。八句八事，不著堆砌之迹，與牡丹在即離之間。即專以詠物論之，亦難能可貴矣。

一片

一片非煙隔九枝，蓬巒仙仗儼雲旗。天泉水暖龍吟細，露畹春多鳳舞遲。榆莢散來星斗轉，桂花尋去月輪移。人間桑海朝朝變，莫遣佳期更後期。

此以篇首二字爲題，仍與無題同。篇中但以神仙事爲喻，則後來以遊仙寓意之濫觴。此詩所刺，與《碧城》三首及後《中元作》一首同，皆爲貴主之爲女道士者作也。此首程以爲豔情，則首二句不可解。《中元作》紀以爲有求而不得之詞，則首二句亦不可解。

馬嵬 二首

冀馬燕犀動地來，自埋紅粉自成灰。君王若道能傾國，玉輦何由過馬嵬？

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聞虎旅傳宵柝，無復雞人報曉籌。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

其二、首句言神仙茫昧。次句言輪轉荒唐。以此思哀，哀可知矣！中二聯皆以馬嵬與

長安對舉。五、六句筆刀尤矯健，不僅屬對工巧也。由此振出末二句，言當躭溺聲色之時，自以宴安可久，豈悟波瀾反覆，變起寵胡，倉卒西行，又不能保其嬖愛。以視尋常伉儷，偕老山林者，良多媿恧。上校銀潢靈妃，尤不可同年而語矣。諷意至深，用筆至細。胡仔以爲淺近；紀昀以爲多病痛，豈知言者乎？唯「空聞」與「徒聞」犯複，則夏后之璜，不能無玷也。

富平少侯

七國三邊未到憂，十三身襲富平侯。不收金彈拋林外，却惜銀牀在井頭。綵樹轉燈珠錯落，繡檀迴枕玉雕鎪。當關不報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

此詩刺武宗。題曰富平少侯，詭辭也。首句櫽括漢成帝報許后書意，而注家皆不憭。武宗好游獵，又寵王才人，故以成帝比之。「迴枕」，猶繞枕也。「當關」，謂閽人，見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

聖女祠

松篁臺殿蕙香幃，龍護瑤窗鳳掩扉。無質易迷三里霧，不寒長著五銖衣。人間定有崔羅什，天

上應無劉武威。寄問釵頭雙白燕，每朝珠館幾時歸？

此首合《重過》一篇觀之，諷刺愈顯。五句言上真所戀，乃在凡夫。六句言神寶無靈，令仙女得以自恣。每朝珠館，謂常入禁中也。

臨發崇讓宅紫薇

一樹穠姿獨看來，秋庭暮雨類輕埃。不先搖落應爲有，已欲別離休更開。桃綬含情依露井，柳綿相憶隔章臺。天涯地角同榮謝，豈要移根上苑栽。

崇讓宅王茂元所居。臨發，將去東都也。是時王茂元已歿，義山他適，黨人傾擠，無所托身，故借詠紫薇以寄意。「應爲有」？「有」謂有花也。程疑三字有誤，非也。後半以桃柳連類作喻，言處地縱殊，榮枯不異，夫何必以飄泊爲恨邪？《唐書》以義山放利偷合，輕薄無行。李涪刊誤《釋怪》一篇，專譏義山，蓋亦緣于黨人之見。究之義山恃才傲物，實足叢謗。觀于此篇及「鴛雛」「腐鼠」之詞，得見其端矣。

野菊

苦竹園南椒塢邊，微香冉冉淚涓涓。已悲節物同寒雁，忍委芳心與暮蟬！細路獨來當此夕，清

樽相伴省他年。紫雲新苑移花處，不取霜栽近御筵。

此詩義山蓋以自喻其身世。末二句與《崇讓宅紫薇》意正相類，但彼措詞徑直，此則稍婉耳。

銀河吹笙

悵望銀河吹玉笙，樓寒院冷接平明。重衾幽夢他年斷，別樹羈雌昨夜驚。月榭故香因雨發，風簾殘燭隔霜清。不須浪作緱山意，湘瑟秦簫自有情。

取首句中四字爲題，實無題之體也。程以爲亦刺女冠，未諦。細審其意，蓋干求不遂，而自慰之詞。首二句言自處岑寂，雖遥聞笙響，惟有悵望而已。三句言往好不可復尋。四句言旅況益爲無俚。五句言舊遊依稀可記。六句言它夜淒獨堪悲。七八句言攀緣不得，則亦別求所以自慰之道。湘瑟秦簫，動心娱耳，不必嵩高仙樂，始可樂魂也。

聞歌

斂笑凝眸意欲歌，高雲不動碧嵯峨。銅臺罷望歸何處，玉輦忘還事幾多。青冢路邊南雁盡，細腰宫裡北人過。此聲腸斷非今日，香灺燈殘奈爾何！

此詩製格最奇。聞歌正面，首二句已寫出，以下皆櫬托之筆。七八句乃收到本意。程泥中四句爲實事，而附會於宮人之流落者，則疐礙孔多矣。「高雲不動」，朱長孺以爲用秦青響遏行雲事，是也。孟德西陵之恨，周王黃竹之謡，與夫漢女入胡，息嬀歸楚，此皆自古可悲之事；而今之歌聲令人腸斷，亦與往昔同科。此于燭明香暗之時，欲唤奈何也！

春雨

悵卧新春白袷衣，白門寥落意多違。紅樓隔雨相望冷，珠箔飄燈獨自歸。遠路應悲春晼晚，殘宵猶得夢依稀。玉璫緘札何由達？萬里雲羅一雁飛。

此爲滯居長安憶家之作。「白門」即《街西池館》詩所謂白閣他年別者也。岑參有《歸白閣草堂詩》，杜甫《美陂西南臺》詩，『錯磨終南翠，顛倒白閣影』，皆謂終南支峰近瞰長安，故因以號帝里，非建康之白門也。「紅樓」二句，正寫寂寥之狀。

中元作

絳節飄飖空國來，中元朝拜上清迴。羊權雖得金條脱，温嶠終虛玉鏡臺。曾省驚眠聞雨過，不知迷路爲花開。有娀未抵瀛洲遠，青雀如何鴆鳥媒？

程以爲中元悼亡之作，蓋誤。此詩所刺，與《碧城》《聖女》諸首同；特因中元而造端耳。三四句譏誚至顯；五句惜其雨夜之無眠；六句謔其如狂香之引路；七八言有娀雖遠，却在人間；青鳥爲媒，適同鴆毒。疾之之詞，可謂誚厲矣。

宿晉昌亭聞驚禽

羈緒鰥鰥夜景侵，高窗不掩見驚禽。飛來曲渚煙方合，過盡南塘樹更深。胡馬嘶和榆塞笛，楚猿吟雜橘村砧。失羣掛木知何限，遠隔天涯共此心。

此詩以驚禽興起己之離緒，以「胡馬」「楚猿」陪襯「驚禽」。通體惟「羈緒」一句，自道本懷耳。製格布局，最爲可式。

安定城樓

迢遞高城百尺樓，綠楊枝外盡汀洲。賈生年少虛垂涕，王粲春來更遠游。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鵷雛竟未休。

此詩作于王茂元涇原節度幕中。當時令狐綯輩，必有以義山背黨爲譏者，故有末二句。五六句一意互言，言欲俟旋轉乾坤之後，歸老江湖以扁舟自適也。當時黨人譏義山以放利

偷合，詭薄無行，豈其然哉！

淚

永巷長年怨綺羅，離情終日思風波。湘江竹上痕無限，峴首碑前灑幾多。人去紫臺秋入塞，兵殘楚帳夜聞歌。朝來灞水橋邊問，未抵青袍送玉珂。

首六句皆陪意，末二句乃結出正意。以青袍寒士，而送玉珂上客，其悲苦之情，非永巷離情所能爲喻也。如以爲詠物之詞，則無此堆砌之篇法矣。程以爲末二句從晉時羅友託之歐歐鬼語：但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脫化得來，可云善悟。

流鶯

流鶯漂蕩復參差，度陌臨流不自持。巧囀豈能無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風朝露夜陰晴裏，萬戶千門開閉時。曾苦傷春不忍聽，鳳城何處有花枝？

此首借流鶯以自傷飄泊。末二句言，正爲己有傷春之情，所以聞此啼鶯，不禁爲之代憂失所也。

出關宿盤豆館對叢蘆有感

蘆葉梢梢夏景深，郵亭暫欲灑塵襟。昔年曾是江南客，此日初爲關外心。思子臺邊風自急，玉

孃湖上月應沉。清聲不遠行人去，一世荒城伴夜砧。

詩有思子臺在弘農湖，于唐爲湖城縣地。盤石驛名，當即在思子臺旁也。此首自嗟其遲暮無成。三四句言昔在少壯；未始以遠游爲悲；及此歲華既晏，蓬轉天涯，荒野寒砧，年年相伴，驛亭回首，不免有遷屌之情也。

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讌作

露如微霰下前池，風過迴塘萬竹悲。浮世本來多聚散，紅蕖何事亦離披？悠揚歸夢惟燈見，濩落生涯獨酒知。豈到白頭長只爾？嵩陽松雪有心期。

程意七月二十八九日爲義山悼亡之日。此詩蓋悼亡後失意無聊之作。五六極寫淒涼之況。七八則言世途之樂已盡，惟有空山長往，趨向無生而已。「風過」舊作「月過」，當從《西溪叢語》作「風」。「濩落」一作「㩧落」，即「拓落」；又即「落拓」，亦即「落魄」。《說文》作「落[illegible]」。

梓州罷吟寄同舍

不揀花朝與雪朝，五年從事霍嫖姚。君緣接座交珠履，我爲分行近翠翹。楚雨含情皆有託，漳

濱多病竟無聊。長吟遠下燕臺去，惟有衣香□未銷。

「同舍」謂同幕府者。《轉韻詩》：「征東同舍鴛與鸞」，亦謂同幕府者。大中六年，柳仲郢為東川節度，十一年罷。義山此詩乃罷府時作。細審詩意：但敍述宴遊之樂，聲伎之美，而自歎為病所侵，不及府主恩禮一字，則其怨望可于言外得之。措詞深婉而不激怒，此其所以難也。劉楨詩：「余嬰沉錮疾，竄身清漳濱。」

無題 二首

鳳尾香羅薄幾重，碧文圓頂夜深縫。扇裁月魄羞難掩，車走雷聲語未通。曾是寂寥金燼暗，更無消息石榴紅。斑騅只繫垂楊岸，何處西南任好風？

重幃深下莫愁堂，臥後清宵細細長。神女生涯原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風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誰教桂葉香？直道相思了無益，未妨惆悵是清狂。

義山詩無題以此二首最得風人之旨。察其詞，純託之於守禮不佻之處子，與杜陵所謂空谷佳人，殆均不媿幽貞。而解者多以為有思而不得之詞，失之甚矣！

其一、首二句正寫寂寥時所以自遣。「碧文圓頂」謂帳也。「車走雷聲」言狂且之言，無由入耳也。五句言幽居情況，日日如斯。六句言親愛離居，永無消息。七八言縱有游人窺伺，閨中深邃，固非所得而知也。謂之詞婉意儼，疇云不可。

其二、首二句極寫其岑寂。三句言縱復懷人，祇勞夢想。四句言獨居幽地，不厭單棲。五句言狂暴相淩，徒困荏弱。六句言容華佼好，易召侵欺。七、八言終不棄禮而相從，雖見懷思，適成癡佁也。

井絡

井絡天彭一掌中，漫誇天設劍爲峰。陣圖東聚煙江石，邊柝西懸雪嶺松。堪歎故君成杜宇，可能先主是真龍。將來爲報奸雄輩，莫向金牛訪舊蹤。

此詩與張載《劍閣銘》同意，皆以懲割據也。首句言其地之狹小。次句言地險之不足恃。三、四承首句之意，言其疆域迫促也。五、六言伯主偏隅，終殊中縣之君也。詞特深婉。末句正寫警戒之意。

宋玉

何事荊臺百萬家，惟教宋玉擅才華。楚辭已不饒唐勒，風賦何曾讓景差。落日渚宮供觀閣，開年雲夢送煙花。可憐庾信尋荒徑，猶得三朝托後車。

此首自傷無宋玉之遇，末二句尤顯。開年即楚辭所云開春獻歲，猶言新年新春耳。程

解大謬。五六二句正自傷無宋玉之遇也。

曲江

望斷平時翠輦過，空聞子夜鬼悲歌。金輿不返傾城色，玉殿猶分下苑波。死憶華亭聞唳鶴，老憂王室泣銅駝。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傷春意未多。

此詩弔楊妃而作，與杜子美《哀江頭》同意。而箋注家附會甘露之變，殊屬無謂。首句言不復遊幸。次句言其淒涼。三句言楊妃已去。四句言宮殿猶存。後四句言臨命之悲，亡國之恨，猶未敵傾城夭枉，遺迹荒殘之慟也。試取哀江頭詩與此詩互觀，當能領悟。

贈司勳杜十三員外

杜牧司勳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詩。前身應是梁江總，名總還曾字總持。心鐵已從干鏌利，鬢絲休歎雪霜垂。漢江遠弔西江水，羊祜韋丹盡有碑。

義山于牧之甚相傾倒。其《杜牧之絕句》云：「高樓風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羣。刻意傷春復傷別，人間惟有杜司勳」。與此五六句可以參閱。義山詠杜即所以自詠也。

回中牡丹爲雨所敗 二首

下苑他年未可追，西州今日忽相期。水亭暮雨寒猶在，羅薦春香暖不知。舞蝶殷勤收落蕊，佳人惆悵卧遥帷。章臺街裏芳菲伴，且問宫腰損幾枝？

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玉盤迸淚傷心數，錦瑟驚絃破夢頻。萬里重陰非舊圃，一年生意屬流塵。前溪舞罷君迴顧，併覺今朝粉態新。

次首末二句尤淒婉。言今日飄零固爲可念，然使更遲數稔顏色愈衰，求如今日且不可得也。《楊柳枝》詞云：「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政是此意。



黃季剛詩文鈔

校訂：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

責任編輯：王　序　平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印刷：咸寧地區印刷廠

發行：新華書店湖北發行所

一九八五年九月

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價：四元五角

統一書號：一〇一〇六·九二二　　印數：一——一〇〇〇〇

責任編輯：王序平
内封題字：張昕若
封面設計：方　榮

统一书号:10106·922　　定价:4.50元